



纪念版第八书

# 《音注武经七书·孙子》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出版

[www.leeyuri.org](http://www.leeyuri.org)

# 《音注武经七书·孙子》<sup>1</sup>

明-何守法<sup>2</sup>校音点注

---

<sup>1</sup> 《音注武经七书·孙子》为明代何守法校音点注、何守礼标题、王世盛等人订正的《武经七书》中之一种，于明万历三十二年(西元 1604 年)由陈汝忠弘锡堂刊刻行世，全书共分六卷，系何守法撰述并参照十一家集注，及张贲、郑友贤、郑希山、杨魁、赵虚舟等注解而成。1947 年夏，故兵学家李浴日将军于杭州旧书摊购得此书，辗转赴台后于 1957 年初，将《音注武经七书·孙子》影本编为《中国兵学大系》丛书第二册，并更名为《孙子音注》，由台北“世界兵学社”出版。2022 年，美国“世界兵学社”将《孙子音注》重排修订后新版印行。2023 年初，“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将该书列为《中国兵学大系》纪念版第八书，登录于基金会网站。

<sup>2</sup> 何守法，明代浙江解元，钟吴人，生平不详。

孙子音注  
重排修正版

美国世界兵学社发行

孙子音注  
(明《音注武经七书·孙子》)  
重排修正版

明何守法校音点注

编辑：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2022-12-31初版

出版社：美国世界兵学社

## 出版说明

先父李浴日将军于1947夏，重游西子湖，在杭州市旧书摊上，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这一部明版孙子兵法，是明代解元钟吴何守法校音点注，出版于明万历32（西元1604）年，的《音注武经七书》中之一种，全书共六卷，系参照十一家集注，及张贲、郑友贤、郑希山、杨魁、赵虚舟等注解——“参诸说而全注之，并益以‘鄙见’——旁搜博采，寒暑不辞，稿凡五易，纸及千张”（连其它兵书六种）。先父觉得这一部书的注解确有独到之处，于是写了《我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的文章（详见本书附录二）刊登在他主编的《世界兵学》月刊第五卷第四期内（出版日期：1948年1月5日），概括地介绍了该书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兄弟现在拥有这部明版孙子的缘由。

1949年秋南京解放，继之新中国成立，先生经广州赴香港，翌年播迁台湾后，因心寄“中国武库”立意出版，乃将“中国武库”改名为“中国兵学大系”，以作为创建其人生最高目标“中国兵学体系”的理论根据。然而他为了“世界兵学社”的复业与主编《战斗》月刊等诸多事务呕心沥血，天不假寿于1955年夏轰然骤逝撒手人寰，终未能及时完成该出版大业。李浴日在戎马倥偬的年代里，持之以恒地察访搜集古兵书，更不惜倾囊相购；而在战乱连绵终年迁徙的日子里，为了守护手中的兵学国宝，必然携带这些兵书随着战事转进，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逝世后幸先母赖瑶芝女士穷尽二年光阴，搜尽书匣旧藏，陡察原先规划有60部古兵书的“中国武库”因为战乱颠沛而损失殆半，只能将硕果仅存的十七部余书，依先生生前规划，另外增添新获的十部古兵书与七部近代治兵语录，辑成共三十三部兵书的《中国兵学大系》古人著书。装订成平装版14册或精装版六册，共6000余页，由台北“世界兵学社”发行，于1957

年初付梓问世。何守法注的《音注武经七书·孙子》的影印本被编入该丛书的第二册，更名之为《孙子音注》。这就是《中国兵学大系》和《孙子音注》诞生的的始末。

大约半年前，我弟李仁缪提议将《中国兵学大系》数字化，何守法注的《孙子音注》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我们整理出这本“重排修正版”的缘始。

此修正版的编辑印刷形式与明版的原书有几点不同，详见本书附录一《重排修正版简述》。至于内容方面，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不更改所有原注者的注释文字，除了注音的部分（因为有些字和词的读音，古今是不同的）。为了便宜阅读，我们增加了一些新的对原注释里字词的注音和解释（以网络上字典词典的叙述为标准），也增加了一些页内注脚对字、词、引句等作更进一步的解释或提示。

65年后，能将这部综合诠释《孙子兵法》的巨著用一个新的版式再度发行，编写组人员觉得非常的欣慰。因人力有限，编辑错误难免，尚望四方高明不吝指正。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sup>1</sup>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World Military Society Publisher © 2022  
Website: [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http://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  
ISBN 979-8-88895-288-7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sup>1</sup>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成员李仁雄。

# 目录

孙子目录.....	1
一卷 朝集 始计第一 作战第二.....	1
二卷 为集 谋攻第三 军形第四 兵势第五.....	1
三卷 田集 虚实第六 军争第七.....	1
四卷 舍集 九变第八 行军第九 地形第十.....	1
五卷 郎集 九地第十一.....	1
六卷 暮集 火攻第十二 用间第十三.....	1
孙子卷一 朝集.....	3
孙子十三篇源委 <sub>1</sub> .....	3
始计第一.....	7
兵者国之大事经事校计索情.....	7
道天地将法.....	8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9
将者智信仁勇严.....	11
五者将莫不闻五者知之者胜.....	12
计利以听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	15
兵者诡道.....	15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1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18
兵家之胜不可先传.....	19
未战而庙算胜 庙算胜者得算多.....	19

作战第二 .....	21
拙速巧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	24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	25
智将务食于敌 .....	27
杀敌者怒取敌之利者胜敌而益强 .....	28
贵胜不贵久 .....	29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 .....	30
<b>孙子卷二为集</b> .....	31
谋攻第三 .....	31
用兵全国为上 .....	32
不战而屈人之兵 .....	33
上兵伐谋 .....	33
必以全争于天下 .....	36
将者国之辅辅周则国必强 .....	40
知胜有五 .....	43
识众寡之用者胜 .....	44
上下同欲者胜 .....	45
以虞待不虞者胜 .....	46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	46
五者知胜之道 .....	47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	47
军形第四 .....	49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 .....	49
胜可知而不可为 .....	50



九天九地自保而全胜.....	52
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	54
善战者胜于易胜.....	54
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 善战者其战胜不忒.....	55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56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56
度量数称胜.....	57
胜兵若以镒称铢.....	58
决积水于千仞之溪.....	59
兵势第五.....	61
治众如治寡 分数形名.....	61
斗众如斗寡.....	62
兵加如以礮投卵.....	63
战者正合奇胜.....	63
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 不竭如江海.....	64
战势不过奇正 奇正之变不可胜穷 奇正如循环无端.....	64
激水漂石.....	65
善战者势险节短.....	66
善动敌者以本待必从必取.....	68
善战者求之于势 善战者择人而任势.....	69
战人如转木石.....	70
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70
孙子卷三 田集.....	73
虚实第六.....	73

先处战地待敌者佚 致人而不致于人 .....	73
善攻敌不知守善守敌不知攻 .....	77
形人而我无形 .....	80
千里而会战 .....	82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 作之而知动静之理 .....	84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无形深间不能窥无形智者不能谋 ....	85
因形措胜众不能知 .....	86
人皆知胜之形战胜应形于无穷 .....	86
兵形象水 兵因敌而制胜 因敌变化取胜谓之神 .....	87
五行无常胜 .....	88
军争第七 .....	91
后发先至 .....	92
不用乡导不得地利 .....	98
兵以分合为变 .....	98
悬权而动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 .....	100
一人之耳目 .....	101
变人之耳目 .....	101
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 .....	102
治气治心治力治变 .....	103
<b>孙子卷四 舍集</b> .....	109
九变第八 .....	109
订疑 .....	109
君命有所不受 .....	113
将通于九变之利知用兵 .....	114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114
恃吾有以待.....	116
行军第九.....	121
处军相敌.....	121
令半渡而击之利.....	122
四军之利 黄帝所以胜四帝.....	125
兵之利地之助.....	126
鸟起兽骇.....	129
无约而请和者谋.....	130
杖立先饮.....	131
鸟集夜呼.....	131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135
令素行以教则民服令素行者众相得.....	136
地形第十.....	139
六者地之道.....	143
地形者兵之助 上将之道 知此用战必胜.....	147
惟民是保而利于主.....	148
婴儿爱子.....	149
知兵者动而不迷 知兵者举而不穷.....	151
孙子卷五 郎集.....	153
九地第十一.....	153
善用兵者合于利而动.....	161
先夺其所爱.....	162
兵情主速.....	162

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	164
善用兵者如率然 .....	168
吴越同舟 .....	168
齐勇若一政之道 刚柔皆得地之理 .....	169
携手若使一人 .....	170
静以幽正以治 .....	170
愚士卒之耳目 .....	171
登高去梯去梯发机 .....	172
九地之变不可不察 .....	173
施无法之赏 悬无政之令 .....	179
兵在顺详敌意 巧能成事 .....	181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	183
处女脱兔 .....	184
<b>孙子卷六 暮集</b> .....	185
火攻第十二 .....	185
火攻有五 .....	186
月在箕壁翼轸 四宿风起之日 .....	187
以火佐攻者明 以水佐攻者强 .....	191
明良非利不动 明良非得不用 .....	193
安国全军之道 .....	195
用间第十三 .....	197
明君贤将动而胜人 明君贤将成功出于众 .....	199
先知者必取于人 .....	200
用间有五 .....	200

五间莫知其道 神纪人君之宝.....	200
非圣智不能用间 非仁义不能使间 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204
明君贤将以上智为间 明君贤将必成大功.....	210
附录一 重排修正版简述.....	213
附录二 我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 李浴日.....	221
附录三 读五经七书法明 何守法.....	235



## 孙子目录

浙江解元<sup>2</sup>钟吴何守法分定孙子十三篇，旧定上中下三卷，以《始计》至《兵势》作上卷，《虚实》至《行军》作中卷，《地形》至《用间》作下卷。愚因昔稿，刊行虽久，音注未全，乃详加增改，然犹虑其帙之丰厚重也，特分为六卷。

四方高明谅焉。

（用间jian4。帙zhi4：卷册、卷次）

## 孙子

一卷 朝集 始计第一 作战第二

二卷 为集 谋攻第三 军形第四 兵势第五

三卷 田集 虚实第六 军争第七

四卷 舍集 九变第八 行军第九 地形第十

五卷 郎集 九地第十一

六卷 暮集 火攻第十二 用间第十三

---

<sup>2</sup> 解元：科举时，乡试第一名。举人：明清两代称乡试考取的人。





## 孙子卷一 朝集

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校音点注<sup>3</sup>

门弟庠生三吴何守礼 标题

门生武举绍岩王世盛

继岩王世兴

石宇伯崇爵

调宇陈廷和 同订正

### 孙子十三篇源委<sup>4</sup>

按《吴越春秋》云：“吴王登台，向南风而笑，有顷而叹，群臣莫晓其意旨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和善<sup>5</sup>，此孙子兵法所由始也。”《史记》云：“孙子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sup>6</sup>。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此兵法凡十三篇所由名也。”然《汉·艺文志》，又称：“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亦云：“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粹。”然则孙子之书，岂果前之篇数烦多？而今《十三篇》，乃魏武注之而删定欤？俱未可知。

---

<sup>3</sup> 校音点注：校，定正；音，音韵；点，句读（读：今音du2，古音dou4）；注，注释。

<sup>4</sup> 在此句末的阿拉伯数字是代表此句在《中国兵学大系·孙子音注》第二册里的印刷页数。

<sup>5</sup> “王不知口之和善”：吴王不自觉地以声相应地说好。

<sup>6</sup> 吴王阖闾（？—前496年），一作阖庐，姬姓，名光，又称公子光，吴王诸樊之子（《左传》《世本》作吴王余昧之子），春秋末期吴国君主，军事统帅。吴王阖闾元年（前514年）到吴王阖闾十九年（前496年）在位。（来源：百度百科）

## 孙子音注

但美之者，如郑厚<sup>7</sup>则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当尽心，其辞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也。”五代张昭则曰：“战国诸侯言攻战之术，其间以权谋而辅仁义，先智诈所而后和平，惟孙子《十三篇》而已<sup>8</sup>。”宋儒戴少望亦曰：“孙武《十三篇》，兵家之说备矣。”据此三说，后国子司业朱服，校定《七书》，以《孙子》为首者，或有见于此。

其刺之者，如高氏子略则曰：“兵流于毒，始于孙武，其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或亦曰：“孙武以此干吴王而止于疆霸，魏武所得于武子，至为精详，然终不能吞吴兼蜀。”据此二说，后遂议武子，虽伐楚入郢，亦有三失者本此。

或又曰：“孙武事吴，功显赫若此，而《左氏》不载，必本无是人，乃战国辩士，作为是书，妄相标指，未可知也。”据此说，则不惟疑《十三篇》非原书，并孙子亦疑其无斯人矣。谨皆存之俟考。

愚今无暇究《十三篇》之先后，孙子之有无，姑据其所作评之。其书先计而后战，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智，信，仁，勇，严，与太公之言脗合，至于战守攻围之法，山泽水陆之军，批亢捣虚之术，料敌用间之方，靡不毕具，是以战国以来，用兵者，从之则胜，违之则败，虽一时名帅，莫能出其范围。故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言注之者二十余家。今据《集注》<sup>9</sup>与《直解》<sup>10</sup>所列，仅见汉有曹操，唐有杜牧、

---

<sup>7</sup> 郑厚（1100年—1160年），字景韦，一字叔友，郑樵之从兄，莆田广业里霞溪人，学者称“溪东先生”、“湘乡先生”。北宋绍兴五年（1135年），进士及第后进入仕途，因生性刚直敢言被秦桧罢职，秦桧死后起用昭信军节度推官，任上清操廉勤，深受百姓爱戴。

<sup>8</sup> 校正：原注中“己”（ji3）、“已”（yi3）、“巳”（si4）三字皆印为“巳”字，而分别注音其区别。在此重排修正版中，“巳”字已经由其注音而分别改印为“己”或“已”字，其标识和注音则被删除。

<sup>9</sup> 《孙子集注》（十一家注孙子）是孙子兵法的重要传本之一。全书共十三卷，包含：计、作战、谋攻、形、势、实虚、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

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有张预、梅尧臣、王皙、何氏，共十一家，并郑友贤遗书（其张贲注，刘寅谓止记大略），余俱亡之矣。近又有郑鼐《本义》<sup>11</sup>，杨魁《讲意》，赵本学《注》<sup>12</sup>。但诸说虽存，矛盾者多，第恐犹不足以发扬孙子之旨意，俾学者知归缩变通也，遂不揣鄙浅，妄以蠡测之见，折衷诸说，僭为注释于下，以请益于四方高明云。

（和he4善。易yi4大传zhuan4。将jiang4。用间jian4。删san1定。缛ru3：繁琐。舍she3（古同舍）正。刺la4：违背事理。郢ying3。三失：过失多。标指：标榜。脍wen3同吻。捣dao3虚。皞hao4。皙zhe2。贲bi4。鼐ling2。蠡li2测：比喻见识短浅，以浅见量度人。僭jian4：超越本分）

---

地、火攻、用间，共十三篇，汇集曹操、杜牧、李筌、王皙、梅尧臣、贾林、张预等十一家注。

<sup>10</sup> 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

<sup>11</sup> 明郑鼐《孙武子十三篇本义》。

<sup>12</sup> 明赵本学《赵注孙子》。



## 始计第一

此篇凡五节，首“兵者”至“察也”，是一头<sup>13</sup>；次至“不胜”，言君与大将经校于庙堂之上，而胜负可决；又次至“去之”，言大将选用裨将，而授之以计；又次至于“先传也”，言因利制权之妙；末则总结前文，多算胜，少不胜，以见计为要也。

夫兵贵万全，不宜浪战，君将用兵之初，能先知彼我情状，计定而后战，则战无不胜矣。若临机制变，在于将之自裁，安可隄度乎？故以《始计》为第一篇。

（将jiang4。夫fu2。隄度yu2 du4(今音)：遥测；隄古通遥<sup>14</sup>，后皆同）

### 兵者国之大事经事校计索情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sup>6</sup>

（一本“子“上有”武“字，一本”曰“上有”武“字，后篇皆同，详之<sup>15</sup>）

此节总戒君将，乃一篇之大旨。句语与《龙韬·论将》<sup>16</sup>章相同。孙——姓，子——尊称之辞，名武，齐人，仕于吴，其详载《史记》传<sup>17</sup>中。国之大事，《左传》指祀与戎，此只言兵耳大”字意且虚。死生，以战陈胜负言；地，犹所也；言至此地，不死则生也。存亡，以国家得失言；道，犹法也；言行此道，不存则亡也。二句正见为事之大。察，详审也。不可不察者，欲君将之慎重也。

<sup>13</sup> 一头：第一节。

<sup>14</sup> “度”字的破读：1. 在作名词、并表示“计量长短的标准”、“限度”、“法制”、“气度”、“度过”等意思时，读du4。例如：持度，亡度，法度等。2. 在作动词、并表示“计量”、“揣测”、“考虑”等意思时，读duo2。例如：度长挈大，忖度，遥度，度敌，度地设期，度势等。3. 例外：如隄度du4，料度du4，忆度du4等。

<sup>15</sup> 详之：审议之。

<sup>16</sup> 《六韬·龙韬·论将》

<sup>17</sup>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孙子音注

（左传zhuan4。战陈（zhen4，古“陈“與”阵“同）：军伍行列。后皆同）

###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7

（索suo3：探求；下同，注同）

经，理也。五事，即下“道，天，地，将，法”也，为兵之当用，故曰事。校，量也。计，乃七计，即下文“主孰有道”七句也。未战而先算，故曰计。虽有七计，实计五事，而非两端也。索，搜求也。情，彼我之情也。此言有国者不能无兵，兵之战也，死生存亡所系，苟不审察而慎用之，必有死亡之祸，岂不为大事乎？故须以五事七计，经校于庙堂之上，而索其彼我之情，见可则进，知难则至，庶兵生而国存矣。

死生之地，如赵之四十万众，尽坑于长平。存亡之道，如苻坚举国长驱，一败而国随以丧之类。

○<sup>18</sup>或曰：“经，常也，如《中庸》之九经。言五事为治国之常道也。”觉文义不顺。又曰：“经，度也，如《诗》云：‘经之营之’，言以五事度之于己也。”觉与“校”字同。又曰：“经，犹本也。经，经纬也。”更牵强，俱不可从。

（丧sang4。度duo2<sup>动</sup>：估计、推测。牵强qiang3：牵强附会）

### 道天地将法

###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9

（将jiang4，篇内皆同）

此五事之目，详见于下。夫用兵以人和为本，惟有道可以伐无道，故先之以一曰道。天时不顺，师何以兴，故次之以二曰天。地利不得，战何以济，故又次之以三曰地。三者具矣，而举之不可以无将，故继之以四曰将。将虽能矣，而行之不可以无法，故终之以五曰法。其序有如此，非浑言者比也。

---

<sup>18</sup> 原注者用“○”符号分隔他不以为然的或意义不明确的其它见解，或作评论，或提醒读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详见xian4 (破读)<sup>19</sup>。夫fu2)

###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sup>10</sup>

(令ling4<sup>20</sup>，下皆同)

此解上文“一曰道”。令，使<sup>21</sup>也。民者，对君而言。上，即君也。意，心之所发。同，相合无间也。畏，忧惧也。危，艰险也，作危疑危亡说非。所谓道者，君之于民能感之以仁恩，教之以礼义，使知尊君亲上；凡有举动，与上同心，而不忍违背，虽危难之临，亦必捐生以赴之，而无畏惧者是矣；可与生死二句，生字带言，总是见危致命，付生死于不计意。此乃经之以道也。

“与上同意”，如武王有臣三千人惟一心之类。“生不畏危”，如晋阳之围，沉灶产蛙，民无叛意；睢阳之守，罗雀掘鼠，保障益坚之类。

○或曰：“道者，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之谓。”虽通，觉全在性上言，恐于用兵欠切。或曰：“道，机权也。”觉又忒轻。或曰：“道，乃义所当行，适于人心者。”觉又为浅。或曰：“道者，道之以政令，是以道作引导之导。”恐虚。或曰：“道，治国之道也。”恐晦。历观五说，除首说，余四说俱以孙子为兵家者流，未精大道，故浅浅言之。岂知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欲得人同心致死，岂易感哉？观曹刿之论战，以察狱为可；荀卿之论兵，以仁为尚；子犯亦曰：

---

<sup>19</sup> “见”字的破读：1. 在作主动词、且表示“看见”、“召见”等意思时，读jian4。2. 在表示被动、作“引见”义，或作“显现”时，读xian4。

<sup>20</sup> 校正：原注是“令音零平声读去声非注同”（ling2）。原书所有“令”字，不论词性，现代注音均读去声ling4。在此重排修正版中，为精简计，此字的其它标识和注音皆被删除。

<sup>21</sup> 原书所有“使”字，不论词性，现代注音均读上声shi3。在此重排修正版中，为精简计，此字的其它标识和注音皆被删除。

## 孙子音注

“当先教之以礼义信。”而谓孙子不知大道可乎？愚意不同者，特诚伪之分，故王霸之业所由异也。

（无间jian4：没有隔阂。危疑：怀疑、不信任。危难nan4。睢sui1。忒te4[副]：过于。晦hui4。别gui4）

###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sup>11</sup>

此解上文“二曰天”。阴阳，以天象言，非止时日支干，孤虚旺相，乃星云风雨之类也；寒暑，以时令言，即暑雨祁寒之月也；时制者，言二者于时，有宜与不宜，兴师者当因时制宜，不可违之以取败——此经之以天也。大抵天官时日，明将不法，孙子欲人制宜者，特以始计之时，师众未集，因其不顺而止之亦可也；若临敌决战，人事克修，彼国无道，则非所论矣。

彼岁星在越，（又云：“此年岁在星纪，星纪乃吴分也。岁在有福，吴与越德皆均势，敌欲吞灭之而先用兵，故反受殃。”）吴兵不宜轻举也，乃逆天伐之，故三十六年之后，反见灭于越：此不顺阴阳而致败者也。汉高入关之初，岁在东井，东井秦分，汉亦未可伐秦也，而能灭之者，因始皇暴虐，胡亥严刑故也。汉征匈奴，士卒堕指；马援征蛮，士多疫死：此不顺寒暑而受害者也。孔明五月渡泸，李愬雪夜入蔡，乃能服孟获，擒元济者，亦以孔明惧付托之不效，李愬攻人之无备也。观此，则天时不足凭，而人贵知变通明矣。厥后宋刘裕以往亡日，而破慕容超于广固；魏王珪以甲子日，而胜慕容麟于不疑，正有见于此。

○或曰：“阴阳，阴晦阳明也。时制，因彼国天时之得失，而顺之以制征伐也。”或曰：“阴阳，非天官时日。兵家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自有阴阳之妙耳。”

（相xiang4。孤虚旺相：命理术语。令ling4[名]：季节。克修：完成整治。吴/秦）分fen4：地方、地域）

###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sup>14</sup>

（易yi4，注同）



此解上文“三曰地”。凡所由所至，安营决战之处皆是也：远近以地里言；险易、广狭、死生，以地形言；彼迂远则宜缓，切近则宜速；艰险则宜步，平易则宜骑，宽广则宜众，窄狭则宜寡，进退不得之死则宜战，可以出入之生则宜守。用兵者，大率当因地之何如而经之也。此八者特言其概，详见《行军》、《地形》、《九地》诸篇。

昔马援聚米为山谷，指示进取陇蜀之状；光武曰：“虏在吾目中”；又若赵奢先趋北山，邓艾竟走阴平，德威退军郾邑，刘裕喜过大岷，韩信阵于背水，孔明六出祁山；皆非知地不能也。

（郾hao4。岷xian4）

### 将者智信仁勇严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sup>15</sup>

（严yan2）

此解上文“四曰将”。智者，熟机权，识变通；非智则无以察人之情。信者，号令一，赏罚明；非信则无以致人之服。仁者，爱人恤物而知勤劳；非仁则无以得人之心。勇者，决胜乘势而不畏缩；非勇则无以作人之气。严者，军政肃而不敢犯；非严则无以慑人之志。故将宜备此五者，阙一不可也，然犹贵各适于用而不偏。盖专任智则贼，固守信则愚，惟施仁则懦，纯恃勇则暴，一于严则残。天下之大将恐不如是，故有国者当经之也。五者以材言。

或曰：“德者，是未知材具于外，德蕴于中也。观之太公以勇、智、仁、信、忠，为将之五材，可见矣。”

稽诸历代，若范蠡之谋吴，晋文之退舍<sup>22</sup>，曹彬之约誓，先轸之免胄，穰苴之斩贾，是皆得其一者。惟孔明为能全之，即

---

<sup>22</sup> “退避三舍”：典故出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舍、舍、捨的联系：舍古同舍。“舍”本义指房屋，古代还特指客舍。后来又引申为饲养家畜和家禽的房屋。还引申为止息，用作动词。以上义项读she4。“舍”读she3时用作动词或动词性语素，有以下几种意义：一指舍弃；二指牺牲；三是不顾；四

## 孙子音注

其草庐之谈，三分已定，智也；宁避敌锋，不留代兵，信也；力扶汉鼎，志切救民，仁也；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勇也；废李平廖立，斩马谲陈成，严也；此所以为天下之奇才，三国第一流欤？自比管乐，特谦志耳。

（退舍she4。范蠡li3。胄zhou4。穰苴rang2 ju1。谲su4）

###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17

此解上文“五曰法”，乃行军之法也。曲，谓部分队伍之别；制，谓金鼓旌旗之节；官，谓偏裨列校之职；道，谓营陈粮饷之路；主，谓职掌军资之人；用，谓器械车马之物：此六者，皆用兵者之所当经也，如吴起明法审令，管仲制齐之法之类。

○或曰：“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主军费用也。”此是作三者说。或曰：“古之制军，五人为伍，五十人为队，二队为曲，二曲为官，二官为部，二部为校，此曲制官道，盖言伍法也。用兵以伍法为先，观彼我所主用之法，而胜负见矣。”此又是作伍法说。详之。

（之别bie2（今音））

### 五者将莫不闻五者知之者胜

###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18

此是结“经之以五事”。五者，指上道，天，地，将，法也，乃古人所常言，故将任阃外之责，凡有耳者，皆得闻之；知则深明变极之理于心，非徒闻而已也，与下“知胜负”“知”字意浅者不同；然智愚戒忽，各因乎人，故又有“知”“不知”之异，而“胜”“不胜”之殊。必欲知之，须校索之方可，观下“故校”句自见。

---

是离开。后四个义项均由止息引申而来。后人在这些义项的基础上又加上“手（扌）”造出“捨”字，汉字简化后，又恢复了古写的“舍”。（来源：百度百科）

○或曰：“以五者观人，又能自照，是知也。”似与“校”意同，还是知前工夫。未必真知否，安能制胜？

（阍kun3外：指京城或朝廷以外）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sup>19</sup>

此申言“校计索情”。“故校”之句，乃足上起下之辞。

“曰”者，心口相语，计而校之也。孰，谁也，言彼我谁能如此也。一“曰”字，七“孰”字，正乃是“校计索情”处。主，君也。道，即上令民同意之道也。能，即上智、信、仁、勇、严之能也。天地，即上天时地利也。法，军法也。令，号令也。行者，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施之于下，皆听命也。兵众，是两军之士兵，非兵之众多也。强，势力盛大也。士卒，偏裨而下皆是也。练，闲习也；凡金鼓旌旗，开阖进退，驰逐击刺，皆是练士之法。明者，赏罚当其功罪，不偏于讎怨亲爱也。知，明也，与上“知”之意深者不同。负，败也。夫以此七计，校于彼我之间，而索得其情，则因情之优劣，其兵之胜负，可不战而先知也。何也？论胜负于将战之际，不若论于未战之前耳。

愚谓七计，不过计上五事今云七者，因增“强”、“练”、“明”三句也。然三句岂出于法之外哉？孙子欲人之慎用，故特详言之，实非五事后，又有七计也。

“主孰有道”，如韩信论项羽所过残灭，汉王秋毫无犯之类。“将孰有能”，如汉王料魏将柏直，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之类。“天地孰得”，如孔明谈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又曹操不宜冬寒伐吴，马谡不宜舍水上山之类。“法令孰行”，如吴起戮材士，穰苴斩庄贾，唐庄宗不能用劔之类。“兵众孰强”，如齐、楚、秦、晋之师，威压邻敌，江黄陈蔡，每拆北不支之类。“士卒孰练”，如李抱真守泽潞，训民昭义兵，为天下最；封常清诣东京募兵，旬日间得六万人之类。“赏罚孰明”，如李光弼赐援矛刺贼者，绢五百疋，

迎贼不战而却者，斩之；又项羽使人有功当封，刻印刳忽不能予；汉元帝知恭显杀萧望之，不能正其罪之类。

○或曰：“兵，兵器也。众，士众也。”此作两端说，恐兵器止可言利而不可强。

（相语：相互谈说。当dang4劬：相当于。曹操cao2 cao1<sup>23</sup>。夫fu2。舍she3。穰rang2。谏su4）

###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sup>23</sup>

前“将”者，“将”字，指大将而言。此“将”字，乃偏裨之将也。听者，智勇俱优，乐于受善，故能听从也。“必胜”者，未战而可保其胜也；“不听”者，反是。言人君与大将定计于庙堂之上，则计已审矣，裨将听与不听，胜败攸系，用舍之间，安可不决？故当精选以充其任而节制之也。

将听，如郭恂与三十六人，听班超焚虏之计；不听，如先穀不听荀林父退师，而强欲与楚战之类。

○或曰：“‘将’字平声，且然而未必之辞。乃孙子谓吴将听己之计否，可以决身之去留。盖因相见之初，故以此语激之，求其专用也。”或曰：“阖闾行师，多自为将，故孙子不言主而言将。”或曰：“孙子不敢斥其君，故假将以泛言人君之听否。”或曰：“此篇乃孙子教世之为将者，当因人君听否为去留也。”或曰：“军中定计之人，谓大将听否也。”或曰：“不欲偏将参其谋之意。”或曰：“‘将’字当活看，在君则指大将，在大将则指偏裨。”俱未知孰是。并录详之。

（裨pi4，后皆同。乐le4于；喜欢<sup>24</sup>。受善：不僭事者且能独断之人。用舍se2。强qiang3副欲：勉强地要）

<sup>23</sup> 校正：原注“操去声”。按现代词典：曹操音cao2 cao1；操cao4：姓，如明代有操钦。

<sup>24</sup> 校正：原注：“乐音洛”，系古音luo4。

计利以听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25

利，便宜也，非利害之利，亦非速利之利也。下“因利”“利”字同。以听“以”字，与“已”同。为，设为也。势，奇谲之兵势也，如旁攻后蹶之类。佐，辅助也。外，对内言，计在于内，故势张其外也。制，裁制也；权，称锤也；随物之轻重而往来者也，兵家反常应变之阴谋，有同于此，故名之。夫五事计之于我，战守既无不利，而裨将又已听从，若可战而胜矣。然无术以用之，虽胜未必万全也，乃设为奇谲之势，以佐助于常计外。然所谓势者，何也？盖兵之势，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以见我之利；或因我之害，以见敌之利；然后制为机权以取胜也。信乎兵之常法，可以预计，而兵之利势，须因乎敌耳。此后皆言权变。

如韩信谍知陈余不用左车绝粮之计，而得下井陘，是我之计利也；诸将皆诺破赵会食之令，是偏裨以听也；乃敢使万人先陈背水，又二千人疾入拔帜，明日方建大将旗鼓诱之，非因利制权而何？此之谓势助于计之外也。若孔明之伐魏，其计利在据街亭矣。马谡违其节制，是不能听也；不量己之寡弱，魏之强众，乃舍水上山，是非惟不能为势，且不能制为权变也。胜败之分以此。

○或曰：“计利以聪，乃孙子谓吴王已听从也。”或曰：“是泛言君能听之也。”或曰：“计有所利以听其君之用。”或曰：“为大将者已听从之。”或曰：“计之利者，惟将以听，不参私谋也。”或曰：“‘以听’当活看，在君则为大将听，在大将则为偏裨听。”俱未知孰是。详之。

（辅fu3。称cheng4锤。量liang4动；揣度。夫fu2。谍die2。陉xing2。先陈chen2背水，如列陈chen2。帜zhi4。谡su4，后皆同。舍se2）

### 兵者诡道

兵者，诡道也。27

（诡gui3）

夫由计外之势，不出于因利制权观之，则知兵不可以常法拘，须纯用诡诈之道也。何也？盖其本虽在于仁义，御众虽在于诚信，而欲胜乎敌，非诡诈奚以致之？即下“能而示之不能”十四势。栾枝曳柴扬尘，孙臆令军减灶，田单神师火牛，韩信囊沙壅水，皆得此诡道者。

（夫fu2。曳ye4：亦作拽）

###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sup>28</sup>

自此至“出其不意”十四势，皆是诡道，乃因利制权之实。

示者，发露于外，使敌人知之也。“能”字，所包者广，凡能守能战，兵食能足之类皆是，不止言将有材能。赵奢示留壁于秦间，冒顿示羸老于汉使，与孙臆减灶以示弱，皆知此义也。

用，用兵也；或作用人通；或作用物用事，觉太琐细；郑武公欲伐胡而先妻以女，班超欲伐莎车而佯言西归，此示不用兵也；吕蒙诈称孙权取回以图羽，秦令军中有泄武安君为将者斩，此示不用人也。

远近，以地里言，或以日期言；越王兵分去五里，而潜涉当吴以袭中军；岑彭令西击山都，而潜兵渡沔以破秦丰；此是攻在近地而示远去也。韩信陈船临晋，而伏兵从夏阳；耿弇扬攻西安，而夜敕破临淄；此是攻在远地而示近取也。贺拔岳讨万俟丑奴，宣言气候渐热，待至秋凉更图，知其分军，而即断路围取之，此是攻期近而示远也。贺若弼伐陈，先使防人交代，必集历阳为常，知其不备，而济江遂克之，此是攻期远而示近也。

（留壁：壁，军垒；指驻军设防。秦间jian4。冒顿mo4 du2：汉初匈奴族一个单于的名字；注音是古音亦是今音；下皆同。妻qi4[劬]（破读）：以女嫁人。莎sha1车：中国汉代西域都护府所辖诸国之一；古音suo1。沔mian3。万俟mo4 qi2丑奴：北魏末年西北少数民族起义首领）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sup>30</sup>

(备bei4(今音), 后同。<sup>25</sup>)

利，不止货利，凡便利皆是。诱，欺引之来也。如李牧佯纵人畜以诱匈奴，而夹击破之；莫敖不扞采樵以诱绞人，而设伏败之；之类。

乱，乃用谋使敌之扰乱而无节制，非止因其自乱也。取，易也。或曰：“敌有昏乱者，可乘而取之”，如谢玄因苻坚之退阵而破之，冯异因赤眉之相混而败之之类。又如曹刿之败齐师，必辙乱旗靡而后追之，此真乱也<sup>26</sup>。若吴王先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诱越，岂非诈耶！

实者，兵势坚实。备则为不可胜之计以防之也。如楚倚相谓吴师甲集兵聚，而列阵待之以防其袭；邓禹因赤眉长安充实，而就粮北道以观其变；之类。

强者，兵力强盛。避则暂且退避，伺其间隙而击之也。如王霸因苏茂之精锐，而闭营固守；亚夫因吴楚之慄悍，而坚壁不出之类。

(刿gui4。易yi4也。扞qian1：捍卫。倚相xiang4：史称左史倚相，倚氏的始祖。间jian4隙。慄piao1悍)

### 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sup>31</sup>

怒者，因敌将持重，固邀不战，设计激之使怒也。挠，阻挠其谋也。或曰：“敌将有刚忿好怒者，则因性以挫挠之。”如后“忿速可侮”也；或曰：“敌将褊急易怒者，则挠乱其志意，使无谋轻进也。”如晋人执宛春以怒楚将子玉，陈平进恶草以怒楚王项羽，世民引骑诱遁以怒老生轻出之类。若孔明以巾幗遗司马懿不动，又安得挠之耶？

卑者，因敌国警守，图之无便，乃自处于屈弱也。骄，从敌之心志也。如越王卑词厚币以请成，而豢吴君臣；冒顿不惜

<sup>25</sup> 校正：原注音“备音避后同”，系古音。

<sup>26</sup> 《左传·襄公十年》：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千里马阏氏与东胡，而袭其无备；唐高祖致书极其卑下，而推奖李密之类。

佚，敌众暇豫也。劳，我兵迭出疲困之也。或曰：“彼国本安佚，我则诱兴作以劳其民也。”如伍子胥教吴王光三师以肆楚，而子重于是七奔命；郭子仪击史思明，昼扬兵，夜捣垒，而贼果不得休息；之类。若田丰教袁绍出奇兵，乘虚扰操，亦善计也，惜乎不从而反至于败也。

亲者，敌之上下彼此交相信爱也。离，间隔也。如应侯，间赵王而退廉颇，是君臣相离也；冯异，间朱鮪而刺李轹；是同党相离也。秦晋合兵以伐郑，郑遣烛之武夜出，说秦伯曰：“得郑归晋，秦无益也，不如舍郑以为东道主人。”秦伯悟而退师，是交援相离也。

愚意“利而诱之”，至“亲而离之”八句，止有“利”“卑”在己，余六者则在敌也。或欲以“乱”“怒”亦作己说，谓诈乱诱敌之来而取之，佯怒示必战之势而挠之，恐“取”“挠”二字欠顺，终不如在敌上说稳也。

（诟gou4。帼guo2。豢huan4。冒顿mo4 du2。阏氏yan1 zhi1：单于、诸王妻妾的统称。肄yi4。鮪wei3。轹yi4。将jiang4。好hao4。易yi4。间jian4隔。间jian4劦。处chu3劦于）

###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sup>34</sup>

无备，是不关防处，及关防不得处。不意，是不料度处，及料度不到处。攻者，乘懈怠以击之。出者，因空虚以加之。凡事皆然，不专于地里也。

如吕蒙知关羽撤沿江之备，而袭取南郡；邓艾行阴平无人之地，而径抵成都；又如曹操轻兵兼道以掩乌桓；李靖乘遼江涨以图萧铣；唐庄宗因梁兵归洛阳，而直趋泽州；孙策因刘勋兴兵伐上缭，而袭破庐江；俱知此义者。若周亚夫使备西北，则有备矣，吴楚安得而攻之？魏延欲出子午谷，设魏之有意屯守，岂不弃兵于死地乎？此无备方可攻，不意方可出也。慎之。



此已上共十四势，乃兵之诡道。

○或曰：“此二句，是总承上十二势，言用十二势以诡敌，使不备我攻，不意我出，然后神速以攻之出之，则敌必不知所御也。”恐非孙子口气，观下“此兵家之胜”句自见，决不可从。

（料度du4（今音）。潦liao2：河名。已上：以上）

### 兵家之胜不可先传

####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sup>36</sup>

“此”字，指上十四势，皆兵家诡诈取胜之法，乃临时因事而用，最宜隐秘，不可预先传泄于人也。先传，则泥于一定，敌知我机而胜难必矣。《易传》曰：“凡事不密，则害成。”非此之谓夫？

（泥ni4<sup>动</sup>：拘执。夫fu2）

### 未战而庙算胜 庙算胜者得算多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sup>36</sup>

（夫fu2。少shao4，注同）

算，即计也，正指七计言。多少，犹详略也。庙算者，古之君欲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先有成算，然后授而遣之，故曰庙算。此节乃总结一篇计算之说，盖<sup>27</sup>惧学者惑于不可先传故也。夫未战之先，胜负无形，而庙算即有胜不胜者，非妄于忆度，实由于算之深远而多，浅近而寡也。夫多固胜矣，

---

<sup>27</sup> 盖、盍、盍的联系。盖（拼音：gai4、ge3）是汉语一级通用汉字（常用字）。此字始见于春秋金文，古字形从艸，盍（he4）声。盍后隶变为盖。盖本义指用茅草等编成的覆盖物，引申为能用于遮盖的东西，特指车盖、或专指伞。又引申为覆盖、遮盖、胜过、压倒，用作动词。盖又用作副词，相当于“大概”“因为”等，常用于文言文。盖又读ge3，用于姓氏。繁体是盖。（来源：百度百科）

## 孙子音注

少且不胜，况于始之不计，情之不察，而无算者，又乌能胜哉？故欲知胜负者，但以多算少算无算三者观之可见矣。

庙算胜，如商周之师，顺天应人以伐暴救民者是也。继此如晋武帝，命杜预平吴，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之类。故《尉繚子》亦曰：“兵胜于朝廷。”

愚谓古之将，全才者少，以小胜无术者多。惟三国君臣皆一时之杰，所以力战诡道，不相上下，其胜负之分，止在于算有多寡之间。譬之围棋者俱为国手，偶差一着，便失一局；向使一人愚，则成中分之势；二人愚，则足以混一，不待至晋而后定也。呜呼！孔明所值其艰哉？

○或曰：“庙算非止七计，兼五事十四势而言。”或曰：“算即太乙遁甲<sup>28</sup>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为多算，已下少算，客多算临少算，主人败，客少算临多算，主人胜。”或曰：“以此‘此’字，指五事七计十四势。”愚按三说皆非，特存之俟考。

（盖he2。将jiang4。斋zhai4。忆度du4（今音）。中分：分裂。混一：齐同、统一）

---

<sup>28</sup> “太乙”和“遁甲”是两种中国古代哲学和术数的概念。

## 作战第二

庙堂之上，计算胜负已定，然后可战，故以战为第二，所谓作者，鼓之舞之也。盖战为危事，久暴于外，必有钝兵挫锐，屈力殫货之害，而欲速胜以免害，非鼓舞士卒，使之乐于进战不能也，然作之之道有三：激之怒而气奋也；诱之以利，使贪得而勇往也；赏赉表异之，使之显荣而愿致其身也。再细玩之，篇名虽曰《作战》，而所载乃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者，何也？亦以行师必先备乎此，而后可作而用之耳。

通篇凡五节：首至“举矣”，言兵之兴，人费众广；次至“足也”，反覆言速则利，久则害，惟善者能因粮而足用；又次至“十石”，言因粮之利；又次至“益强”，言作之法；末“故兵贵”一段，则总结之，又警将之任重也。

○或曰：“作，制也，造也。谓庙算已定，即计程论费，制造战事也。”孙子因昔之好兵者，往往日久费广，以致民穷祸起，故于《始计》之后，即陈其所费，勉其速胜，以为万世之法。惜汉武隋炀，复不悟而犯之，此则专主制造战事说。盖以作士之气，在深入不得已之际，非出师之初也，岂知战以气为先，盛则胜，衰则败，何分于先后哉！必以作气速战而胜说为正。

（久暴pu4。挫锐rui4。殫dan1货：物资竭尽。赏赉lai4<sup>动</sup>：赏赐。人费fei4。好hao4兵。隋炀yang2）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sup>41</sup>

（乘sheng4<sup>量</sup>，下十“乘”同，注同）

驰车，驰骤之轻车也，战用之；两服两骖，凡四马，故曰驷。革车，以皮纒其轮，笼其毂，重车也；乃驰车之副，行载粮仗，止则为营者也。乘，车数也，亦取载义。带甲，披甲之士也。按周制，革车即轻车，又有长车即重车，与此小异。周制革车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重车一乘，守装

## 孙子音注

五人，廋养五人，樵汲五人，炊爨十人；是正副二车，共用百人也。今举千驷千乘计之，则带甲之士须十万矣。十万为率，百万可知，总见车徒之盛也。孙子因春秋时尚用车战，故举二车言之。二车所用人数，诸家注疏不同，特考周制定之如此。

○或曰：“带，是结束之带。甲，是卫身之甲。二车用十万人，带与甲，亦十万件也。”

（服：中间的两匹马。驂：车前两侧之马。载zai4。廋jiu4。爨cuan4：泛指烧煮。率：榜样）

## 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sup>43</sup>

（馈kui4。粮liang2。费fei4。后皆同。注同）

奉，犹用也。兴师伐敌，抵其境有千里之远，随军粮食，必须馈送于彼，则粮亦广矣。又且内而国中，外而军前，皆有所耗费；迎待使命游说之宾客，皆有宴飧之用；与夫兵器上合用胶漆之材料，车甲上所用膏油皮线之类；总计一日之内约费千金之多，然后十万之师可兴。

而购赏之物，犹在于外，故宜速不宜久也。夫十万之师，既云千里馈粮，则一日所费，何止千金；曰“千金”者，概言其多也。况不惟十万，而或百万千万，不惟一日，而或积月连年，以至甲胄生虬虱乎！馈粮亦未必止于千里；曰“千里”者，因当时千乘之国，以此达彼，大分则然，此甚言其远也。况不但千里，而犹有出塞渡海，穷追远讨者乎！故凡曰千里千金，一日十万，皆孙子大约言之，学者须当心悟。

此节如汉武征伐四夷，出塞千里，终至士马物故，輜械丧尽，而海内虚耗之类。若汉高与陈平千金，不问出入，则乃宾客之用也。

（说shuei4。乘sheng4量。大分fen4：大概。夫fu2，后皆同。购gou4。塞sai4。虬虱ji3 shi1：虱子及虱卵）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sup>45</sup>

（锐rui4，下同，注同。暴pu4，注同，下并同。“用战也胜”，作一句读。以“胜久”连前或连后；皆非）

此承上言日费千金之多，苟不速胜其弊如此。兵者，器仗也。屈者，困穷也。暴者，露于外也。战贵速于取胜：若与敌相持日久，则虽胜亦不免于钝敝兵锋，挫损锐气；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则兵力必至于困屈；暴露师徒，久而不还，则国之财用，亦不足供也。

钝兵挫锐，如乐毅留巡齐城三年，而不能下莒与即墨，非钝挫而何？攻城力屈，如禄山之乱，贼众攻睢阳，张巡许远，竭忠坚守，而贼之力，终至于困屈。国用不足，如武帝宠用卫霍，穷征远讨，久而不解，卒至国用空虚，而下轮台之诏<sup>29</sup>。

（乐毅yue4 yi4：人名；下皆同。莒ju3。睢sui1）

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sup>46</sup>

（夫fu2。殫dan1，下并同。乘cheng2<sup>动</sup>：趁着、利用；下”乘之”同）

又言且有后患，正见不可久也。殫，尽也。夫兵仗锐气，民力财货，人君所恃以保国者，今至于钝挫屈殫，皆日久用兵所致。果若此，则邻国之诸侯，乘其疲弊而起，虽有长于计谋之智者，亦不能善救其后之败亡矣。盖智者明理势之将然，但能防于未弊之先故也。

昔吴伐楚入郢，又加兵齐晋，盟于潢池，越遂乘其久师于外，国内空虚，起而袭之。故当时孙武虽在，亦难为谋以救其不灭也。又如，隋炀帝重兵好征，力屈鹰门之下，兵挫辽水之上，转输弥广，用遂不敷，于是杨玄感、李密之徒，乘弊而起，纵苏威高颍，亦毋能为之谋也。噫！鹬蚌相持，反为渔者之所利；两虎相鬪，卞庄子始得骋其能；自古乘弊而起者类如此。

<sup>29</sup> 《轮台罪己诏》是汉武帝对自己进行正确认识和评价的一道诏书。

（郢yin3。潢huang2。好hao4征。输转shu1。颍jiong3。毋wu2与无同。鹬蚌yu4 bang4。得骋cheng3）

### 拙速巧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故兵闻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48

（覩du3一本作睹，义同。覩古同睹）

此节皆反语，所以结上文以起下文，深明当速胜不可久也。故下即举善用兵者言之。闻，尝闻也。拙速，计虽拙而速于取胜也。巧之久，奇巧长久而胜也。覩，见也。“未覩”，“未之有”，皆决无之词。言国之财力不竭而利者，亦掩敌之无备而胜之，不久于用兵之所致；久则得不偿失，必无利之理也。“用兵之害”，指上钝兵挫锐，屈力殫货言；“用兵之利”，指上拙速取胜，不劳民伤财言。“尽知者”，知之悉也。盖兵之利害相依，能知其害，然后利可知也，害之不知，利乌能知哉？

愚意拙速巧久，犹云宁可拙速，不可巧迟，乃甚言暴师之不利耳。苟不量彼己，惟欲妄动，则轻合者必败，岂孙子本旨乎？况犹当视时势之何如，彼列国相争之际，久则恐诸侯乘弊而起，故宜拙速。若天下一统以中国而战夷狄，以朝廷而战盗贼，则当主赵充国之言<sup>30</sup>，斯为善于兵也。不然，高宗伐鬼方，迟以三年而后克者非耶？

“拙速取胜”，如司马宣王伐上庸孟达，以一月图一年，不计死伤与粮竞者是也。“兵久国不利”，如智伯围赵，逾年不归，卒为襄子所灭，身死国分者是也。“不知用兵之害”，如秦伯见袭郑之利，弗顾崤函之败；吴王矜伐齐之功，顿忘姑苏之祸；是也。

（掩敌：袭击、偷袭敌人。量liang4彼己：估量、揣测敌我）

---

<sup>30</sup> 赵充国在朝时，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形势，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sup>50</sup>

（载zai4）

此言善用兵之利。役者，役民以为兵。籍者，纪兵之簿籍。

“不再籍”，谓成师以出，一举即胜，不复验籍征兵也。载者，以车载粮。“不三载”，谓军出则载粮以送之，归国则载粮以迎之，载粮无有第三次也。惟能作士卒之战而速胜，故不久如此。用，器用也，乃兵甲战具之物。器用取于国，欲以便于坚利。因者，因而掠取之也。粮因掠于敌，所以省其转输，军食可足，正申上粮不三载之由也。

“役不再籍”，如太公一战而天下定，晋文一战而伯业成之类。“粮不三载”，如晋师馆谷于楚；司马懿定一年计，以伐文懿之类。“取用于国”，如马隆请自至武库选仗具之类。“因粮于敌”，如去病轻赍绝大漠，食匈奴积粟而还之类。

○或曰：“籍，调兵之符籍，即汉之尺籍伍符也。”或曰：“籍，犹赋也；谓初赋民便胜也。”或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或曰：“籍，书也；不再籍书，恐人劳怨生也。”虽俱通，还作簿籍为正。或曰：“不三载，谓始载粮，后遂因敌也。”觉三字欠明。或曰：“三载，是人载、舟载、车载也。”又什为牵强无据。皆不可从。

（伯ba4古同霸；伯业：霸者的功业。轻赍ji1：随身携带的少量粮食。牵强qiang3）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sup>52</sup>

（远输shu1。“贵卖贵卖”一本做“贵卖贵买”，一本又作“贵买贵卖”，皆非）

此见用兵之害，莫甚于远输。百姓贫，谓畿内之百姓，因供而耗于财也；百姓财竭，谓转输之百姓，因贵卖而财已尽也。皆以民言。输，运也。急，迫也。远输，按管子曰：“粟行

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此百姓贫之义也。

丘役，按周制《司马法》，兵出于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乃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也，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又云四头），所谓丘役也。自此四丘为甸，则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矣。

言国家兴师十万里于千里之远，必用七十万家之力以输给之。故不惟在国也，因远输而贫，百姓亦供役日久而贫。况近于十万之师，则人众，而凡百货物，卖者必贪利而增价；百姓之远输者，又因其贵卖，而不得不贵买之，故财竭也。夫财既竭，则丘甸之役，百姓益不能供，岂不急乎？

若此者，皆由于远输近师所致，是以粮不可不因于敌也。

○或曰：“财竭者，近师之人，因物价腾涌，罄物以贵卖之，故始虽获利殊多，终必至于竭也。”此主境外卖者说，非吾供役百姓。何以曰“急于丘役”，不能供也？恐不通。或曰：“急于丘役者，暴于常赋之外，如鲁成公作丘甲也。”此主在上者财竭急于取民言，恐于百姓因贵卖财竭不相属。此皆后人不能体孙子吃紧为久师者警，故持一偏之见，而其说纷然，遂致因袭不详，失其初意。愚故特表而出之，高明者鉴诸。

（夫fu2。罄qing4<sup>劬</sup>：用尽、消耗殆尽。吃chi1紧：切中要害）

力屈财殫，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弓矢，戟楯矛橧，丘牛大车，十去其六。<sup>55</sup>

（“中原内虚于家”，为句。一说以“于家百姓之”。费fei4。罢ba4（今音）马：疲劳的马；罢古同疲。甲胄zou4。弓矢：一本作“矢弓”；一本“矢弩”；皆非。楯dun3（今音）同盾。矛mao2（今音）；一本作“蔽”，非。橧lu3：大盾。“去其六”：一本作“去其七”，非；音、字、注皆同）

此言公私之费，以见用兵之为害也。虚，耗也。破，损也。罢，困也。车马，攻战之车马也。甲以卫身，胄以卫首。矢，箭也。戟，戈属，有技兵也，长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



楯，干属，或云，即今之长牌也。矛，钩也，长二丈。橧，车上遮蔽之器，或云，即大橧也。丘牛，一丘所出之牛。大车，载辘重之革车。夫暴师长久而财力困竭，则国中原野之内，其家业必皆虚耗；度百姓奉军之费，大率十分而去其七分；然不独百姓费也，公家车马器用等物，或破损，或遗失，亦十分为率，而去其六分。

六减于七者，见伤民为多也。

“中原内虚于家”，如汉武连年出师，而海内虚耗之类。

“公家之费”，如霍去病以十四万骑出塞，归者不过三万匹；唐太宗征高丽战士死者几三千人，马死者十七八；之类。

（夫fu2。戟ji3：古代一种合戈、矛为一体的长柄兵器。有技兵：能刺击的兵器。暴pu4师。度duo2：计算。（十/七）分fen4：所分之物，整体中的一部分。出塞sai4。骑qi2（今音），古音ji4，下皆同）

### 智将务食于敌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菽秆一石，当吾二十石。**<sup>57</sup>

（当dan4<sup>切</sup>：相当于。菽秆ji4 gan3。石dan4（今音）。注皆同）

此言“因粮于敌”之利。务，专力也。钟，量名，六斛四斗也；或云，六石四斗为钟。或云，十斛为钟。石乃四钧，一百二十斤也。或云，百斤为石。或云，古一斛为石，今二斛为石。菽，豆萁也；秆，秆也；皆喂马之物。或云，豆秸也，禾藁也。或云，菽，豆也。或云，菽秆，藁也。虽不同，总是一义。盖因千里馈粮，所费甚广，故有智识之将，知远输之为害，乃专取之于敌，或夺其积聚，或乘其未收，其利常二十倍也。一当二十，亦是约平地千里言之；若更路远，或险阻，则犹不啻矣。

观秦征匈奴，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汉武通西南夷，率十余钟而致一石；可知。智将务食，如酈生，说汉王取敖仓粟；霍去病约轻赍绝大漠，食匈奴粟；孔明以计刈魏之上邽麦；李积说李密取黎阳仓；之类。智苟不足，则反为敌之所饵，如赤眉以豆车诱邓洪而败之，岂非邓洪不智之甚乎！

(量liang4名。更gen4路远。说shui4: 劝说。啻chi4。酈li4。賚ji2。  
刈yi4<sup>劦</sup>: 割。邽gui1。积ji1)

杀敌者怒取敌之利者胜敌而益强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sup>58</sup>

此言作战之法。怒，军威也。利，快便也，非财货之利。车战，举车为例；步骑，亦然也。以上，是言大纲也。更，换也。卒，驾车之卒也。益，增也。夫观久师于外，因运输而公私皆耗，必智将方能因粮于敌如此，则诚不可不鼓舞士卒，使之速战也。故兵不怒，则无意于杀敌；今能奋勇杀敌者，因激其同怒也。

兵不贪所得，则无意于进战；今不待督促，而自能进取快便者，因诱以敌之货财也。兵不赏，无以使劝。

今试以车战言之。吾兵之强，得车十乘以上，仍以己之货财，赏其倡谋陷阵之先得者。盖车一乘，用士卒七十五人；得敌十乘以上，则吾之士卒，不下千余；人众难于偏及，故赏一以励其余也。而更换车之旌旗，使与吾同者，令敌不识也。所得之车，杂于吾车之中而乘之，不使聚于一处者，防有变也。所得之卒，同于吾卒而善养之，勿加侵辱者，欲其感恩图报，不思叛去也。是之谓胜敌之后，得车与卒而益己之强。

视之久而公私皆耗者，不相远哉！作战之利如此。

“杀敌者怒”，如田单守即墨，诳燕人剽卒掘冢，遂致士皆泣怒，而夜出火牛争奋击之；班超使西域，见鄯善礼貌衰废，遂激怒所从三十六人，而因风纵火悉烧死之；是也。若蔡人私怒，以宋卫之师伐郑而反败，乌在其为怒耶？

“取敌之利者货”，如汉度尚与军士出猎，密焚其各家之珍积，诱以卜阳潘鸿财货，足富数世，故众皆踊跃破之；宋太祖命潘美平蜀，谕以所获帑藏悉以飨士，故士殊死战平之；是也。若嬴秦之法，以战士得于敌者悉还之，民遂趋战日罢，乌在其为货耶？

“车战得车”“胜敌益强”，如吴起与秦人战，令三军曰：“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步不得步，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令不烦而威震天下；王浚料虏寇以充兵，则皆劲卒；孔明破孟，即以渠帅而用之；是也。若白起降赵军四十万，不能抚恤而尽坑之，乌在其为得胜而强耶？

○或曰：“货乃另设之厚赏，非任其乱取于敌之谓。赏先得，即以所得之车赏之。更旌旗，是变其初之号以优异之。杂乘，是听获车之士卒乘之，而官不录也。”未知是否？或曰：“此节大意，是言用师既久，不但当因粮于敌，若得车卒，亦有可因之理也”，虽通，恐与上文“取用于国”句相碍，抑且非孙子作战本旨。学者详之。

（夫fu2。劓yi4：古代割掉鼻子的一种酷刑。鄯善shan4 shan4：西域国名。度du4尚：姓名。帑藏tang3 cang2：钱币、财产。日罢pi2。降xiang 2赵：降服赵。另ling4设。碍ai4。将jiang4。乘sheng4。不录：不检束。骑qi2）

### 贵胜不贵久

#### 故兵贵胜不贵久。<sup>63</sup>

（一本”胜“上有“速”字，非）

此句照前盖“兵闻拙速”二句以总结上文，乃一篇之大旨。言兵贵激赏士卒，拙速取胜，不贵巧而持久。盖久则公私皆耗，易以生变，而为敌所乘故耳。

昔司马懿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真速而不久者。若乐毅三年不能下二城，何足语此？故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虽然，以时势揆之，亦有当缓图者，握兵之将，不可一概施也。

愚谓因粮于敌，激赏士卒，卒善而养，虽为久师之策，终非策之善也。何也？我欲因粮，而敌人先清其野，则何所于因？如李牧急入收保，匈奴终无所得之类。我欲必战，而敌人先坚其守，则激赏奚益？如仲达甘受巾幗，孔明终不得战之类。我欲善养，而敌卒先自疑贰，则终难为用，如秦已得赵，赵人反复而入于韩之类。吁！观于此，则知甚矣：师不可以易举，而胜之贵于速也。孙子言之惓惓，无亦不得已之意呼！

## 孙子音注

（盖he2连：因为，由于；通盖gai4。易yi4以/举。殄tian3：消灭。巾帼guo2。疑贰：因猜忌而生异心）

###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64

（一本，“民”前有“生”字，非）

此亦是承上句而归重于将，以为有国者勉。知兵之将，谓知兵家之利害，贵胜不贵久者，与前智将，微不同。司，管也。主，宰也。“危”字带过意轻，言民之生死，国之安危，皆系于将，则其任亦重矣。明君用之，可不精乎！故必得知兵之贤将，方可保民之生，而奠国家之安也。

乐毅呼吸之间，下齐七十余城，使燕之民人社稷复振；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郭子仪身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皆有合于此。若广利窳宪之徒，以一母寡之首，而丧数十万命于穷荒，以一燕然之石，而贻数百年之祸于海内，其真知兵耶？不知耶？故持兵柄者，直当如范纯仁之对神宗曰：“无深留意于边事，恐边臣观望要功生事，结衅夷狄，残害生灵，耗竭财用，靡费爵赏，不惟为今日目前之害，又将贻他时意外之忧。”此诚知兵之言。信乎！古先圣王不得已而后动，动而必胜，胜之迟者或时不可急，或人不忍伤，决非黠武以逞私也。

（归重：推重。李晟sheng4：人名。丧sang4。要yao1与邀同。黠du2武）

## 孙子卷一终

## 孙子卷二为集

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校音点注

门弟庠生三吴何守礼 标题

门生武举绍岩王世盛

继岩王世兴

石寰伯加爵

调宇陈廷和 同订正

### 谋攻第三

谋，亦计也。攻，击也。或曰：“合阵为战，围城曰攻。”夫观上二篇庙算已定，战气已鼓，虽为可攻，而攻之以威力，则未免决胜于锋镝之间，纵能歼敌，安保己之无伤。故不若先定其谋，持重万全而后攻之，使敌人之自服，此《谋攻》所以次《作战》而为第三也。然在作战也，欲拙速而取胜，不欲巧久而钝兵，此则欲全争于天下，不欲破人之军国，孙子不得已之情见矣。惜乎！生事喜功之人，犹驱无辜以强战，而卒致两败俱伤，独何心乎？

通篇凡七节，首至“善者也”，言谋胜而全之为善，战胜为次；次至“灾也”，言不待谋成而忿攻之失；又次至“法也”，言谋攻不久而全争之法；又次至“擒也”，言谋众寡之用；又次至“必弱”，言将谋周隙之异；又次至“引胜”，言君不知政事，而乱其谋之患；又次至于末，言五者为知胜之谋，而引古语结之。

有次序，有肯綮，非泛常作也，学者当熟玩之。

（夫fu2。歼jian1敌。强qiang2(今音)战。肯綮qing4：比喻要害或关键之处。熟shu2玩：认真钻研）

用兵全国为上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sup>69</sup>

（夫fu2，后同。此“夫”字，旧本作”凡“字，亦通）

此言用兵之法，贵以全取胜也。上者，遂其欲，不伤其生，策之得也；次者，虽攻取而伤人必多，计之短也。彼邻国之君，无道虐民，我欲攻之也，能以谋为先，而止明其吊伐之义，不毁社稷，不芟人民，俾敌人举国来服为上；若以兵力击破而得之，未免伤及无辜，故为次。降是而一万二千五百为军（古者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五百为旅，百人为卒，五人为伍（谓百人以下至五人也）；虽有次序众寡，皆以不战取胜，使其服从而保全为上，反是者次之也。<sup>31</sup>

“全国”，如虞舜舞干而苗格，文王因垒而崇降<sup>32</sup>；又如韩信之威胁弱燕，曹彬之下江南，伯颜之取南宋皆是。若刘裕灭南燕，曹翰屠江州，则破国为次矣。“全军”，如光武收铜马赤眉等贼；慕容恪缓攻广固，以全段龛；李愬雪夜入蔡，不戮一人；之类。若白起坑赵卒于长平，项羽坑秦卒于新安，则破军为次矣。卒、旅、伍可互见。

○或曰：“用兵者，明法审令，威加于敌而自来服，是全之也。即《尉繚子》曰：‘讲武料敌，使彼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之意。”此似自治威胜，非谋攻也。或曰：

<sup>31</sup> 总结此段的“以全取胜”的意义：遂其欲，不伤其生；彼邻国之君，无道虐民，我欲攻之也，能以谋为先，而止明其吊伐之义，不毁社稷，不芟人民，俾敌人举国来服为上；降是军、旅、卒、伍，皆以不战取胜，使其服从而保全为上；不必战而以计谋使之自然屈服，斯为善之极也（见下段）。

<sup>32</sup> 《左传·僖公十九年》：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译文：文王听到崇国德行昏乱而去攻打，打了三十天，崇国不投降。退兵回国，修明教化，再去攻打，文王就驻扎在过去所筑的营垒里，崇国就投降了。

“兴师深入，必夺利守险，以杜其粮道，绝其救援，使恐惧来服，是全之也。”此似不得已而服，未必无伤，非全之也。或曰：“虽胜敌而我少有损，未可言上，必不遗一矢，不伤一卒，而能全之，乃为上。”此又兼己言，非止不伤敌也。详之。

（降jiang4<sup>动</sup>是：再下是。不芟shan1：不杀。无辜gu1。舞干：文化感化。苗格：边民臣服。崇降xiang2（今音）：崇人投降。威胁xie4。少shao3有）

### 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sup>72</sup>

此二句承上申言，乃谋攻之大旨。百战百胜，非果百也，概言其每战必胜也。善之善，谓善而又善，乃善之极也。屈者，无所措之义。夫由破为次观之，则知战而胜者，虽为可取，其杀戮必多，故非善；惟不必战而以计谋使之自然屈服，斯为善之极也。

或曰：“明赏罚，信号令，完器械，练士卒，威加于敌，自然慑服。如穰苴明法拊士，燕晋闻之而解去；郭淮断牛头山粮道，姜维大震而去是也。”虽通，恐涉自治。孙子之谋，不止于此。必如，鲁仲连射书聊城，而燕将自杀；徐晃射书韩范，而致其来降；韩信奉咫尺之书，而燕即从风而靡；子仪免胄示回纥，而众即下马罗拜；方似以谋胜者。若秦之白起、陈余、项羽皆有百战百胜之功，卒不免于杜邮之刎，氾上垓下之败，身且不保，岂得言善乎？适以贻千古之笑。

（无所措：不知该怎么对付，形容惊慌。夫fu2。戮lu4。将jiang4。晃huang4。来降xiang2。胄zhou4。氾上zhi1：河川名。垓gai1下：地名。贻yi2）

### 上兵伐谋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sup>74</sup>

此亦是承上“不战屈人”来。上兵者，上等兵法也，与“下”字对。二“次”字，即次于上之义。伐者，谓先遏之使不得逞也。伐谋之事，非止于一；彼敌人将谋伐我，我先伐其未形之谋，故敌人不得而伐我；或我将攻敌，敌人有谋拒我，乃伐其应之谋，使敌人不得而拒我；胜于先事，故称上。其次伐交者，盖凡敌与我战，必交结邻国以为助援，我则先散其交与，使其势孤弱而不敢进也。其次伐兵者，敌人有犀利之器械，所恃以为便者，我则乖其所之，使无所用而不敢战也。此二者虽不及上，亦足以全之，故皆为“不战屈人”之法。惟攻城为最下者，城坚难破，必老师费财故也。然亦何乐而攻之也？正由威力不足以加人，又不能使之战，势不获已而后为此举也。借使其屈焉，又岂肯攻之，而甘心蹈下策哉？

“伐人攻我之谋”，如晏婴破范昭之请樽，太师破范昭之乱乐，晋卒不敢攻齐之类。“伐敌拒我之谋”，如秦士会诱赵穿出战，而破舆骈之深垒固军，晋卒不能拒秦之类；又若寇恂斩皇甫文而降高峻，王旦请具粟京师而阻德明，皆是。

“伐交”（即后《九地》篇“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之意），如张仪说秦以地六百里与楚王，请绝齐交；隋何于黥布座上杀楚使，以绝项交；曹操与韩遂并马语，以疑马超；高洋遣萧深明请和于梁，以疑侯景之类。“伐兵”，如金兀术伏拐子马冲击，而武穆以麻扎刀破之；杨么用轮激水行舟，而武穆以乱草从上流塞之之类。“攻城为下”，如刘曜尝攻洛阳城矣，百日不克，而反为石勒所擒；诸葛尝攻新城矣，数日不克，而反为司马所破之类。

○或曰：“伐谋者，用吾谋伐之也；伐交者，交合强国伐之也；伐兵者，整利器械伐之也。”此以谋、交、兵皆在己说，恐文义欠顺。或曰：“伐谋，乃用计伐其主谋之臣，如陈平间去范增也；伐交，伐其不得交与，如秦闭关不敢窥山东也。”或又曰：“伐交，谓两军将交合，则先薄伐之也。”或曰：“伐兵，谓我既不能破其始谋，又不能绝其交援，则敌之兵形已成，必须争胜于白刃之前以伐之也。”



（何乐le4（今音）。不获已：不得已。乱乐yue4。骈pian2。说shui4秦：游说秦国。黥ging1。拐guai3。么yao1。塞se4之。间jian4去：调拨除去）

## 修橧輶，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

77

（橧lu3，一本作“櫨”，非。輶fen2 wen1：古代攻城用的一种特殊战车。堙yin1：堆成的土山；一本作“闐”yin1，非；闐乃城内曲重门；注同）

此承上言攻城之器具。修者，治其已有。具者，备其所无。成者，久而成就也。已者，经时毕止也。橧者，遮蔽之器，即大楯也，或云，乃巢车上楼橧，备箭石者也。观之《传》曰：“楚予登巢车，以望楚军”者是；言彭排与城上守御楼者，非。輶者，輶车床也，床下四轮，上排大木，以绳为梁，蒙以生牛皮，从中推转，下可容数十人，往来运土填隍，或掘城墙，直就其处，木石不能坏，今所谓木驴是也。器械，攻城机关之总名，乃飞楼云梯之属。距堙者，土山也。积土为山，稍高过城，与城相距，使士卒上之，或观其虚实，或毁其楼橧，可附近登城，即今所谓垒道也；《春秋传》曰：“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者是。然二端，每必三月者，盖三月乃天时之一变，大约言其久，非实历六箇月也。

（橧shun3。（左）传zhuang4。彭排：盾牌。距堙：靠近敌城所筑的土丘）

## 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sup>79</sup>

（将jiang4，后皆同。不胜sheng4（今音）。蚁yi3与蚁同；“而蚁”旧作“其蚁”，非。“灾”时本作“灾”，旧“裁”，义同）

此连上节，正见攻城为下，出于不得已也。忿，躁怒也。蚁，即今蚍蜉虫也。灾，害也。言为将者，修造攻具土堙，经历二时，方能成已，而攻之犹不拔，乃不胜忿怒，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附物以登；吾之士卒为城上敌人所杀者，已三分之一；而守者坚备，终不可拔，此攻城之害也。

故为法之下，而情之不得已耳。视不战屈人，彼已两全者，不相远哉？

后魏太武帝率十万众，攻宋臧质战于盱眙，太武始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令士卒肉薄以登，分番相代，堕而后升，莫有退者，尸与城平，而城不拔，质复其高粱王，如此三旬，死者过半，乃解而去，正与此合。

○或曰：“将心忿怒，不俟攻城之器，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则其害如此。”虽通，但觉止在忿而亟攻上有灾，终不如前说，逾时费其财力，忿而不能持久，取害意周也。

（将jiang4。溲便sou1 bian4。复其：杀其。亟ji2与急同）

### 必以全争<sup>33</sup>于天下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sup>81</sup>

此言良将谋攻之法，乃一篇之大旨。“全争”，谓完全得之。顿，犹钝也。夫上文逾时忿攻，宜城之拔也，而终不拔者，特庸将耳。若善于用兵者，只在以谋，而即能使敌之兵屈城拔国毁，不必战攻久也。夫“不战”则士不伤，“不攻”则力不竭，“不久”则财不费，乃“争之全者<sup>34</sup>”，必能以此立胜于天下。故无顿兵血刃之害，而有屈兵拔城毁国之利，此良将善于谋攻之法术也。

“屈人之兵”三句，当轻讲引过，乃是反前意而总收之，重在“故兵不顿”二句，盖因承上攻城言也。时说多又每句详言，则重复不知旨矣，学者切宜玩索。“屈人之兵”句，即前“不战而屈人”句，引古见前。

“拔城非攻”者，如文王伐崇因垒而降；晋文伐原，退师而下；臧宫开其生路，使得散走，终擒妖贼于原武；慕容恪筑室反耕，严固围垒，终克段龛于广固；之类。又或“攻其必

<sup>33</sup> “全争”的线上意义：谓不动一卒、不攻一城，完全用智谋使敌降伏。（来源：摘自在线《汉典》[引用日期：2022-11-30 ]）

<sup>34</sup> 总结此段的“全争”的意义：“全争”，谓完全得之；只在以谋，而即能使敌之兵屈城拔国毁，不必战攻久也；“争之全者”，谓不战，不攻，不久也。

救”，使敌弃城而来援，则设伏取之，若耿弇攻临菑而克西安也。或外“绝其强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毙”，若楚师筑室反耕以服宋也。凡此数者，皆用德信与谋而自拔，非如上之忿攻比也。<sup>35</sup>“毁国非久”者，谓以顺讨逆，以智伐愚，因可乘之势，得事机之宜，如汉高取秦，晋武平吴，隋文用高颍之策以灭陈，宋祖专曹彬之任以定唐之类。“必以全争”者，如赵充国之于西羌，上屯田十二事，而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之类。

（夫fu2。重chong2复。引古见xian4(破读)前。龠kan1。弇yan3。坐俟其毙bi4。颍joing3）

###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sup>83</sup>

此至“擒也”，言兵法众寡之用，皆谋之全争者。围，谓四面垒合，使敌不得逸也；然必十倍者，盖凡围四合，必须去城稍远，占地既广，备益当严，若非兵多，则有阙漏故也。攻，谓惊前掩后，声东击西，以攻取之也；然必五倍者，盖如曹公“三术为正，二术为奇”，谓先取三分为三道，以攻敌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无备之处，出奇乘之，非五不可故也。分，谓分为二处，一当其前，一冲其后，应后则前击之，应前则后击之，使腹皆受敌也，或左右亦然；然必倍于敌者，盖亦如曹公之“一术为正，一术为奇”，谓分我军之半以抗敌，分半以出奇，则我众彼寡动而制，非倍不可故也。

或曰：“分之有二，更番迭出，以节其劳。”或曰：“分兵以趋其所必救。”或曰：“设疑兵以分离彼军之势。”虽俱通，终不似前说明显也。

“十围”，如慕容恪围广固，自知人众，战未免伤，乃羸縻以待其敝；郭威围李守贞，用冯道博者多少之喻，筑长城以连三柵，而迟久以致其困；是也。“五攻”，如羊祜劝晋武发各路之兵攻吴，使备之不及，而复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是也。“倍分”，如李贤教刺史史宁分为二，其一直指魏贼后

<sup>35</sup> “屈人非攻”者。

帜，一胁诸栅，则贼进不得战，退不得守，而自败矣，惜宁之不听而频北也。

愚谓“十围”、“五攻”、“倍分”，此法之常也。然陈余不从李左车之说，而请以此法胜韩信，卒为信所斩者，非法之不可用也，泥而不知变也。刻舟求剑，按图索驷者，何贵乎？此皇甫嵩所以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其知用法者欤！

（占zhang4地。栅zha4(今音)：营寨。泥ni4而不知变。嵩shong1）

### 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sup>86</sup>

（少shao3，注同。“逃”俗作“逃”；同一本作“守”字，非，详之）

三“能”字，作“善”字看。

“敌”，均也，谓己之士卒势力与敌人均也；均则胜负难分，多相观望；故惟善于兵者，能变化奇正，感士卒之心，使之进战也。或云：“善设奇伏以战。”此似智优，非兵之相等也。

“少”，寡也，谓我之士卒，校之于彼，寡而不敌也，寡则难与争锋；故惟善兵者，能诈为兵形，使敌莫测，潜师以退逃也。或云：“逃于险隘之处，待其骄乱不备，然后击之。”此觉与下避之相似。或云“‘逃’乃‘守’字之误，谓我兵少，则坚壁清野以守之，而勿与战也。”二说俱通，不若谓将与兵之智力交援，俱不如敌也。

“不若”，则敌方锋锐莫当，故惟善兵者，能引而速避之以远其害；若迁延而强为之对，敌必薄我；或守其要害，虽欲退不得也。

抑尝玩之，所谓“逃”“避”者，亦暂为自保，将伺其隙而乘之；虽有退计而无退志，虽有弱势而无弱心，不止急走以图幸免也，故谓之“能”。然孙子于此三句“战”、“逃”、“避”而皆曰“能”者，岂无见哉？盖亦以“能”者可以胜，而“不能者”必败也。

如春秋时，齐鲁敌国也，长勺之战，曹刿以齐三鼓气衰而克之，此“敌则能战”也。汉水之捷，赵云兵少于曹操，且战且走，开壁疑而走之，此“少则能逃”也。陈仓之役，皇甫嵩之势不若王国，嵩始避而后击，此“不若则能避”也。是皆势不足以制人，而惟机之善用，故贵于“能”耳。

若夫蜀、魏、吴之势并也，终亮、懿、瑜、肃之而身，而不能相吞，谓之能战可乎？李陵以五千步卒，遇匈奴十万，可谓少矣，而乃隐于山谷，穷促请降，谓之能逃可乎？息小不若郑之大久矣，息反伐郑而取败，谓之能避可乎？观于此三者，则知“能”为将之本也，其旨深哉！

大抵此篇，以“谋攻”为主，以“全争”为贵，故直举兵之常法，而未及奇变。如上“十则围之”六句，除“敌”与“不若”外，皆是指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者言。若主弱客强，不必十倍亦可围也。敌无外援，矢穷粮竭，我有内应，情伪尽知，不必五倍，亦可攻也。据其险阻，乘其昏夜，虽“敌”亦可分，不必于倍也。我治彼乱，我奋而彼怠，我佚饱而彼劳饥，虽“少”亦可战，不必于“敌”也。既可战矣，何事于逃乎？

惟兵之众寡，与将之智勇，势之利钝，皆相“敌”，则当决战；“不若”，则当引避。夫既云“不若”，则愚钝矣，我兵虽有十倍、五倍、一倍之“多”于敌，又岂敢围之、攻之、分之哉？至于兵之“少”焉，智勇等而利钝均，尚且逃之；设使又“不若”，其当逃，更无俟于言矣。

此皆孙子量敌言外之意，学者须悟之方得。

（将jiang4。抑：文言连词，表转折，相当于可是、但是。强qiang3为：勉强为之。刿gui4。请降xiang2。夫fu2。更geng4无）

### 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sup>90</sup>

此因上“逃”“避”二句而言，以见为理势当然不可强也。言寡弱之小敌，宜逃之避之也，若不能量力逃避，而坚意与人战，则力之不继，必为大敌所擒。

盖小不可以敌大，理势然也，即前所引李陵降于匈奴，息侯屈于郑伯之类。所以为将者，当谋而全之，不以强战为贵。夫寡固不可以敌众，然亦有时而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然亦有时而敌强者何？必其谋之足以胜，而心之藐于大也，如田单以即墨残卒，而当燕人乘胜之势，终能破之。非其谋之足以胜乎？又如，光武见小敌怯，大敌勇，是盖不敢有忽，而奋激以藐视之，反成其功也。兵岂可常拘哉？

○或曰：“坚，强劲也。小敌虽强劲，若当大强，终为所擒也。”或曰：“坚，坚守也。小敌从坚守其城，然不量力，后必见擒也。”详之。

（理势：事理的发展趋势。强qiang3也：勉强。量liang4力。将jiang4。降xiang2于。强qiang2战。夫fu2。藐miao3视。强劲qiang2 jin4）

### 将者国之辅辅周则国必强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92

（辅fu2。隙xi4。注同）

此承上谋攻之法、用兵之法二节，言非将不可，以终其意，亦以起下文也。辅，车之两旁夹木也。周者，完备而无隙。隙者，疏漏而不周。言车之所赖者辅，车无辅，则不能行，犹国之所赖者将，国无将，其何以安？是将乃国之辅佐也。辅佐之谋周密，则敌不能窥，而国强盛；一有间隙，则情形外露，敌必乘衅而至，国岂不衰弱乎？夫观国之强弱，而系于一将如此，则阃外之权，将固不可不自重，而人君之选任，尤不可以不明且专矣。

辅周国强，如吴汉隐若敌国，李积贤于长城之类。若檀道济见杀，而魏军果至瓜步；斛律光见杀，而周武遂至邺都；此则辅隙国弱也。

（间隙jian4 xi4。乘衅xin4：乘着裂缝。阃kun3外之权：外任的将吏。敌国：人才系天下轻重者。积ji4）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 93

（一本“君之”作“军之”，“军者”作“君者”，非；今特正之）

自此至“引胜”，皆言君不知军，而强为节制之患，所以深戒其不可也。君，国君也。“患于军”为军之貽患也。三，谓下文三事。

（强qiang3为）

**不知三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三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sup>94</sup>**

（“三军” “三”字，今本无；特依旧本增之）

谓之，犹言命之也。縻，鞅也，所以控马。縻军，谓控制其军，使不自由也。或曰：“縻，御也，绊也，系也。”俱一义。夫人君之遣将也，授钺凶门，推毂阃外；进退之事，惟将裁之。故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又曰：“军不可从中御。”若君不知军前可否之宜，而强命之，则将不得临时制变，以专其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矣，是谓縻系其军，使之莫动。（此一患也）

然欲去此患，则当假以不御之权，亦必忠才兼备者方可，否则，未免于独任生奸也；此又有国者当慎。

不知进退而縻之，如哥舒翰守潼关，禄山兵强，未可进战，而玄宗固促之；吴孙皓将危，守兵不可退也，而贾充尚请班师；之类。又如刘毅怒刘裕不可轻进之戒，而发兵强进，卒败于卢循；苻坚不听苻融速进以攻之计，而挥兵使却，大丧于淝水；亦是。

（夫fu2。将jiang4。强qiang3命：强行命令。强qiang2进：强行前进、强行深入）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sup>95</sup>**

同，参预之也。事，所行节目。政，大体也。惑，不定也。夫军中之务，举指摇目，利害关焉，明于细微之事，尚虑大体之莫谙；若人君不知其节目，而乃欲同理其大政，则处置失宜，推行无本，军士必迷惑而无所适从矣。（此二患也）

如晋王趣太梁，至胡柳庄，不知梁兵之未可与战，乃违周德威按兵候疲之计，而主于急战，以致军士溃乱失伍；苻坚伐

晋至淮淝，不知谢玄之不可易敌，乃愬阳成公重兵阻水之计，而即令亟退以致惊奔莫止；此皆“军士惑”之证也。

○或曰：“军事，乃军中曲节号令，赏罚之事。政亦事也。凡事一出于将，则事有常规，人有常守，易于措使也。若人君不知军事为何物，而欲同之，则行必异常，参差不一，士皆惑乱也。”或曰：“治国尚礼义，兵贵于变诈，形势各异，教化不同。故古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君苟不知治军之事，而欲以治国之政同行之，则军士惑而不知所措也。”已上二说虽通，终不及愚之前说分明也。存之俟详。

(夫fu2。节目：事项。举指摇目：任何行动。谙an1：熟悉、知晓。大政：国家事务。处chu3劄。易yi4：轻视。将jiang4。愬bi4：拒绝。参差cen1 cil)

### 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sup>97</sup>

权者，攻战之妙术也。呼吸之间，其变靡定，随时制宜，在将之心而已。人君不知诡譎之机权，而欲同主其职任，乃遥度，掣肘之，则执一不通，军士必疑贰而不信也。（此三患也）

如宋襄以小国御楚，泥于仁义，不听子鱼之计，而成列方战，甘败于泓；赵王使成安君御信，自称义兵，不用广武君策，而士皆惊散，殒于泚上；皆不知权而同任之证也。

○或曰：“君使不知军中权变之人，同居将帅之任，则号令不一，故士生疑心，如邲之役，晋以先穀佐荀林父，穀乃刚愎自用，而坚欲与时战也。”或曰：“以不知权宜之人，而委以监军之任，则士心疑而必败。此裴度所以奏去监军以平蔡，高崇文亦奏罢之以伐蜀之功也。惜乎！明鉴昭然，近世犹有用中官监军者。”二说亦通，但不在君身而以用人言，学者详之。

(将jiang4。泥ni4于。遥度duo2：在远处规划或推测。殒yun3于：死于。泚zhi1：水名。邲bi4。愎bi4。监jian1)

### 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sup>99</sup>

(之难nan4，注同)



此总结上文，言人君徒知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则三军既惑于所行，且疑于所令，心志乖违，不肯用命，邻国诸侯闻之，必乘隙来攻，丧师蹙国之难至矣。此之谓自乱其军，以引致敌人，使之胜己也。

夫乱由中起，败自我致，非君之贻患于军而何？如李光弼复怀州，史思明来救，锐不可敌，肃宗乃信鱼朝恩可灭之言而督战，遂致北邙伏发，王师大溃；又李希烈围襄城，诏都督李勉救之，勉奏袭许空虚，则襄围自解，未至数十里，复有诏诘责而退，遂为贼乘，杀伤十五，輜重尽亡；此皆乱军引胜之证也。

愚按为君之道，惟当修德行政，求贤任人而已；阃外之事，专任之于将，使得万全取胜，乃为上策。岂可糜其军，预其政，掇其任以乱之取败哉？观古者遣将于太庙，亲操斧钺<sup>36</sup>，三推其轂<sup>37</sup>，则不宜中御明矣。后代多以亲王中官为监，或禁中授以方略，或中使在道如织，俾将不能自守便宜，往往全军覆没，丧其名将，如周处杨业者。未知果何见欤？

或曰：“魏太武齐神武命将，必授以成算，奉之者无不胜，违之者率多败，又何也？”嗟嗟！此则君有将略，其政权素所熟知，彼我之将，皆智识相埒，故授之可也。若君非太武神武，而所遣之将，又贤能者，岂不误之甚耶？

（将jiang4。丧sang4。夫fu2。贻yi2患：留下祸患。邙mang2。诘jie2责：诘问谴责。轂gu2。中使shi3：宫中派出的使者，多指宦官。便宜bian4 yi2：合宜。周处chu3：人名。相埒lie4：相等）

## 知胜有五

### 故知胜有五： 101

<sup>36</sup> 《兵刑部·军旅》授斧钺“国有难，君卜吉日，以授旗鼓。将入庙，趋至堂下，北面而立，主亲操斧钺，持斧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持斧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

<sup>37</sup> 推轂：指推车前进，古代帝王任命将帅时的隆重礼遇。

此因上文而推广之，以尽全争之法。言君之贻患于军固有三，而将之受任于未战之先，而可卜知其胜，亦有五也。其目在下。

(将jiang4)

### 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sup>102</sup>

(一本“不“字上有”与“字，“战”字上皆无“与”字，非)

敌有虚实之情，能料而知之，见可则进，知难而退，此必胜也。或云：“知可不可，非止虚实；彼多寡均者，则论强弱；强弱均者，则论治乱；治乱均者，则论劳逸；劳逸均者，则论将之勇怯，理之曲直；诸长在我，短在敌，则可与战；反是则不可也。此必持重者知之，故决胜也。”亦通。

如司马懿之于孟达，八日而至城下，于孔明则甘受巾幗而不出；贾诩之教张绣，谓曹操始退不可追，败还而复追之则必胜，其言果验；之类。

○或云：“可战则进攻，不可则退守，退守则避敌矣，亦谓之胜。何也？盖《易》重左次<sup>38</sup>，《传》美交绥<sup>39</sup>，知难而退以全军，威不损而国不辱，且将伺隙而动，非胜而何？此真足为轻妄者戒。”或曰：“料人事逆顺，然后以太乙遁甲，算三门遇奇，五将无关格迫胁主客之计者，能知之则胜也。”恐非孙子本旨，断不宜从。

(将jiang4。传zhuang4。幗guo2。诩xu3。操cao1。易yi1。左次：谓驻扎在高险之地。关格：阻塞。胁xie2)

### 识众寡之用者胜

### 识众寡之用者胜，<sup>103</sup>

用兵之法，有以众而胜少者，有以寡而胜多者，不可一定拘也，人惟因敌数而用之昧矣。将能度敌之情，识其所用——

<sup>38</sup>《易·师》：“师左次，无咎。”孔颖达疏：“师在高险之左以次止，则无凶咎也。”

<sup>39</sup>《左传·文公十二年》：“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杜预注：“古名退军为绥。秦晋志未能坚战，短兵未至争而两退，故曰交绥。”

当众而众，不失于孤旅；当寡而寡，不至于糜军——则必胜也。

如王翦伐楚，非六十万人不可；冯奉世伐羌，法四万人而足；此识众之用者。班超使西域，吏士三十六人；李晟击吐蕃，只请千人以往；此识寡之用者。若符坚以百万而败于淝水，李陵以五千而入于匈奴，此不识众寡而用者也。

○或曰：“先知敌之众寡，而后用兵以应之则胜。”此在料敌上言。或曰：“即吴子用众务易，用寡务隘观之<sup>40</sup>，则知众寡之用，有宜与不宜，非止险易之别，凡分合迟速，朝暮重轻，皆是。”此主在用兵之法言。详之。

（少shao3。将jiang4。度duo2敌。法：〈文言〉仿效。晟sheng4。只zhi3。别bie2）

### 上下同欲者胜

#### 上下同欲者胜，<sup>105</sup>

上下，兼君、臣、士、卒言。夫上下之分虽殊，而心则皆有所欲；不同，则不和而败矣；惟同其利欲，彼此如一，则人人乐战，而所向无前，乌有不胜乎。故曰：“师克在和<sup>41</sup>”。

如《书》云：“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卒之商灭而周兴者以此；孔明不留代兵<sup>42</sup>，体其倚门之望<sup>43</sup>，且谓信不可失，致三军感激，拔刃奋战，大破魏师；此皆同欲而胜之证也。若先穀刚愎欲战，而与荀林父欲还之谋不协；吕布坐守泗城，而有陈公台犄角<sup>44</sup>之谋不用；符离之役，李显忠约邵宏渊御金，宏渊忌显忠成功，乃顾众曰：

<sup>40</sup> 《吴子·应变》：“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译文：兵力多时，一定要利用平坦的地形；兵力少时，一定要利用狭窄险要的地形。

<sup>41</sup> 《左传·桓公十一年》：“师克在和，不在众。”

<sup>42</sup> 孔明采取“不留兵，不运粮”，重用地方势力，保障他们的利益的政策。

<sup>43</sup> 《战国策·齐策六》：“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倚门之望，意思是靠着家门向远处眺望，形容父母盼望子女归来的迫切心情。

<sup>44</sup> 犄角之谋：分出一部分兵力，以便牵制、夹击敌人或互相支援。

“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人心遂贰，不斗各遁，此不同欲而败哉。

（夫fu2。分fen4：本分、名分。乐le4（今音）战。受：纣王的名字。悞bi4：固执任性。犄ji1）

### 以虞待不虞者胜

#### 以虞待不虞者胜，<sup>106</sup>

虞，度也，戒备也。夫功成于有备，而败于所忽，故先守己以攻人者，万无一失，所以胜也。

惜世将但伺人之不虞，而不知己亦无备，此心欲胜，而恒至于僨耳。如赵奢厚集其阵以待秦军，孙臆设伏马陵以待庞涓，又如楚倚相因十日夜雨，吴师必至，遂为阵以待而击走之；满宠因至夕风甚猛，魏必来烧，遂为警备而击破；此皆以虞而胜者。若春秋时，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于邲；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燕人伐郑，止畏祭足、原繁、泄驾之三军，而不虞曼伯、子元之潜其后，遂败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莒逼于楚，恃其陋而不修备，又杀其公子平，逆致浹辰之间，楚克其三都——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此皆不虞而败者。

（度duo2也。夫fu2。将jiang4。倚相xiang4：人名。僨fen4：覆败。邲bi4。鄢yan1。祭zhai4：姓氏。莒ju3。浹xial）

###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sup>108</sup>

御，如御车之御，言左右之也。将有智能，人君专任之，但责其成功，而不从中羈縻其进退，则无掣肘蹙尾之患，得以自由，所以胜也。

愚按古者遣将，授钺推毂，自阃以外，将军制之。故卫青有将帅之材，而武帝委任无贰，使统辖诸军；夏侯敦有大帅之略，而曹操假以节度，使便宜从事；李牧为赵将，边市之租，皆自用飧士；周亚夫军细柳，惟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

盖以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而退也。若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未及反而煨烬矣。曰：

“有监军焉。”是筑舍于道傍，谋无定而难成矣。然则能将信不可御，御之而责其奏功，是犹绊韩卢而求狡兔也，岂可得哉？惟将之不能者，则当御之，而授以成算，斯不偏任生奸也。有国者辩之慎之。

（彘zhi4：阻挡、限制。统辖xia2。节度du4：指挥、管辖。便宜bian4 yi2：便宜从事；经过特许，不必请示，根据实际情况或临时变化就斟酌处理。白：报告。监jian1军：监督军队的官员）

### 五者知胜之道

#### 此五者，知胜之道也。<sup>109</sup>

“此五者”，总结上文；言可以自验，亦可以察敌，故先知其胜，而无待于战阵之间。盖胜虽不可预期，其道则可以预知也。

愚意孙子之论固精矣，若推而上之，“知可与战”，终不如“善阵者之不战”；“识众寡之用”，终不如“善国者之不师”；“上下同欲”，孰与“无欲”之可同；“虞待不虞”，孰与“无虞”之可备；惟“将能君不御者”，诚为“必胜之道”。

然而司马懿顾千里请战，魏王复使辛毗持节制之者，何也？此似御而实不御也<sup>45</sup>，否则，懿岂无能之将哉？

（毗pi2。将jiang4）

###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sup>110</sup>

此引古语，终上知胜之意而结之。“故曰”，谓古之兵法中有此语也。后凡言“故曰”仿此。“百战”，非真百也，甚言战之多也。“每战必败”，非果多败也，甚言遇战即败也。“知”，校之明也。“彼”，敌也。“殆”，危也。彼己之情势，不出于虚实强弱，而能校之曲尽，知胜后战，则虽百战，可以无危；不知敌之情势，而徒知己者，则知胜未完，

<sup>45</sup> 参考：五丈原之战。

## 孙子音注

故与敌战，偶尔一胜，偶尔一负，其胜负各半也；若外不能料敌，内不能料己，则胜之未知，是谓狂寇，每与人战，必败矣，安能望一胜乎？此将之所以贵知胜，攻之所以先于谋，夫固欲其全之而非破之也。

“知彼知己”，如韩信登坛之对，既知项羽，又知汉王；孔明草庐之谈，既知孙曹，又知昭烈；所以终能灭项，而抗衡吴魏，即“百战不殆”之义也。至如司马懿与孔明对垒，甘受巾幗而不与战，终能保全，亦相类。“不知彼而知己”，如苻坚伐晋，徒知恃己之百万，投鞭可以断流，不知江表伟人，如谢安桓冲者，不可轻敌，是以虽能灭燕立国，而卒有淝水之败。“不知彼己”，则宋襄、陈余、赵括、马谡是已，败其常也，可深慨哉！

愚谓用兵之道，其胜负之分，专由于知彼己与不知之间，固矣；但又云“不知彼而知己”，则徒“知彼而不知己”者，亦可推见。彼人虽可攻，而我不便于攻；人虽可围，而我不便于围；则当止矣。乃欲以短击短，冒险邀或然之幸，必无决胜之理也，不过一胜一负而已。但恐持重万全者，犹所不屑。古人有交绥而退；有相持数月，莫敢先发者；无他，正缘两将俱贤，自知既明，料敌又审，各防其失败故也。孙子此篇，惓惓以知彼己终焉，殆有深意，惜柄兵者弗察而戒之耳。

（曲尽：竭尽。将jiang4。夫fu2。衡与横同。幗guo2。断duan4流。谡su4。）

## 军形第四

军形者，彼我两军攻守之形，虽因情而著，实谋为隐显者也，谋深则形隐，而人不可知，谋浅则形显，而人皆可见。故次于《谋攻》为第四，大抵此篇主于先能自治，秘之莫测，然后徐察敌形而巧乘之，斯为用兵之妙，非示诈形误敌者比也。诈形乃形势后之事，放至虚实篇方发之，世有不先务本而专事诈者，岂孙子意哉？

细玩之，当分七节看。“昔之”至“不可为”，首言立先胜之本以待敌；次至“全胜也”，引上攻守之善以明其效；又次至“聪耳”，言胜于有形者不为善；又次至“败也”，详言胜于无形者为善；又次至“之政”，言称善用者由道法；又次至“生胜”，言上古营阵之法；末铢镒积水，总是喻攻守之形。

然一篇虽以《军形》名，而议论反覆，有如风生中间不露一“形”字。至末方点出，何其妙欤！学者最宜深味。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sup>115</sup>

昔，指古之将言。为，犹制也。先为者，先立其本也。待，伺也。不可胜者，守备严密而不轻动，敌人莫测，难以胜我也，如先据便利之地，足粮饷之用，精器械之具，明节制之方之类。可胜者，料敌之多寡，强弱，动静，虚实之类。待其有可胜之隙，而后举万全之策以击之，故可以胜之也。

如李牧守雁门，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赏赐，及士皆愿战，虏有可取，然后大纵畜牧，人民满野，为奇阵以破走匈奴十余万；充国之为将，尝远斥堠，持重爱士，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虽宣帝勅战，终守便宜，及罕开先零疲困，势无能为，然后缓驱之而罕开自下；正合此义。

（节制：指挥管辖。将jiang4。间jian4谍。勅chi4<sup>动</sup>：皇帝下命令，与敕、敕同。罕开han3 jian1羌：西羌罕种和开种的部落组织。先零xian1 lian2：汉代羌族的一支）

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sup>116</sup>

“不可胜”二句，释上起下。言敌不可胜我之道：所以先为者，以其在于己之备也；<sup>46</sup>我可胜敌之道：所以待之者，以其在于敌之虚隙也。故善战者于不可胜之道，惟其在己也，故能尽己之力而为之于我；可胜之道，惟其在敌也，故不能使敌无备，而遂吾必可胜之之心。故古语有曰：“不可胜在我，而能为之，则有制胜之形，故‘可知’。可胜在敌，而不能使，则无可乘之形，故‘不可为’”。总是当自固以伺人也。

“不可胜在己”，如守则深沟高垒，具食练兵；攻则撞棚云梯，土山地道；列阵而战，则左山右水，背孤击虚；凡此之类皆在于己，苟能多方修之，则敌不可胜也——故曰：“在己者，言不由人也。”“不可胜在敌”，如前守则深沟之类，敌不修之而有隙，斯可胜之，是知可胜在于敌，我安能用力使之不修而胜之哉？——故曰：“在敌者，言不由己也。”

愚谓用兵之道，当先自治为本，而不可徒求于敌之可胜。此孙子之旨，所以为精于兵也。惜世将但欲见人之肺腑，而不自知腹心之无肤；但欲抵人之奥室，而不自知门扃之不闭；欲掩人之前，而敌已出我之后；欲袭人之阵，而敌已坐我之营；何其疏于防范而妄于图胜乎！庸知胜之机，在于己，而不在于人，实“可知”，而“不可为”也。

或曰：“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岂非‘可为’欤？”噫！惟有楚子之暗，囊瓦之贪，而后吴人得亟肄以疲之；有项羽之暴，范增之隘，而后陈平恶草以间之。使其主明将贤，如燕昭王之于乐毅，汉光武之于冯异，则终“不可为”也。

（以其：因为。有隙xi4。将giang4。间jian4之。扃jiong1：门户。庸：岂。暗：愚昧。亟qi4：屡次。肄yi4：劳苦。隘ai4：心胸狭窄。恶草：粗糙食品。）

<sup>46</sup> 句型构造与“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相似。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sup>119</sup>

此即攻守，再释上文。言敌何以不可胜我，以我守之有道也；我何以可胜敌，以我攻人有其道也。盖守者之法，则每匿其壮形，而佯示敌以不足，则敌虽来攻，不测虚实，而我得聚于一处防之，所以敌不可胜我；攻者之法，则每张其虚势，而多示人以有余；示有余，则声东击西，邀前薄后，而敌人不知何以守之，所以我可以胜敌。

“不可胜者守”四句<sup>47</sup>，如赵充国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及引兵至先零，因彼懈弛而驱逐，是乘其可胜攻之也。“守则不足”，如田单守即墨，使老弱女子，乘城约降，复以千金遗燕将；刘裕守盐海，使羸疾登城，偃旗息鼓，致孙恩来攻而击败之；之类。“攻则有余”，如司马懿之讨孟达，其攻上庸也，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杜预之伐孙皓，其袭乐乡也，多张旗帜，吴人震恐；之类。

愚意此篇不可胜，原以己言；可胜，原以敌言；故必如前说，两分彼己方是。若或云：“敌不可胜，且守之；敌有可胜，则攻之。”与李靖同，是专在敌说矣。又云：“守者，吾之力不足也；攻者，吾之力有余。”与张昭同，是专在己说矣。俱不通，此由未体贴孙子口气主意，故顺文乱讲，不觉差至此耳，断不可从。又如曹操曰：“敌攻己，乃可胜。”<sup>48</sup>是以攻为攻己也。皇甫嵩曰：“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是谓敌弱而我强也。冯异曰：“攻者不足，守者有余。”是谓不足于攻，犹有余于守也。俱另一说，亦非孙子本旨，惟唐太宗论攻守得之，可以参看<sup>49</sup>。

<sup>47</sup>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

<sup>48</sup> 《孙子略解·形篇》：“不可胜者，守也；〈曹操曰：藏形也。〉可胜者，攻也。〈曹操曰：敌攻己，乃可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所以攻者，力有余也。〉”

<sup>49</sup>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

（邀前薄后：截击前方和迫近后方。弛chi2。约降xiang2。将jiang4。羸lei2：瘦弱。嵩song1）

九天九地自保而全胜<sup>50</sup>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自保而全胜也。**<sup>122</sup>

此承上，举善于攻守之效。言高城深池，非不可以言守，而谓之善则未也；惟善守者，韬形晦迹，幽比鬼神，如藏于九地之下，而至深不可窥。坚甲利兵非不可以言攻，而谓之善则未也；惟善攻者，势迅声烈，疾若雷电，如动于九天之上，而至高不可御。夫惟其守之至深，则必固，故能自保；惟其攻之至高，则必取，故能全胜。

此已上言胜敌之政，胜于已形者也。地下，隐处。天上，高处。九者，数之极。谓之九天九地者，非真有九也，所以喻其高深之至也。彼示之以疑兵，不见其应；挑之以饵卒，不见其取；欲昼攻之，则堡栅险而不可近；欲夜攻之，则烽火谨而不可入；凡此类，非守藏于九地之下而何？备之于前，忽然出我之后；防之于水，忽然出我之陆；不可以形迹而测其来攻之地；不可以风声而信其来攻之期；凡此类，非动于

---

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而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知一谓乎。”

<sup>50</sup> 自保全胜：《孙子》这里是与“破胜”相对而言的，即无须损兵折将、耗资费时而取得胜利。这个思想是在春秋诸侯林立、多极竞争的复杂条件下提出来的战略指导思想，要求诸侯国必须确立全胜的目标，要有全胜的方略，做到不因战而受损，不因胜而贻害，不战则能自保，战则能全胜。全胜的本质是以小的代价获得大的胜利，与“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摘录自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年。

九天之上而何？孙子能近取譬于斯可见。此即《尉缭子》“若秘地邃天<sup>51</sup>”之说。

与此合，如周亚夫之拒吴楚也，方其引兵西北，坚壁而守，则九地之下也；及其走蓝田，出武关，诸侯谓从天而下，则九天之上也。

或曰：“善守者，务因山川丘陵之固；善攻者，务因天时水火之变。”是认天地为实矣。或曰：“《天一遁甲经》云：‘九天之上可以扬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是认九天九地为遁甲矣。俱非。然遁甲所谓九天者，乃天杀伐之气运在此方，亦可借之以奋扬威武；所谓九地者，乃地蒙晦之气运在此方，亦可借之以遮藏形迹；与攻守略似。亦当详之。

（迅xun4。堡栅bao3 zha4（今音）：堡垒营寨。信xing4：知晓。遁甲：古代道家预测学。邃sui4：深远。方其：当其）

##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sup>125</sup>

不过，不能超过也。天下，犹言众人也。曰，称也。善之善，解见《谋攻》篇。此承上言善攻守者，虽能自保全胜，然胜之理，隐于无形，众人不知而我先见之，方为至善；若待其胜之形已着而后见之，则不能超出众人之知，亦寻常之见耳，未足为善之至也。善制敌者，取胜于无形，既胜而天下不识，方为至善。若战而后胜，人皆称善，则有智名勇功之能，而无见微察隐之机，未免杀伤，亦不足为善之至也。

如韩信伐赵，使人出背水陈，赵人见而大笑，言汉不便兵也；及斩成安君，擒赵王歇而胜，诸将且有何术之问？又岂见胜而同众人之知，战胜而为天下之善者侷哉？宜其多多益办。兵无少拙，为汉之大将欤！

（解见xian4（破读）。陈zhen4：军旅，古陈与阵同。便兵：熟习兵事。侷mou2：等同。益办：益善）

---

<sup>51</sup> 《尉缭子·兵谈》：“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译文：善于治兵的人，就像大地那样深藏不露，就像天空那样深邃莫测，表面无形无影，内部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寓兵于农。

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sup>126</sup>

（聪与聪义同）

此喻“见胜”“战胜”四句。言乌获举千钧之重，可言多力；秋毫者，毛至秋而未锐，至轻易举也，故虽举之，不为力之多。离朱百步见纤芥之物，可言明目；日月则明大而人皆可见也，故虽见之，不为目之明。师旷听蚊行蚁步，可言聪耳；雷霆则声烈而人皆可听也，故虽听之，不为耳之聪。

然则见胜战胜，亦胜之已形，而人皆可知可能者，何足为善乎？

或曰：“人有可胜之形，待其事势败露，而后加兵杀戮，此其所遇之敌，必甚愚暗，而我之兵力，又足以困之，故胜之不难，人皆可能，如举秋毫三者。”此专在战胜上说，恐非孙子之旨。

（钧jun1[匚]：古代计算重量的单位，三十斤为一钧。易yi4举。纤xian1芥：细微。蚁yi3）

### 善战者胜于易胜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sup>127</sup>

（易yi4胜，注同）

此因上“见胜”“战胜”之未善，特举尽善者言之。夫善师者不阵，全胜者不鬪。古昔之善战者，见微察隐，伐谋未形，乘其易胜之时而图之，使敌进不知攻，退不知守，欲留不敢，欲去不得，自然屈服于我，而制胜甚易——故曰善。

若必待交兵接刃，以力制之，则胜亦难矣，乌得为战之善乎。如羊祜劝晋武伐吴，谓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越也；后王浚果兵不血刃，入于石头，此正“胜于易胜者”之证。

○或曰：“易，是密易之易，言胜于无形，人不知也。”或曰：“易，治也，言其胜敌，在于先治其胜道也。”二说虽通，终不如作难易之易讲为正。

（夫fu2。祐hu4。更geng4立：另立新主）

**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 善战者其战胜不忒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  
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sup>129</sup>

（旧本“措”字下有“必”字，详之）

忒，差也。措，处置也。此承上言，惟胜于易胜，则胜之于微，天下莫知，是以无料敌制奇之智可名；兵不血刃，敌已降服，是以无塞旗斩将之勇可功；故其临敌也，战必胜而不至于差忒；非比以力求胜者，亦有败时。所以然者，其所处置之胜道，皆敌人已败之形，众人未及知，而独能先见以措之，故必胜而不忒，善之所由称也。

此已上言败敌之政，败于未形者也。

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裴度归阙无期，荡平淮蔡；与此脗合。

○或曰：“忒，疑忒也。谓战必胜，不必疑忒也。”或曰：“忒者，穷极过什之辞，言胜之易，故不多为之战也。”或曰：“措，当读为错。错者，杂也。谓胜敌之理非一途，杂而料之也。”俱牵强。详之。

（处chu3置。易yi4。降xiang2服。塞qian1旗：拔取敌方旗帜。脗wen3合，脗同吻。疑忒：因猜忌而生疑心）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sup>130</sup>

此通结上文，正应首二句<sup>52</sup>。立，即先为。不失，即待。“不败之地”，即不可胜。“敌之败”，即可胜也。“地”字虚，犹言方所也。言善战者常为戒备，先处于必不败北之地，而敌人有可败之形，又能察而乘之，不失其机，则无有不胜矣。

<sup>52</sup>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此乃先立其本者，不然，人将图我之败，安能攻人之败哉？

“不败之地”，如审法令，明赏罚，便器用，养武勇，据地利之类。越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委国政于种，兵甲于蠡，谋之二十年，一旦乘吴有潢池之会，国虚兵疲而伐之，亦可概见。

○或曰：“地，要害之地也。观秦败赵，先据北山者；宋师伐燕，得过大蜩而胜；则地之当立可知。”此是实作地说。详之。

（处chu3<sup>动</sup>。蠡li2。潢huang2。蜩xian4）

###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sup>132</sup>

此足上意以起下文。言以此之故，所谓“胜兵”者，乃有制之兵，先立胜人之本，又知敌之可胜，而后来与之战，此非万全不斗者，故一战即胜，“胜兵”所由名也。所谓“败兵”者，乃无制之兵，既不能量己，又不能料敌，先与人战，而求偶尔之胜，此轻合寡谋，故不得不败，“败兵”所由名也。

“先胜后战”，如李牧谨烽多谍，椎牛飨士，知士皆愿战，匈奴可诱，然后一战而破走之；韩信先遣赤帜，阵出背水，知士必死战，陈余可诳，然后大战而擒斩之；又如赵充国图上方畧，屯田金城，知先零困毙，罕开自下，然后驱而服降之；是也。“败兵先战”，如宋襄不知楚之不可胜，而败于泓水；马谡不知魏之不可胜，而败于街亭；是也。

（量liang4己。椎chui2：杀。罕开han3 jian1。服降xiang2。谡su4）

###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sup>133</sup>

“道”“法”二字，所包者广，乃用兵之本，敌之不可胜我者也；要虚虚说，犹云“道理”“法度”之谓。“政”，犹大事也，主也。承上言“先胜”不出于“道”“法”；“道”惧其或废，当修治之；“法”惧其不存，当保守之；惟善用

兵者如此。故能为胜敌之政，而胜于易胜；为败敌之政，而不失敌之败；见胜败之大事，皆由我主之也。

尝稽诸古，“修道”“保法”，大畧如邓禹务悦民心，而行师有纪；孔明七擒孟获，而六出祁山；李晟忠义激士，而秋毫无犯；武穆志存恢复，而号令萧然；之类。

○或曰：“‘道’是上文攻守先胜之道，‘法’是下文度、量、数、称、胜之法。”或曰：“‘道’是仁、义、礼、信之道，‘法’是号令赏罚之法。”或曰：“‘道’是顺于人心，令民与上同意之道；‘法’是用兵纪律，曲制官道主用之法。”或曰：“‘道’是仁恩，修之使人怀；‘法’是威武，保之使人畏。”俱通，但恐孙子不如此指定言。或曰：“能为胜败之政，谓能为我胜敌之败政也。”文义欠顺。详之。

（虚虚：笼统、宽泛。易yi4胜。度du4<sup>名</sup>。量liang4<sup>名</sup>。数shu4<sup>名</sup>。称cheng4<sup>名</sup>）

### 度量数称胜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sup>135</sup>

（度du4<sup>名</sup>。量liang4<sup>名</sup>。数shu4<sup>名</sup>。称cheng4<sup>名</sup>；同秤。注同。后皆同）

此因上“胜兵先胜”，由于“修道”“保法”，故引古兵法以见安营布阵，皆有其法，或攻或守，不可不知，先后之间，当循其序，乃“胜兵”之所以然也。度有五：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长短也。量有五：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寡也。数有五：一、十、百、千、万，所以数其实也。称有五：铢、两、斤、钧、石，所以称轻重也。胜者，应机制胜之术也。隐括兵法，大约有此五字，且序不可紊，下文详之。

○或曰：“观敌军之形而之，求如其数，或多或寡，相称以知其胜。”则是相连而解，不必分五曰矣，非。

（度du4（今音）长短。量liang2多寡。数shu3（今音）其实。称cheng1（今音）轻重。度量du4 liang2。后注同）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136

兴师临敌必先择营阵之地，地有原近广狭，用兵者当因形势而度之，故地生度。既能度矣，则当量其所容之多寡，故度生量。既能量矣，则当知其多寡之实数，故量生数。既有定数矣，则当使之疏密得宜，与地相称，故数生称也。地与兵既相称矣，则用之以战，无有不利，故称生胜。此言法之效，然五者皆因地而得，是以自地生也。

观《尉繚子》曰：“兵法无过度数，度谓丈尺，数谓什伍，度以量地，数以量兵，地与兵相称，则胜也。”亦与此相似。

○或曰：“度其地之所赋，量其兵之强弱，数其人之多寡，称其将之能否。”皆兼彼己言。或曰：“度，计也；未兴师，先计地里之迂直险易。量，酌量也；次以斗斛量其粮饷多寡。数，是用其机变之数。称，是校其胜负之情。”或曰：“量其地之大小。”或曰：“数其人之精劣。”或曰：“称其势力之轻重。”或曰：“经东西，纬南北，此度也。分左右，列前后，此量也。纵以四步立一人，横以五步立一人。此数也。”或曰：“五者皆就敌地而言。”诸说纷纷不一，学者详焉。

（将jiang4。险易yi4）

**胜兵若以镒称铢**

**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138

（镒yi4。铢zhu1）

此与下节，皆言“胜兵”，以明胜之有法也。“铢镒”二字，考之群书韵府，甚不同难办。今俱存之。有云：“十二分为铢”，又韵注：“十分为铢”，又“十黍重为铢，六铢为镒”，又云：“八两为镒”，有云：“二十四铢为两”。朱熹、赵岐、孟康皆云：“二十两为镒”，又韵注：“二十两为镒”，又云：“四十两为镒”，又郑玄：“三十两为镒”。言在兵有胜负之形，犹在物有轻重之势；以镒称铢者，重可以举轻也，故胜兵似之；以铢称镒者，轻不可举重也，故败兵似之。总见有制之兵，对无制之兵，其大不侔如此。



（侔mou2：相等、相同）

决积水于千仞之溪

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sup>139</sup>

（旧本之“战”下有“民也”二字，非。一本“溪”作“溪”，差）

八尺曰仞。言“胜兵”而与人战，其始也，韬形晦迹，如在九地之下，而敌莫能知，及乘虚以出其锋甚锐，敌亦莫之能御，譬若决开积聚之水，于千仞峭绝之深溪，从高而注下者，此军之形也。

盖水而曰积，已深不可测，决而曰千仞，又疾无能止，故似军之形耳。然则见形以制胜者，用兵之所急，见形于未然者，良将之独能；此战之所以常胜而称善，然必先为不可胜以待之斯可也。《尉繚子》曰：“胜兵似水，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性专而触诚也。”义亦与此相似。

（盖gai4<sup>动</sup>：关闭，通“阖”）



## 兵势第五

上篇言形，此篇言势。盖微露其端，而使人莫测者，形也。奋出疾击，而使人莫御者，势也。兵形已成，犹必任势，然后可以致胜，故次于《军形》为第五。

当作五节看：自“凡治众”至“实是也”，是引起奇正之义；次至“孰能穷之哉？”是喻言奇正无穷；“激水”至“发机”，是明兵势之妙；“纷纷”至“待之”，是明势之有本；“故善战”至末，则言善战必资于势以结之。

大抵此篇所谓势者，即营阵奇正之法，奇辅正而行，出之不先不后，适合其宜为贵，篇中投卵击石发机激水之喻，至明且尽矣。李卫公六花阵，正得于此；世人不善读孙子，每恨不及阵法，殊不知上篇度量，数，称，胜，及此篇所言，皆阵之要旨。诚能以孔明八阵图参而推演之，则古人秘于千百世之上者，悉可得矣。

### 治众如治寡 分数形名

**孙子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sup>142</sup>

（分数fen1 shu4：规定人数，分任职务；指军队的组织编制。一本“分”作去声，音问，详之，注同）

治，统摄也。兵非众则寡，治之者，每寡易而众难，凡以不得其法也。故先举众寡言之，下斗众同。夫偏裨卒伍为分，十百千万为数；将能治众多之兵，如治寡少之易者，正以其明乎分数，故递相统属，各为训练，而惟总大纲于己，无俟于人人命令之，此所以如治寡之易也。

韩信多多益善似之。若子玉过三百乘不能入者，岂足语此哉？

○或曰：“分，部曲也。数，什伍也。”或曰：“分者，分别也。数者，人数也。”或曰：“分是分队伍也，数是数兵之大数也。”或曰：“分者，所定上下贵贱之分；数者，所稽尺籍伍符之数。”言殊而义一，故皆存之。

（夫fu2。将jiang4。别bie2（今音）。数shu3兵）

### 斗众如斗寡

#### 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sup>143</sup>

斗，搏击也。旌旗麾帜为形，金鼓茄笛为名。将能斗众多之兵，如斗寡少之易者，正以其备乎形名。故三军视之而前却，左右听之而进止，疾徐不限于耳目之所不及，而人皆奉命奋击，此所以如斗寡之易也。

王翦六十万人似之。若苻坚以百万而败于淝水，乌知此义。

○或曰：“形者，阵形也。名者，名号也。阵间容阵，各占分地，色按五方，认以鸟兽，使某将某阵，自有名号也。”或曰：“名，采章也。”俱不如前说为正。详之。

（搏bo2。将jiang4。占zhan4。帜zhi4。茄jia1。前却：进退。采章：有彩纹的旌旗）

#### 三军之众，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sup>144</sup>

受，犹承也，当也。奇正之说，诸家不同。曹操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与《尉繚子》曰：“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同。李筌曰：“当敌为正，傍出为奇。”梅尧臣曰：“动为奇，静为正。”何氏曰：“兵以义举者正，临时合变者奇。”《李卫公》曰：“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又曰：“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又曰：“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又曰：“兵合则以散为奇，兵散则以合为奇。”杜牧曰：“陈数有九，大将居中，四面八方，皆取准焉，四正为正，四隅为奇。”此皆以正为正，以奇为奇，未有相变循环之义。惟太宗曰：“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又曰：“以奇为正，以正为奇，混为一法，使敌莫测。”斯说最详矣。

夫三军之众，其心不一，临敌之际，多畏而不敢当，当而至于败也；将能统之，皆可使心于当敌而无畏，立于不败而决胜者，正以其善于奇正，或以奇为正，或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此所以能当敌而无败也。

韩信先遣二千人拔赵帜，后出背水陈，士殊死战，卒斩陈余于泜上，先陈船于临晋，后用木罌，从夏阳以渡军，卒袭魏

豹于安邑，殆深知奇正者。宋襄不能当楚，马谩不能当魏，而皆至于丧师者，奇正之不知也。嗟嗟！良可痛哉！

○或曰：“‘必’当作‘毕’，谓奇正还相生，故毕受敌而无败也。”欠通。详之。

（将jiang4。背水陈zhen4。丧sang4。夫fu2。帜zhi4。泚zhi1。罍ying1：木质容器。谩su4。毕：全部）

### 兵加如以礮投卵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虚实是也。146

（礮duan4。卵luan3。注同）

礮，砺石坚物也。卵，鸟卵，脆物也。言将之于兵，能清其分数，正其形名，变其奇正，然后加之于敌，一击而即破，如以礮石之坚，投于鸟卵之脆者，正以其审于虚实。

我势实则可击之，彼势虚莫能当我，此所以如以礮投卵之易也。越勾践教养二十年，乘兵潢池之会而伐之，类此。大抵合军聚众，先定分数；分数明，然后习形名；形名正，然后分奇正；奇正审，然后虚实可见——此乃四者之序也。孙子岂泛言之哉？

○或曰：“引致敌来，则彼势常虚，不往赴彼，则我势常实。”此即下篇“致人而不致于人”之说。虽通，恐于“加”字不顺。

（砺li4：磨刀石。脆cui4。将jiang4。潢huang2）

### 战者正合奇胜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148

此根上奇正来。凡战者，谓但是战者。两阵既对，必要以节制之正兵，先出而与敌合战，随以犄角之奇兵，或搗其旁，或击其后，或攻其无备之处，而胜之。

如郑伯御燕师，以三军军其前，以潜军军其外，是也。

（犄ji1角：棱角。搗dao3）

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 不竭如江海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sup>148</sup>

（更geng1（今音））

此承上以奇胜而喻出奇之妙善者，赞美之辞。言合战特易，出奇为难。故惟善于出奇者，其奇之无穷极，如天地气运之久；其奇之不竭尽，如江海浩荡之深；其奇之既终而复始，日月之代明，入而复出，是此道也；其奇之既死而复生，四时之错行，往而复出，是此理也。

虽分四端，总是奇之无穷意，不必兼正言。

（代明：交替光明。错行：交替运行）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sup>149</sup>

（胜sheng4（今音）**劦**：尽。下同）

此承善出奇之喻，而复推广足其意，以起下“奇正之变”也。五声：宫、商、角、征、羽。五色：青、黄、赤、白、黑。五味：酸、咸、苦、辛、甘。“不过”者，止于此之义，变则无穷矣。“不可胜”，虽欲穷之不能也。

然则胶常袭故，设一军于旁而即曰奇者，岂知奇之义哉？愚亦甚矣。

（咸xian2：盐也。愚亦甚矣：真的是太愚蠢了）

战势不过奇正 奇正之变不可胜穷 奇正如循环无端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sup>150</sup>

此篇名《兵势》，至此方点出“势”字，后皆详言。循，转也。环，圆物也，或曰：即车轮，端头也。孰，谁也。承上言，由声、色、味之变观之，则战阵之势虽多，亦止于奇正而已；但至于左右前后，随机而变化，则纷纭混沌，千途万

辙，亦如五声、五色、五味之变不可穷究也。或以正而生奇，奇正相依而生，如循历其环，无有端倪，谁穷究之哉？

有穷则败矣。然则奇正者，岂非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耶？虽带正言，实重在奇上。

大抵古人用奇，非止于一：有以兵为奇者，有地为奇者，有以时为奇者。如韩信之拔帜，马援之绕后，是以兵为奇也。如邓艾之由阴平，赵奢之据北山，是以地为奇也。如李愬之冒雪入蔡，李存勖之因雾败梁，是以时为奇也。随机应变，因利制权，故为善出之耳。

（端倪：事情的头绪、迹象。钤键qian2 jian4：义指锁钥，比喻事物的核心、关键。枢shu1机：事务运动的关键。拔帜zhi1。勖xu4）

### 激水漂石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节也。**<sup>151</sup>

（漂piao1。鸷zhi4。毁折zhe2（今音）。注同）

此以下皆论奇正所发之势。激，冲击也。漂，流动也。鸷，鹰鹞之属，能执众鸟，故名鸷。毁折，伤断而犹连也。夫水性柔弱，非石之比；惟因险堤阨岸狭隘之处，激之疾流，而至于漂动其石者，由自高趋下，得“疾速之势”然也。又鸷鸟之于众鸟，均一鸟耳；然其击众鸟也，迅速猛厉，乘势而来，必至于毁折其翼者，由自近及远，得“用力之节”也。

向使水之不激，亦洋洋顺流耳，势固无以自见；鸷之不疾，亦缓莫能中耳，节亦无以自明；乌能漂石毁折哉？此喻兵之奋发疾出，虽坚阵亦可破，量度得宜，则胜之为必然也。

○或曰：“石，刚重之巨石也。毁折，虽大过鸷者，亦毁伤折断也。”觉又义深。详之。

（伤断duan4。夫fu2。阨dou3同陡。节：法则、规矩、限度、行为的准则。中zhong4动：正着目标。量度liang4 du4（今音）：对某种不能直接测量、观察或表现的东西进行测量或指示的手段）

善战者势险节短

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彊弩，节如发机。153

（彊guo1）

此承上“势”“节”，以发明“险”“短”之义。虽分二字，“节”实“势”中之“节”，“短”乃“险”中之“短”也。险，疾也，峻急之意。短，近也，迫促之候。彊，张满也。机，弩牙也。夫由水之漂石，鹜之毁折观之，故善于战者，其布列之势必险，险则迅疾有待，而人难以御；其量度之节必短，短则志专力劲，而易于取胜。然势既险，则不止于激水漂石已也，如弩之张满，猛而伤人，何险如之；节既短则不止于鹜鸟毁折已也，如机之发动，近而必中，何短如之。

此喻战之遇敌，当养气畜力，而凛然可畏，使敌莫能当；及趋利奋击，则宜近取，而不失于远驰力惫，使敌得避也。故曰：“疾如流矢，击如发机，世有布阵无远近之方，出奇味缓急之候者，可深省矣。”

如司马懿八日抵上庸而斩孟达，王彦章三日趋南城而破晋军，此兵势之用其疾也。麴义冲公孙瓒，发伏于数十步之内；周访败杜曾，奔赴于三十步之外；此量度之中其节也。

（夫fu2。量度liang4 du4。力劲jin4。易yi4于。中zhong4。力惫bei4：极度疲乏。麴qu1：姓氏）

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

155

（浑hun4。旧本”乱”与”败”下有”也”字）

自“激水之疾”至此，皆言阵法。与上篇度，量，数，称，胜相贯通。纷纷者，散杂无行列也，乃斗乱之貌。浑沌者，旋绕无向背也，乃形圆之象。言陈兵之术，示于外者，必欲有以形乎敌；治于内者，必欲有以立其体。彼旌旗离合，士卒进退，若散离无统，而斗之乱者，其实部伍素分，号令素定，自有节制严明，整齐难犯者在，不可得而乱之，此示之于外以形敌也。车徒环绕，行阵流转，若圆融无别，而形之



圆者，其实奇正协宜，分合协度，自有周旋莫测，无隙能乘者存，不可得而败之，此治之于内以立体也。

愚按阵法，自黄帝立丘井而制：井分四道，五为阵法（所谓数起于五也），四正四奇，诸部连绕（所谓终于八也）；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前后左右，皆可防御；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短不同，皆可相参；回军转陈，则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退不速；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余为握奇，奇者零也，大将握之以居于中，所谓先出游军，定两端是也。<sup>53</sup>——此古阵之义。后世若孔明之方阵，李靖之六花阵，唐太宗之破陈乐舞，大抵皆其遗制耳。

（向背：正面和背面。形乎敌：示敌以形，指用假象迷惑欺骗敌人，使其判断失误。不可得：没法。行hang2列。行xing2阵：军队行列。将jiang4。转陈zhen4。无隙xi4。行xing2必鱼贯。雁行xing2。游军：流动作战的军队）

###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sup>157</sup>

此因上乱而不乱，推言匿情毁形之术也。<sup>54</sup>。治乱，以三军言。勇怯，以人力言。强弱，以兵威言。条理整齐为治，纷纭浑沌为乱，治何以生于乱也？盖已必治，然后能为伪乱以诱敌，是乱因治而生也。骁猛敢斗为勇，迁延畏缩为怯，勇何以生于怯也？盖已必至勇，然后能为伪怯以伺敌，是怯因勇而生

<sup>53</sup> 《李卫公问答》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词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 …”太宗曰：“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 …”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而此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sup>54</sup> 《孙子略解》：“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曹操曰：皆毁形匿情也。〉”

也。精壮众盛为强，老惫寡劣为弱，强何以生于弱也？盖已必至弱以骄敌，是弱因强而生也。

三者最为难事，非精熟于兵者不能，此见出奇之有本。

○或曰：“恃治不抚其下则乱生，如秦并天下，自称始皇，焚书坑儒，暴虐无已，卒令陈胜吴广乘弊而起，二世云亡，是也。恃勇惟知有己则怯生，如苻坚伐晋，自夸百万，投鞭而济，可以断流，终于退不能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也。恃强惟欲陵人则弱生，如夫差怨深楚越，威加齐晋，名高天下，争长潢池，反致为越所败，城门不守，兵围王官是也。”此说发“生”字虽通，但非孙子明上“斗乱不可乱”之旨。

（老惫bei4。断duan4流。夫差fu1 chail。争长zhang3：争为首领）

### 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sup>159</sup>

此承上申言治不可以为乱，能伪示之而非真乱者，以其明十百千万，各有相统部曲之数也。勇不可以为怯，能伪示之而非真怯者，以其藏锋畜锐不肯轻出，因攻击之势也。强不可以为弱，能伪示之而非真弱者，以其卑词屈己，见利不争，张欺诳之形也。

治而示乱，如韩信佯弃旗鼓而斩陈余；勇而示怯，如孙臆令军减灶而颈庞涓；强而示弱，如匈奴匿其肚肥，而困汉高于白登之类。

○或曰：“治乱者，治其乱也。勇怯者，勇其怯也。强弱者，强其弱也。三者皆由于将之观变乘机以激成之。”或曰：“一治一乱不由人兴，乃阴阳消长之数也。或勇或怯，兵原无定，乃势之得失也。或强或弱，非无所本，乃形之暂变也。”详之。

（将jiang4。消长zhang3）

善动敌者以本待必从必取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sup>160</sup>

（予yu3即与。“以本“旧作”以卒“，非）

此亦是承上来。善动者，谓敌人本静而有备，我能设计以致其动也。形之，即上示伪乱、伪怯、伪弱之形以诱之也。予之，谓以伪乱、伪怯、伪弱之利与之也。敌必从必取，正见善动处，以利动之；又承形之必从，予之必取言，皆敌之所利，故能动之来，而从之取之也。本，犹根也，即真治、真勇、真强也；以此待敌，是恃其彊弩之势，发机之速，所谓节制之师矣。

敌不知而轻来与战，安能逃我之险与节乎？

或曰：“形之不止于弱，虽强亦可以形之。盖兵无定用，我强而敌弱，则示以弱形而引之来，如孙臆减灶是也；我弱而敌强，则示以强形而使之去，如虞诩增灶是也。予之不止于乱、怯、弱之利，凡敌之所欲是，如李牧以畜产诱匈奴，楚人以采樵致绞人是也。以本待之，不止于真治、真勇、真怯之本，凡可必胜而不败者皆是，如赵奢厚集其阵以待秦师，邓禹休兵积谷以待赤眉是也。”

（诩xu3）

### 善战者求之于势 善战者择人而任势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162

（“任势”旧本作“任之”，非）

此承上言敌固当善动，犹当因势而行之也。责，亦求之意。

“求之于势”者，谓乘险速进使敌莫测，求必胜之势于己也。

“不责于人”者，谓战得其势，则怯者亦勇，不求全责备于人力，而强使之进也。“择人任势”者，言惟不责备，则材之大小皆可以用，故能择；然势有不同，用人亦异，欲为此势，必须如此之人，故宜任之。

“求之于势”，如韩信驱乌合之众，而阵出背水；杜预乘破竹之势，而径造秣陵；之类。“不责于人”，如秦穆悔过，不责孟明之三败；卫青谅敌，不斩苏建之丧军；之类。“择人任势”，如曹操征汉中，遗手教于合淝，命张辽李典出战，薛梯乐进居守，果败孙权十万之众；张巡守睢阳，悬像以激

士心，因贼势变幻不一，令将卒各自为战，果着屡败思明之绩；之类。

○或曰：“求于势之可乘，而专出机权，不责备于人之能否，故不惟治、勇、强可用，虽乱、怯、弱者，亦可随材器使，择而任之以可乘之势也。”或曰：“求敌之势，而得之则必胜，不必更责成于偏裨不才之人。苟不获已而用人，须当择有材之人，专任之以行止之势，谓不从中制，由其便宜也。”或曰：“用人之法，求于自然之势，不责于人之不能，故能择人之所长而任之。如晋悼公类能而使之，李卫公各随蕃汉所长而用之也。”

（强qiang3使。径造：直接进攻也。丧sang4均。将jiang4。变幻huan4。便宜bian4 yi2：方便行事）

### 战人如转木石

**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sup>165</sup>

此明“择人任势”之理。言用人以行势，固如激水漂石，使机发弩矣；其与人战而欲其前往也，则如推转木石。然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则静，置之危地则动，方正则止，圆斜则行，皆自然之势也。

夫木石不可以言喻，惟因其性而以势使之，遂运转而去。然则人之动静行止之性，亦犹是也。裁之以势之险，制之以节之短，则不容已之机，亦自在其中矣。故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见《九地》篇）

（夫fu2。言喻：用言辞来说明。不容已：迫切）

### 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sup>166</sup>

此足上意，以明势不可御。盖石而曰圆，已有不定之体；山而千仞，又有壁立之形；转之于上，从高而下，其势不可遏止者，由势使之也。

则夫兵在险地，而迅烈莫可制御，非势而何？要之转者，石也；而所以转者，在山不在石也。战者，人也；而所以战者，在势不在人也。故兵之任势，诚如峻坂走丸，用力少，而成功多且速也。如乐毅借济西一战，遂并强晋；杜预兵威已成，遂下建业；殆合此义。

按李卫公曰：“兵有三势：将轻敌，士乐战，志励云，气飘风，此气势也；关山险路，羊肠剑门，一夫守之，千夫莫过，此地势也；因敌怠慢，劳逸饥渴，前营未舍，后军半济，此因势也。”若此篇，则止言兵贵任势，以险迅疾速为本，此所以但求之势而不责人也。学者必合而观之，始备。

（夫fu2。峻坂jun4 ban3：陡坡。乐le4（今音）战。将jiang4。未舍she4）

## 孙子卷二终



## 孙子卷三 田集

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校音点注

门弟庠生三吴何守礼 标题

门生进士仁斋宋德隆

武举绍岩王世盛

继岩王世兴

调宇陈廷和 同订正

### 虚实第六

形篇言攻守，势篇言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生，故此篇次于《势》为第六。然是虚实也，彼我皆有之，我虚则守，我实则攻，敌虚则攻，敌实则备。是以为将者，须识彼我虚实，不识虚实而用兵，则当备而反攻，当攻而反守，欲其不败难矣。

篇中虽语句杂出，立意烦多，而沉潜玩之，节节俱有次序血脉，已于每节下提明，故不复总分。

然约而言之，不过教人变敌之实而为虚，变己之虚而为实，以施攻守焉耳。观唐太宗曰：“诸家兵书，无出孙子，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吁！太宗诚知兵之深哉。

（将jiang4）

先处战地待敌者佚 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sup>171</sup>

（处chu3<sup>动</sup>），注同，后同。“趋qu1“时本作”趋“，义同）

战地，形势便利之地也。我先据之以待敌人之来，则为主矣；士马闲暇而力有余，何其佚也。若敌人先居之而我后至，是谓后处；未免奔趋以求战，则敌为主，我为客；士马疲倦而力不足，何其劳也。故善战者，知此劳佚之分，惟诳诱敌人使之就我，不为敌人诳诱而往赴。夫然，吾知在我常佚，在敌常劳，劳佚之势殊，而虚实之形，亦从可知矣。

“先处”“后处”，如赵奢先据北山以待秦兵，秦兵后至而争不得上，奢遂大破之以解阨与之围；冯异先往柁邑以俟行巡，行巡不知而后于驰赴，异遂击走之，以着全成之绩；又若北齐段韶，议先结阵完以待后周帅突厥之至，果尽殪其前军；西魏李弼，请先据渭曲以待东魏齐神武之来，果大衄其士众；是也。“致人”“不致”，如孙臧之救韩赵，直走大梁，减灶示弱，大树白书，设伏马陵，致庞涓之来而破之；耿弇先胁巨里，多伐树木，扬言填堑，趋修攻具，阴缓生口，致费邑来而斩之；是也。

愚意便地当先处，而后趋之则劳，固矣。设使敌已先处，我欲免趋赴之劳，果何如而可也？亦惟不往敌处，引军别据以示不战。敌将谓我无谋，必来攻袭，则敌反劳而我佚矣，如公孙文懿坚阻辽水，欲老魏兵，司马懿乃不攻，而直指襄平以牵动之之类。兵家“虚实之变”，大率如此。

○或曰：“所战之地，我宜先到立陈以待彼，则已佚矣。彼先结阵，我后至，则我劳矣。”此只言处之先后，全无趋利意。

（夫fu2。柁xun4。殪yi4：杀。衄nù4：挫败、败北。堑qian4：壕沟、护城河。弇yan3。趋cu4修（趋古同促：急促）。阴缓：暗中放宽监视，让人逃走。费fei4邑：人名。便地：形势便利之地）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174

此乃“致人”之术。“能使”者，见敌之至否，由我使之，不能自主也。“利之”，如委弃辎重，伪示羸弱，偏师野次，佯北退走之类。敌未必至，能使之自至者，正以利诱之，而敌必贪取焉耳。“害之”，如绝其交援，捣其巢穴，攻其必



救，守险埋伏之类。敌虽欲至，能使之不得至者，正以害牵之，而敌必顾爱焉耳。

夫“自至”，则敌必劳而虚；“不得至”，则我常佚而实，抑且反使其虚矣；岂非致人之善术乎？

“利之”，如李牧纵畜佯北，以致匈奴；杨素数车却走，以诱突厥之类。“害之”，如孙臆直走大梁，而庞涓不敢图赵；曹操攻贼山屯，而于毒即弃武阳；之类。

（輜zī1重。羸léi2弱。野次：野外止宿之处。巢cháo2穴。焉耳：而已。夫fu2）

### 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饿之，安能动之。<sup>175</sup>

此是变敌之实而为虚。故敌本居处暇佚，我能昼为疑兵，夜为掩袭，来则退守，去则追逐，多方以误之，使其疲于奔命而劳也。敌本粮饷充饱，我能焚其积聚，绝其运道，掠其田牧，扰其农时，多方以夺之，使其无所资食而饿也。敌本恃安静，固守以老我师，我能辱之使怒，间之使疑，阻之使争，利之使趋，多方以乱之，令其势不获已而动也，即上“不得不至”意。

夫曰“佚”、曰“饱”、曰“安”皆敌之实也，而能“劳之”、“饥之”、“动之”，则反致其虚矣。主客虽殊，其变则一。

“劳之”，如伍员请阖闾为三师以肆楚，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楚人始病；隋高颍平陈之策，谓量彼收获之际，征兵上马，声言掩袭，待其聚集，便乃解甲，陈人果废农事而病；是也。“饿之”，如白起张二奇以绝赵括之后，使内阴相杀食；亚夫委梁地以绝吴楚粮道，使食尽而遁去；又如曹操烧鸟巢之粮而袁绍败，隋人烧江南之积而陈人困皆；是也。“动之”，如晋舆骝坚壁之谋，秦伯挑其裨将，于是三军皆出与战；文懿为阻水之计，司马捣其巢穴，于是贼兵出邀而败；是也。

（间jiān4之。量liáng4彼。夫fu2。肆yì4：劳苦。颍jiǒng3。骝pián2。裨bì4。病：用于国家人民方面有灾祸、失败、贫困的意思）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sup>177</sup>

此承上言敌以“劳”、“饥”、“动”之故，气怒而心烦，计拙而形见矣，于是我兵乃出其所不趋之路，趋其所不意之处，故虽行千里之远，而无阻绝转战之劳苦者，盖行于无人防守之地，正敌之不趋不意者。

行止在我，故可不劳而乘虚胜之也；能乘其虚，则亦不害其为实矣。“不趋”“不意”，总是敌不守备之处也。千里，大约言其远也。无人之地，非果无人，不能守备，如无人也。

尉迟迥以蜀与中国隔绝百年，恃山川险阻，不虞我师之至，遂选轻骑袭之，卒以平蜀；狄青击侬智高，因其懈惰不守昆仑，遂勒步骑兼行，分左右击破之；是“不趋”“不意”也。邓艾伐蜀，行无人之地七百里；李靖平吐谷浑，行二千里空虚之地；是“千里不劳”也。

○或曰：“无人之地，不但敌人不守备，凡守之不固，备之不严，将弱兵微，粮少势孤者皆是。”此说觉又深一步。

（转战：辗转循环作战。不害：不怕。迥jiǒng3。轻骑qi2（今音）。吐谷浑hūn2。粮少shǎo3）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sup>179</sup>

此承上千里不劳句法，以攻守言之。攻动于九天之上，使敌莫备，而必取者，乃攻敌之所不守也，如敌守其东，我攻其西，敌守其近，我攻其远之类。或云“攻其别处，使敌往救，伺其还而袭之”亦是；此盖虚之，故攻必取也。守藏于九地之下，使敌莫测而必固者，乃守敌之所不攻也，如地无险要，非能为害；城无控扼，非可为利；之类。或云“敌虽不攻之处，我亦守之，而略无疏懈”亦是；此为己之实，故守必固也。

“攻不守”，如耿弇击张步，声言先攻西安，西安警守，乃乘夜半而掩取临淄之无备；朱隳击黄巾，鸣鼓攻东南，众悉奔赴，乃将精卒而掩取西北之空虚。“守不攻”，如周亚夫

坚壁拒七国，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俄而攻西北不得入；孔明在沔阳坐守，魏师大至，孔明开门却洒，魏疑有伏而不敢攻；此皆其一端也。苏老泉《攻守》<sup>55</sup>篇好，当参看。

（彘yan3。隼jun4。陬zou1：隅、角落。沔mian 3阳）

### 善攻敌不知守善守敌不知攻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sup>181</sup>

此两句什上文意。“不知”者，言遇攻守之善，则己之攻守之计，不知所出也。夫因攻而守以应之，兵之情也，惟善攻者，机密不泄，攻于此，又形于彼，敌必备多而力分，安能知其所守？此所以攻之必取也。因守而攻以破之，军之经也；惟善守者，周备无隙，守于此，又声于彼，敌必见害不敢近，安能知其所攻？此所以守之必固也。

所以然者，盖由我能知彼之虚实，彼不知我之虚实也。知则以形而形之，不知则为形所误。然则“不知”者之攻守，岂不听命于“知”者乎？

“不知守”，如韩信陈船临晋，而兵从夏阳，魏遂不守安邑；刘裕船向黄武，而径袭广汉，蜀遂失其涪城；之类。“不知攻”，如周亚夫御七国，知吴佯攻东南，而先使备其西北，吴卒不能攻入；宋王明伐金陵，知令赧沿流救援，而多立长木若樯，令赧遂疑而不进；之类。

或曰：“善攻者，器械多也，东魏高欢攻邲是也。善守者，能谨备也，周韦孝宽守晋州是也。”

（什shi2：相关、互联。夫fu2。涪fu2。赧bin1。樯qiang2：船桅。邲ye4）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sup>182</sup>

---

<sup>55</sup>《老泉先生集·攻守》篇提出攻守有三道：一为正，二为奇，三为伏，认为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等等。

此因上善于攻守者敌不知，故赞而美之也。“微乎”“微乎”，深言其隐秘至也。“神乎”“神乎”，深言其变化速也。司命，注见《作战》篇。夫观攻守之术，敌不能知，则是“微而又微”，至于无形之可见；“神而又神”，至于无声之可闻；故在敌也，难于应备，而死生之命，皆制于我矣，岂非为敌之司命乎！

若非微妙神速，何以能之？如增灶减灶之莫测，偃旗卧鼓之难知，皆其类也。

愚意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安能无形与声哉？但敌人不能窥听，有似乎无形与声耳。故善兵者，通于虚实之变，遂可以入于神微之奥；不善者黯然寻微索神，而泥于用之之粗，自不能泯其形声。信乎！兵之神微极致，必自通虚实变中来也。

○或曰：“善守者隐其迹，故微之极而无形可见；善攻者秘其谋，故神之极而无声可闻。”此是以攻守分神微说。或曰：“虽有形，非真形也，纵天下之明目难以窥，故曰无形。虽有声，非真声也，纵天下之聪耳难闻，故曰无声。”此是以实事说。岂知武之论虚实而及攻守，特总赞其敌不知之故。故拟议至非，非果指定形声言也，又何必于分属耶？

（注见xian4（破读）。夫fu2。但dan4<sup>④</sup>连：只要。泥ni4于）

##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sup>185</sup>

此言岂惟攻守神微，为敌司命；虽进退之间，亦我能制敌处于实，而敌不能制我入于虚也。彼对垒相持之际，不进则已，进则敌不可止御者，以其知夫虚弱之处而冲击之，故难御也；不退则已，退则敌不可追逐者，以其善于归还之速而不能及，故难追也。

重在“虚”“速”二字：“虚”不止城壁空虚，行阵的弱处亦是；“速”只是因势之当退而欲全军，必速方可，迟则恐为所困陷也。

或于“进”字上加卒然意，或于“退”字专指得利而退守，皆非。或云“欲退反示以进攻，使辘重老弱先行，然后大众始发，故可速行而追莫及。”此是推能速之由。或又云“既冲其虚，则敌必败，败丧之后，安能追我？故得以速退不可及也。”此又是连进说敌败不及追，反遗“速”字。且张绣败后，何亦能复追？操军而及之，似俱费力。不如依前说顺口为当。

“冲虚”，如李密与王世充战于洛上不胜，乃南渡潜师竟袭世充营，世充闻烽，舍东月城之围，奔回四十余里，援之不及，遂大败丧师是也。“速不可及”，如虞诩为武都太守，因羌众遮于陈仓嶠谷，乃诈言上书请兵，日夜速退兼行百余里，令士增灶，羌不敢逼是也。

（知夫fu2。行xing2(今音)阵。卒cu4然。舍she3古同舍，舍斿捨。诩xu3。遮zhe1：阻挡。嶠ji3：山脊）

**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sup>187</sup>

此言战守由我所欲，而敌不能阻之也。高垒深沟，可守之险也。必救，如绝其粮道，掠田牧，捣巢穴，据要路，困其君主妻子之类，亦上冲虚意。画地非真画其界限，谓无城垒之固，攻之易也。乖，违也。之，往也。如偃旗息鼓，佯为伏兵之状，解甲銜鞍，诈为饵兵之形之类，亦变敌实为虚意。

“欲战”“不欲战”，兼主客言，不必分为客欲战，为主不欲也。在我兵强而食少，敌势弱而粮多，则利于速战，故我欲之，敌虽有险可恃，不得不舍而出者，由我攻其所顾爱，为敌之必救也。在我粮多而卒寡，敌食少而兵众，则利于不战，故我不欲；虽无险以守，而敌不敢来者，由我设权变疑之，乖违其初往之心也。

昔春秋，如秦伯伐晋，夷骈联为固守以待之谋，士会请袭赵穿，于是三军齐出，是“不得不与战”也。晋之救宋，狐偃谓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但伐曹卫，则楚必救之，而宋围自解；又孙臆直走大梁，耿弇先攻巨里，司马懿径指襄平，

马燧佯趋魏州，是“攻必救”也。郑因楚之伐，悬门不发，效楚言而出，楚不敢进而遁<sup>56</sup>；赵云将数十骑，往探，遇操扬兵大出，云遂回营，大开其门，偃旗息鼓，操疑有伏而去；孔明屯沔阳，因司马懿突至，乃大开四门，安坐却洒，懿惧有计而奔；是“不得与战，乖所之”也。

○李筌曰：“若入敌境，则用《天一遁甲》真人开六戊之法，以刀画地为营。”或曰：“置疑兵于敌恶之所，立屯管于形胜之地，即画地也。”或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也。”或曰：“乖，异也，设诡异而疑之也。”俱欠通，不可从。

（搗dao3。巢chao2穴。衔xian2。舍she3。骈pian2。恶e4）

### 形人而我无形

####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sup>190</sup>

此因上攻守而总言以起下文，自此至“与战者寡”皆是能虚敌而实我。“形人”者，示攻取之形于人也，如使轻锐游奕之兵，虚张声势，流言诡诈，触左履右，突后惊前，列炬扬尘，疏旗结草之类。实则深谋秘计，灭迹韬声，而攻守“无形”，使敌莫窥也。夫敌既莫窥，则在我也，如登山而瞰城，可合众以临之；在彼也，如垂帘而窥内，不得不分势以备之矣。

若术疏计浅，为敌所窥，遂以“形”于彼者而“形”之于我，则反听命于彼，岂非“形”之为害乎？此所以“形人”者，又贵于“无形”也。

愚按“形人”，又有以“虚实”言者，盖因此《虚实》篇名“虚实”也；又有以“奇正”言者，盖因唐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谓“无

<sup>56</sup> 语出《通典》卷153：“示强 春秋时，楚将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悬门不发，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悬门施于内城门。郑示楚以闲暇，故不闭城门。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进。诸侯救郑。楚师夜遁。”

形”者欤？故以“奇正”言也。岂知“虚实”者兵之体，“奇正”者兵之用？若欲“形敌”，必在攻守，惟至于善，则“无形”也。

如孙臆示减灶之形而涓不觉，乃弃步兵以追之；虞诩示增灶之形而羌不知，乃各散去而不逼；之类。

○或曰：“敌人有形可见，我则无形可窥。惟可见，故我能专；惟不可窥，故敌必分。”详之。

（游奕yì4：游弋，巡逻。夫fū2）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sup>192</sup>

此承上言。“十攻其一”大概之数。“众寡”二字，由于十与一而生。约，少也，谓我之所敌少也；或曰：“用力少而成功多也”。盖专则聚，故为一，分则散，故为十，敌既分为十，则每处一分矣，我不分而专为一，则十分于敌矣。且又尽知敌情虚实，由是与战，诚若十分而攻其一也；十分则我众，散而各一则敌寡；能以众击其寡，则吾之与战者，约而不烦，其胜易矣。

如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因其兵众，乃袭鸟巢以分其势，而绍遂败去之类。盖兵专聚则强，分散则寡弱，理势然也。

（少上声。一“分”十“分”俱去声；一/十分fēn4：所分之物，整体中的一部分）

**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我与战者寡矣。**<sup>193</sup>

（新本“吾”后有“之”字，不敢遽从增入。备bèi4，下皆同）

上以与战之人众寡言，此以与战之地无形言。寡亦少也。“不可知”，谓我与敌必战之地，因不露其形，敌不可得而知也；或曰：“不可使先知之，知则能併力拒我也。”“所备多”，谓因不知，随在辄为备也。“与战寡”，谓敌众散则弱，势分则衰，所以处处皆虚。我以全锋而攻其当攻之地，无不破矣，故曰寡也。

汉王出宛吐间，项王引兵南，则坚壁不与战，复使彭越破薛公于下邳，羽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越，汉王又击破终公军成皋，出入往来无定，卒以敝楚。裴方明出益州东门，破群盗三营，斩首万级，贼虽败复合，方明又伪出北门，迴击城东大营，时大雾，方明又扬声出东门，而潜出北门攻城西诸营，贼众莫测，于是溃散。此皆不知战地而备多者。

（寡亦少shao3。宛叶ye4(今音)：古地名，今南阳）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sup>195</sup>

此申上所备者多，言敌若备其前，则后之兵必寡；备其后，则前之兵必寡；左右亦然；若无处不备，则无处不寡矣。然所以寡者，谓不识兵形，分散之而广备于人也。所以众者，谓己不设备，惟专一而使人备己也。

前后左右，以近言；无所不备，兼远近而言。大抵善攻之兵，随处设形，不知其虚实，故亦随处而备。若能视敌无故之形而谨察之，则疑于心者以谋应，疑于目者以静应，自足以消奸伪，何必于多备也。吁！敌诚有真形，当不使吾得见矣。

如诸葛亮出斜谷，司马懿屯桃源，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攻西，郭淮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官军分应之，实攻遂阳耳，亮果攻之，因不分（备）难拔而退，此郭淮之“不分备也”。王僧辩讨侯景，景兵万余，骑八百匹，陈于西州之西，陈霸先曰：“我众彼寡，应分兵制之。何故聚其锋锐，令致死于我？”乃命诸将分屯，景果分备，遂收缩而大溃，此侯景之“分备而寡”也。

（骑qi2（今音）。将jiang4）

### 千里而会战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sup>197</sup>



此因上不可知，以明战地战日之当知，而又言不知者之患也。夫举兵伐敌，于其来战之地，在于何处，合战之日，在于何期，能先知之，使敌之至，果如所料，则庙算素定，胜负豫决，备者专而守者固，虽千里之远，可会合将士以赴战而取胜也。千里大约言其远，言远则近可知；不然则迷于所往之地，谬于所定之期，备不专而守不固，忽遇劲敌，仓皇失措，即左右前后，亦不能救援，而况远者数十里，消息之所不及闻，近者数里，形名之所不及到者乎？

此为将者，所以必知之。庶以众击寡，以实击虚，而常胜之道在我也。

如孙臆之诱庞涓，度其暮当至马陵，而伏万弩以待；司马懿之伐公孙文懿，弃辽水而走襄平，预以一年为期，是皆知战地战日者。又如苻坚伐晋，至淝水，远不能攻梁成于洛涧，近不能救苻融于阵前；任福御元昊，初不知地，而乘利以速进，既入其伏，而大败于好水；此盖不知地日，而左右前后不能救者。

○或曰：“知战地，知地之空虚险易也，如邓艾走阴平，而直冲成都；周德威去河水，而移军鄙南之类。知战日，知战于何日可胜也，如王彦章三日破南城，岳武穆八日破杨么之类。如此，则可千里期会，先往以待之。若敌已先至，则不往以劳之。”或曰：“千里会战，谓度地设期，分军杂卒，远者先进，近者后发，虽在千里，同时而合。其地与日，又无令敌知，故敌常备我而力分，我则专一可胜也。”此二说，兵以千里作实讲。详之。

（将jiang4。庶shu4：希望。么yao1。度duo2地设期）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为胜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sup>200</sup>**

（“吾”如字，不必依张贲作“吴”字。度du4（今音）：度量，注同。旧本“胜哉”作“胜败哉”，详之）

越，吴之讎国也。此乃孙子因上战地战日，特为此相时料敌之言，以与吴王阖闾论也。谓以吾心忖度之，越兵虽多，不

知战地战日，则必分而势弱，救之不及，亦何益于取胜哉？故曰：“胜敌之法，可为之于己也。”夫“可为”，即知战地战日也。敌能知之，可以前斗；既不能知，而我知之，则专一不露，乖其所之。敌人虽众，可使之分备之不暇，安能齐力而与我相斗也？此胜之所以“可为”也。

可见知战之地日为实，不知者为虚，虚实辨而胜负明矣。然《军形》篇言胜“不可为”，而此言“可为”者。盖彼以“攻守”言，敌若备，则我难于为力，故“不可为”。此以“虚实”言，越既不知战地日则虚矣；以我之实而击其虚，特易耳。岂“不可为”乎？兵法如珠走盘，不当执泥者以此。

○或曰：“越，过也。越人之兵，乃势力过人之兵。因不知地日，故虽多无益也。”

（忖度cuen4 duo2。相xiang4时：观察时机。执泥ni4。夫fu2）

####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 作之而知动静之理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sup>202</sup>

此言知战地战日，由于候敌之有法，故敌难于斗也。策，筹策也，计敌之计谋也。据敌之事理势力筹策之，则其计之得失可知，即《始计》篇“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也。作，激作也。理，兵之条理也。微以意挑之而先起其端，或探其喜怒，或示以利害，使敌应我，则其理之“动静”可知。“动静”，犹治乱也。“形”，多为攻取之“形”也，或偃旗息鼓，或列炬焚刳，或利诱之进，或势惧之退。观其有备无备，则地之死生可知，即《兵势》篇“形之，敌必从之”也。

“角”，触也。《左传》曰：“左右角之，谓张两角，从旁攻之也。”言先以奇兵角之，则彼必拒，何处有余而强，何处不足而寡，皆可知也。

夫“策之”“作之”，用谋于未战之时；“形之”“角之”，用兵于将战之际；而敌之得失、“动静”、“死生”、“有余”、“不足”，俱可知焉。则吾之行止有主矣，敌安能与斗乎？此所以“可为”也。

愚意“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四者出于我者也；“得失”、“动静”、“死生”、“有余不足”八者，应于彼者也。此篇专说“虚实”，而“得”也、“静”也、“生”也、“有余”也，非敌之实而何？实则当周密而备之。“失”也、“动”也、“死”也、“不足”也，非敌之虚而何？虚则当速乘而击之；又能使敌之得而复失，静而反动，生而至于死，有余而变为不足。则实尝在我，虚尝在敌矣。

“策之”，如汉薛公料黥布之必出下策，魏于谨料萧绎之必用下策之类。“作之”，如晋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将子玉，子玉遂乘晋军<sup>57</sup>；孔明遗巾帼以怒司马懿，而懿不出；又如，吴起令贱而勇者尝敌，即知将之有谋与愚；韩信探知陈余不用李左车之言，然后敢出井陘；之类。“形之”，如孙臆喊灶示弱，而设伏马陵，诱庞涓颈于斫木之下；韩信佯弃旗鼓而走入水上，诱赵军乱于空壁之追；之类。“角之”，如光武以兵三千，亲犯寻邑之中军；谢玄遣刘牢之领兵五千，斩梁成于洛涧；之类。

○或曰：“作，施为也。”或曰：“作当为候。”或曰：“作乃诈之设。”俱谓引诱之意。或曰：“角，量也。”

（候敌：伺候敌情。刍cu2：草把。左传zhuan4。将jiang4。夫fu2。尝在：“尝”副通“常”。乘cheng2晋军：进攻晋军。帼guo2。陘xing2。斫zhuo2木：被砍削的树）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无形深间不能窥 无形智者不能谋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sup>205</sup>

（间jian4，注同）

此承上见敌情虽可知，我之形则不可测。“形”即“虚实”之形，彼我皆有之，与前“形人”，指“攻守”说不同。言

<sup>57</sup> 语出《百战奇略·轻战》45章：“凡与敌战，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若不计而进，不谋而战，则必为敌所败矣。法曰：‘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春秋，晋文公与楚战，知楚将子玉刚忿褊急，文公遂执其使者宛春以挠之。子玉怒，遂乘晋军，楚军大败。”（城濮之战）

我之于敌，其始也，本实而以虚形之，原非真虚；本虚而以实形之，原非真实；乃隐闭不露，深藏不显，到极致之处，而卒归于“无形”。则敌之耳目愈乱，狐疑愈多，视我如神仙鬼魅之变幻，惘然而莫测矣。故虽深于间谍者，不能窥其隙；周于智虑者，不能运其谋。

盖深间谍之与智士，能巧得人情者，不过觇其形，以因微知著而已。我既“无形”可见，又何自而窥之谋之哉？此所以攻之彼不知守，守之彼不知攻也。

如孙臆减灶，而庞涓不知其强；虞诩增灶，而羌人不知其寡；孔明开门却洒，而司马懿莫测其虚；韩淮阴佯走水上，而成安君莫识其诈；之类。此皆“形”而“无形”之故也。

（鬼魅mei4。惘wang3然。人情：人之常情。觇chan1：窥探。却洒sa3：依然打扫街道）

### 因形措胜众不能知

## 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 207

（“措”旧本作“错”，义同）

此承上言不惟敌莫测，虽众亦不知也。形，乃敌之变动之形，即前“得失”、“动静”、“死生”、“有余不足”之八者，非在己“形人”“形兵”之形也。措，置也，言我之于敌，能“策”、“作”、“形”、“角”以知其所露之形而因之，然后设为方略，措置胜道于众人。在众人则惟听吾之转运，而不能知识也，

○或曰：“因形，因形兵之妙也。众不能知，谓惟智者能知之。众人乃庸常之流，不可得而知也。”虽通，但与下不相贯。

### 人皆知胜之形战胜应形于无穷

## 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208

此明上众不能知，而因言应之无穷也。二“形”字，俱在己之形，与上因敌之形不同。复，再也。“所以胜之形”，谓塞旗斩将之形，奇正所出，变化所著，露之于外，故人皆知

之。“所以制胜之形”，谓运于一心之间，度量彼己，默夺潜施，原无其形，故人莫知之。然众不能知者，正“所以制胜之形”也。夫战者既因敌形，而用此谋以制胜，则后不再用，惟随敌形而出奇应之，无有于穷尽。

何也？盖敌之隙，因形以见者，本无穷，故吾之应之，亦无穷也；此胜之所以常在我也。

如韩信因陈余不用左车之言，遂措背水拔帜之胜，胜后诸将犹疑而问之；李愬因元济负险不戒之隙，遂措冒雪深入之胜，胜后诸将亦疑而问之；此皆莫知所以制胜者。然二公卒未尝复用之。

（蹇qian1旗：拔旗。将jiang4。度du4（今音）量。夫fu2。拔帜zhi4）

**兵形象水 兵因敌而制胜 因敌变化取胜谓之神**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sup>209</sup>

（夫fu2）

此即水为喻，以明“因形制胜”之要，在于“避实击虚”而已。乃一篇主意，至此方露，其言诚巧而切也。盖“兵之形”，象“水之形”：水避地之高而趋其下，性之顺也；兵避敌之实而击其虚，势之利也。惟趋下，则水本无为<sup>58</sup>，但因地之高下而制其流；惟击虚，则兵本无心，但因敌之虚实而制其胜。因敌制胜，则胜之制也，在敌之虚实，而不在兵，原非一定者，故无常势；因地制流，则流之制也，在地之高下，而不在水，原非一定者，故无常形；然是制胜，又不可责之人也，在为将者，能因敌之虚实，变化我之奇正，而取胜于彼，斯谓之神妙莫测也。

<sup>58</sup> 无为指中国先秦时期道家思想术语。“无为”的态度用于政治的政策方针，政府无为，百姓自治；最后是事无事，为无为。无为、不争，是老子对君王的告诫，指君主不与民争。（来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无为/25933#viewPageContent>）

夫胜敌亦大矣，而其机乃运于方寸之间，非神而何？若势极则必衰，形露则必败，谓之执泥不通也，安足语神哉？因敌制胜，如敌之兵轻不能久，则待之；兵重不能速，则挑之；兵怒不能固，则辱之；兵强不能审，则误之；骄自恃，则卑之；将贪自私，则利之；将疑不决，则反间之；之类。

耿弇讨张步，舍张蓝西安之坚，而攻诸郡临淄之弱；魏元忠讨徐敬业，弃敬业下阿之劲，而取敬猷淮阴之寡；是“避实而击虚”也。杨素除鹿角旧法，变为骑阵以当突厥；张巡不依古法，惟各为战以守睢阳；是“兵无常势”也。孔明之六出祁山也，进退迟速，机不可窥，斩双射郤，敌莫能测，故有“用兵如神”之称。武穆之将兵南宋也，以少击众，运用一心，间破杨么，期于八日，故有岳侯神算之赞，是“因敌变化”之神也。

○或曰：“因地制流，是因地之方圆斜直而制流也；因敌制胜，是因敌之强弱亏阙而制胜也。”虽通，觉与虚实不协。

（无为：无必要有所作为。制其：限定、约束、管束。无心：存心如此。将jiang4。执泥ni4。反间jian4。间jian4破。舍she4。么yao1）

### 五行无常胜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sup>212</sup>

此承上变化之神，以喻兵无“常势”也。夫观“因敌变化谓之神”，则兵无“常势”可见矣，然岂惟兵哉？

至于造化之神，其见于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也，则因时代王，无有“恒久之胜”——谓木盛则土衰，火盛则金衰，土盛则水衰，金盛则木衰，水盛则火衰也；见于春、夏、秋、冬之四时也，则寒暑推迁，无有“恒久之位”——谓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复春也；见于昼之“日”也，则北至而长，南至而短，有“短长”之异——谓每日百刻，春秋二分，则昼夜均五十刻，夏至则昼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则昼四十刻，夜六十刻也；见于夜之“月”也，则晦而魄死，朔而魄生，有死生之殊——谓每月以初为朔，八为上弦，十五为望，二十四为下弦，三十为晦，乃“死生”之义也。

## 孙子卷三 虚实第六

夫观四端之运于天者，有不穷之数如此，则虚实之见于兵者，又岂有一定之势哉？信乎！将当知所体法而“因势利导”矣。

（夫fu2。代：更迭。王wang4<sup>动</sup>（破读）：统治天下、称王。将jiang4。  
体法：体察效法）





## 军争第七

兵道贵实而恶虚，既知彼我虚实之情，然后可用军以争，故次于《虚实》为第七。所谓争者，谓两军相对，凡便利之事，无不欲先人而得之，非止于争地利已也。大抵篇中“自军争之法”以上，多言争胜，盖利于我，则我胜，利于彼，则彼胜，安得不争乎？争胜争利，其争一也。

再细玩之，自“凡用兵”至“军争”是头，次至“计者也”，是释争之所以难。又次“军争为利”二句，总言不知迂直有害；“举军”四句，即明上众争为危；自“是故”至“二至”，是申则不及；“是故军无”三句，是申辘重捐；“故不知诸侯”至“地利”，又是言争利之要以起下文；“故兵”至“争之法也”，是言军争之法；“军政”至“耳目也”，是言用众之法；“三军”至“变也”，是言四治之法；末“故用”一段，是言用兵之法；见有此四法，方可以得利也。

故善用兵者，欲与敌争，能先以身处敌地，为敌人料我之计，而诈形以应之，复逆料其所不料者，而轻速以出之，此所以可转迂为直，变患为利，然必争而得之，此其为难。后详揭四者之法，殆争之本也；本不务而徒强争，岂全胜之道哉？

（恶e4虚。身处chu3。强qiang3争：硬争）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sup>216</sup>

（将jiang4。舍she4（古同舍）。注同）

“受命于君”，谓遵庙胜之算行征讨也。“合军聚众”，谓合国人以为军，据军众以群处也。古者大国三军，总三万七千五百人，若悉举其赋，则总七万五千人。交，相也。和，军门也。舍，止也。言与敌对垒而舍，其门相交密迩也。“莫难”者，谓合军止舍，皆有旧制而易，惟“争先赴利”为“最难”也。盖伺隙乘间，惟利是谋，彼亦犹夫我故耳。

○或曰：“和，同也。交和而舍者，是与敌人相对同处于战地也。”或曰：“与上交相和睦，然后可出军为营舍也。”

## 孙子音注

或曰：“士众交杂和合而止军中。”或曰：“交和，间杂也。合军之后，强弱勇怯，长短向背，皆间杂而止焉。”未知孰愈，姑存之俟考。

（群处chu3。密迩：靠近、贴近。乘间jian4。间jian1杂；错杂）

###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sup>218</sup>

迂，远也。直，近也。患，害也。利，便利也。此言“军争”为难者，非以力与敌争为难，须“以形惑之”故也。彼吾之兵宜于直也，遽从乎直，敌必知之而有备，则以迂为直，示在于迂，若无心以争直也。本谋夫利也，遽以为利，敌必知之而急图，则以患为利，示在于患，若无心于争利也。此盖转移变化，以怠敌心，非善出奇者不能，故云难也。

如钟会攻蜀剑阁，邓艾由阴平出奇，先冲其腹心，此是由迂道而为近，虽有险患而实利也。

○或曰：“迂，缓也。直，径取也。”或曰：“变道路之迂曲以为近直，转事情之患害以为便利。”与前说什不同。详之。

（便利：适合于从容完成某种动作或职能的。夫fu2）

### 后发先至

###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sup>219</sup>

此微言其计，以明上节之义：迂直，兼患利在其中。欲近争便利之地，乃迂远其途，而佯为不知，复以小利诱之，使其贪得，则彼亦惑于我之不知利，而怠忽于争；故我得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发在人之后，至在人之前；而所争之利，为我得矣；此之谓知“迂直之计”——不以直为直而以迂为直，不以利为利而以患为利，故能得之也。

夫颠倒错乱以误敌人，而方可获己之志如此，则“军争”信莫难矣。

如赵奢之救阨与，去国三十里，而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善食遣间，是“迂其途诱以利”也；及卷甲而趋，一日一夜至阨与，据北山，是“后发先至”，而得所争也。

（夫fu2。阨yan1与：古代邑名。遣间jian4。卷juan3与捲同）

### 故军争为利，众争为危。<sup>220</sup>

（旧本“众争”亦作“军争”）

承上言我军先至，乃不争之争，由是而得便利之地，则“为利”。若敌先据其地，我举三军之众，驰往争之，则敌佚我劳，斯为取危之道也。

如赵奢先据北山待之“为利”，秦争山不得上而大败，则“为危”之类。

○或曰：“两军相持，知迂直而争者为利，举大众恃力而争者为危。”或曰：“军争者，按部伍而行，虽猝遇敌而战不败，故为利；众争者，不按部伍，哗乱以进，遇战而即败，故为危。”或曰：“军争者，分军而争也，必拣择以用，易于进取，故利；若举三军之众齐争之，则强弱不齐，行止不一，故危。”或曰：“旧本作‘军争为利，军争为危。’谓驱三军之众，与敌相角，以争一日之胜，得争之法则为利，失争之法则为危，不可轻动也。”或曰：“智者明迂直争之则为利；庸人昧迂直争之则为危也。”或曰：“善者以利，不善者以危。善计度审也。”或曰：“军争之间，有利也有危。”纷纷不一，谨并存俟考。

（计度du4：计算量度）

###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辘重捐。<sup>222</sup>

此明上“众争为危”之事，直至“委积则亡”止。举，犹言全军。委，置也。辘重，兼衣粮器具而言。捐，弃也。夫军争固为利，苟举全军而同趋争利，则辘累人多，难以速至，恐亦不能及所争之利也。若弃大军，惟分轻兵以往，而与人争利，则辘重在后，不能相从，恐敌乘虚抄绝，则未必得所争，而先弃己之所有矣。

二者各有其患如此，此争利之所以为难也。

“举军争利”，如曹操亲帅大军，昼夜行三百里以追刘豫州，孔明谓其强努之末势之类。“委军争利”，如庞涓弃其步军，与轻锐倍日并行以逐孙臧，卒蹈马陵之危之类。

○或曰：“举军，举军中所有之物而行也。委军，委置库藏而行也。”俱欠通。

（夫fu2。委积ji1（今音）：预备之储蓄财货。库藏cang2（今音）：库房里的储藏）

**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sup>223</sup>

（卷与捲同。处chu3。注同）

此连下二节，又申前“举军”争利则不及也。甲所以卫身，今卷束之而不披者，因争利之故，欲行之轻快也。趋，疾也。法，数也。“卷甲”二句，谓卷甲以疾争其利，日夜不得息处也。军法日行三十里则止，过六十里为倍道，昼夜不息为兼行。言如此方得百里之远，而与人争利，则势穷力尽，三军之将，皆为敌擒。将见强劲者在先，疲弱者居后，其法以十分论之，只得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且至者虽劲亦弱，三将军岂不被擒哉！将擒而全军尽丧可知矣。

“百里争利”，如庞涓追孙臧，去其步军而倍日并行；曹操追刘备，一日一夜而行三百里；是也。“三将军”，乃上、中、下三军之将，如秦与晋战，而三帅被擒；秦伯袭郑，而三帅皆获；是也。

愚意“百里争利”而擒将，孙子特为罔行者戒耳。此法之常也，若以权变言，势有可乘。唐太宗尝昼夜行二百里，以擒宋金刚矣。且远争亦有道焉，必如赵奢为善。盖奢虽卷甲而趋，一日一夜至，然去阒与五十里即止；比秦闻之，及发兵，非二三日不能；是彼有五十里趋敌之劳，而我已休息二三日矣；况增垒不进，善食遣间，既能预养其锐以怠秦于前，至是厚集其阵；先据北山，又能鼓气积力以占险于后，非疲弱

者比也；安得受擒乎？此所以反大破秦师也。学者合而观之，庶免怠缓不及事之弊。

○或曰：“卷甲，犹悉甲，谓轻重俱行也。观下‘五十里半至’，可知，若止轻兵，一行五十里非远，岂有半至之理？”或曰：“兼行，一人兼二人之行也。”或曰：“三将军，谓大将、骑将、步将也。”或曰：“十一而至，谓如十人中，先有一人至也。”或曰：“指轻兵而言，谓十人中，得一人劲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在后，况重兵乎？”或曰：“‘劲者’三句，谓不得已而争利，则当于十人中，择一人劲者先往，如万人中，可得千人之类。余疲者则令其相继后进，先者若至而据险，则后进者其力不竭，亦可以助，如太宗以三千五百骑先据武牢，竇建德十八万众不能前也。”此说是用兵一途，非十一而至之义。

（将jiang4。丧sang4。罔：通惘，迷惑也。比bi3介：及、等到。遣间jian4。占zhan4险。阙yan1与）

### 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sup>227</sup>

（蹶jue2，旧本作“蹙”同）

蹶，犹挫也，谓败走而颠蹶也。大军齐举，日行五十里而争利，则上将军在前者，猝然迎敌，与战，虽道近不甚疲，亦必败而颠蹶以挫其前锋，但不至于擒耳。何也？其法十分之中，五分一半先至，而中下军犹在于后，不能齐用其力之故也。

○或曰：“上将军，指大将而言，谓因军半至，故大将之威，亦挫损也。”

（蹶zhi4。上将jiang1（今音）军）

### 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sup>228</sup>

日行三十里，亦兵法之常。但与人争利，则必疾趋而不足于一日，故吾之军，以三分计之，止有二分先至，其一分尚在于后，安能齐至而奋战乎？

不言法者，因上文也。不言利害者，路近不至劳乏，胜负未可决也。此上三节，俱明“众争”不及之危。若唐太宗征宋金刚，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似犯此戒矣，竟无擒蹶，而反胜之者，何也？盖是时金刚既败，众心已沮，迫而灭之，则河东可平，若少缓之，贼必生计，其所乘之机宜然——此太宗所以不计疲顿而逐之也。岂得拘孙子之法哉？兵有形同而情异者，殆此谓夫！又按百里争利，虽有疲弱，所至何止十一，且五十三十，则又近矣，何止半与三之二耶？想亦孙子为速行争利者戒，故甚言之耳。

○或曰：“三分二至，其一犹不得至者，乃辎重也。至者已多，故无擒蹶之患也。”或曰：“虽一未至，而至者大半，行列之政犹未失，人马之力犹未竭，庶几可以争胜也。”二说义亦通，但皆不合孙子垂戒意。

（宜然：应该这样。若少shao3。夫fu2。行hang2列。垂戒：垂示警戒）

## 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230

（委积ji1（今音）。注同）

此又申前“委军争利”之害，与上三节总是“众争为危”也。辎重，随行之衣装器械也。粮食，随行之粮食也。委积，预备之储蓄财货也。三者皆军中之所持以为生者，无辎重则器具不周，无粮食则养瞻不给，无委积则馈运不继，故皆必至于覆亡。

然所谓“无”者，非真无也，因争利而捐弃也。亡则害岂胜言哉！

如袁绍以百万军于官渡，操用荀攸计烧其辎重而遂败；赤眉亦百万之众，因无粮食，君臣面缚于宜阳；皆此义也。若夫汉高之兴，实由于关中之馈；光武之胜，专资于河内之输；不然，亦军北身遁而不能复振矣。

○或曰：“委积，专指粮食而言。盖上文之粮食，乃随行之粮，此委积是预备之粮也。如此说方合孔子为委吏之义。以财货言者无据。”或曰：“委积，薪盐蔬材之属。”恐太浅近非正义。

(夫fu2)

###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sup>231</sup>

(豫与预同，注同)

此“豫交”与下“行军”“地利”，皆军争之要，其不能者，亦必陷危也，故特举之。夫先知敌国诸侯智谋之所出，则能“豫交”邻国以为外援。若不谅其情之所亲，不审其计之所向，何以能之，此争之未必利也。

然必贵于“豫交”者：一则恐其为敌之应也，二则恐其袭我之后也，三则恐迂途而行，为其阻截不得归也，四则可以假道也。

如乐毅因齐湣王之骄暴，联四国之师，而伐之以强燕；孔明知孙权之可与为援，请先主结好之，而同力以破操；此盖能“豫交”者。

愚谓“交邻有道”，孟氏言之，而孙子之“豫交”，则异于是矣。何也？孟氏之所谓“交”，乃讲信修睦也。孙子不过为合纵连衡之术，远交近攻之谋，搂诸侯以伐诸侯，诡亦甚矣。有志于圣王之师者，当知所辩焉可也。

○或曰：“不知诸侯之智谋孰胜，则不能豫交好以为援也。”或曰：“豫，干也。不知诸侯之实情，则不能干涉与交，而恃为连助，盖虑其翻覆为患也。”此二说俱以诸侯作邻国言。或曰：“豫，先也。交，交兵也。不知其谋，则不能先交兵也。”未知孰是，姑存之。

(夫fu2。湣min3古同“闵”：古代谥号用字。干涉：关涉、关系)

###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sup>233</sup>

(沮ju3与菑同)

势崇峻者为山，木丛聚者为林，坑坎者为险，一高一下者为阻，泥泞渐洳者为沮，众水所归而不流者为泽。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后可以行军。苟不知其有无，或在何处，则安能计迂直而行军，以设伏兵陷敌，此争之所以不利也。

马援劝光武征隗嚣，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往来道径，分析昭然；刘先主欲取西川，得张松所献地图，而险厄远近，尽得其详，无一差谬；此盖能知地形者。

（丛cong2聚。泞ning4：烂泥。渐洳jian1 ru4：低湿）

### 不用乡导不得地利

#### 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sup>234</sup>

军之所过，地利为急，必用彼处乡人引导而行，则山川之险易，道路之迂直，可得其利。若不用之，鲜不迷于所往，乌能处便利之地，而设奇埋伏，掩袭空虚？此利之所以难争，而乡导不可无也。

吴人伐鲁，用酈人导之，而遂克武城；卫青出塞，用张骞导之，而知善水草；殆能用乡导者。

愚意凡用乡导，最为难事，若军行虏获其人，须防奸计，必鉴色察情，参验数人之言，始终如一，乃为可准。又必厚赏，使之怀恩，丰其室家，使之系心，即为吾人，当无反覆。然不如素蓄堪用，但能谙练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选腹心智勇之士，挟以偕往，则巨细必审，而踪指无失矣。

大抵将之出师，受命于君，以孤军而深入未历之地，声教所不及，主客之势已殊，况彼专任诡譎，多方误我，苟不能豫交，不知地形，不用乡导，而徒冒危长驱，吾见跻险则有要截之害，屯止则有侵暴之惊，仓卒无备，落其彀中，是以熊虎之师，自投于陷阱，安能摩逆垒而荡狡穴乎？故必用彼人，尽得其情形斯可也。

或曰：“乡与向同，去声，谓导引所向之人也。”详之。

（鲜xian3。处chu3。酈zeng1。纵指：操纵指挥。声教：声威教化。谙练an1 lian4：熟悉、精通。将jiang4。要yao4与邀同；要截：拦截、截击。跻险：登上高险处。卒cu4与猝同：仓促、急速。彀gou4：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围，喻圈套、牢笼。摩mo2：迫近。陷阱jing3（今音））

### 兵以分合为变

####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sup>236</sup>



此总结前文以起下军争之法。诈，诈谋也，即《计》篇之诡道。兵不本于诈，则人得窥其谋，故当以诈而立其用，如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不径情而直行也。利，宜也，非利物之利。动而不因其利，则虚接而无功。故虽以“诈立”，犹当见敌有可击之宜而后举，如得诸侯之助，与乡导之人，不行险以侥幸也。分兵以散处，合兵以会战，此其常也。故虽以“利动”，犹当以“分合”之形惑之，观其应我之形，而为变化之术，不泥一定而强于“分合”，或（举军）不能及，或（委军）捐輜重，使敌得以乘之，而至于亡也。夫能此三者，则敌人莫测我之虚实，可争而得之矣。

以“诈立”，如陈平恶草具进，而诳楚使。以“利动”，如王浚乘势速攻，而缚孙皓。“分合为变”，如吴汉与刘尚分屯，潜夜就合，而破子阳。若陈余自称义兵，越王先吴往伐，苻坚百万而败，岂知“诈”“利”与“变”之术者乎？

○或曰：“利动，谓以利诱敌而使之动也。变，谓奇变为正，正变为奇，而多方以误敌也。”

（径情：任性、任意。散处chu3。强qiang3于：勉强去。不泥ni4。夫fu2）

###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sup>238</sup>

此至“法也”，正言军争之法。

敌有可乘，则其疾行也，如飘风之迅速而无迹，掩其不备，使所向披靡；唐太宗追宋金刚，日夜行二百余里是也。

敌未可乘，则其徐缓也，如林木之森然而不乱，虽遇掩袭，亦行列无移，如赵充国征先零，缓驱而不迫是也。

侵掠敌国以足军食，则如火之猛烈而不可御；成汤伐昆吾，如火烈烈，莫我敢遏是也。

固守不动以待敌人，则如山之镇静而不可迁；赵奢救阏与，二十八日坚壁不行是也。

## 孙子音注

机不当露，而匿形敛迹，使敌难知，则如天之阴晦，而形象不可见；冯异潜据柁邑，闭城偃旗，行巡不知，而驰赴惊走是也。

威有当奋，而迅速发动，则如雷之震击，而欲避之不能；法正据定军，从高挥旗，赵云奔下，而斩馘夏侯渊是也。

愚意“风火雷震”，似于用奇，“山林如阴”，似于用正，此皆善争者，安有不利乎？

（行hang2列。阙yan1与。柁xun2。馘馘guo2 zhan3：杀敌）

### 掠乡分众。<sup>240</sup>

掠，抄取也。言战既胜矣，掠取敌人乡野之物，则当分众为数道，而不全军以往者，惧不虞也。

○或曰：“掠得于乡之物，分给众兵，与同利也。”或曰：“欲掠于乡，须分番其众，使人皆得往取也。”或曰：“乡邑所积不多，欲掠之，必分众随处而往，乃足用也。”或曰：“乡音向，与向同。谓指所向以分其众也。”或曰：“掠乡，当作指向，谓三军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队伍不可语传，故以麾帜分众。”此在训练上说。详之。

### 廓地分利。<sup>241</sup>

廓，开拓也，言掠固分众矣，所恢廓敌人之地，亦当分守其便利，而不使其空虚者，虑复失也。

○或曰：“开拓土地，则分封有功，同享其利也。”或曰：“开廓平易之地，则分兵守利，不可使敌侵也。”或曰：“获其土地，则屯兵种蒔，以分敌之利也。”此与上句圈外注，俱各出己见，未知孰是。

（廓kuo4。拓tuo4。蒔shi2<sup>名</sup>：一名小茴香）

### 悬权而动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

### 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事之法也。<sup>241</sup>

此总承“其疾如风”八句，而通前结之。权，称锤也。言敌势之有虚实，犹物之有轻重，必量其虚实之情，胜负已定，

而后举动，如当疾当缓之类，则诚与悬权于衡上，以称物之轻重同也。然又必于以迂为直之计，先审察于中心，庶无劳顿寒馁之患，且得进退迟速之机，而必胜矣。此之谓两军相争之法也。

岂不难哉？

（量liang4其。中心：事物的主要部分、起主干作用的地方）

### 一人之耳目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sup>242</sup>

（夫fu2。注同）

此因上军争之法，而又言及用众之法。《军政》，古之军书也。言用兵既众，占地必广，首尾辽远，耳目不及，故设为金鼓之声，使闻之而进止；立为旌旗之形，使见之而开合。夫观《军政》之言，则知三军之士，惟有此四者，所以视听均齐，耳目如一也。人之众，所患者在耳目之不一，令既专一，则心志亦定，由是鼓之则进，金之则止，麾左而左，麾右而右，人虽有勇怯之殊，不得独自以为进退；所谓斗众如斗寡者此也。非用众之法乎！

“勇者不得独进”，如吴起立斩材士，不以获首为功。“怯者不得独退”，如光弼欲斩廷玉，因其易马而免是也。

（占zhan4地）

### 变人之耳目

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sup>244</sup>

此因上能一人之耳目，而又言及于变，亦足前用众之意。变生于多，盖惟多设疑惑，故可变乱也。凡与敌战，夜则多用火鼓，使其不息，昼则多用旌旗，使其相续，所以变乱敌人之耳目，不知我之虚实，而难以为备之之计也。

张齐贤守代，因契丹薄城下，中夜遣兵，由城南持帜燃炬，虏谓并师至而骇走；越与吴夹水相拒，为左右勾卒，夜争鸣鼓而进，因吴分兵来御，遂潜涉而袭破中军；是多火鼓以变之也。春秋时晋伐齐，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遂使齐侯登巫山望而畏其众<sup>59</sup>；臧宫攻延岑，多张旗帜，左骑右步，挟船而行，呼声动山谷，遂使延岑望之而震恐；是多旌旗以变之也。

○或曰：“夜则目不见而难于进止，故听望火鼓为节，昼则可见，故惟视旌旗之指挥，以为转战之节。”虽通，似在训练上说，恐与“变”字不协。

（勾卒：中国古代作战时的一种阵形。把部队分为左右两翼，作钳形前进。潜涉：偷渡。旆pei4：泛指旌旗）

### 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

####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sup>245</sup>

此至“变者也”，又言夺敌心气与四治之法。夫气者，三军所恃以为战者也。坚壁相待，激作其士，大为声势而奋击之。故三军虽众，可以夺其气，气夺则委靡不振，念切求生，而不能战。将见三军之心，亦因之怯矣。心者，将军所主以谋者也。扰之使乱，卑之使骄，多为诡计以挠惑之。故将军虽勇，可以夺其心。心夺则计算不定，无有远虑，而不能谋。三军之气，亦因之丧矣。

夫上下怯乱如此，然后鼓吾之气，奋吾之心，一举而乘之，岂不有利者乎！

“夺气”，如曹刿与齐战，必待其三鼓气竭，而鼓以进兵。张辽守合肥，以百骑直贯权营，而吴人“夺气”之类。“夺心”，如寇恂征隗嚣，将高峻，斩其军师皇甫文，而遂亡其胆；宇文宪拒齐领军段畅，偏指陈王纯以下，而鞭马以去；之类。

<sup>59</sup> 《左传·襄公十八年》：“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輿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

○或曰：“既以火鼓旌旗之多而变其耳目，故敌之气与心，亦因之可夺也。”此作连上说。详之。

（夫fu2。丧sang4。曹刿gui4）

### 治气治心治力治变

**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sup>247</sup>

此因上心气可夺，并言治之之法，俱兼彼己言。夫敌之气虽可夺矣，然犹当知所以自治其气则可。彼试以一日言之：平旦曰朝，日中曰昼，日夕曰暮——此乃喻兵之新久，非真为早晚也。大约新来气锐，渐久则力疲而气惰，惰则气竭而思归。故善用兵者，当其勇锐，则坚壁以避之；待其惰归，则出奇以击之（则敌锐而吾不与之俱锐，敌衰而吾不与之俱衰）；此所谓善于治己之气，以夺人之气者也。

故曰：“三军可夺气”。盖我之气盛，则可以胜敌；彼之气衰，必为我所胜耳。

昔唐太宗与窦建德战于汜水东，因其逼城而阵，轻躁自恃，遂按兵不出，待其阵久气衰，击而擒之；周德威救赵，与梁王景仁相拒，因其远来接战，不暇于食，遂至晡时，见其人无斗志，鼓噪而乘之；之类。

愚意人情莫不好生而恶死，一旦驱之兵战之场，非有忿怒之气，鲜不悔而怯。故世之懦夫，因有所激，遂率尔以争，不啻诸刳，甚至接刃以相伤者。此气耳！少衰则无能为矣。况三军之视强寇如处女，非气激之而何？是以即墨之围，五千人击却燕师者，乘剽隆掘冢之怒气也。秦之斗士倍我者，因三施无报之怒气，所以我怠而秦奋也<sup>60</sup>。此又“激而治之”之法，学者亦当知。

---

<sup>60</sup> 语出《国语·卷九·晋语三》：“（晋惠）公御秦（穆公）师，令韩简视师，曰：“师少于我，鬪士众。”公曰：“何故？”简曰：“以君之出也处己，入也烦己，饥食其余，三施而无报，故来。今又击之，秦莫不愠，晋莫不怠，鬪士是故众。”

（治：掌握。夫fu2。则：相反或对照。汜si4水：水名。晡bul：申时也。人情：人之常情。好hao4生。恶e4死。鲜xian3不。处chu3女。刳gui4。剽yi4）

###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sup>249</sup>

夫敌之心，虽可夺矣，然犹当知所以自治其心则可。彼分数素明，行列整齐，治也，反是则乱。号令严肃，耳目专一，静也，反是则哗。能以己之治，待敌之乱，以己之静，待敌之哗，则意闲而思暇，可以应机而镇物；此所谓善于治己之心，以夺敌之心者也。

故曰：“将军可夺心。”盖心者，一身之主，安则治，定则静，若以事挠之，则必乱且哗，故自主将至士卒，皆当治其心也。

“以治待乱”，如谢玄因秦军退不可止，而整众追击之类。

“以静待哗”，如周亚夫因夜惊直逼中军，而坚卧不起之类。

愚谓将以一身之微，连百万而对虎狼，胜负在于须臾，而能措置不忒者，非心之廓然镇定，岂能尔乎？若王霸之矢中酒樽，安坐不动；栾针之临敌也，好以整，又好以暇<sup>61</sup>；二将军蕴何术哉？亦其心治之有素也。

○或曰：“乱者，政令不一，赏罚不明之谓。哗者，旌旗错杂，行伍轻器之谓。待则审其如是，出而攻之之谓也。”详之。

（夫fu2。行hang2列。将jiang4。廓然：静静地。好hao4以。轻器xiao1：浮夸傲慢）

###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sup>251</sup>

此因上治气治心，而又推力与变亦当治也。言以我驻师之近，待敌之远来者；以我休士之佚，待敌之劳倦者；以我饲秣之

<sup>61</sup> “好整以暇”意思是指军队步伐严整，从容不迫。后多用来形容在纷乱、繁忙中显得从容不迫。出处《左传·成公十六年》：“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

饱，待敌之饥饿者；则已常处于强威，置人于疲弱而击之；此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盖力者，三军所赖以进战，力之有余不足而胜负分焉，则力之不可不治明矣。

“以近待远”，如宇文泰因高欢越山渡河而来，犯吴起新至可击之法，遂轻骑过渭而破之之类。“以佚待劳”，如刘锜败乌禄于顺昌，兀术帅十万来救，昼夜不解，力疲气索，遂以闲暇之士，出奇破之之类。“以饱待饥”，如班超守西域，因月氏数十里来攻，而运输不继，遂积穀坚守，度其粮尽而击之之类。

（处chu3于。月氏yue4 zhi1(今音)：是匈奴崛起以前居于河西走廊、祁连山古代游牧民族。度duo2其）

###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253

（“勿击”一本作“无击”。“阵”时本作“陈”，义同）

邀，截而取之也。上所言皆常事，故此又言变以足之。“正正之旗”，分别整齐者也，邀之则反为彼所乘，必无邀之，而且引以避焉，待其哗乱而邀之可矣。“堂堂之阵”，威势广大者也，击之则反为彼所败，必无击之，而且守以待焉，俟其惰归而击之可矣。此之谓临阵决机，不拘一术，善治权变之道以应敌人者也。

盖遇敌而战，兵家之常，有制之师，岂容易胜。故“无邀”“勿击”者，诚所谓知难而退，因敌变化也，即《谋攻》篇“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之意。

愚谓“正正”“堂堂”，武侯之八阵是矣。观李靖曰：“天地本乎旗号，风云本乎幡名，龙虎鸟蛇本乎队伍之别，阵间容陈，队间容队，隅落钩连，曲折相对，中心零者，大将居之，四面八方，皆取则焉。”

故司马懿素称善战者，与之对垒祁山，惟事坚守，虽遗之巾幗而终不出，盖知“无邀”“勿击”之义者；张郃王双昧之，遂丧身于木门陈仓之道。呜呼！将悉可不知变通哉？若夫曹

操之旌旗蔽江，舍鞍马，就江湖，乃强弩之末势，形虽“正正”而志骄矣，周瑜所以火之于赤壁。先主连营七百余里，包原隰险阻，自春及秋，人心已懈，势虽“堂堂”而非法矣，陆逊所以蹙之于马鞍山。然则用兵者亦当知变通，而不可徒恃“正正”“堂堂”以取败也。

（将jiang4。丧sang4身。巾帼guo2。夫fu2。舍she2鞍马。隰xi2。包、原、隰、险、阻是指五种地势，这五种地势不适合大军安营扎寨）

###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sup>255</sup>

此至末，因上“无邀”“勿击”为治变，而又言此八句用兵之法，亦变之意也。勿，禁止辞，甚言不可也，下皆同。向，仰也。背，倚也。逆，迎也。陵与丘，皆土山也。言用兵之法，若遇敌人已据高陵而处，慎勿仰之上攻；已背丘山而来，慎勿逆之与战。

盖自下趋高者力乏，自高往下者势顺也。凡人马之驰逐，弧矢之施发，皆为不便。遇此者，但当严阵以待，伺至平地而击之斯可。

如赵奢先据北山，秦兵争不得上，而大破；齐段韶登邙坂，周尉迟迺上山逆战而大溃；此皆“向逆”致败者。至于昭烈升马鞍山，而陆逊反能蹙之者，乃以胜兵击已败，虽高背无害也。若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则断不可向之逆之矣。

（而处chu3。邙mang2：山名。迺jiong3。将jiang4）

### 佯北勿从，锐卒勿攻。<sup>256</sup>

佯北，诈奔走也。夫人以面为南，以背为北，弃甲曳兵而走，不复面南，故兵之败者，名为北也。从，随也。此言敌气未衰，旗齐鼓应，号令如一，而忽然纷纭奔走，非真败也，乃佯北也。恐其有奇伏邀击，故不可从而追之，从之则反为所乘矣，须审其真伪可也。敌人精锐之卒，乃素有练习之材勇，乘势而来，其锋不可当者，故当俟其衰挫，而不可径以攻之，攻之则反为所屈矣，须避其锐气可也。



秦白起长平之战，佯败而走，张二奇兵，赵括悉众追之，反被其绝。韩信潍水之战，不胜而还，囊沙壅水，龙且果喜追之，遂丧其元，是“佯败”也。楚压晋军而陈，栾书谓楚师轻窳，当固垒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胜；薛仁杲数来挑战，唐太宗谓其锋甚锐，当闭垒以折之，待其气衰，则一战而擒；是“不攻锐卒”而胜也。

（夫fu2。曳ye4。丧sang4。龙且ju1。轻窳tiao3。杲gao3。数shuo4来：屡次来）

### 饵兵勿食。<sup>258</sup>

（一说“食”字疑作“贪”字）

饵乃钓鱼之物，鱼见之必食，此喻敌以寡弱之势，货物之利，为饵兵以诱我，必不可贪取之，如鱼之食饵也，食之恐有以陷彼之计耳，必先审其有无伏兵，然后设计取之可也。

愚谓“饵兵”之义甚多，如莫敖以采樵诱绞人，冒顿以羸弱诱汉高，赤眉以豆车诱邓洪，曹操以輜重诱袁绍，李矩以牛马诱石勒之类，皆是不止置毒于饮食（如秦之毒泾上流，济阴王之多为毒酒）也。

盖此“食”字，从饵字生，非真食之也，观“兵”字自见。学者但当以意会之，不必泥定。

（冒顿mo4 du2。羸lei2弱。泥ni4定）

### 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sup>259</sup>

（“迫”新本作“追”）

归师者，归还之兵也。遏，止也。人既归还，思家心切，若遏止之，必殊死以斗，故勿遏也；惟当犄角其后，或扼之于险耳。

围师者，被围之兵也。阙者，开其一面也。人既受围，各无生路，若不纵之则斗志益坚，故必阙也；阙则散走求生，或势孤自败耳。

## 孙子音注

穷寇者，穷极之寇也。迫者，追逼之急也。资粮财用已竭，行阵谋算已虚，或沉舟，或破釜，惟结部伍以求一决者，若窘迫之，必还致死战，故勿迫也；惟当缓以驱之，或伺有他虑击之耳。

此已上八者，皆用兵之法也。细玩之，前五者必用正讲，后归、围、穷三者，犹当视势之何如，方为知法之深，故引古加出此意。

刘表与张绣合兵拒险，遏曹操归路，操夜凿险为地道，设奇夹攻，大破之；段业因后梁吕洪将东走，不听或人之谏，率兵遏而大败：是皆“遏归师”者也。若皇甫嵩之于王国则乘其疲困之机，胡为而不可？

耿弇攻祝阿，开其一角，令众限奔于钟城；朱隼讨黄巾，彻围并兵，致忠出战而败；光武听明帝言，开原武之围，遂能散其妖党；曹操用曹仁计开壶关之围，遂能降其都城；李光弼围史思明于土门，知其欲散，令开东南角以纵之，贼果夺甲而走死；尔朱兆围齐神武于南陵，设围不合，神武连系牛驴以塞之，反能死战以全生：是皆“必阙”与“补阙”者也。若敌临危据险，粮绝援无，则虽四面守之，又奚为而不可？

吴阖闾败楚师于清发，将复攻之，夫概王谓困兽犹鬪，不如半济而后击；赵充国驱先零于湟水，或欲速之，充国谓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是皆“不迫”者也。若唐太宗之于薛仁杲，则其丧败无计之余，又奚为而不可？

○刘寅《直解》，谓“高陵勿向”八句，曾见张贲注云，乃《九变》篇文脱简。愚因可疑，特详正于后，故此仍旧注之耳。

（犄ji1角：牵制、夹击。隼jun4。降xiang2（今音）其都城）

## 孙子卷三终

## 孙子卷四 舍集

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校音点注

门弟庠生三吴何守礼 标题

门生进士鉴溪王家卿

武举绍岩王世盛

继岩王世兴

调宇陈廷和 同订正

### 九变第八

九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也。常之反为变，凡兵有常法，有变法。如上篇军争之法，是道其常也，此篇皆以不必争为言，则变矣。学者当兼通之。若但知守常而一于争，不能临时应变，知其中又有不可争之处，谓之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矣。故孙子历举《九变》以次于《军争》为第八，观篇末复拳拳以思虑备防为戒，以必死忿速为贱，真用兵之龟鉴哉！或曰：“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甚非。

（馮ping2河）

#### 订疑

按杜牧张预等家旧注，皆以“圯地”至“死地”五句为九变，谓止陈五事者，举其大略也。犹《九地》篇中叙九地之变，惟六事者，亦举其大畧也。且九变即九地之变。观下文云：“将不通九变，虽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义自见矣。夫下既说九地，而此复言九变者，盖孙子欲举五利，故先陈九变。其实九变五利，相须而用，故兼言之。此张预等说也。

以愚见评之，《九地》在后，《九变》在前，见于前者，或举其大略于后，安有见于后者而举其大畧于先耶？故举其大略之说，诚非也。且九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不专在地也。

九地之变者，遇九地而处之有变法也。二篇意各不同，乃谓九变即九地之变亦非也。

夫既指九变之实，亦当详五利之目，乃混言欲举五利，先陈九变云云，而竟不明言五利，抑又何也？又一说以“杂于利”五句为五利，全不通。又有十余家顺文说去，皆不条九变之目。盖因“圯地”至“君命”共十句，惑而无决，不知何句可截故也。近刊刘寅《直解》，又必欲以上篇“高陵勿向”八句，并此篇“绝地无留”一句为九变；“途有所不由”五句为五利，其圯、衢、围、死四句作衍文。虽云有张贲注，今已无考。

愚细玩之，用上篇八句，并绝地一句，固为九矣，恐难免移易割破之弊。“途有”五句为五利，固却好矣，而“军有”“君命”二句，涉于事机，又非五地之利。以“圯”、“衢”、“围”、“死”作衍文，殊不知止“围”“死”二句与《九地》篇文同，其“圯”“衢”二句亦小异，安可据指之为衍文，甚觉牵强费力。故连上数说，俱不敢附会佞从，仍敬依原本注之于后。九变五利，未尝不明，学者观之自得，故谨题于篇首。

（圯pi3，后皆同。将jiang4。夫fu2）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 267

（将jiang4，下皆同）

解见上篇。○或曰：“误因上篇之文而重出也。”

（解见xian4（破读）。重chong2出：再出）

**圯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268

（圯pi3。舍she4，注同。“无留”一本作“勿留”）

自此“圯地”至“不争”为九变。“君命”句则总言之，正见为变也。按“圯”、“衢”、“绝”三句，与《九地》篇文少异；“围”“死”二句全同。刘寅乃用“绝地无留”，

连上“高陵勿向”八句作九变，以“圯”、“衢”、“围”、“死”四句作衍文，恐费解不通，今特顺解之。

凡择地顿兵，当趋利而避害。圯地水毁无依，故宜速过，不可止。衢地四通有邻，故当先合之为交援。绝地是坎险不通，无樵汲畜牧之处，故当速行而无留，留则淹久，恐敌塞其要害，或有伏兵，掩其不备耳。围地难于逃，须预发奇谋以图出，使敌不能为患也。死地无所往，须奋勇决战以求生，不得自贻伊戚也。

已上五者皆在己，因地利而变也。

“无舍”，如邓艾潜行阴平而疾过之类。“合交”，如逢同结齐亲楚以骄吴之类。“无留”，如裴行俭止舍暮复移营之类。“则谋”，如汉高被围白登，用陈平计得出之类。“则战”，如韩信阵背水，士皆死战之类。

○或曰：“绝地，死绝之地也。留，要留之也。言敌在绝地，当缓之使过，不可要于其所也。”此作敌上说，是连前“高陵勿向”八句讲之义。详之。

（淹久：长久。掩：突袭。贻yi2：留下。伊戚：烦恼、忧患。逢pang2同逢：姓氏。要与邀同）

## 途有所不由，<sup>270</sup>

（“途”旧本作“涂”，同）

按刘寅以此“途有”至“君命”句作五利，恐军与君命非地之利也。亦随前五句截至“不争”作九变，“君命”作总承上解之。

由，从也。自此至彼，易而且直，途之所必从也，而有所不从者，虑敌之奇伏，有以遏阻之也。

如周亚夫征吴楚，听赵涉之说，不由崤澠而出武关；邓艾入蜀，分钟会之军，不由剑阁而走阴平；是知“不由”者，故皆能成功。若壶头水险，马援不当由而由之，所以病卒也。

## 孙子音注

○或曰：“厄难之地，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所不当从，不得已而从之，故为变也。”或曰：“行路将欲趋利，不利于我，虽近不从也。”或曰：“不由者，避险宁取远也。”或曰：“不当由者而由之，必须有权变之方，故为变。如韩信探知陈余不用左车计，方敢入井陘，为背水拔帜之变法也。”

（崤澠xiao2 mian3：指崤底一带。方轨：车辆并行。厄难nan4。井陘xing2。拔帜zhi4）

## 军有所不击，<sup>271</sup>

彼此交持，乘其便利，军之所必击也，而有所不击者，避敌之锐气，以伺其间隙也。

如赵充国知羌虏骁骑将难制，又恐为诱兵，遂以殄灭为期，而不贪小利；王霸知茂建合兵远来，急于挑战，遂坚守不出，而任其两射营中；是能“不击”者，故卒皆胜敌。若秦用白起，赵括不当击而击之，所以坑卒也。

○或曰：“地险难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则利薄，故不击也。”或曰：“纵之无所损，克之无所利，不须击也。”或曰：“我强敌弱，敌前军先至者，击之则惊走，故不可击也。”或曰：“我弱彼强，或彼直则不击也。”或曰：“军可怀威，势将降服，则不击也。”或曰：“敌军是锐卒归师穷寇，或在死地，击之则死战，故不击之，乃为知变也。”

（间jian4隙。骁骑：xiao1 qi2。诱兵：诱敌之兵。殄tian3：尽、绝。坑卒：坑杀降卒。降xiang2服）

## 城有所不攻，<sup>273</sup>

得其城，可有其地，城之所必攻也，或守备完固，粮食充盈，则拔之不易而反挫兵威，故有所不攻也。

如荀莹因士包请伐逼阳，谓其城小而坚，胜之不武，不胜为灾；曹操置华、费而深入徐州，故能兵力完全，得取十四县：是知“不攻”者。若荆州守沉欣之，不从臧寅之谏，而尽锐攻郢城，所以众溃无成也。

○或曰：“拔之不能守，委之不为患，故不必攻也。”或曰：“攻之无损于彼，得之无益于我，不攻可也。”或曰：“城非坚实而得士死力，克虽有期而援兵即至，则所得之利，不胜所害，故不攻也。”或曰：“城非控要，捣其根本则自下，不须攻也。”或曰：“攻则必致杀伤之多，苟为得己，无攻可也。”

（罍ying1。置：搁置。句gai4。郢ying3）

### 地有所不争。<sup>274</sup>

得其地，可资为利，地之所必争也。苟荒远偏僻，不关险厄，则得之无益，而反劳戍守，故有所不争也。

已上四者，皆在己因事机而变也，通前五者为九变焉。

如伍子胥谏兵吴王不必伐齐，谓得其地，犹石田之无用；陶侃语诸将不必守邾，谓在江北，虽守之亦无益；是知“不争”者。若庾亮必欲戍邾城，所以果至大败也。

○或曰：“小利之地，得而必复失，故不争。”或曰：“得之难守，失之无害，不必争也。”或曰：“委之足以分彼之备，争之反以坚彼之守，不可争也。”或曰：“得之不便于战，失之无损于己，不须争也。”或曰：“地虽要害，敌已据之，不可争也。”

（戍shu4守：军队防御）

### 君命有所不受

#### 君命有所不受。<sup>275</sup>

此句乃总承上九变而结之，不受君命，正见生变也。

刘寅欲连上“途有”四句作五利，非。盖“君命”句，文法虽类上四句，而实不可专以利言。孙子之意，谓凡将之合军聚众，但经九者有害而无利，则当随时制宜以变之。虽君命之舍、留、攻、争等，亦不受也。观下云：“将不通于”三句，则君命又岂得与地形同等耶？况后《地形》篇，亦云：“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云云无战可。则不受君命，诚为变事，当作总承上言，而非五利明矣。

“不受”，如李牧坚于收保，而不从赵王击匈奴之命；充国力请屯田，而不顺汉帝击罕开之命；之类。

（收保：古代边境上设置的兼有储藏物资和防卫作用的小城堡。将jiang4。罕开han3 jian1）

### 将通于九变之利知用兵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通于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sup>275</sup>

（一本“将不通”下有“于”字，“虽知地形”“虽”上有“者”字。一本治兵“不通”作“不知”，“九变”作“五变”，“五利”作“地利”。详之）

此承上九变言，将不可不知，不知者，不能得利得人也。利者，事之宜也。术者，法之巧也。地形者，地之形势、险易、广狭之类。“五利”，五地之利，即无舍、无留、交、谋、战也。“得人之用”，得智谋之人而用之也。言为将之道，通变为贵，能知者，斯可以用兵而决胜。若不通九变之利，则地形虽知当趋避，亦不能因机制宜，而得其利以为助矣。治兵不通九变之术，则五利虽知当斟酌，亦不能得人驾御而用之，以变通成功矣。

愚观此节，则知兵以变术为先，而地与人次之。盖地不过兵之助，人不过战之资，不知九变之利之术，于不可击者击之，不可攻者攻之，则如瞽之无见而执一矣。虽有金汤之险，反化为覆尸之所，虽有熊罴之众，亦适为润草之膏而已。安能胜哉？

（执一：固执一端，不知权变。熊罴之众：比喻勇士）

###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sup>278</sup>

（信shen1：“信”通假“伸”，按本字读）



此因上九变五利，言惟智者能虑：“杂于利”二句，则详释之也。或欲以此“杂于利”至“以利”五句，作五利，非。

杂，犹参也，谓以利害两端，往来胸中而斟酌之也。务，专欲为之事也。患，患难也。盖兵无常形，利中或有祸，害中或可以为功。见害而不及利，则一于退缩，而无济事之功；见利而不及害，则一于进取，或有意外之变；皆非智谋之士也。惟智者之虑敌，必以利害交参而虑之。彼我欲取利于敌，不可止见所取之利，先须以敌人害我之事，参杂而计量之，则预备有方，故我之所务，可伸行也。欲解敌之害我，不可止见为我之害，先须以我能取敌之利，参杂而计量之，则机会不失，故我之所患可解释也。此亦变通之道，非智何以能之。

“杂于利”，是害也，如郑克蔡，国人皆喜。子产惧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后楚果来伐郑，此以“害杂于利”而虑之也。“杂于害”，是利也，如张方入洛阳，连战皆败。或劝宵遁，方曰：“兵之利钝常也，贵因败成胜耳。”乃乘夜潜进逼敌，遂致克捷，此以“利杂于害”而虑之也。

○或曰：“计本在害，而能参之于利，则害中之利无弗知，故欲求务之伸，不终陷于害也。计本在利，而能参之于害，则利中之害无弗明，故欲求患之解，而即解，不徒泥于利也。”此说与前虽相反，义亦通。学者赏热玩之。

（宵遁：连夜逃跑。患难nan4。计量liang4：计算或估计数量。泥ni4于）

###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281

（趋与趋义同）

此因上杂于利害之虑，明其可制天下也。屈，畏服挫抑也。役，奔走听命也。趋，自然速来也。天下分裂，人自为国，诸侯并处，必有以屈服而役趋之，然后可得志于天下。是故屈服邻国之诸侯，不敢无礼加我者，因我设计以害之，故不得不屈也。害之非一端，或诱其贤智，令彼无臣，或遗以奸人，破其政令，或为诡诈，间其君臣，绝其交接，或进工巧，

启其奢华，竭其库藏，或馈淫乐美人，使其俗漓而心怠，或为声东击西，使其财耗而人疲，诸凡此类皆是也。役使邻国之诸侯，不敢方命于我者，因我以富强之业压之，故不得不为役也。趋走邻国之诸侯，莫不归附于我者，因我以小利诱之，故不得不趋也。

“害”，如韦孝宽间斛律光之谣，高颍平陈之策是也。

“业”，如晋楚国强，能使郑人以牺牲玉帛奔走而事之；齐桓称霸，江黄俛首听命是也。“利”，如张仪以商于六百里之地诱楚王，秦以铁牛粪金诱魏王是也。

○或曰：“害其所恶也。凡敌人所恶之事，我能因而乘之，不失其机，则可屈敌也。业，事也，谓以事烦劳之，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我谬称功德，使其淫泆，引以造作，使无休息之类。”如此说，恐似于害。详之。或曰：“劳役敌人，使不得休，须先有兵众国强，人和令行之事业可也。”又一说，三者俱要作己之见屈、见役、见趋于诸侯说，谓：“困于彼之害，而不知变于利，故屈之；苦于事之烦，而不知应以术，故役之；诱于利之贪，而不知避其害，故趋之。”此愚者之虑，不能杂于利害者然也。若害、业、利，必作在己欺敌言，则是敝邻以强其国，利己而嫁祸于人，恐非先王讲信修睦之道也。孙子亦假仁义济机权者，肯以此垂训哉？噫！学者慎之。

（趋走：奔走服役。间jian4其君臣。俗漓：风俗浇薄。库藏cang2。所恶e4。方命：抗命。颍jiong3。俛fu3首：听命。垂训：垂示教训）

### 恃吾有以待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sup>284</sup>

（“有以待之”句新本无“之”字，从古增之）

此明虑之杂于利害者，不惟可制诸侯，犹能知变而有备无患。恃，倚也。言用兵之法，无恃敌之不来侵，恃吾修道保法之有素，如选将练兵，利器足食之类，有以待其来而无惧也；无恃敌之不我攻，恃吾自保全胜之有术。安不忘危，守御常设，敌无隙能乘而有所不可攻也。

夫有以待，则敌自不可攻，而其不可攻，实非有待莫能也。然则敌虽来虽攻，何害哉？故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又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sup>62</sup>

如晋人御秦，深垒固军以待之，而秦师不能久；楚为阵于外以待吴师之袭，吴至见有备而还；是皆“有待而不可攻”者。若莒以恃陋而溃，齐以狎敌而歼，虢以易晋而亡，鲁以小邾而败，莫敖忽罗而无次，吴子入巢而自轻<sup>63</sup>，宁非万世弛备之监乎？

愚意料敌勇战，备而且理，兵之善道也。犹必斥埃常谨，堡栅常坚，行军常整，法度常申，器械常利，车马常调，视未战如将战，视既战如未战；不以敌去而懈，惧其有佯退之奸；不以敌败而骄，虑其有必报之忿；戒酒省眠，养气寡欲，忍寒耐暑，分苦服劳，虽经年积月，无异于始集之时；虽烽息警无，无间于抢攘之日；一心周流于万里之外，监戒不离于几席之前。孙子之所谓“有待而敌不可攻”者，端在于此。卒然之变，悉自而起耶？否则，虽极思虑之精，亦不可语智也。用兵者慎诸。

（夫fu2。莒ju3。狎xia2敌：轻敌。歼jian1。虢guo2。巢chao2。弛chi2备：放松戒备。监同鉴。堡bao3。行xing2军。无间jian4：没有隔阂。抢攘cheng1 rang3：纷乱貌。卒cu4然，卒与猝同）

## 故将有五危：<sup>286</sup>

此至末，言将之性偏而不能杂思利害者，必有其灾也，所以足用兵必当知变之义。危，殆也。五，即下五事，言将之自危有五也。

## 必死可杀，<sup>287</sup>

<sup>62</sup> 语出《左传·隐公五年》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意谓不预备意外，没有准备计划，就不出兵作战。

<sup>63</sup> 《十一家注孙子·九变》：“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若夫莒以恃陋而溃，齐以狎敌而歼，虢以易晋而亡，鲁以果邾而败，莫敖小罗而无次，吴子入巢而自轻，斯皆可以作鉴也。”

## 孙子音注

(旧本五句，杀、虏、侮、辱、烦下俱有“也”字)

将不避险易强弱之势，不计众寡虚实之情，惟期必于死鬪者，此其恃勇轻生，欲图侥幸，必无他谋略，不宜与之力争也，则可设伏布奇，以诱而杀之。(此将之一危也)

如秦苻坚将梁成轻于进而为刘牢之所斩，宋文帝将刘康祖殊死战而为魏军流矢贯颈之类。

(侥jio3幸)

## 必生可虏，<sup>287</sup>

(虏lu3，注同)

将而依恋城堡，不敢深入，临阵退缩，过自防卫，惟期必于生全者，此其柔怯无为，军威不振，一遇的即降者，不俟迟之时日也，则可奋勇急进，以袭而虏之。(此将之二危也)

如晋赵婴齐令徒具舟于河败欲先济，为楚人蹙之而走；桓玄添轻舸于舫侧以备走北，为刘毅尽锐争先而溃；之类。

(降xiang2者)

## 忿速可侮，<sup>288</sup>

(忿fen4)

忿者，刚怒也。速者，褊急也。如此之将，心虑浅狭，智识庸下，侮之则乘怒轻合，不顾利害，故可肆为凌侮，以致其来而败之。(此将之三危也)

如楚子玉刚愎不重，晋人乃执宛春以激之，果遂从晋师而败；十六国姚襄性刚易激，苻黄眉遣骑攻垒以挑之，果尽锐出追而亡之类。

(刚愎bi4)

## 廉洁可辱，<sup>289</sup>

(廉与廉同)

廉，不妄取也。洁，不苟行也。如此之将，清介喜名，不受人污，辱之则愧愤交集，邀人求逞，故可非礼诟辱，以致其出而击之。（此将之四危也）

如孔明遣仲达以巾幡，仲达怒而欲济师；张飞令士卒肆诟置，张郃出而堕其计之类。

（诟gou4辱。巾幡guo2。詈li4：骂也。郃tai2）

### 爱民可烦。<sup>289</sup>

（一本作“繁”字，非）

爱人者，心存不忍，煦煦若妇人者也。如此之将，多姑息求全，才无果断，烦之则端绪杂乱，谋虑不精，故可出奇烦扰，以引其救而困之。（此将之五危也）

烦，如掠其乡村，虏其子女，夺其畜牧，芟其田禾，凡攻其所爱之类。在彼惟恐有伤，不能舍短从长，弃远取近，必然随处往救，是烦之也。若李牧委以数千人，亚夫委梁于吴楚，则知审利害而胜之矣。又何烦之有？

愚谓必死者，勇于战也，而或可杀；必生者幸其胜也，而或可虏；忿速者，近乎杀敌之怒，而或可侮；廉洁者，美事也，而或可辱；爱民者，仁德也，而或可烦；此盖庸常之将，守一而不知变者如此。若知变通又安可杀、勇、辱、侮、烦哉？

（此所以继九变之终也）

或曰：“屈役诸侯之计，与辱、廉洁、烦、爱民四条，惟临敌应变，不得已而用之。非仁人君子之恒心也。”用兵者慎焉。

（煦xu4煦：惠爱貌。芟shan1：割（草））

###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sup>291</sup>

（覆fu4，注同。”灾”一本作”灾”，同）

## 孙子音注

承上结言此五危者，乃将不知变通之过，以之用兵，必有灾害也。灾莫甚于覆亡其军，杀戮其将；而皆由于五危致之，则流祸无穷；故不可不审察其偏，而变以通之也。

愚谓将材自古难之，往往失之于偏。故孙子首篇曰：“智，信，仁，勇，严。”盖取其全也。材果全焉，吾知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忿而不可侮，虽廉洁而不可辱，虽爱人而不可烦，将因事用权，随机妙应矣。灾奚自而致耶？

（杀戮1u4）

## 行军第九

行军者，谓军行出境，其次舍须择便利也。欲便利，必知变斯可以能之。故次于《九变》而为第九。然名虽止于《行军》，而篇首以“处军相敌”并言者，盖以所居之处，有水、泽、山、陆之不同，所经之路，亦有坑塹险阻之不一，偶与敌遇，敌又有动静进退之迹，阵蔽疑似之形，治乱虚实之说，此皆当明于驱避，精于察识者。若在己之军处之不得其法，在敌之情相之不得其真，必有败衄之祸。孙子所以详析言之。

上言处军，下言相敌，而终之以令文齐武，可谓周备无遗矣。

但或又疑《行军》当在《作战》之后，越六篇而方及之何耶？殊不知形势、虚实、争、变者，乃兵家之计，而处军相敌，则兵家之常式也；必有其计，然后可同其式；列之于九，则不惟有缓急之分，亦有先后之序。故读者能即此求之，则《十三篇》之编目，皆可知其有微意存焉也。

（处chu3动军。相xing4动敌。衄nù4名：挫败，与衄同）

## 处军相敌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294

（处chu3。相xing4。后皆同）

处，安置也。相，视也，犹察也，料也。三军之命悬于一人，统众而行，与敌相遇，使不择所处，则值险阻有遏绝之患，居湿下有疾疫之灾，军之丧于非命者，我致之也，故当安置之有其道。不相夫敌，则来往莫辨，而冲突之患生，藏伏莫测，而掩袭之害起，战之至于败绩者，我尸之也，故当视察之得其真。

此二者乃一篇之纲领，详见于下。自“绝山依谷”至“伏奸之所也”，则处军之事凡四，而又统以言之。自“近而静”至“必谨察之”，则相敌之事凡三十二，而又概以戒之。

○或曰：“处舍其军，当相敌而为之。”虽通，却与孙子并重意不协。

(丧sang4。夫fu2)

**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 295

绝，越过也；依，附近也；谓经过山险而止舍，必依溪谷而居，一以利水草，一以负险固，但不可当大谷之口也。生，阳明也；高，即山上也；面阳而有生气，则可战可守，故当视之。居高而临下，则易于制人，故当处之。三者有而便利得矣。隆，亦高也；登，升也；若敌先据隆高之地，而结阵待战，则我反为彼所制，故不可登而迎之。此皆处山之法也。

否则，陷于低危，将见水草不利，阴湿不明，瞭望不及，且彼顺我逆，而挫折必矣。凡处山者，其可不知乎？

“依谷”，如马援讨武都羌，夺其水草而不与战，羌遂穷困悉降。“处高”，如赵奢救阨与，先据北山，而厚集其阵，秦遂争不得上。若马谡舍水上山，已泥处高之法，而秦兵争山不得，又犯战隆而登之戒也。恶乎胜？时说多连“战隆无登”句作三者为处山之法，恐非。详之。

○或曰：“绝，跨也，乃跨守山险也。”或曰：“绝，悬绝也，谓远离险峻之山也。”“战隆”一本作“战降”；降，下也，谓战于山下，敌引我上山，则不可登迎也。

(悉降xiang2(今音)。阨yan1与。泥ni4：固执、不变通。恶wu1乎胜：如何胜)

**令半渡而击之利**

**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 297

(远yuan3(今音) 𠄎：避开。内当作汭rui4(今音)：指河流弯曲之地；古本通用。“半渡”旧本作“半济”。又一说，“迎客”下“视生”上原有下文“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三句，今误在后，未知是否，详之)

绝，横过也。附，逼近也。言行军过水欲止舍者，必离去水稍远，庶可以引敌过来，而我亦进退无碍也。内，水滨也，



言客兵若渡水而来，不可迎之水滨，令其半渡水中，行列未定，首尾不接，而击之，则有必胜之利。我若得算而欲与之战，不可近水迎击，盖敌不得渡，则我不可得志也；不欲战，须阻水以拒之。视生，面活处也。高，谓近水之高地。处之则了见敌势，彼不得潜出不意，决水以溉我也。水流，水之上流也。迎，逆也。无逆则顺流易战，且敌不能投毒于我也。夫远水则能致人而与战，半渡则所与斗者寡，无附则置彼于背水，视生则不陷于艰危，处高则我可以冲敌，无迎则敌不能薄我，凡此六，皆处军于水之法也。

否则，进退居处，皆失其宜欲，战而不得，虽战而不利，而敌又得乘流薄我矣。故凡处水上者，不可不知也。时说欲以无迎水流，连视生处高为一事，恐非。

“远水”，如周德威不逼近河上，而退军鄙邑之类。“半渡”，如夫概王败楚子于清发，汉高帝破曹咎于汜水，公孙瓒败黄巾于东光，薛万均破建德于范阳之类。若宋襄公不听司马之谏，而容楚师得渡成列，宜乎伤股殄门官<sup>64</sup>也。又若刘先主见郭淮远水为阵，悟其欲击半渡而不济，淮亦何利乎？“无附”，如晋阳处父与楚子玉夹泚水而军，皆各退舍，欲其来渡之类。若苻融容晋军之渡，得此法矣，而反败者，由兵无纪律，退不可止也。“迎流”，如楚令尹拒吴卜不吉；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决战，果胜之之类。若曹仁不听蒋济之言，而攻濡须洲，是犯之取败也。

○或曰：“远水者，引敌之渡也。”此似就为主言，与“无附”同，恐非我之绝水也。“内，即水中半渡，敌一半之军渡过也。”如此说则先过者，可即成列御我，亦何利之有？

“高，上流也。水流，卑下之处也，又水之来处也。视生处高，谓水亦当据高而向阳，不可居于水流下地。”如此说，则二句之义是相连矣。俱不可从。或曰：“生，有进退周旋处也。处高，谓或岸边为阵，或水上泊舟，皆须居于高也。”此又是兼地与水言。详之。

<sup>64</sup> 语出左丘明《子鱼论》。

## 孙子音注

（止/退舍she4。碍ai4。行hang2列。溉gai4：灌也。夫fu2。鄙hao4邑。汜si4：水名。宜乎：恰然。歼jian1门官。泚zhi1：水名。泊bo2舟）

**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sup>301</sup>

（“惟”一本作“唯”义同。亟与急同。“无留”又作“勿留”，“众树”又作“众木”，详之）

绝，经过也。斥泽，若盐渐洳之地也。其气卑湿，水草薄恶，人马处之，必生疾疫，故当速去之，无可留止。若猝与敌遇，而两军偶交于此中，则势不得已，亦必择地而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众树以为险阻，庶乎可耳。此二者乃处斥泽之法。

否则，不惟失地利之助，而疾疫易生，必至困殆矣。故行军者所宜知也。

○或曰：“斥，大也，谓大泽也。”或曰：“斥，远也，谓圻荡难守之地。”或曰：“东方为斥，西方为卤，乃盐地也。”

（渐洳jian1 ru4：泥泞也。猝cu4。卤lu3）

**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sup>302</sup>

（易yi4，下”居易”、”易敌”同，注同。一本“易”下有“而”字，详之）

平陆，坦夷之地也。易，乃宽广无险阻处。高，岗阜丘陵也。死，即低地也。生，即高也。言值平陆，犹当处于易地，所以利于驰突也。凡人之用，皆便于右，右背乎高，所以恃为形势也。前低可以致敌之死，后高可以自处于生，所以便乎奔击也。此二者乃处平陆之法。

否则，或陷坎险无所凭，而先置死地矣。故行军者所宜知也。孔明曰：“山林之战，不仰其高；平地之战，不逆其虚。”盖出于此。

○或曰：“既云右背高，而又云后生，恐有误文。”

四军之利 黄帝所以胜四帝

凡此四军之利，黄帝所以胜四帝也。<sup>303</sup>

（一本“黄帝”下有“之字”。“四帝”作“四军”，非）

凡，大概也。四军，山、水、赤泽、平陆之四军也。黄帝，姓公孙，讳轩辕，以土德王天下，土位中央，色尚黄，故曰黄帝。四帝，主宰四方之诸侯也。昔黄帝始立，四方诸侯，亦皆称帝，黄帝惟用此四军而处之得其利，所以能胜之也。

盖孙子因黄帝受兵法于风后，为兵家之祖，故赞之以勉后人。观《史记》云：“黄帝与炎帝战于坂泉，与蚩尤战于涿鹿，北逐薰鬻。”太公亦云：“黄帝七十战而定天下。”可以知其不诬矣。

（王wang4<sup>劫</sup>（破读）：古代指统治者谓以仁义取得天下。蚩chi1尤。薰鬻xun1 yu4：古匈奴名）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sup>305</sup>

（好hao4。恶e4。注同。一本“养生”下有“而”字，详之）

此以下又统论处军之法，以广其意。盖居高则便于观望，顺于驰击，且潦水不及，暑溽不侵，故可好；居下者反是，故可恶。前为阳，后为阴；居山之前，面向平野，则明而气舒，故为贵；处山之后，面向丛林，则晦而气郁，故为贱。观下文又云：“山林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亦以此也。生，谓近水草林木，便于牧放樵汲之地，实谓馈运常通，可使资粮不绝之地；行军者能养而处之，则军中百病不生，而无疫厉之灾。是谓虽未交兵接刃，可以必其胜也。

“好高恶下”，如裴行俭拒军士之谏，不居平地之下，而徙山冈之高，卒免水患；陶侃从李根之谋，不垒查浦之下，而垒白石之高，卒破苏峻；之类；若李陵居于山下，于禁屯于滑口，则昧此义矣。“养生处实”，如孔明伐魏，屯兵渭南之类；若曹操伐吴，马援征蛮，则昧此义矣。

## 孙子音注

○或曰：“东南为阳，西北为阴。”又曰：“生，谓生气，即阳也。实，谓实地，即高也。言向阳明，居隆高，以为固也。”虽通，恐重前二句意。

（觚chan1望：窥看也。潦lao4：雨水过多也。溽ru4：湿暑也。重chong2前二句：重复前二句）

### 兵之利地之助

**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306

此又言丘陵堤防，虽非至高，处之亦当视阴阳向背之势。丘陵，岗阜也。堤防，坝岸也。阳，前也。山之有丘陵，水之有堤防，乃地势之常。吾军之处，亦必在于其前，而致此地势于右背之后，以为险固；此为用兵之便利，得地势之资助也。

昔赵奢先据北山，而破秦；孔明每出祁山，而伐魏；类此。若汉李广行无部伍，惟就善草顿舍，不至败亡，盖亦幸矣。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307

（沫mo 4）

沫，泡沬也。涉，济也。上流有暴雨，水浮沫而至；我兵若半涉，恐水遽涨而冲绝；故须待水势安定后过，斯无虞矣，不可乘以躁急也。

○或曰：“上雨水当清，而反浊沫至，非山水骤发，必敌人权遏水之占也，济则受其冲激之害，故宜待其定。”详之。

（泡沬pao4 ou1）

**凡军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去亟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308

（“绝涧”一本作“绝天涧”）

溪谷深峻，水横其中者，为绝涧，言其难行也。四高中下，众水所归者，为天井，言其如坐井底也。山险环绕，易入难

出者，为天牢，言其如禁狱中也。草木蒙密，锋镝莫施者，为天罗，言其如罹罗网也。陂陀泥泞，车骑不通者，为天陷，言其如坠陷阱也。道路迫狭，多有坑坎者，为天隙，言其如入鼠穴也。凡此六害之地，乃自然之形，故曰天。敌得追截阻遏我军，皆在于此。若适遇之，必速过去；若偶舍止，切不可近。然所以当速去而勿近者，何也？以害不在此，则在彼耳。迎，向也。背，倚也。吾远之，敌必近；吾迎之，敌必背。夫远之迎之，则吾进止自由而有利；近之背之，则敌举动有阻而多凶。此见不惟己能违其害，又能致敌于受害之地也。

○或曰：“绝涧是地，天井以下五者，乃绝涧之恶形。”非。“迎，就也，谓我就于害，敌自背去也。”有相为利害意。详之。

（易yí4。舍shè4。镝dì2：剑。罹lí2[动]：遭逢。陂pō1 tuō2：倾斜。夫fū2）

### 军旁有险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sup>310</sup>

（潢huán2。蒹葭jiān1 jiā1。翳荟yì4 huì4。覆fù4：伏击；下“覆”也同。索suǒ3：搜索也，注皆同。“奸”时本作“奸”，非。旧本“军旁”作“军行”；“林木”作“山木蒹葭苇”；又“林木蒹葭”作“蒹葭林木”；“所”后有“处”字；俱差；今皆订证高明；详之）

军旁，我军之旁也。险阻，丘阜之地。潢井，洼下之处。林木，众木所生。蒹葭，众草所产。翳荟者，蒙密屏蔽也。言行军其旁有此等之地，恐敌兵伏藏，或奸细潜隐，觇虚实，探动静，以掩我不备，故必致谨覆之索之。“覆”如《左传》三覆七覆，谓设覆以备人也。索，乃搜索，谓防人之袭我也。

此上皆统论处军之法。

如封常清乘胜追大勃律，斥堠段秀实曰：“虏兵羸而屡北，诱我也。请搜左右山林，多获伏兵。”遂大胜之；韩果善伺敌虚实，揣知敌情，有贼匿溪谷而欲为间谍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各必有获；皆知此伏奸之义者。

## 孙子音注

○或曰：“覆索，谓搜之再三也。伏奸，伏藏奸细也。俱作一事，不必分覆与索、伏与奸为二。”详之。

（注wo1。羸lei2：衰弱也。左传zhuang4。设覆：设伏兵。间jian4谍）

### 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 311

（一本“近”上有“敌”字，又一本“近而”后有“敌”字，详之）

此以下皆相敌之法。欲人“人”字作“我”字看。敌营近我，宜整众哗战矣，乃反静而不动者，是恃其险固，志在不战也。敌远于我，宜休士以守矣，乃反自来挑战者，是欲诱我乘利而进，而彼得奋击我也。（此以远近动静相之）

按《尉繚子》曰：“分险者无战心，挑战者无全气。”即此义也。

### 其所居易者，利也。 312

易，平地也。立营布阵，依险为常。敌人舍险而居于易者，是以利诱我，计有他出也。（此以居止相之）

如刘昭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诱陆逊，逊揣其有巧，不听诸将之言而不击，盖知此义也。

○或曰：“敌不居险而居易者，必有便利于事也。”

（舍she3同舍：放弃。将jiang4动数千人：带领数千人。诸将jiang4名）

### 众树木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 313

（障zhang4：遮蔽）

凡军止不除道，舍不伐木。今登高远视，近敌之众树动摇者，是斩木除道而来也。居必欲明，所以远伏。今敌人前后左右，结聚其草为障蔽者，是使我疑而不敢举也。谓或欲退去，故为障蔽以避我之追；或欲掩袭，故为丛聚以张彼之势。（此以草木相之）

“多障”，如宇文宪令永昌公椿不张帐幕，而伐柏为庵，齐人果不知其退之类。

○或曰：“树动，不止除道，亦将为兵器。若晋人伐木益兵是也。”

（舍she4：住宿）

### 鸟起兽骇

**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sup>314</sup>

鸟本平飞，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往藏以触之也。兽本隐伏，忽然惊骇而奔出者，敌必从彼险阻草木中，覆而来袭我也。（此以鸟兽相之）

观师旷曰：“鸟鸟之声乐，齐师其遁，则知鸟兽真可相敌也。”

**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sup>314</sup>

（少shao 3，注同）

车马势重行疾，又辙迹相次而进，故尘埃高起而锐直。徒步行迟，又行列疏远，故尘埃卑低而广濶。分遣樵采，各随所便，尘埃散乱而条达。凡立军营，必轻兵四出，相视地形，故尘埃微小，而或往或来。

此四者，是登高相敌之尘，而即知何事也。

凡军行须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见尘起，必驰报主将，如楚潘党望晋尘，使骋而告是也。

（相次：相继。行hang2列。条达：断续分散貌。将jiang4）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sup>315</sup>

（旧本下文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句，在此“退也”之后，详之）

敌使之来，言辞卑逊，而益修战备若怯弱者，是骄懈我，而欲进兵以掩袭也。言辞强壮而示进驱之形者，是诈诳我，而欲退走以全师也。（此以使辞相之）

“辞卑而进”，如赵奢善食遣回而增垒，后乃卷甲疾趋；田单遗燕将书，谓城降愿无虏掠，后乃火牛奔战；之类。“辞

## 孙子音注

强而退”，如秦使目动而言肆，舆骈知其惧而将遁；李师古假道伐滑，韩许公知其诈穷而迁延；之类。

（遣间jian4。将jiang4。卷与捲同。骈pian2）

### 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 316

（陈zhen4同阵，注同）

轻车，战车也。侧，两旁也。陈，军师行伍之列，布之欲接战也。按鱼丽之阵，先偏后伍，言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此欲战者，所以车先出其侧也。

（行hang2伍）

### 无约而请和者谋

### 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317

（按此二句当在“轻车“前，与”进也” ”退也”俱为相其使命；且”轻车”与”奔走” ”半诱”三段为相其敌势，甚妥；但不敢强改，俟高明再详之）

先无和约，而临战之时，骤使来请，此必有奸谋也。为主将者，当谨其言语，闭其形势，增其守备，行其计策，不可轻信而自怠，以坠其术中。

如汉王使酈食其将重宝啖秦将贾孺连和，因其怠而击之；李矩潜其精兵，以牛酒请和于刘畅，因其醉而击之；尚结赞诈与马燧盟，乘其不疑而衷甲劫之；之类。

大抵两国之师，或侵或伐，彼此皆未屈服，而骤来请和，非国内有忧危之事，欲苟且暂安，则必知我可图，乃先和使不疑，然后乘不备来取也。

（将jiang4。闭：藏也。酈食其li4 yi4 ji1。啖dan4：利诱也。贾gu3。衷zhong1甲：在衣服里面穿铠甲也）

### 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318

（一本”兵”下有”车”字）

陈中奔走，而陈列兵容者，是期约士卒欲战也。诈为乱形，而进退各半者，是诱我之进兵也。



此与上轻车，俱为相其陈势。

盖敌或欲出奇，或欲发伏，必有此状，我虽不能尽知，即当随处加备也。半进半退，如吴子以囚徒示不整诱楚师之类。

○或曰：“寻常之兵，不合奔走，必远兵相应，有晷刻之期，欲合势同来攻我也。”或曰：“立旗为表，与民期于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礼》云：“车骤徒趋，及表而止是也。”或曰：“陈兵，陈设兵器也。”详之。

（陈势zhen4 shi4；古“陈”与“阵”同。晷刻gui3 ke4：时刻、时间）

### 杖立先饮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sup>319</sup>

（“杖”诸本作“仗”义同。一本作“重”，非。又一本“进”上有“知”字，非）

杖，戈戟之属。凡人饿困，则倚物而立，故杖而立者，知其军之饥也。汲，取水也。凡汲水先取而饮者，知其军之渴也。利，如首功、旗鼓、马乘之类。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见之而不敢进取者，知其军之疲劳也。盖军中饮食休息，上下同时，观其一二，则众人可知。（此三者相其士卒）

○或曰：“先饮，是汲水未至营而先饮也。”又曰：“争先饮也。”

（马乘ma3 sheng4：四匹马也）

### 鸟集夜呼

**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sup>320</sup>

敌人遁去，营垒空虚，故鸟集其上。将无胆勇，士卒恐惧，故中夜惊呼。（此是相其形声）

如楚伐郑，郑人将奔，谍者曰：“楚幕有鸟，楚兵去矣。”又晋伐齐，叔向曰：“城上有鸟，齐师遁矣。”此因鸟集而知虚者。晋军与楚战，晋军终夜有声，此将不勇而夜呼者。

（将jiang4）

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

320

(将jiang4, 注同)

士卒贵于安静，而烦扰多事者，可以知将无威重也。旌旗所以齐众，而动摇不定者，可以知部伍乱杂也。将吏所以率众，而有忿怒色者，可以知军之劳倦不可使也。（此乃相其军政）

如周亚夫军中夜惊，而坚卧不起；张辽军中忽乱，乃中阵而立；是皆能“持重”者。曹刿视齐辙乱旗靡而逐之，是能“因动知乱”者。晋楚相攻，晋裨将赵旃魏錡，怒而欲攻晋军，皆奉命于楚，却克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是能“知吏怒”者。

○或曰：“政令不一，人情倦烦，故吏多怒而不畏也。”此专在吏上说。详之。

(刿gui4。裨pi2：副、佐。旃zhan1)

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甗不返其舍者，穷寇也。322

(甗fou3。舍she4。注同)

甗，瓦器，釜属，马所以乘之而战也。杀为肉食者，因军中无粮，不得已也。悬甗于外，示不复炊；暴露士卒，不复返舍；乃穷极之寇，欲决死战者也。（此是相其储蓄）

如张巡守睢阳，杀马而食；孟明焚舟伐晋；项羽沉舟破釜；之类。

○或曰：“杀马当作粟马；‘悬’上(前)有‘军无’二字，谓捐粮谷以饲马，杀牛畜以飨士；军无悬甗，悉破之，示不复炊，不返其舍；结部伍昼夜无息，是乃穷寇，欲决一死战者；须当坚守以待其弊也。”或曰：“粟马肉食，所以为力且久也；不返舍，无回心也。”俱未知是否，高明详之。

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心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323

(谆zhun1。翕xi1。数shuo4[副]：屡也，注同)

谆谆，诚恳貌。翕翕，和合貌。徐，缓也。数，屡也。将令贵严，宜速决之，乃强为诚恳和合之态，而目徐缓与人言论，不敢直突者，必其失众人之心，而恐其离散，故欲假是以收复之也。赏所以酬功，乃无功屡行赏者，必其士心穷窘而将去，故欲赏以安之也。罚以讨罪，乃无罪而屡行罚者，必其士力困惫而难用，故欲罚以励之也。恩威兼济，斯为精详。若暴虐御下，而及其后也，又畏人众叛己而姑息之，则用威行爱，俱不得宜，可以知其行事不精详之至也。（此四者是相其敌之将）

○或曰：“谆谆，窃语貌。翕翕，相聚不安貌。徐与人言，缓缓递相议论，恐人知貌。远相敌有如此之形，可以知将失人心，故人皆聚言非其上也。”或曰：“谆谆，诚恳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将失人心，则众相语诚恳患其上也。”此二说俱在士卒上说。或曰：“谆谆者，乏气声促也。翕翕者，颠倒失次也。”或曰：“谆谆者，言之不已。翕翕者，迎合其意。”此二说又在将上说；但解字义，与篇韵所注不同。或曰：“窘，军实穷迫也。恐士心怠，故别施小惠也。人力困弊，不畏刑罚，故数罚以立其威也。”或曰：“暴，轻率也。先轻率视敌，后闻其众而恐惧，乃料敌不精之至也。”或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锐，乃先自恃强暴伐人，而后畏众心之悖，乃训练不精之至也。”

（直突：直言唐突。强qiang3为：勉强去做。困惫bei4）

### 来委谢者，欲休息也。<sup>325</sup>

委，舒徐之貌。敌使来言辞委顺而谢过者，是其势力穷极，或有他故，欲休兵息战，以俟后举也。（此是相其敌之意）

自“近而静”者至此，共相敌三十二事。

○或曰：“委谢者，徐前而疾后也。”或曰：“战未相伏，敌来委心于我而谢罪。”或曰：“以所亲爱，委质求谢。”未知孰是。详之。

愚尝按三十二事，“诱也”以前十七事，皆以当备者言之；“饥也”以后十五事，皆以可击者言之。又细分之：“利也”

以上，未战之相也；“退也”以上，将战之相也；“诱也”以上，方战之相也；“劳也”以上，战合之相也；“倦也”以上，战后之相也；“不精之至也”以上，战归于营之相也。其有序如此，非杂乱者伦。

（舒徐：从容不迫。相伏：互相屈服。委质：臣服、归附。伦：匹比）

###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sup>327</sup>

此又概言相敌之事。兵以怒而来逆我，宜速于合战也；乃久驻相持，而不布阵以战；又不解去，此决有奇伏奸谋，志在于他出；必当严谨以戒其众，详察以观其变，不可堕彼之计中也。

夫前“处军”末，言“必谨覆索之。”此“相敌”末，言“必谨察之。”吁！孙子惓惓致戒之意深矣。

###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 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sup>327</sup>

（夫fu2，注同。一本“益”“前去失”贵“字。一本”多“后“失去”也“字，非。今增之一本”惟“作”虽“，非；今改正之）

益，增也。武进，恃刚武轻进也。而已者，不必求于他也。此因上数条相敌之形，既知其必败，故又言此以足上节之意。见兵非贵增多，若权力相均，惟无恃刚武轻进以自持重，但选用于厮养之中，亦足以并合其力，料度乎敌，以取胜于人而已，不必假他兵自助也。夫惟无万全之谋虑，而轻易敌为不足畏，徒以武进，则必被敌人所擒。

可见患在于无谋，不在于不多也。

“惟无武进”，如赵充国之追羌虏，能持重缓行，卒全胜而还；司马懿之于孔明，虽巾幗不出，卒自保无失；是也。

“易敌必擒”，如齐与晋战，齐侯曰：“吾姑剪灭此而朝食。”

<sup>65</sup>”不介马而驰之，为晋所败是也。又《左传》曰：“蜂虿有毒<sup>66</sup>，而况国乎？”则“敌不可易”更明矣。

愚谓观此节，则知用兵者，莫先于谋，而谋之出也，尤在持重；不此之务，而惟徒勇轻合，未有不致败者。故吴子曰：“论将常观于勇，勇者数分之一耳。”言不可专尚勇也。

○或曰：“‘兵非贵益多’二句，谓我兵力不多于敌，又无利便可进也。”或曰：“武进，武勇进斗之士也。”或曰：“武，继也，谓兵之不多，虽无能继进也。”俱觉文义欠顺，且无味。

（料度du4（今音）：估计。易敌：轻视敌人。不介马：不给马披上甲。虿chai4：蝎子一类的毒虫。将jiang4。更geng4明）

###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sup>330</sup>

（新本二“用“字后无”也”字，今依古增之）

此承上文言行军之事，虽不过于处军相敌二者，而其实御之当有其道，故复言此以结之。罚，刑法也。令，犹使也。齐，所以一之也。文，仁恩之谓。武，威刑之谓，与罚同。初居将帅之任，仁恩未施，士卒尚未亲附于我。遽以刑法加之，则人心必怨，谤而不服。不服则命之进而未必进，命之退而未必退，难以用之也。苟仁恩素洽，而士卒已亲附于我，有过者不能行罚以治之，则姑息太甚，养成骄惰，亦不可用也。此皆罚之失宜者。故将能以仁恩之文，令之于先而亲附之，以威刑之武，齐之于后而整肃之，则恩威兼济而不偏，先后有序而不紊，是谓人皆输心用命，必能取胜也。

“卒未附”，如春秋伍参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穰苴曰：“臣素卑贱，… …士卒未附，百姓不亲。”之类。

<sup>65</sup> “姑剪灭此而朝食”：急于要消灭敌人的意思。

<sup>66</sup> “蜂虿有毒”：比喻有些人物，地位虽低，但能害人，不可轻视。

“亲附不罚”，如唐庄宗二十年，夹河战争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士卒，威令不行之类。“令之以文”，如穰苴初将，凡饮食医药，身自拊循，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奋战之类。“齐之以武”，如吕蒙袭荆州，有乡军取民间笠以覆官铠，蒙以其犯令，涕泣而斩之之类。

或以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吴起：“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为证，恐二子之“文”“武”字，非专在仁恩刑罚也。或曰：“《书》云：‘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sup>67</sup>”言威宜先也。今武子乃先爱何哉？愚意《书》之所称，仁人之兵也；王者施德于民，其心素附，及其用之，惟患寡威。武子之所举，战国之兵也；霸者行酷法，人心易离，故其用之，须当以恩为先，而复齐之以法，时有不同故尔。

（将jiang4。拊循：抚慰。勒兵：犹陈兵。覆fu4：盖也。铠kai3：铠甲。酷ku4法。易yi4离）

### 令素行以教则民服令素行者众相得

**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sup>333</sup>

此又是申上节意，总言恩威之令，当行之于先，则与众心相得，士皆服从，而可用也。素，平常也。行，恩威无挠阻也。教，训练之也。服，心相孚也。故以之临敌则胜，不能者安望是效乎？“与众相得”，谓上以信使下，下以信事上，同心同德也。

惟相得，必服；若不素行，则不相得矣，又何服之有？

“令素行以教”，如子犯谏晋文公，先教民礼义信，而后用之之类。“不素行以教”，如韩信背水阵，谓非素得拊循士大夫，驱市人而战之类。“令素行得众”，如吴起未与秦战，先令于车徒骑，及战日不烦而威震之类。

---

<sup>67</sup> 语出《尚书·夏书·胤征》：“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  
解释：严明胜过慈爱，就真能成功；慈爱胜过严明，就真会无功。

愚意“处军相敌”，行军之庶事，“恩威并用”，行军之大本。徒知其事而不知其本，亦不能行也。但孙子前八篇不言，而至此篇乃言之者，岂无见哉？盖人心或离叛，或骄悍，或畏慑，皆在于军出之时，见敌之初故也。然则孙武论兵，毫无渗漏，于此可征。

（孚：相信、信任。拊循fu3 xun2：安抚。庶事：诸事。渗漏shen4 lou4：文字、语言上的破绽）





## 地形第十

地形者，山川险易之形也。凡行军，必使军士伺其伏兵，将乃先自视地之形，知其险易，因而图之，然后可以立胜，故次于《行军》为第十。

细玩通篇之义，作五段看，自“地形有通”至“察也”，言地形，及因地制宜者六。自“故兵有走者”至“察也”，言兵名，及将自致败者六，皆举其目于前，而释于后也。自“去地形者”至“国之宝也”，言地虽兵之助，将尤贵知之以料敌，知否而胜败殊，进退而咸当保利也。“视卒”至“不可用也”，又承言将为国之宝，当得抚用士卒之法。“知吾卒”至末，则总言敌与吾卒与地形，皆须知其可击否，见不能全知者，止可半胜，惟知者不迷不穷，故复引古语以结之也。

夫上篇“处军相敌”，已兼地形矣；此复出之者，因上篇之形，乃军行在途所经之地，尚有未尽，此篇论战场之形势，安营布阵之所也。吴起地机<sup>68</sup>，正见于此，盖虽有智勇之将，精强之卒，若阵之不得其地，犹走良骥猛虎于藩淖中，不惟难逞其技，立见其危。是以将宜熟之于平日，而慎之于临事，不可妄驱士卒于非地耳。大略文意，多同于前《九变》《行军》诸篇，学者详读自见。

（险易yi4。将jiang4。夫fu2。淖nao4：泥沼）

---

<sup>68</sup> 《吴子兵法·论将》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槽楫，士习战阵，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sup>337</sup>

（“挂”旧本作“挂”）

此六者，地形之名也，其义与法，详见下文。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sup>337</sup>

（一本“曰”上有“故”字，非）

此因通形制胜之法，下五节仿此。通形者，无有冈坂要害，乃四战之地。故两通往来，值此须先居隆高向阳之处，易于瞭望，而不为敌所侵；开达运粮之道，便于转输，而不为敌所绝；可战而战，则无不利也。若敌先居之，或得以夺之，则难胜矣。

（因：依靠、凭借。冈坂：较陡的山坡。四战：四面受敌。易yi4于）

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sup>338</sup>

挂形者，彼此牵挂之地，可往而难返者也。察敌无备，则乘易进之势，一举而胜之，虽入险阻无伤也；否则，敌守其险，虽出而不胜，且或为犄角，或邀归路，难以退还，故非所利也。

如满宠论曹休所从伐吴之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洼地也之类。

○或曰：“挂形乃险阻之地，如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或曰：“挂，悬挂也。往则顺而下，返则逆而上，后高前低，如物挂者然也。”或曰：“值此地须审敌人动静，设法致之与战则胜；不然，亟去之可也。”或曰：“不得已陷于此，须为持久之计，掠取敌粮，伺其便利而击之。”俱通。并存俟考。

（易yi4进。犄角ji1 jiao3：夹击敌人。挂碍gua4 ai4：牵挂、惦念。亟与急同）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sup>339</sup>

支，持也。相持之地，彼此莫利于出。敌若以利诱我，不可舍险而出追，因其我出不利故也。但当因其来诱，而反示之以弱，或留兵设伏，佯引而去；敌止则已，若无谋而冒险出蹶，惟俟其半出之际，行列未定，首尾不接而击之，则必破败，故利。此正见彼出不利也。

○或曰：“敌我各守高隘，对垒相望，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列，遇敌则难于救应，彼此皆然，两相支持而已。故为支。”或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行hang2列：队伍）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sup>340</sup>

两山之间，中有通谷，势如腰鼓者，曰隘，乃狭窄之处也。盈，满也。从，随也。言此隘地，我先居之，必盈满隘口，与山平齐为阵，使敌不得进，如水之在器，与器口齐也。盖我在隘中，其势狭，敌在隘外，其势濶。在中者，可以散兵于外，搏战用奇；在外者，难以遽入，奇无所用，故我为便也。若敌先居隘口，亦知此术而盈满为阵，则不可径以进攻，当引而去之。

虽知守隘而不盈满，则入隘以从之，与之共分其险而出奇；此则形势既均，在战不在地，所谓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也。夫盈隘待敌，兵法之常。

赵不能守井陘，遂致信长驱；燕不能守大岨，遂致刘裕直进；真可为千古之慨。

按《总要》<sup>69</sup>云：“盈满之术，非惟当用之于隘，虽如平坡回泽，车马不通，舟楫不利，中有一径，亦须据其路口。”但吴起曰：“无当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此又何也？盖起之所谓“无当”者，正虑迎口而营居，恐为敌或雨水所冲

<sup>69</sup> 《总要》即《武经总要》。

也。此言盈之者，是入据其险，而又列阵盈塞其口，非止当之，故我无害，而敌难于进也。义实不同，最宜详悟。

○或曰：“盈隘口，是屯营满其山谷之口也。”或曰：“盈，实也。从，逐也。谓敌兵守隘，实而不虚，则不可逐讨也。”恐皆非。

（狭窄zhai3。搏bo2战。将jiang4。夫fu2。井陘xing2。岘xian4）

###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sup>342</sup>

（一本“从“下无”也“字，今依古增之）

山峻谷深，阻厄难行者，曰险，非人所能为者也。胜之法亦与上同：先居者，以佚待劳，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居高阳”者，从上击下势顺，虽持久可免阴湿生疾也。“引去勿从”者，盖因敌先居之，则布阵已定，度便已审，戒饬已明，神闲气舒而力有余；我在后至，必仓皇急遽，诸皆不备故也。

愚意居高阳者，不惟利战，亦可无水潦之患，观裴行俭临晚下营已周，忽移崇冈，不被雨水所淹之类。又高阳二者，皆得固吾所欲，若不获已，则宁舍阳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阳也，观赵奢先据北山，面阴而背阳，卒破秦军之类。又平陆之地，尚宜先据，况险形乎！得之则胜，乃彼我必争者，故当先居，观唐太宗先据武牢以待窦建德而破之可知。细玩有此三义，故因附记以发孙子之旨。

○或曰：“险形者，其中有坑塹，有荆棘，困车阻马，不便驰突之处，皆是。”如此说，则险乃不利于战者矣。何孙子欲先居之？故必主前说得险则胜为正。

（度duo2便：图谋便利。水潦lao4：水淹。舍she2。因[副]：就、于是）

### 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sup>344</sup>

（一本“而“字作”则“，非）

远形者，谓彼我之地，相去辽濶也。势均者，谓我兵强弱众寡之势，与敌平等也。如值乎此，止可致敌之来而击之，难

于远行挑战。若往战则我劳而敌佚，地不可取，掠不可得，何利之有？

或曰：“远形者，战地离营远也。势均者，我之势力平等也。难以挑战者，敌将持重，不可诱也。盖值此地，若我之势力过之，或彼易挑而致则虽远战亦利也。惟势均难挑则不利。”此以“难挑”连上“势均”作二事说。虽通，终不如前说为正。

○或曰：“远形者，去国远也。挑战者，延敌与战也。”或又曰：“迎敌也。”或曰：“挑不利而必欲战，移垒相近可也。”详之。

（将jiang4。易yi4挑。延敌：迎击敌人）

### 六者地之道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346

（将jiang4，下同，注同）

总结上六者，乃因地形制胜之道，将帅极至之任，故不可不详以察之，必明地之纪，而用兵有法斯胜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 346

（弛chi2，下同。灾与灾同。旧本“天“后无”地“字；新讲又欲以”天“字作衍文，俱非，今并存之）

六者，兵败之名，先举其目，下详什之。言上文地固有六形六法矣，犹有此六兵；非干于天地之为灾咎，实乃自取败之过。

与地法亦相当无异，正以明将固不可不知地形之为助，又不可不知治兵之为重耳。

（将jiang4）

**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 347

（夫fu2，下同，注同）

## 孙子音注

此不度势之过也。势均，谓将之智勇，兵之利钝，天时地利，饥饿劳佚一切相等也。夫我之势加于敌，方可以寡而胜众，若均等则不宜轻战，必须用奇伏以胜之；乃不量其力而以一倍之少，击敌十倍之多，能无走乎？走者，兵刃未接而先逃，盖恐被其围故也。

如苏建赵信，并兵三千而追单于数万，全军尽没，苏建独以身免亡归，正犯此法者。

愚意此势均，与上远形势均微不同。上势均，专以兵力言；此势均，觉所包者广。学者详之。

○或曰：“势均，地势相均也。走，必然奔走，不能返舍，复为驻止也。”

（度duo2势：估计时势。将jiang4。量liang4其力。返舍she4。少shao4。驻止：驻扎）

### 卒强吏弱，曰弛。<sup>348</sup>

此不选吏之过也。吏以明法勇决为贵。苟士卒强悍而将吏懦弱，不能钤制，则号令不行，必致解散，故名之为弛。（弛者，如弓之坏而不可张也）

唐命田布为帅伐王庭湊，魏士轻之，不遵约束，临敌而皆溃散，正与此合。

○或曰：“弛谓军政废懈也。”

（将jiang4，后皆同。钤制qian2 zhi4：钳制、限制约束。湊cou4）

### 吏强卒弱，曰陷。<sup>349</sup>

此不练士之过也。士卒齐勇若一则胜。若将吏刚强，而不能素练其士，至于怯弱，则用之以战，必然覆没，故名之为陷。（陷者，如地之陷而不可出也）

项羽逞其强暴，与汉战于彭城，卒以二十八骑自刎类此。

○或曰：“陷，谓吏恃强，不能令弱卒之进而独战，徒陷其身也。”或曰：“凡有血气，孰无斗心，吏虽强不能激卒之弱而奋勇，故为下所陷也。”

### 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愬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 350

（愬dui4，注同）

此不和同之过也。大吏，偏裨也。怒，忿也。愬，怨也。将，主将也。言诸将一心，上下同力，则胜。若偏裨忿怒不服主将之令，遇敌辄以怨愬心，不料敌情，欲自为战（此其人必赋性刚愎，耻受人言者；或负才觖望，矢志幸功者；或平日交恶，谋议不合者）。主将最宜精察而节制之，乃不知能否，听其自战，此必倾崩之道，故名之为崩。（崩者，如山之崩坏，自上堕下也）

如晋赵穿悉舆骈之为上军，自以其属，出与秦战而大败，正类此。

○或曰：“大将无理发怒，而不能服小将之心，遂中怀忿恨，卒然遇敌而自战。与夫士卒各有所能，大又将又不知而误用之。宁非上自崩败乎？”此以大吏作大将说，恐不通。

（裨pi2：偏裨，副将。刚愎bi4。觖望jue2 wang4：因不满意而怨恨也。乃副不知：竟然不知。交恶e4。骈pian2。卒cu4同猝。夫fu2）

### 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 351

此不教阅之过也。大将怯弱，素不威严；教阅之道，不明古法；吏卒屡更不能久任，而无常守之职；陈设其兵，或纵或横，而无画一之制；则将失其德，士失其伍，参越弗齐，故名之为乱。

乱者，自乱其军以引敌人之胜也，如苻坚伐晋之兵，退不可止，昼夜惊奔，而大败于谢玄类此。

○或曰：“不严，令不严密也。不明，教不详悉也。无常，无常度可稟受也。”或曰：“惟不严，故吏卒无常检；惟不明，故纵横无定规。”此是分开以应上二句说。或曰：“不

## 孙子音注

严明，故无常守而陈布行列，纵横自由。”此是随上二句，以下二句作一连说。俱未知是否。

（校阅：训练。失伍：掉队。参越：杂乱僭越。行hang2列）

## 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352

（少shao3，注同。“北”一本作“背”）

此无选锋之过也。言大将不能料敌之众寡强弱，而以己之寡少，合人之众多；以己之怯弱，击人之强盛；其兵又无简选精锐之士，使为先锋以倡勇陷敌；则内无以壮志，外无以扬威，必致败走，故名之为北。

北者，谓人以面为阳，背为阴，阳属南，阴属北；今弃甲曳兵而走，不复面敌，但背之而去，故曰北也。

如曹操以张辽为先锋，而败鲜卑；谢玄以刘牢之领精锐而拒苻坚；岑彭伐蜀，募攻浮桥，先登者，得鲁哥而直进；马隆征西，募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者，得三千五百人而果平；皆知用选锋者。

考之历代，名不同而锋则一，若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汉之三河侠士、剑客奇材，吴之解烦，齐之诀命，唐之跳荡，金之拐子马，皆是也。大抵兵之胜术，莫先于选锋；故当群众人而选之，使锋锐者别聚为一卒，赏之甚厚，待之甚优；仍择腹心健将统领，则遇敌之际，必先登陷陈，溃围决胜。若不能选而疲勇混用为一，将见勇者不复自奋，疲者因有所容，虽众亦寡，虽强亦弱，安得而不败乎？此为将者所宜吃紧。

○或曰：“北，奔也。”

（选锋：古代指挑选精锐的士兵组成的突击队。但副：只、仅。腰引弩：弩手双手向前蹬弓用系在腰间的拴钩曳弦张弓。仍副：乃、于是。吃紧同吃紧：紧要、重要）

## 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354

（一本“至任”作“专任”，非）



总结上文六者为自败之道。“将之”二句解与前同。此见“相地”“治兵”，二事相须，不可以彼而废此也。

(相xiang4地。相须xiang1 xu1：互相依持、互相配合)

地形者兵之助 上将之道 知此用战必胜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sup>355</sup>

上举六败，见不惟“知地”，犹当“治兵”。此则又言不专于地，而更能“料敌”者，方可取胜，称上等之良将也。夫地有通、挂、支、隘、险、远之形，用兵者必因地取胜利，如山可以障，水可以灌，高可胜卑，险可胜平之类。故地形为兵之助，观助则知胜也。全由于主将运筹，地特帮助之耳。若能料度敌势，而制胜以为本，又较计于地形险扼远近之末以行师，斯本末兼该，乃为上将之道。苟徒区区于地形之审，而料敌不中，制胜无方，亦庸常而已，岂上将乎？谓之曰道，则系将之重务，又可知矣。是以兵之胜败，无俟于他求，惟在敌情地形之知与不知，用之以战而胜败即决也。

如孙臆料庞涓之兵，悍勇轻齐，遂减灶示弱，又度其马陵狭险，斫木白书，而伏万弩齐射之；司马懿料公孙文懿必出中下策，往返一年足矣，又计其阻辽水，襄平必空，而径捣其巢以引斩之；此皆“料敌计地”者。

或曰：“助，当作易。盖战虽在兵，得地易胜也。”或曰：“兵之胜，主于仁、义、节制，地利不过扶助之。”或曰：“制，当作致，是料敌虚实强弱之情，而致我之胜。”或曰：“上将者，乃为将臻极之道，毕尽而无遗也。”或曰：“‘知此’二句，乃总结一篇之言。‘知此’者，知此篇之义也。”

(更geng4能。不中zhong4。易yi4。帮bang1助。料度du4(今音)。度duo2其。斫zhuo2木：被砍削的树。捣dao3)

惟民是保而利于主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此国之宝也。<sup>357</sup>

（“惟”一本作“唯”，义同。”民“作”人“，”利“下有”舍“字，非）

此又承上文而言将虽当知敌情地形，一有贪畏之心而从中制，则胜亦难矣。故必须揆之以战道也。“主曰”，犹言君命也。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非不知尊乎君，正以战之胜败何如为要耳。盖与其从令而僨事，不若违制而成功；否则，为身家计得矣，其如三军社稷何？故战有必胜之道，主虽命无战，必战之为可；战有不胜之道，主虽命必战，无战之为可。二“可”字，对“不可”言，乃“不然”意，非仅可未尽之辞也。故进虽有名，实非求战胜之名；退虽无罪，实不敢避违命之罪；惟欲保全生民之命，而有利益于君主。此等之将，忠足以安邦，智足以察敌，乃国家之珍宝。（见不可以易得，当贵重用之也）

“战道必胜而必战”，如魏李典知高蕃少甲，恃水懈怠，有必克之机，乃违曹操从陆之戒，而与程昱亟击之，水道果通；吴夫概知楚瓦不仁，臣无死志，有必奔之势，乃违阖庐弗许之语，而以其属五千击之，楚师果败；是皆知“必战”之义者。若“遵主之命而无战”，司马懿之甘受巾幘，而畏蜀如虎可耻也。“战道不胜而不战”，如赵充国知先零罕开未可并下，虽玺书督战，竟不从而请罢骑屯田，卒奏振旅之绩；邓禹知赤眉饱锐，未可遽当，虽下敕进兵，竟执前议而且就粮养士，卒收平贼之功；是皆知“无战”之义者。若“遵主之命而必战”，则哥舒翰之兵出潼关，而失利被擒可鉴也。

即此观之，在李典夫概之进，原无求名之心；在充国邓禹之退，原不避违命之罪；惟有见于必胜不胜，均可以保利而已。若司马懿则犹料孔明之难敌，哥舒翰岂非窘迫不得已乎？此千古胜败之征，世将不可不审也。

(揆kui2: 度量、考察。僨事: 败事。将jiang4。易yi4得。亟与急同。巾帼guo2。罕开han3 jian1)

### 婴儿爱子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sup>360</sup>

此亦承上言，将虽为国之宝，犹必恩惠素行，然后可用众以成功。婴儿初生，无知之子，其命悬于父母，当乳哺育养者也。爱子，父母亲爱之子也。将能视士卒如之，凡饥饱劳佚，疾痛痾痒，无不用心而抚恤卫护，则士卒亦必视将若父母。故虽令之赴深溪，同死难，亦无不可也。

深溪，至险不测，喻必危之地。死者，人之所甚恶。此而尚可，则无有不可者矣。向非恩以感之，何以得其心如此哉？古云“美酒泛流，三军皆醉，温言一抚，士同挟纆。”观于此不益信夫！

如穰苴之拊循医药，故士争奋出；吴起之吮疽裹粮，故士乐于战；段颍亲为伤者贍省，故得将士之心；王浚之全活巴蜀生男，故奏伐吴之绩；皆得于此。

(素行：一贯认真执行。死难nan4。甚恶e4。挟纆jia1 kuang4：受人抚慰而感到温暖。夫fu2。吮shun3：聚拢嘴唇吸。乐le4（今音）于战。颍jiǒng3)

**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sup>362</sup>

此承上节言抚众虽当以恩，亦不宜专用，须威以济之斯可也。若为将者徒能爱之如子，而不能令之以遵其法；徒能厚其生命，而不能使之以勇于斗；视其纵横纷乱，而不能治之以整其伍；则譬如骄养之子，狎恩恃爱，一不如意，即对目还害，有勃逆之心，而不可用以临敌也。

姑息之弊如此，即前篇“卒已附而罚不行”意。如刘璋暗弱，令不严于西蜀；庄宗姑息，威不振于乞恩；之类。

愚谓“将者，国之辅；三军者，又将之辅。欲求胜敌，非得其心而乐为用命，何以能之？”究其本焉，亦恩威兼济而已。

惟专用恩，则如骄子。故孔明所以对泣而戮马谡，吕蒙所以对垂泪而斩乡人，杨素所以流血盈前，李靖以十杀其三，皆明法审令，欲使畏我而不畏敌也。专行罚，则离心难用，故阖庐所以对同劳佚，勾践所以对厚账施，文侯所以对颁赐庙庭，李牧所以对椎牛飨士，皆恩加平日，使之感励而图报也。

考之师之初六<sup>70</sup>曰：“师出以律。”谓齐众以法也；九二<sup>71</sup>曰：“王三锡命。”谓劝士以赏也。《尉繚子》亦曰：“不爱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观此则信当并行，而偏废之者，岂善于驾驭乎！

（专用：专宠用事。乐le4（今音）为。谡su4）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sup>364</sup>

此承上言“恩威兼济”，固可得士心以进战，又必“知己”“知彼”，“知地形”之可不可，然后能全胜，而有一缺焉，虽不徇君命，善驭士卒，亦无益也。故云“胜之半”者，有胜有负，不得全胜之谓也。吾卒可以击者，精锐勇敢也；不可以击者，顿弊怯懦也。敌不可击者，强而实也，可击者弱而虚也。地形不可以战者，不便之处，难以陈兵出奇也。

（即《谋攻》篇末“知彼”七句之意，此持加地形耳）

昔周瑜指曹操托名汉相实汉贼；孙权承父兄据有江东，国险民附；且操舍鞍马，争衡于江湖；盛寒无草，必生疾病；假以精兵三万，保为破之；是“知彼”、“知己”、“知地形”者。若邓禹曰：“吾众能战者少，前后俱无资积；赤眉新拔长安，充实锋锐；且休兵就粮以观其变。”则“知彼己”矣。

<sup>70</sup> 《周易》第七卦师卦初六爻：“师出以律，否臧凶。”

<sup>71</sup> 《周易》第七卦师卦九二爻：“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周德威语晋王曰：“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压贼垒门，难展其足，不若退鄙邑诱之离营，别以轻骑绝粮，破之必也。”则“知地形”不可以战矣。凡此类，学者最宜详玩。

○或曰：“吾卒可以击，与不可以击，敌不可击与可击，俱在爱士而能教为可，不爱而不能教为不可。”上说，恐非。

（徇xun2：顺从。衡与横同。鄙hao4：古地名）

### 知兵者动而不迷 知兵者举而不穷

####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sup>366</sup>

（一本“迷”作“困”，“穷”作“顿”，非）

迷，误也。穷，困也。此承上文彼、己、地形不能全知者，固胜之半。惟机智甚明之将，则知之极其精，而未动未举之先，胜负已定。故不动则已，动则无迷误之失；不举则已，举则无穷困之患。（其胜必矣，岂止半乎？）

或曰：“迷，暗也，又惑也。”或曰：“穷，迫也。”或曰：“惟动既不迷，故举必不穷。”作根上直下说，非。

#### 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sup>367</sup>

“故曰”，古之兵书语也。孙子特引以总结前文。“彼己”，人事之虚实强弱也；“天”，谓天时之顺；“地”，谓地利之便；三者皆能知之，则战必无危而可以保全胜矣。

然则地形固当知，而彼己不尤要乎？将兵者盍慎之。

愚按此篇先后轻重，极其明悉，真可为万世法，非泛然措举者比。但言也，（地）形而又及于治兵胜败者何？盖恐后人泥地形而不尽人事也，故于地形，则曰“兵之助”；于料敌，则曰“上将之道”。孙子之意深哉！

○或曰：“知彼之虚实，知己之强弱。”此是分强弱说，恐非。

（将jiang4。措举：举措、言行举动、措施。泥ni4。盍he2慎之：何不慎重。但言：但是说）

孙子音注

## 孙子卷四终

## 孙子卷五 郎集

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校音点注

门弟庠生三吴何守礼 标题

门生进士扬宇程时登

武举绍岩王世盛

继岩王世兴

调宇陈廷和 同订正

### 九地第十一

九地者，用兵之地势有九也。上篇言地形，乃地理自然之形，可以安营布阵者，以宽狭险易言之。此篇言《九地》，因师之侵伐所至，而势有九等之别，以浅深轻重言之。上篇但举其常，此篇特指其变，故篇内有云：“九地之变，屈伸之利。”此《地形》《九地》，所以分为二也。然虽有其地，非将裁处之，未必得利，故次于《地形》之下而为第十一。

细玩之，通篇作十二节看，自“用兵之法”至“有死地”，是先举九地之名；自“诸侯自战”至“为死地”，是释九地名之义；自“是故散地”至“死地则战”，是著处九地之法；自“古之所谓善”至“不戒也”是善将能乱人而已不乱，夺爱惟在于速；自“凡为客”至“不可测”是言为客深入之三策；自“投之无所往”至“不得已也”，是错陈极论兵在危地，必同心相救；自“将军之事”至“察也”，是言士之同心听命，其机又在将之能颠倒；自“凡为客”至“不活”，是重举处九地之变法；自“为客绝地”至“不活”，又是以九地之变，重申为客之道；“故兵之情”一节，是重申兵士深入之情；自“是故不知”至“王之兵也”是重举《军争》篇文，见知之斯可深入，不知者非霸王之兵；自“夫霸”至“其国可隳”，是又明霸王兵之什强；自“施无法”至末，则皆是申将军用众之事，攻敌之妙，以终上“九地之变”三句也。

## 孙子音注

然其所处之法，虽有九者不同，大要皆本于人情，将能深达人情，馭之以术，发之以机，则人可用而地不困，此孙子作书之旨也。但义意虽精，辞觉重复，姑依本文解之，读者融会而不拘泥焉，斯善学孙吴矣。虽然，静幽正治，尤将之本也，自非内有静幽之智，外有正治之才，天分迈常者，安能颠倒百万之众，如弄婴儿于股掌之上，变化莫测，运用无方，假至败以为功，保生全于万死哉！噫！用兵如此篇，诚可谓神妙之极矣。或曰：“九地者，欲战之地有九也。”或曰：“胜敌之地有九也。”或曰：“用兵之利害有九也。”

（险易yi4。将jiang4。拘泥ni4。天分fen4。处chu3。夫fu2。重chong2。颠倒：翻来覆去、控制。无方：无定例，无定规）

###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 373

（一本“争”作“险”，“交”作“通”，非。圯pi3，下同）

地本无此九者之名，亦未尝为人而有散死等也。惟人因地之势，可以相助而制胜，故立此九者之名，与处之之法也。此举其目，解见下文。

（为wei4人：为了人们。处chu3之）

### 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 374

此以下释九地名之义。春秋之时，列国纷争，互相侵伐，不由天子命令，故称诸侯者，概言之也。自战其地者，因敌来我境内而与之战也。夫敌深入，必专志勇斗。吾之士卒未出境，则怀乡土，恋妻子，全无死志，惟欲奔走，故名为散地，言其势涣散，难于联属也。

昔郟人将伐楚师，斗廉曰：“郟人军其郊必不诚，恃近其城，莫有斗志，果为楚所败。”即犯此义。

○或曰：“地远四平，更无要害，易于散走也。”觉为牵强，不必从。

（夫fu2。郟yun2。牵强qiang3。易yi4于）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sup>375</sup>

虽入敌境，尚未深远，则士卒之心，易于思还，故名为轻地，言其势近家而轻于退也。

古人师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无返顾之心，正合此义。

○或曰：“初涉敌境，士未有斗志，其声势轻忽也。”

(易yi4于。舟梁：船和桥)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sup>375</sup>

(一本“我得亦利“作”我得则利“，非)

山川险固，彼我得之，皆可以获少击众，弱击强之利，在所必取者，故名为争地，言其势必先夺之，斯可胜也。

如赵马服<sup>72</sup>以万人先趋北山，而大败秦军；唐太宗以三千人先守成皋，而坐困建德之类。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sup>376</sup>

平原旷野，一望通达，彼我皆可以往来而难于阻碍者，故名为交地，言其势坦夷可以交错而行也，即十篇地形有通者之义。

如酈食其说汉高帝曰：“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宜先下之。”之类。

○或曰：“川广地平，可来可往，足以交战也。”或曰：“可以交结，若杜塞之，则致隙也。”或曰：“地有数道，交相往来也。”

(酈食其li4 yi4 jil：人名。陈留：古郡名。说shui4：游说)

**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sup>377</sup>

(属zhu3，下同，注同)

---

<sup>72</sup> 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因战功被赵惠文王赐号为马服君。后代文章多以“马服”指代赵奢，也有文章指代赵奢之子赵括。

## 孙子音注

三与参同。属，连也。天下，犹言诸侯也。三属，谓已与敌国相当，而旁有他国相连也。先至者，据其形势，可以缔合诸侯，而得天下之众助之，则随往如意，故名为衢地，言其势四通如衢路也。

八篇“衢地合交”，与此互发。若郑界于齐楚，晋乐毅并获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之类。

○或曰：“诸侯分封，三面连属，先至结好而得三属之援也。”或曰：“遇此三属，若道远发后，不能先者，但先遣使重币约好旁国，则兵虽后至，已得其众助之矣。”或曰：“势甚要冲，控带三属。如此之地，能先至而据之，则必得天下之众从之也。”

（缔di4合）

###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sup>378</sup>

深入敌人之境，所过地邑已多，曰背者，俱在后也。如此，则津要绝塞，士无归志，故名为重地，言其势辽远而难于返也。

如乐毅攻齐，直入临淄；岑彭伐蜀径，至成都；之类。

○或曰：“背，去也。背与倍同，谓远去己之城邑也。重，谓进未必胜，退不可还，兵至于此，事势重也。”非。

（津要：水陆冲要的地方。绝塞：极远的边塞地区）

### 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圯地。<sup>379</sup>

（旧本“山“上有”行“字，非。今据理削之）

山林、险阻、沮泽六字，注见《军争》第七篇。圯地与下“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俱已见《九变》八篇。言凡此六者之类，俱人马难行之道路，颠蹶陷没，害不可言，故名为圯地，言其势毁坏而无依也。

如李陵降于山谷之下，张郃死于木门之道，项羽陷于大泽之中，皆不知此义而败者。

(注见xian4(破读)。颠蹶dian1 zhi4: 跌撞地行进、奔跑。降xiang2于。郤tai2)

### 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sup>380</sup>

山川辽绕，道路阻深，入则狭隘而不广，归则迂而不直，彼敌以寡少之兵，可设奇伏以击吾之众，使进退艰难，故名为围地，言其势不能脱，如被围困也。

韩信虑用左车之计，而先覘井陘口；孔明不听魏延之谋，而轻由子午谷；皆知此义者。

(寡少shao3。覘chan1: 窥)

### 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sup>380</sup>

山川险塞，为敌所据，粮道不通，进退不易，惟上下同心，并气一力，决于速战，则可以生存，而稍缓则必至于危亡，是坐以待毙之处也，故名为死地，言其势莫出而必死绝也。

韩信阵军背水，而士殊死战；班超出使鄯善，而泣入虎穴；皆知疾战之义者。

(此已上释九地之名)

(不易yi4)

### 是故散地则无战。<sup>381</sup>

(此以下着处九地之法)兵在散地，安土怀生，则陈不坚而斗不胜矣。故不可速与敌战，惟当固守以待其弊也。若敌或深入，专志搏斗，亦须先集人积谷，保城备险，然后轻兵绝其粮道，塞其要路。庶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而军皆困绥。纵欲野战应之，亦依险设伏。无险则隐于阴晦，出其不意懈怠之际，而始可击之。此处散地之法，当以“无战”为主也，后又言“一其志”。

如楚将不听或人之说，而分兵为三，与黔布战于徐潼间；陈余不用左车之计，而空壁出争，与韩信战于泜水上；是皆昧此“无战”之义者。

## 孙子音注

愚谓孙子但因散地而论之耳。果号令严明，士卒爱服，则使之战，死且不顾，又何散之有？

（处chu3：裁决处置；后皆同。陈zhen4：军旅之陈与阵同。将jiang4。或人：某人。诋zhi1）

### 轻地则无止。 382

兵在轻地，未背险阻，士皆思还而无坚志，故宜速进，莫近名城，莫由通道，莫狃小胜，莫贪细利，惟选精锐之士，设伏而行；若有敌邀，奇正击之；无则务于深入，慎不可淹留停止，以致士卒之逃亡。此处轻地之法当如此，后又言“使之属”。

愚谓此亦但因轻地而论之，不计其他也。

（处chu3）

### 争地则无攻。 383

争地之法，已见《军争》篇。无攻者，谓险固要害，乃必争之地，我当先据，若敌先得之，则胜势在彼，切不可强攻。但佯为引去，设伏奇巧，趋其所爱，伺敌出救，然后乘其无备而攻之或可耳。故处争地之法，必当以“无攻”为主，后又言“趋其后”。

如秦人见赵奢据北山而争之，争不得上，遂致大败，正昧此义者。

或疑“我先争得，而敌用此法则如之何？”亦曰：“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追之，分伏险阻。”能如此者，敌人纵有计还斗，不惟攻之难取，且陷吾伏中矣。噫！兵法如珠走盘，随敌变化，果有制胜之术，何虑无全胜之功。

○或曰：“无攻者，谓险要之地，即当速争之。无攻别城延缓而有失也。”以此为训，后有吴王，不听桓将军之计而疾据武库敖仓，乃徐攻梁地，卒为周亚夫所败者，不亦可慨夫？

（强qiang3攻。概夫fu2）

### 交地则无绝。 385

往来交通之地，难以阻塞，但当预设奇伏，示以不能，诱其半至，袭而击之耳。故处交地之法，必宜以“无绝”为主，后又言“谨其守”。

如李牧之守雁门，急入收保，不轻与战，后多为奇阵，示以小利，卒至匈奴大至而破之之类。

○或曰：“道既错通，恐其邀截，须车骑部伍，首尾联属，无使之断绝，致敌乘隙也。”或曰：“交相往来，亦谓之通地。当居高阳以待，利吾之粮道，而无使敌得以绝之也。”

（邀截：阻拦袭击）

### 衢地则合交。<sup>385</sup>

四通之地，当先遣使以厚币约和旁国，然后简兵练卒，据便利而处，则我有外助，彼失其援，左右犄角，必然取胜。故处衢地之法，宜以“合交”为先耳，后又言“固其结”。

引证或意，俱与前同。

愚谓：“讲信修睦，相通之礼，交邻有道，孟氏训之，未尝及于远，亦未有听远人之说者。孙子乃因衢地而发之何也？”盖当时诸侯，贪土地者多，识时势者少，明义理者绝无，每每于相连之国，不自结以固唇齿，而辄听远邦游说之计，约共灭以分其地，卒致唇亡齿寒而不悟，善交者如是乎？故衢地合交，乃春秋战国之套习，又奚怪乎孙子言之耶？

（远人：远处的人。游说shui4。怪guai4同怪）

### 重地则掠。<sup>387</sup>

深入敌人之地，进未有利，退复不能，转输稍缓，军何以资？须掠取敌之粮畜以足之，坚壁持久，而伺隙取胜也。故处重地之法，以掠为主，后又言“继其食”。

昔贺若敦渡江取陈湘州，陈将侯镇讨之，江路遂断，粮援后不接，敦乃分兵抄掠以充资费，岁余亦不匮乏，殆知此掠之义者。

○或曰：“则掠，当作无掠。盖深入敌境，不可非义取利以失人心也。”愚意因粮于敌，智将之常，此说太泥，但非相敌之境，则不可耳。

（将jiang4。泥ni4）

### 圯地则行。<sup>388</sup>

毁坏之地，一无所利，惟当速过远去，不可迟留。故处圯地之法，以行为主，后又言“进其途”。

或曰：“若卒遇敌人何如？”愚意便当据险守要，简选精兵，或分而左，或分而右，掩其空虚，乘其不备，乃可胜之，亦不得已而应也。

（卒同猝。掩：袭击）

### 围地则谋。<sup>388</sup>

此与下“死地”句，虽解见《九变》第八篇，因“变”与“地”义微不同，故复详注之。夫前隘后迂之地，偶陷其中，则进退不利，难以力胜。必须发吾之奇谋，佯为穷弱，示无所往；庶敌轻于为备，我得伺其疲懈而励三军，齐心奋勇，速溃以出也。故处围地之法，惟在于谋，后又言“塞其阙”。

如汉高被匈奴围于白登，用陈平美人计而解；田单受燕人围于即墨，行约降遗金计而胜；均非谋何以能之？但谋亦非一端可尽，如风雨晦冥之夜，烟迷雪暗之辰，或断绝烟火，或息鼓卷旗，或卑词请降，或结障遗赂，凡寻隙求间皆是也。学者宜推广悟之。

（夫fu2。卷与卷同。卷旗息鼓：犹偃旗息鼓；指行军时隐蔽行踪，不让敌人觉察。遗赂：赠送财务。求间jian4）

### 死地则战。<sup>389</sup>

死中求生，非战不可。故须号令三军，示不得已，或杀牛飧士，或破釜沉舟，或割髮捐冠，或填夷井灶，并气积力，以殊死战，庶几可生。故处死地之法，惟在于战，后又言“示之以不活”。

如班超因鄯善礼衰，知匈奴使至，将为豺狼肉也，遂激发同行三十六人，乘夜纵火而战，以定西域之类。

（此以上着处九地之法）

（殊死：拼死）

### 善用兵者合于利而动

**古之所谓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sup>390</sup>

（旧本“所谓“二字在”古之”前，新本又失去，今依京本校正添入）

此承上处九地各有其法，则善用兵矣。故敌难于应援分合，而已之动止自由也。“古之所谓”指昔人之词。前后者，前军后军也。众寡者，大阵小阵也。贵而上者，将佐也；贱而下者，即卒与兵也。言善用兵者，出其不意，袭其无备，或惊前掩后，或声东击西，或立伪形，或张奇势，故能冲敌之中，而使前后不及顾；分敌之威，而使众寡不相恃（其军阵之紊乱可知也）；分有贵贱，而使之不得救扶；位有上下，而使之不得收敛（其将士之仓皇可知也）；卒已离散，而使不能复集；兵虽会合，而使不能齐一（其纪律之舛错可知也）。且合于我之所利，则动而应之；不合于我之所利，则止而勿从。

此非节制素定而善兵者，奚以能之？故又不特因地制胜已也。

昔韩信列阵肯水，能令赵人空壁来逐，而赤帟袭入，是前后众寡，不相及恃也；斩成安，擒赵歇，是贵贱上下，不相救收也；大战良久而还，惊见赤帟而遁，是不集不齐也。然韩信实合于井陘不守之利，方动兵下赵；若成安听左车绝粮之计，则不合于轻斗之利，必且止而不进矣。

晋之谢玄亦然，淝水之战，先斩梁成于洛涧，是前后众寡，不相及恃也；走苻坚于五将山，是贵贱上下，不相救收也；退不可止，昼夜惊奔，是不集不齐也。然谢玄实合于以正拒

## 孙子音注

逆，以戒待骄之利，故敢八千接战；若苻坚听苻融阻水之计，则不合于得渡之利，必且止而更图矣。

噫！韩谢二将军之善用兵如此夫！

或曰：“利，指地利。”详之。

（将jiang4。分fen4：身份。舛错chuan3 cuo4：谬误。赤帜zhi4。井陘xing2。更geng1图：重新谋划。夫fu2）

### 先夺其所爱

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得其所爱，则听矣。<sup>393</sup>

此孙子设为问答之词，以见其难处，诚为兵家之秘要也。

“所爱”，谓凡所顾爱，如地利、粮食、巢穴之类。承上而言，敌若不堕吾计，兵既多而强，又且齐整有制，将欲来攻，何以待之？吾知此为勍敌，未易使之听命也，惟先夺其所顾爱之事，则敌必分兵救援；虽云众整，亦难以恃，而进退胜负，皆须听命于我矣。（下文即夺所爱之事）

如赵奢先据北山，曹操潜烧鸟巢，司马懿直指襄平，皆是。故秦人、袁绍、公孙文懿之兵，非不众整，悉为所败也。

○或曰：“爱，专指地利，能先夺便利之地而据之，则敌之进退，皆受制于我也。”详之。

（勍qing2：强也）

### 兵情主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sup>395</sup>

（旧本“速”后又有一“速”字）

此孙子应难以覆陈兵情也，承上言欲先夺所爱，不可迟缓处之。盖用兵之情理，主于神速；于人之仓皇不及而乘之，则彼莫能御；于不虞度所至之道而由之，则彼莫能阻；于所不戒谨防而攻之，则彼莫能拒；故惊扰散乱，如上节“前后不相及”六句，所爱为我夺也。



若失之缓焉，何以夺之？而亦未必听于我矣。

司马懿之破孟达，八日而抵上庸，是“乘其不及”也。邓艾之袭成都，走阴平无人之地七百里，是“由不虞道”也。李靖之降萧铣，因铣恃秋潦江涨，不设备，是“攻其不戒”也；凡此三者，皆知主速之义者。他如王彦章三日而破南城，狄青灯夜而夺昆仑，亦非速而何？此不能枚举，惟善学者悟之。

○愚谓兵情固主速矣，使敌将多谋，行伍辑睦，令行禁止，器利粮充，则强实无对，又安能速而犯之？故遇此等之敌，惟当敛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锐，与之持久，斯可自保。泥于主速，必如廉颇坚壁以拒白起，王霸闭营而避苏茂也。

然愚又有说焉，夫观廉颇王霸，则兵情亦宜安缓矣，而孙子必以速为训者，何也？盖人情仓卒，则胆易惊，逼迫则心易乱；故童子疾呼，勇士为之怵然而回顾；夜卧之人闻失火，懵然不知门之所从出；一虎入市，万众改颜；一蛇入室，举家颤手；乃几之所在也。故遇敌强则当缓图，而敌若无能，务在于审机而速也。

抑又有说焉：“我之攻敌，虽在于速，而犹当先几以防敌之速攻我。”愚将惟不辨于此，昂然轻出，反为敌所袭；非止己之空虚不能支，即还救之，又疲劳而不及；城堕于前，兵僨于后；为天下后世笑者，正由其心粗气溢，徒知攻敌之当速，而不能防敌之速攻我耳。然则孙子主速之言，岂直为进攻之法？而应敌者，更宜吃紧也。

愚故不惮其烦，而反复论之，高明察焉！

○或曰：“兵当速以乘人，由不虞，攻不戒，正是乘人之不及也。”此是以末二句，作申“乘人”句说。或曰：“兵惟速，则能乘不及，可由不虞之道，以攻其不戒之处也。”此是以“兵情”句作头，下三句作效，而又以“由不虞”二句作一气也。俱不必从。

（应难ying4 nan4：应付危难。覆陈fu4 cheng2：重覆陈述。将jiang4。泥ni4。易yi4。虞度du4（今音）：谋虑。之降xiang2：向对方屈服也。辑睦：合作、和睦之意。令行禁止：一有命令就立刻行动，一有禁令就马

## 孙子音注

上停止；形容执行命令、法令严格，雷厉风行。夫fu2。仓卒cu4：匆忙急迫。卒同猝。怵chu4然：恐惧貌。懵meng3然：不明、无知貌。颤chan4：因恐惧而抖动。几之所在：机之所在。先几xian1 ji3：预先洞知细微。僨：覆败）

###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sup>398</sup>

（一本“克”作“克”，非）

比与后二节，皆言为客深入之策，见又不必于速也。克，胜也。入人之地者为客，自战其地者为主。为客者既深入敌境，则在重地而心专一，若主人之兵犹在散地，故不能胜也。

如广武君<sup>73</sup>谓韩信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之类。此是以大概言之，亦有不必然者。

#### 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 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sup>399</sup>

（饶rao2：富足）

此言深入重地，未有必胜之利，则须为此三事。盖重地所虑者，粮饷不继也，当掠于丰腴之野，以足三军之食；重地所畏者，敌扰吾众也，当坚壁而守，以抚循饮食之勿使劳倦，令得并合锐气，而积聚余力；重地所惧者，凡事不察也，当于食与力既足之后，运用行兵之计谋，为敌人不可测度之形。（此三者乃处重地之法也）

“掠于饶野”二句，如孔明伐魏，先割上邽麦之类。“谨养勿劳”二句，如王翦代荆，休士饮食，而投石超距之类。“运兵计谋”二句，如赵奢御秦，善食遣间，而疾趋北山之类。

愚按“掠于饶野”句，重前“重地则掠”意。

（抚循fu3 xun2：安抚、慰问。凡事：机密的事。行兵：领兵、用兵。邽guil：地名。遣间jian4。重前chong2 qian2：重复先前）

---

<sup>73</sup> 李左车，赵国名将李牧之孙，秦汉之际谋士。秦末，六国并起，李左车辅佐赵王歇，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广武君。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sup>400</sup>

投，置也。夫重地已危，而复置于左右前后无所之之处，则人知莫避，虽守战至死，亦且不奔北矣。既不畏死，焉有不得胜者乎？故士人之在患难者，咸竭力以赴斗也。

一说：“‘死焉’ ‘死’字作衍文，谓至死而不北奔，焉不得士人之尽力乎？”亦通。但前讲作二句读，后说作一句，觉理胜。详之。

○或曰：“死焉不得，谓既舍死，焉不得志也？”又曰：“焉不得生也。”又曰：“敌之死命，安不得制也？”又一说：“以士人尽力，连下‘兵士甚陷则不惧’讲，谓士人既尽力，而复陷于危地，又何惧也。”俱不通。

（夫fu2。患难nan4）

**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sup>401</sup>

上言为客深入之道，此言兵士深入之情。夫见险在前，乃生恐惧；若甚陷于中，则人有必战之心，而无容惧矣，故不惧。生有可求，乃怀遁计；若走无所往，则人奋必死之志，而守益坚矣，故则固。离叛起于易返，若入敌既深，则退还亦难，故其心自拘于一而不散。怯懦由于可缓，若势不得已，则危在目前，故不敢不竭其力而赴斗。

常情如此，为客者所以虽深入而无伤也。愚谓四句，总是兵在危地。

班超出使西域，知所居危难，乃激发三十六人，死生从司马，乘夜以破虏<sup>74</sup>似之。

（夫fu2。易yi4返。危难nan4）

---

<sup>74</sup>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十五》：“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怖，普布翻。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这是班超立以36人尽灭110多名匈奴使节的精彩记载。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sup>403</sup>

（一本“故”上无“是”字，非）

承上言兵既在危，故不待修整，而自然戒慎；不待求索，而自然得情；不待约束，而自然亲密；不待号令，而自然信从。

总是其机必自战，即上“则专”意。使非所遇之危，安能同心如此？

○或曰：“求，犹责也，言不待责罚而自得其心也。”或曰：“不求其意，自得其力也。”或曰：“不求胜而自得胜也。”未知孰是，姑俱存之。

**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sup>404</sup>

承上言兵既知危，而同心以战，所忌者，惟祥疑二者，故又举以足其意。夫妖祥之言，狐疑之事，其惑乱人心，莫甚于此；是以闻鹤唳惊为王师，见草木皆为人形；果能禁之去之，则士皆心一见定，虽至死而无他虑也。

《司马法》曰：“灭厉祥。”《黄石公》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恐乱军士之心。《李卫公》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皆与此合。如渭桥之役，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速用兵者胜；李晟曰：“人臣当力死勤难，安知天道邪？”<sup>75</sup>是禁祥也，故能激发士卒以清贼党。牧野之符，遇大雷雨，群公尽惧，散宜生欲卜吉而行，太公乃毁龟拆蓍，是去疑也；故能士如熊罴，以摧商室。然亦有不尽然者，倘众无战心，则亦须假巫祝恠异以使之，如田单守即墨，命一卒为神师，出入约束，必称神，遂破燕，是也。

（夫fu2。不得为wei4吏士：不允许这些人做官。熊罴：比喻勇士。恠guai4同怪）

<sup>75</sup> 梁溪集\_（四库全书本）《论裴行俭李晟行师》：“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李晟之屯渭桥也，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曰，荧惑退，国家之利，速用兵者胜；晟曰：天子暴露，人臣当力死勤难，安知天道邪？”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 405

(恶e4，注同)

此与下节总是“不得已则斗”。无余者，尽弃之谓也。非恶，正见不得已也。财与命，人之所爱。今吾士于财，则焚掷而无顾恋之心者，非恶货之多也；于命则割舍而无贪生之念者，非恶寿之长也。

盖人惟因将之示而知无生路，故不得已而弃之死斗也。

○或曰：“当在将上说。吾能使士之财命，或烧去之，或委致之无余者，非恶货与寿，恐其恋财恤命而不死战故也。”

(将jiang4。委wei1致：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别人；听任命运的支配)

**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刳之勇也。** 406

(涕ti4。“沾”旧本作“沾”。“诸刳”之前一本有“者”字，一本有“则”字，一本“者”“则”二字俱有；今依京本，不用。刳gui4)

令，期于必死之令也。颐，颌也。诸，鱄诸，公子光使刺吴王僚者。刳，曹刳，以勇力事鲁庄公，战于长勺，俟齐人三鼓气衰而败之者。或曰：“刳，乃智士，非勇士当作沫。曹沫尝从庄公赴葵丘之盟，执匕首以劫齐桓公，而归汶阳之田者。殊不知此乃其弟曹剂，非刳也。剂，字子洙，故‘洙’为‘沫’之误耳。诸刳二人，乃春秋之勇士。”孙子言为将者未战之日，先令曰：“今之死生，在此一举，疾战庶可以生；不然，必身膏草野而为禽兽所食。”是以士卒闻之，皆有必死之心。故坐者，涕直落而沾衣襟，偃卧者，涕横流而交颐颌，且投之无所往之险也，故人致其勇，有如鱄诸曹刳之徒也。

或曰：“凡行军飨士，使之乘酒舞剑，伐鼓喧呼，皆所以增其气也。而今先涕泣，无乃挫其心乎？”愚则以先决其死力，后激其锐气，故无不胜。若无必死之心，其气虽盛，何由克之？此必先示之以死焉斯可耳。

如荆轲别易水，士皆垂泪涕泣，及复为羽声忼慷，则皆瞑目，发上指冠，是也。<sup>76</sup>

（鱗zhuān1。易yì4。颞yì2。颌hè2：鼻子下面腮颊部分。沫mò4。洙zhū1。将jiāng4。忼慷kāng1 kāng1：意气激昂，胸襟开阔）

### 善用兵者如率然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sup>408</sup>

（率shuài4，注同）

此与下节又入深一步，言士卒知死勇战，必彼此同心也。率，犹速也。率然，急遽之貌。举击蛇之首尾中，所以状应援之速也。言能用兵者，其阵势前后左右，互为奇正相护，正犹此耳。

然则孔明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文，纵横皆八，名为八阵图，其说曰：“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宁非遗意乎？是以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也。”

### 吴越同舟

**敢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sup>409</sup>

（夫fū2。“同舟济而”一本作“同舟而济”，又一本无“济”字，皆非）

此承上率然设为问答之词，问者谓：“三军之众，人各一心，虽有所亲，未必能率然相救，如何然后可得也？”答曰：

“可”者，正以其同在死地，势使之然也。恶，憎怨也。吴越相恶者，谓吴王夫差，因父阖闾被越败于携李而死，乃命守宫者，随其出入呼名，以图报复；果栖越于于会稽，令其

<sup>76</sup> 《战国策·燕策·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瞑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受臣妾之辱，悉宝货之奉，方赦之归国；后二十年，越生聚教训，民皆可用，卒以灭吴。可见世为仇敌以相恶者，莫如二国之人也。然当其同舟济水，而遇风之险，则相救如左右手。何也？盖由同处患难，惟恐倾覆，故皆相救以全其命，而不暇计平日之事也。况非仇讎之人，同陷死也，岂不犹率然之相应哉？故曰：“可也。”

此乃设喻以状兵在危急，必极力相援，非真吴越同舟也。学者当悟而得之。

附吴越世家：

吴姬姓，子爵，自周太王长子泰伯，与其弟仲雍，避少弟季历，去之荆蛮，号曰勾吴。端委以治周礼，荆蛮义之，归者千余家。泰伯卒，仲雍嗣立，断发文身以为饰，遂不通中国。传至阖闾之子夫差，以强暴霸中国，为越勾所灭。

越姁姓，子爵，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祀。后二十年至允常，鲁昭公五年，偕楚伐吴，始见于春秋。允常卒，子勾践嗣立，是为越王。威烈王时，无疆伐齐，齐说之伐楚，楚败，尽取吴故地，东至浙江。越以此散，诸公子争立，或为君，或为王，滨于海上，朝服于楚，其国遂灭。

（夫差chai1。阖闾he2 lú2。携zui4李：古地名，在今浙江嘉兴。会kuai4稽：中国古代郡名。同处chu3。长zhang3子。患难nan4。始见xian4（破读）。说shui4：劝说）

齐勇若一政之道 刚柔皆得地之理

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sup>412</sup>

（一本“未“作”不“字，非）

方，缚也。埋，示不动也。刚柔，强弱也。此承上言虽置兵于死地，缚马埋轮，其固不足恃，惟用权智变通，使大众齐力，奋勇如一人，而后军政得其道也。兵之刚强者可用，而柔弱每不能，无分强弱皆得其用，实由于地势致之也。

若非陷之死地，安能齐勇以战，而皆为我用哉？韩信驱乌合之众，背水阵而破赵，深知此义矣。

○或曰：“方，桴也。编竹木过水，大为筏，小为桴。诗曰：‘方之舟之是也。’方马者，缚马如方也。”又曰：“方马埋轮，是马多牧遍而盈方，车多轨深而埋轮，总见兵之多也。”又曰：“方乃放字之误。言放去其马，埋轮于地，辘不得马而驾，车不得轮而驰，则三军散乱，不足恃为不散之术也。”或曰：“齐勇若一，谓齐用其勇，若一心也。”又曰：“齐其力，勇其气也。”或曰：“刚柔皆得，言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皆得者，处山处水，无所失也。”诸说纷纭，俱存之，俟详。

（处chu3山。处chu3水）

### 携手若使一人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sup>414</sup>

（携xie2，旧读xi1，统读xie2。携旧本作”携”，携携皆同）

此结上文之意，九地之间，莫难于死地，故自“投无所往”至此，其说反覆如是之多，然有误至之者，有特至之者，能善用之，皆可胜敌，而转危为安也。携，挥也，提挈也。携手，翻迭之貌，便于回运，以前为后，以后为前，以左为右，以右为左也。若使一人，齐一貌，喻易也。言三军虽众，一举手间，莫不应命，如使一人者。盖置之不得已之死地，故不能不同心，而自然从我所挥指也。

孰谓死地非生全之所哉？然非善用兵者，则不能也。

（回运：回环运用）

### 静以幽正以治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sup>415</sup>

上文言人情必战于死地，死地能使人自战<sup>77</sup>矣。所以置之死地者，其机则在于将军有颠倒驾驭之术<sup>78</sup>。若士卒得以知之，安

---

<sup>77</sup> 自战：战胜自己。



肯就死耶？故此又以将军之事言之。静者，镇重凝定而不躁扰；幽者，沉潜深然而难测度；此谋畧之诡秘也。正者，严厉直方而人不敢犯；治者，周悉缜密而行无遗漏；此纪律之分明也。凡处事备此四者，斯可为善于统兵之大将。

下文至“将军之事也”皆发明此义。

○或曰：“静，谓荣名利禄，不足以动其心。正，谓整齐严肃，又足以检其身。夫心静则幽深而莫测，身正则整治而难犯。内外兼修如此，所以能馭众而制敌也。”此分两端相连说。又曰：“清静则简易，幽深则难测，平正则无偏，故能致三军之治。”此作三者全，能治说。详之。

（测度du4（今音）。处chu3事。夫fu2。简易yi4）

### 愚士卒之耳目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sup>416</sup>

（易yi4，注同）

此承上言将军惟静幽正治，故能使人听命也。愚，误也，谓蒙蔽之也。愚其耳目，则他无所知，如聋如瞽也。易，变易也。革，改革也。迂，远也。夫人有知识，则生疑惑；有思虑，则生恐惧；安肯就死地以战？且兵家之胜，不可生先传者，故将之于士卒也，能驾虚空不实之言以愚其耳，张狙诈不实之形以愚其目，使之无所见闻，惟听命而已，即“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事已成而忽易之不行，谋已定而忽革之不用，使人无识我造意之端，惟顺承而已。居已安而忽易之他徙，途且近而乃迂之远行，使人不得虑吾之所为，必待胜而后知也。

<sup>78</sup> 颠倒驾馭之术如“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等。（详见以下诸节）

若此者，无非所以颠倒士卒之心，而欲其可用，益以见兵为诡道也。盖诡者，非止诡其敌，抑将先诡我之士卒故耳。

“愚士卒耳目”，如齐田单守即墨拒燕军，因士心怯，假以一卒为师，而每出约束，必称神师；晋李矩守荥阳拒刘畅，因士心惧，伪祷于子产庙，而巫言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之类。“易事革谋”，如耿弇发令治攻具，约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乃勒军取临淄；李愬初东行六十里，攻张柴，既而益治鞍铠弓刃，吏请所向，乃径入蔡州取吴元济；之类。

“易居迂途”，如裴行俭行军抵暮，令下营讫，而忽使崇冈；邓艾不攻剑阁，走阴平无人之地，而直冲成都；之类。

○或曰：“易事革谋，谓前所行之事，旧所发之谋，皆当易革之，不可再用。盖战胜不复，兵之玄机，而将之术，又以不穷为奇也。”或曰：“易居迂途，谓敌居要害，能使自移，途近于我，能使迂之也。”又曰：“易当作去声，谓平易而居者，将致敌以求战也。迂其所趋之途者，佯示远而欲密袭也。”俱非。

（夫fu2。将jiang4。讫qi4：终止。约束：规约）

### 登高去梯去梯发机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sup>420</sup>

（帅shua i4。旧本无“期如”二字，又一本“如”字作“若”字，俱非）

帅，主将也。期，与士卒约会于敌所也。机，弩芽也。承上言既不使之知识与虑，则已在危地，是主将与之相约战所。初不言危，既至，乃以必死示之，使自战；有如诳其登高处而从下除去其梯；此喻可进不可退也。主将入敌地，初则藏其机而不露，及深入，乃发之使自战；有如弩芽之动，箭去不复回；此喻可往而不可返也。

王镇恶取洛阳，自河入渭，食毕，弃船登岸；船，因水急，逐流而去；镇恶抚慰士卒曰：“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已无，岂能复生？惟死战可以立功。”是得“去梯发机”之义者。

○或曰：“发机，发其心机也。”又曰：“发动机权，随事的应变也。”又曰：“发其危机，使人尽命也。”

**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sup>421</sup>

（“若驱”前旧本有“焚舟破釜”四字，“此”字后有“谓”字，俱非）

险，患难之地也。此又承上言三军之众，不能测吾之谋，又无返顾之心，则进退惟将所命。其驱使之也，诚若牧之驱群羊，或往或来，不知所向。故聚集三军之众，投之于危难之地，使专一致死而取胜者，此将军之能事也。

岂他人可与哉？此乃直结上文率然之义。

韩信阵于背水，士殊死战，卒破赵会食，而诸将犹不知；李愬雪夜入蔡，不取吴房，不忧郎山，卒擒元济，而诸将尚不晓；皆是也。

愚意兵识将意，将识士情，自古善之。今乃欲往来莫知，何也？盖军事贵密，且人情又难与虑始；苟无颠倒之术，使得先事而知其危，必惊忧疑畏；犹豫之间，将生他变；或私相告语，而有漏泄之虞；或恐怖太甚，而有叛降之患；此皆势之必至，故当深虑而防之使莫知也。噫！孙子谈兵，何精微之极致欤！

（患难nan4。将jiang4。叛降xiang2。虑始：谋划事情的开始）

### 九地之变不可不察

**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sup>423</sup>

（旧本无“也”字，非）

此指上文而通结其意。前已言处九地之常法，今又言变者，因下重举九地，将以为发端张本也。盖地势有九，其变不同，故曰变；或屈或伸，各有便利，故曰利（所谓“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人之常情，莫不乐生而恶死，惟置之死地而后生，故曰理（即上“甚陷则不惧”等句，乃理之必然也）。是三者皆用众之机，将军之所有事，不可不致其察也；察则我制其权，人皆由之不知，而可使之率然矣。

愚意此篇之义到此似毕，然其玄机妙诀，中间犹有未发者，故下复重申之。孙子惓惓示后之意深矣！

○或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须识变通，可屈则屈，可伸则伸，审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故当察之也。”又曰：“能因九地之变化，则有可屈可伸之利，得人情必从之理，故地之变，不可不察也。”

（处chu3。重chong2申。乐le4(今音)生。恶e4死。拘泥ni4）

###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sup>424</sup>

此下重以九地之变，申言为客之道。先举兵者为客，入敌之地深，则士心专一，浅则易于退散。故去己之国，越人之境而用师者，兵不可返，粮不可继，乃孤危绝望之地也，故云绝。

然篇首原无“绝地”之名，而不列于九地者，何也？盖以九地之法皆有变，而绝地无变之故。今又特举之者，亦因“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之句而反之。且春秋之际，间有之也。

“去国越境”，如秦人过周而袭郑，晋人假道而伐虢之类。

○或曰：“绝地，乃进不及轻，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间者。”或曰：“去吴国，越吾境，初入敌地，凡所过关梁津要，使踵军夷塞者，所以禁人内顾，而止其还遁也，故云绝。”

（易yi4于。虢guo2：周代诸侯国名。踵zhong3军：后续部队）

### 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sup>426</sup>

（“四通”旧本作“四达”）

解见上文。此专言为客之道，故于九地中，摘出衢、重、轻、围、死五者明之。

杜牧张预谓九地而止言五事，是举其大略者，非。

（解见xian4：破读见古同现）

###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sup>426</sup>

此至“不活”，乃重举处九地之法。通论主客之道，其意大约与前同。言处散地，吾将贮谷集人，据险设奇，令上下和同，而一其志以坚守，伺敌不意，方攻之也。故前云“无战”。

如王霸不救马武，恐相恃而两军不一；葛从周出击燕兵，必闭门而后方与战；是皆知“一志”之义者。

○或曰：“一志，非止于守，或兵出即闭其城门以示不纳；或所过桥梁栈道，所用舟楫，烧之以示不渡；或下营布阵，背水而居，以示不退；皆是也。”此似绝其内顾决战矣，恐非。

（重chong2举。处chu3。注皆同）

### 轻地吾将使之属。<sup>427</sup>

属，连续也。言处轻地，吾将使吏士，行则队伍相连，止则营垒相接，所以备敌之不虞，防士之逃遁也。故前云“无止”。

大率去国未远，人心浮动，密之则固，疏之则惧，譬如众人结伴同行而防虎，则胆自壮，此亦理之必然。

### 争地吾将趋其后。<sup>428</sup>

（趋新本作趋，义同）

趋，速进也。言处必争之地利，若敌人未至，我虽在后，当疾行以争得之；敌已先得，则不可争也。故前云“无攻”。

○或曰：“争地贵速，前驱至而后不及，则未可争。故当疾进其后，使首尾俱齐也。”或曰：“凡争地利，先遣精锐疾据之，彼若恃众来争，则我以大兵趋其后也。”或曰：“敌向前争利，其后必虚；我趋其后，使不得不舍前救后；则所争之地可有也。”

### 交地吾将谨其守。<sup>429</sup>

处于交地，惟当据险守固，以备敌之掩袭，伺其来而设伏击之，不可阻绝也。故前云“无绝”。

**衢地吾将固其结。** 429

处于衢地，吾当卑词厚币，重其盟誓，以先结好诸侯，使坚固不渝，为我之助。故前云“合交”。

**重地吾将继其食。** 429

（“继”一作“掠”）

处重地，则道远而转输不通，当掠助于敌以继其食，使不乏也。故前云“则掠”。

**圯地吾将进其途。** 430

（“途”一本作涂）

圯地由失道而至，不惟无依，或遇雨潦雾瘴，其害为什，但当引兵疾过，不可舍止也。故前云“则行”。

**围地吾将塞其阙。** 430

（塞se4动：填塞；注同。阙que1：孔隙、缺口）

若在围地，敌开生路，诱散我卒，则当自塞之，以一众心，使其力战也。故前云“则谋”。

昔齐神武被尔朱兆四将围于南陵山，马止二千，步军不满三万，因兆等设围不合，乃系牛驴自塞，士率遂四面奋击而大破之，正合此义。

**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430

处于死地，当慷慨以厉其志，忠义以感其心，如焚财弃粮，塞井夷灶之类。示士卒以必死，使其自求生也，故前云“则战”。

项羽渡河救赵，而沉船破釜，以示士必死；王镇恶溯渭攻秦，而纵舰随流，以示士难返；皆知此义者。

（此上是重言九地之变法）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御，过则从。** 431

此再申士卒深入之情。御，犹当也，拒也，相持也。过，甚陷危地也。从，无不听命也。言兵之情状，在于围中，则人人有当敌求生之心；势不得已，则人人有勇斗脱死之志；深陷于危难之所，则人人皆悉心以从吾之命。

如梁将陈庆之与后魏相持，待其围合而衔枚夜出，陷其四垒，是“围则御”也。晋符坚因契丹大至，断粮无水，人马饥渴，遂奋勇横击而大败之，是“不得已则斗”也。项羽之救巨鹿，悉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粮示士卒，而九战破王离，是“过则从”也。

○或曰：“过，误也，谓误过危地也。”又曰：“过，惑也，言迷惑之不知也。”又曰：“过，往也，已往所谋之事，能取胜也。”又曰：“敌兵过我，则自后从之，如从奔无息是也。”

(危难nan4)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sup>432</sup>

三者军之要也，已解《军争》篇。而此又重言之者，盖以军争非三者，则不得利；深入诸侯之地，非三者亦不明敌之情伪，地之利害。故再陈者，欲人与当知之也。

○或曰：“此六句，与上文既不相蒙，与下文又有相戾，毕竟重出之误。”

(重chong2言。相蒙：相关联、相符合)

**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sup>433</sup>

此盖结语：四五为九，乃指九地也。霸，长也，为天下诸侯之长也。王，姓也，为天下人之归往也。重“霸”字，不必作以德行仁之王讲，观下“拔城隳国”自见。言九地之利，皆知之，方能全胜；有一不知，则不足以雄长于诸侯，为一统之主，而称霸王之胜兵也。

然则欲得志于天下者，乌可不加意于九地之变哉？

○或曰：“四五者，上四五事也。”或曰：“霸王，谓霸天下之君也。霸王者，把持之称也。”

（长zhang3：居首位者）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 434

（夫fu2。注同）

此承上霸王而明之。加，压也。夫谓之霸王之兵者，乃全知九地之利，而势力极盛，素为天下之慑服者。故小国不必伐，而所伐者，必兵甲称胜之大国；既受我伐，则其余寡弱之众，自畏缩而不敢相聚以救援；不若者，不必威；而所加者，必敢于抗命之对敌；威既加之，则平日交好之国，自睽离而不敢相合以同谋。所以名为霸王也。

“众不得聚”，如楚伐庸而群蛮皆散，周伐商而前涂倒戈之类。“交不得合”，如郑人畏晋威而叛楚，大邦畏其力而归周之类。

○或曰：“虽有霸王之势，伐大国，则我众一时不得聚，要在结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于敌，逞己之强，则交不得合，必败之道也。”或曰：“恃富强之资而亟伐大国，则己之民众，每奔走于外，而不得聚于家也。兵甲之威，倍胜于敌国，则邻之诸侯，皆将惧而不得与我交合也。”详之。

（睽离：分离。亟与急同）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436

（“不养”一作“不事”，非。信shen1：“信”字通假“伸”字，按本字读。隳hui1：毁坏，注同）

承上言霸王之用兵，使人众不得聚，交不得合如此。故不争结天下之交援，而人自纳交于我；不蓄养天下之权谋，而权皆自我而出；伸一己之私欲，而心志快足，莫之予违；加雄威于敌国，而雷动风行，莫之敢抗，是以攻其城而城可拔取，破其国而国可隳坏；霸王无敌之师有如是也。



齐桓晋文相继称雄于天下，事皆类此。

愚按远交近攻，纯尚权力，春秋之故智。何孙子于此篇独以不争不养为言也？盖此乃专论深入死战之事，其阴谋诡道，皆与常法不同故耳。观下所云“无法”“无政”自见。吁！用兵至此，横行天下可也。孙子其犹神乎？

○或曰：“不争先交援，则势孤而助寡；不须畜权力，则人离而国弱；惟逞一己之私忿，暴兵威于敌国，则终致城之拔而国之隳也。”此主自己不能说，如吴王夫差，破越于会稽，败楚于艾陵，构怨于楚晋，争长于潢池，勾践伐之，乞师齐楚不应，民疲兵钝，为越所灭是也。或曰：“不能自立，而纳交依附于人，则彼得持其权，犹我养之也。惟霸王之兵，不恃天下之交为援，不倚他人之势以为安，但以一己之私谋，劫制诸侯，而擅征伐之威于天下，故战胜败取，无不拔之城，不隳之国也。”此主不交结邻图存说，如六国争割地以赂秦，反为秦制而卒以自亡者，昧此故耳。或曰：“不争，绝也。不养，夺也。谓绝其交，使无援；夺其权，使归己也。”未知孰是，假姑存之俟考。

(夫差ful chail。会稽kuai4 jil。争长zhang3。潢huang2池)

### 施无法之赏 悬无政之令

####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sup>439</sup>

自此至末，皆申将军用众之事以广其术。而此则根上“拔城”“隳国”言，能使人不测，故无敌也。赏与令，皆有常法常政，所以教戒于平时者。今无法无政，是出于常之外，有不可以豫定者；必至临敌危急之际，方制为设诈反常之赏与令；使人莫知所以，而无暇拟议畏避；皆悉心从命，故能拔城隳国也。

愚谓将无赏格，士不知劝，故贵立之于先。令不刊布，人何以遵？故当定之于素。今无法无政者，非任己意以乱行；盖因常法之赏，不足以愚众；常政之令，不足以感人；故赏有时而不拘，令有时而不执，乃应变之权也。

彼进有重赏，有功必赏，此赏法之常也。吴子当敌北者有赏；汉高募将，未战而赏；非无法之赏乎？先庚后甲，三令五申，此政令之常也<sup>79</sup>。韩信取赵，破后会食；李愬袭蔡，中途乃言；非无政之令乎？《司马法》曰：“瞻功行赏，见敌作誓。”此之谓也。若泥于常，则难以感发而致其前往矣。其术，见下文。

○或曰：“无法之赏，格外之重购也。无政之令，意外之重令也。”

（将jiang4。泥ni4。赏格：悬赏所定的数额。重购：重金悬赏）

### 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sup>440</sup>

此至“为胜败”，乃再申前“携手”至“将军之事也”意，实则根上赏与令来。犯，干也，用也，犹勒令之也。夫赏令既出于常，则人皆感激思报，故用三军之众，如使一人之寡也。

昔苏老泉谓：“一隶一妾，虽贱丈夫能御之，而无待于教。及御三军之众，阖营自固，且有乱者，是惑于众也。善将若视之犹一隶一妾，其心常恢恢然有余，则易易矣。”此韩信所以多多益办也。岂有他术哉？

愚因是知一人此心也，此气也，至于百万千万亦然。惟得其机而御之，何惮于众？苟无其机，徒持轻蔑之心，吾见三军未易犯也。故自古老将能之者有，知之者无；纵能知之，言之者亦绝无。盖颠倒驾驭，其诀隐微，父不能传之子，心安得谕之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

（将jiang4。夫fu2。恢恢：宽宏大度。益办：益善。轻蔑mie4）

###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sup>442</sup>

此承上明能用众如寡之故。事，战斗之事也。言，谋始之言也。害，利中之害也。言将之于士卒，但当用之以战，不当告之以谋；但可令知其利，不可并告以害。

<sup>79</sup> 语出郑有贤撰《孙子遗说》。

盖人情知谋则疑，知害则惧，而转环拨珠之机不能行矣。岂善驭众者哉？

裴行俭不告吏士以徙营之由，王霸诡众以冰坚可渡之语，殆深知此义矣。然班超之在西域，又明告三十六人以害，而与之合谋取胜，抑又何也？此盖激之之法也。故《黄石公》曰：“变动无常。”

（将jiang4）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443

（夫fu2）

亡地死地，常法所当远也。今投之陷之，则反常矣，而乃得生存者，何也？盖地虽曰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但间时用之，人不可晓耳。且制胜败敌，人之所欲，而不能者，未在危难耳；惟众陷于死亡之害，然后能专心决斗，而为己之胜以败乎敌也。（此已上皆无法无政之赏令所致）

“投之亡地”二句，如韩信出背水阵，士殊死战，反能破赵而生全是也。“众陷于害”二句，如项羽焚舟破甑，而士无不以一当百，卒大败秦军；韦孝宽既渡焚桥，而士无返顾之念，卒大败尉迟惇；是也。

（间jian4副时：偶尔。危难nan4）

### 兵在顺详敌意 巧能成事

**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谓杀将，是谓巧能成事。** 444

（一本“兵之事”后有“也”字；一本在“兵之事”后有“于”字；一本“是”字作“此”字，“巧能”作“巧攻”，“成事”后有“者也”二字；又有一本“成事”后有“也”字；皆非。将jiang4，注同）

此承上言士卒固当反常而用，敌情尤当顺详而知，知而破之，斯为巧也。“为兵之事”，统兵对敌之事；与“成事”应。“顺”，不拂逆也；“详”，审察之也；二字乃兵家之要。

“在”者，惟此需先务也。言我之临敌未见其隙，则在藏形闭迹。凡敌之所为，皆因其势而察其意之何如；彼欲进也，即诱之使进；欲退也，即纵之使退；强以凌我也，即示怯骄之；暴以侮我也，即示惧引之。如此，则敌必不虞，安意肆志而有可攻之隙矣。遂并力于敌，专一心向，故虽千里之远，亦可致将之来而杀之。夫始也顺其意，终也杀其将，是谓巧于用智，而成战胜之兵事也。

孙臆因三晋悍勇而轻齐，乃减灶示怯以顺其志，卒诱至马陵，伏万弩而杀之；曹操因马超韩遂割地请和，乃伪许之，示弱不出以顺其意，卒使不备，畜士力击走之；正合于此。

愚意兵法多言挠之乱之，乖其所之，此则言顺者何？乃利诱卑弱之余术也。学者最宜潜玩。

○或曰：“详，乃‘佯’字之误，‘顺详’当作‘详顺’。谓于敌之意而逆遏之，彼将转生他计，更不可测，愈难为力；今惟佯为不知以顺之，必无警戒。并力进敌而专一前向，我反得以诱之；故将虽在远，亦可以杀矣；是能顺敌谋我之意而谋之，真可谓巧于兵事也。”或曰：“并敌一向，谓并力诱敌，使一向趋之，不顾其他也。”

（更geng4副不：更加不）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sup>447</sup>

（折zhe2动。“廊庙“一本作”庙堂“；“以诛“作”以谋“。亟与急同）

此承上虽可巧以成事，犹当依其谋而速乘之也。夷，塞也，又平也，灭也。关，险隘津梁也。折，毁也，断也。符，信节也。厉，严密也。廊庙者，君臣议政之所也。诛，治也，又责成也。开阖，犹言动静，乃敌之隙也。亟，速也。夫兵贵神密，先泄者败。故顺详敌意之后，军政初举之日，若国人得以出入，彼我使命往来，则恐有匿形毁迹，由危历险，或窃符盗信，假托姓名以窥睇者，即须夷塞其关，毁折其符，以阻其出入，勿通使命，以绝其来往。惟于廊庙之上，君臣严密以治其战伐之事，阴伺敌人开阖之隙，动静无常，进退

未决，而遂乘之。庶众无疑阻，谋不外泄，且战事克修，动当其机，制胜之道，无以加诸此也。

愚谓两国用兵，间使往来，乃其常事。今曰无通者，盖恐在我之使，或无知识，为敌钩取，先事而露其机；又恐敌使之来，有张孟谈之智，见微知著，探我虚实故也。若兵形已成，出境之后，使在其间，又何害焉？然亦有通使而得利者，如韩世忠撤炊给魏良臣，赵奢善食遣秦间是也。故兵有常变，不可执一。善将者宜审时度势而行之。

○或曰：“无通其使，谓不通我之使也，若敌有使来，则当急纳之。故下文云：‘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开阖者，言间使也。”或曰：“厉，揣厉也。”又曰：“磨厉也。”又曰：“惕厉也。”或曰：“诛，严治也。”详之。

（夫fu2。信节：使者所持的符节印信。当dang1。秦间jian4。间jian4使。给dai4：欺骗，古同诒。审时度duo2势）

### 先其所爱，微与之期。<sup>449</sup>

此承上虽当密谋亟入，犹须微妙示之也。所爱，谓便利，如粮食、地利、巢穴之类，与篇内前“所爱”义同。我欲先据，当微露其意，与之相期以诱其来。盖敌或不至，则虽有利亦无所用。故须微露，使彼趋之，我则后发先至可也。

○或曰：“微，弱也。谓先于敌所爱必争之处，设伏机巧；却以正兵示微弱，与之会战而诱之也。”或曰：“微，无也。言所爱便利之地，欲先夺之，须潜兵以往，无与之相期使知之也。”或曰：“微，潜也。谓潜往赴期，不令人知也。”或曰：“微，密也。谓先于敌人所爱幸之臣，密令人与之期约，有求和委谢之意也。”三说皆近于理，未知孰是，姑存之。

###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sup>451</sup>

此与下节，以总结前“九地之变”三句，而大略言之。践，履也。墨乃绳墨，为直之器也。言兵之行，虽当由于正法，犹必因敌无常之形，而变化应之，方可以决战胜之事也。

践墨，如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是也。

○或曰：“践墨，当作划墨。划，除也。谓用兵者，除去绳墨之法，惟运之以心，随敌有可胜之机，即以决战之胜事也。”或曰：“墨，出道也。随，从也。言出迟道<sup>80</sup>而从之，恐不及，故当决也。”或曰：“战事虽宜速决，然自始及末，须守法制，随敌而行，纵获胜，亦不扰乱也。”俱牵强不必从。

（划chan3。践墨：遵守法度）

### 处女脱兔

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sup>452</sup>

（处chu3，注同。“不及”一本作“不敢”，非）

处女者，柔和雅静，养重闺中。兵之始如之，是示弱以懈敌也。故敌人遂不设备而露其隙，若户之开焉。脱兔者，失手而逸，其走甚疾。兵之后如之，是发之迅速也。故敌人不虞其速，而仓卒之间，拒御之不及焉。此亦兵之巧处。

大史公谓，“田单守即墨，先承城约降，后以火牛奔击燕军。”正与此合。不其然乎！

大抵此篇，言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而尤详于深入之利，为主为客者，信不可不察也。故自“为客”“绝地”至末，又反覆再申发前意。

○或曰：“脱兔者，谓我之避敌，走如脱兔。”非也。又曰：“如处女，践墨之谓也；如脱兔，应敌决战之速也。”详之。

## 孙子卷五终

---

<sup>80</sup> 关于“迟道”，至今没有官方认定确定意思的片语解释。“迟道”的意思是还没到在路上。（来源：百度百科）

## 孙子卷六 暮集

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校音点注

门弟庠生三吴何守礼 标题

门生武举绍岩王世盛

继岩王世兴

肖干藺承恩

调宇陈廷和 同订正

### 火攻第十二

火攻者，用火攻敌也，伤人害物，莫此为什！其原起于鲁桓公焚邾娄之咸丘，后世遂有之。但兵为国之大事，用之已出于不得已，至于火攻，宁非犹不得已者乎？仁人君子必不忍为，而孙子乃以之次于《九地》者何？盖欲使速于战胜，非火不可，而使奸细潜行于敌以用火，亦非先知九地之形不能也，故次于《九地》为第十二。

通篇作八节看，自“火攻有五”至“火队”，是言大约有此五者；自“行火”至“日也”，是言用火之机；“火发”四句，是言察风以攻人；“凡军”二句，是言数守以自备；“故以攻”四句，又是因火而言及于水；“夫战胜”五句，是总言胜则当修其功，惟明良能之；“非利不动”至末，则反复极言主将之当慎警，方可以安国全军也。

抑论水火无情，其机难制，人徒知可以攻敌，而不知少有不当，焚溺之祸，反在于己，要不可专恃之为利者。观孙子于前篇，虽深入死地，而其变化婉转，绝无危辞，独于此篇重以慎警为戒，譬之医之用毒，切切为病者叮咛，无亦虑其惨酷欤？第为战中一事，不得不言之，此所以列于最后，见非常法也。用兵者盍深思之哉！

（夫fu2。将jiang4。不当dang4。少shao2有。第为：但为）

### 火攻有五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sup>455</sup>

火者，焚烧之也，如韩子火其书之火。虽有五曰，原无次序，此言遇敌人之间隙，可用火以攻者，大凡其数有五。

一曰火人，谓用火焚其荒秽营栅，以伤残彼之士卒也，如班超承夜用火，悉烧虏众；皇甫嵩因风纵火，击破黄巾之类。

二曰火积，谓用火焚其平日积蓄，使彼芻粮不足也，如汉高帝遣刘贾渡白马，烧楚积聚；隋文帝从高颍所献策，烧陈储积之类。

三曰火辎，谓用火烧其辎重，即大车所载随军之衣粮器仗也，如曹操听荀攸衔枚于间道，焚袁绍辎重万余辆；王猛遣郭庆起大于晋山，烧尽慕容评辎重而灭之之类。

四曰火库，谓用火烧其府库，即藏货财百物之所也，如鲁桓公焚邾之库藏之类。

五曰火队，谓用火烧其队伍，可因扰乱而击之也，如陆逊焚先主四十余营之类。此五者皆军中所恃，火之则敌失其资，焉能不败乎？

○或曰：“器械货财，及军士衣装，在车中上道未止曰辎，在城与营垒已有止舍，曰库。二者相同，其名异耳。”义通。或曰：“队，兵仗器械也。”愚以火队之说，明是如今人用火车火箭，烧其队伍。若云兵仗器械，则上火辎内已有，且队仗在手，安得焚之？又曰：“队当作隧，谓烧绝转运粮食之隧道也。”学者详焉。

（间jian4隙。营栅zha4(今音，古音ce4)：营寨。嵩song1。颍jiong3。间jian4道：小道。库藏cang2：库房里的储藏。隧sui4道。兵仗：旧指兵器）

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sup>460</sup>

此至“风起之日也”，乃承上言虽攻之有五，先当知用火之法。因者，因天时燥旱，风势顺便；或驻营布阵，逼近草莽；



舳舻相接，奸人内应；皆可行火焚之也。烟火者，即贮火之器，燃火之物，如高艾、荻苇、薪藭、膏油之类；又如兵法所谓火箭、火枪、火镰、火弩，火兽、火禽之属；皆须预备，庶伺便可用也。

“有因”，如任圜因康延孝四面树木为栅而焚之；黄盖因曹操舳舻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之类。

○或曰：“烟火当作烟人，即火盗也。”殊不知上“有因”内已有，还作烟火之器物为是。

(舳zhu2：船尾。贮zhu4)

### 月在箕壁翼轸 四宿风起之日

**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四宿者，风起之日也。**<sup>461</sup>

(四宿xiu4，注同)

“有时”“有日”者，言当候时日，不可偶然妄行也。天燥则火易燎，因风则火易焚，故欲用火，必须值此时日二者。箕，龙尾也。壁，东壁也。翼轸，鹑尾也。又曰：“箕水豹，壁水螭，翼火蛇，轸水蚓也。四宿好风，月次其上，则风大起。”阴阳推步位次，即知所次之日。但其数浩繁，未易明耳。今姑取李筮太约之法<sup>81</sup>录于后，学者详之。

其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每月二十八日夜一周天，一日一夜行十三度少强，皆以月中气日月合宿为首。

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二——东方七宿，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虚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北方七宿，共九十八度。

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昴十一，毕十六，觜二，参九——西方七宿，共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张十八，翼十八，轸十七——南方七宿，共一百一十二度。

<sup>81</sup>李筮：《太白阴经·卷四·火攻具篇第三十八》。

## 孙子音注

此非是二十八宿正度数，但将来做简约法。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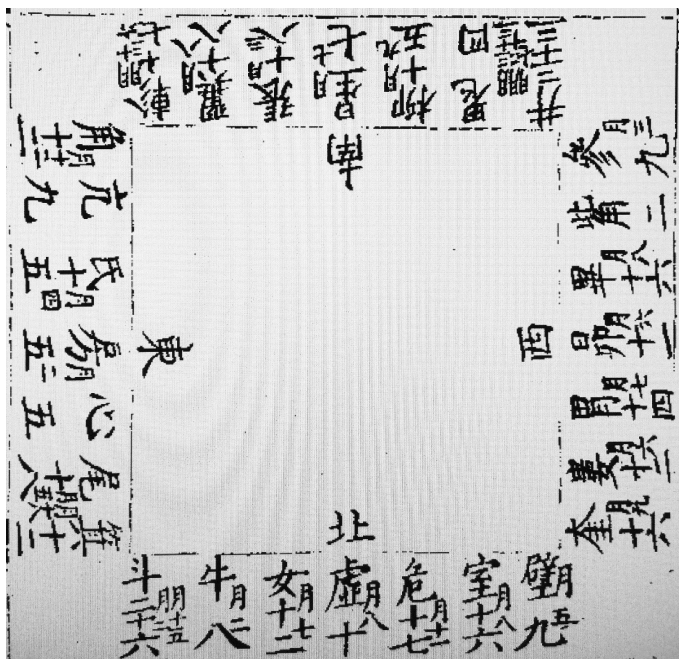
雨水正月中，日月合宿在室八度；  
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在奎十四度；  
壳雨三月中，日月合宿在昴二度；  
小满四月中，日月合宿在参四度；  
夏至五月中，月合宿在井二十五度；  
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在星四度；  
处暑七月中，日月合宿在翼九度；  
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在角四度；  
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在氏十四度；  
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在箕二度；  
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在斗二十一度；  
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在虚五度。

假如正月雨水一日夜半，在室八度；至第二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强，即至壁五度；再第三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强，即至奎九度；顺行二十八宿，每日夜行十三度少强，二十八日夜一周天，晦朔二日不见。

余二月至十二月皆做仿此。

（易yi4明。好hao4风。少强shao3 qiang3：稍微有余）

今特列正月之图为例：



或说，“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风猛雨。”  
又占风法，取鸡羽重八两，挂于五丈竿上，以候风雨从来。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sup>466</sup>

此至“以时发之”，承上言用火虽有法，犹当乘其机。五火，即上文人、积、辎、库、队也；变，乱动也；应之，谓不徒恃火，以兵相应而乘其无备也；苟无变，则亦从其所火而勿应矣。内，敌营之内也；言间使既发火于内，则敌方自救，不暇外顾，即当速进兵以攻其外，而切莫迟缓；若火阑人定，攻之则无益矣，故曰早也。

(间jian4使shi3)

**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sup>467</sup>

（旧本“火发”后无“而其”二字；一本“极”作“作”极有“，”从之“作”攻之“；皆非）

火虽发于内矣，敌兵不惊呼而静者（是必先知虞备，救应有方，或所焚不为害，或火力不甚猛），亦当待其有变，勿得早进而攻。必观火势之极，有无内变；若敌扰乱可从，则攻之；若终于安静而不可从，则止而不攻也。

盖以火攻人者，非空以火之威，特乘其乱，取其向明而已。若果安静火衰，内外寂暗，设营中仓卒突出，必无独胜之理。故应火虽不可不速，而亦不可以妄应也。

**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sup>468</sup>

火极不可从，固则止矣。若遇敌在荒泽草秽，安营立栅，则可以发之于外；纵有人在内，亦不必待，但须乘时之便而发之。

盖少或迟延，恐敌先自烧断，我发火无益也。故此“时”字，乃便利之时，非比上天燥之时，学者最宜辨悟。

皇甫嵩因贼依草结营，使人间出围外纵火，而贼皆惊乱散走，是“以时发”也。匈奴追李陵于大泽，上风纵火，陵乃烧断葭苇，遂绝火势，是匈奴“不以时”也。

（间jian4出。葭jia1：初生的芦苇）

**火发上风，无攻下风。画风久，夜风止。**<sup>469</sup>

此承上言乘机发火，犹当察风以攻之。彼火发上风，则当顺火势而从上攻之，无攻于火之下风。如火因东风发，不可在西攻；敌若攻于西，不惟致敌之死鬪，恐风疾火炽，与敌俱焚，势不便也。举东西而其他可知。或曰：“上下，犹言顺逆。”然又须相风之起止，为火之缓急。盖风起于日中，必然长久。若遇夜起风，则至朝而止，不能久也。此乃阴阳交错之机，造化消息之候。然亦有不尽然者，良将当默悟而运之也。

昔隋江东贼刘元进，攻王世充于延陵，令抱草东方，因风纵火，俄而回风，悉烧元进营，军人多死。梁太祖次鱼木山，与朱宣对阵，须臾东南风起，军有惧色，俄而西北风骤，遂令纵火，宣军大破。即此可以知风之无常矣。孙子言之，亦指其大略耳。

○或曰：“‘久’字，乃古‘从’字之误。谓昼时有风而发火，则以兵从之；遇夜有风而发火，则止而不从。恐彼有伏，及乘我故也。”或曰：“昼风长久，遇夜必止。盖昼起夜息，数自然也。故老子曰：‘飘风不终朝。’”详之。

（相xiang4风。将jiang4。从与从同）

### 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471

（旧本“必知五火”作“必知有五火”）

此通承上，见火不独攻人，犹当知变数，而防人之攻我也。言凡在我之军，不可徒以火攻人，又必知五火之变动，推时日昼夜之度数，但遇此风起之候，而预备守之，斯可以无患矣。不然，宁能免于焦烂哉？

魏满宠征吴，敕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我营，诸军皆宜警备”，夜半果来，遂掩袭破走之；沈庆之讨犬羊诸山蛮，缘险筑城，各穿地于营内，朝夕不外汲，兼防其火攻，顷之风甚，蛮果夜下山烧营，辄以池水灭之；是皆能知变数而守者。

○或曰：“以数守之，谓须算星缠之数，守风起之日，乃可发火，不可偶然为之。”虽通，恐与前月在箕、壁、翼、轸意重，且无味。或曰：“既知五火之变，当复以数消息其可否。”

（敕chi4：告诫。将jiang4。不外：不外乎。汲ji2：从井里打水。星缠：列星环绕。意重chong2：意义重复。消息：斟酌）

以火佐攻者明 以水佐攻者强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472

此因火而并及水之大概，以见水亦可用也。言水火皆可佐攻。火则燔灼之威炳然，故曰明。水则浩荡之势莫御，故曰强。但水之功用，止可以绝敌之粮道救援，奔逸冲突，而不可以夺敌之险要蓄积，其不及于火者多也。

“明”，如周瑜遣黄盖以火攻操，延烧北岸，火随风势，光焰烛天；“强”，如关羽知秋霖，水必涨溢，移于高阜，预作船筏，乘以进攻是也。

○或曰：“明，乃心中克知灼见也。非明则不识行火之因，起火之日，内外彼我之势，何以能佐其攻。强则力足以障决，势足以久防之谓也。然较其功效，水止能隔绝敌军，使前后不相及，以取一时之胜；不若火能焚夺敌之积聚，令其至于灭亡也。”又曰：“‘不’字乃‘火’字之误，谓水可以绝，火可以夺。”二说义同。

如韩信决壅囊，水大至，使龙且军分为二，因奋击大败之，是“水可以绝”也。曹操焚袁绍辎重，因使其败亡，是“火可以夺”也。或曰：“水止可以隔绝敌人而已。若乘水争夺，其道甚危，则不可也。”如吴明撤堰决而兵败，是用“水不可夺”之验。或曰：“何以见其强也？盖我以水攻之，彼但可绝而渡，以避漂荡之势；不可夺而有，以免沉溺之灾。”此水所以为强也。或曰：“敌以水攻我，我可以绝之，如赵襄子因智伯水灌晋阳，乃夜杀堤吏，而反灌智伯军。”“‘不’字亦‘火’字。敌以火攻我，我可以夺之。如李陵因单于纵火焚大泽，遂先自烧断，而夺却其火势。”未知孰是，姑皆存之。

（龙且ju1：秦汉之际楚军将领，且与苴同）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sup>475</sup>

（夫fu2。费fei4。一本作“故曰”之“曰”作衍文。将jiang4，后皆同）

此通承上言胜则当修其功，惟明良能之。修，论次之谓，即举也。命，名也。夫水火固可以助战攻，然必胜必取者则人之功也。若不修举其功而行其赏，则人心懈怨，后不用命，

胜难以继，败即随之。岂不凶乎？命之曰费留，言其徒费千金，而淹留于外，终莫之成功也。故曰：“惟明哲之主，能以水火之事，虑之而不忘于心；良能之将，每以胜取之功，修之而不惜其赏。”

所以人心感激，而无费留之患也。项羽使人，有功当封，刻印劓，忍不能予<sup>82</sup>，卒至败亡垓下，是“不修而凶”者之戒。汉破楚行赏，群臣皆偶语沙中，因张良之谏，而先封雍齿为侯，是“明良虑举”之证。

○或曰：“费留，是惜费而淹留日久也，如此方见不修其功。”意亦通。或曰：“修，戢也，止而不极之义。《左传》曰：‘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费，谓费财。留，谓留众。言既战胜攻取，则当自戢其功；不然者，凶逆也。其名为费耗淹留，国患之所由起。故明君良将，必忧虑修戢，不肯为穷黷之事也。何也？水火祸烈，天道恶之，不得已偶用，岂可恃为常胜之术哉？”

（论次，论定编次。淹留：羁留。劓wan2：断也。“予“即古”与“字。垓gail下：古地名，位于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左传zhuan4。恶e4之）

### 明良非利不动 明良非得不用

##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sup>477</sup>

（一本“不动“作”不起“）

自此至末，俱承上水火明良意来，见必慎警，方能安全也。言水火攻人，伤害惨毒，功虽当修，亦宜详审而行。非果有万全之利，则不可妄于举动；非果得敌家之胜，则不可轻于用兵；非果值危急之势，则不可躁于合战。必甚不获已而后可行也。

如越勾践欲先吴未发而伐之，不听范蠡行者不利之谏，果敢于夫椒，栖于会稽，是“妄动”之戒也。赵充国知羌众未可即胜，上便宜十二，请罢骑屯田，后果诛先零，而罕开自下，

<sup>82</sup> 《汉书·韩信传》：“刻印劓，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译文：把刻好的印信捏在手里，棱角都快磨光了还舍不得给人家，这就是所说的妇人的仁慈。

是不“轻用”之效也。班超因北虏使来，其属将为豺狼食，遂激发三十六人，而乘夜举火斗杀，是“危则战”之证也。

○或曰：“非利不动，谓非有利于民，则不动众也；非得不用，谓非得所利，不费用也。”又曰：“非得地得人，不用此法也。”又曰：“非见敌有可得而不用也。”又曰：“非果有得于我也。”诸说纷纭，姑存俟考。

（不获已：不得已。范蠡li2。会稽kuai4 ji1。罕开han3 jian1）

###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478

（愠yun4，下同）

怒，暴忿也。愠，含怒意。此承上三句，言出命兴师者，主也，主不可以一己之私怒，而兴水火之师；统兵致战者，将也，将不可以一己之私愠，而致水火之战。

盖私怒非为民，兴则必亡；私愠非为国，战则必败也。

“怒而兴师”，如息侯与郑伯有违言，因而伐郑，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愠而致战”，如姚襄怒符黄眉压垒而阵，因出战，乃为黄眉所败之类。

或问：“将何以不言怒而言愠，不言兴师而言致战也？”愚则以怒盛于愠，故以主言；愠小于怒，故以将言。主方可言兴师，将止可言致战耳。

（出命：献出生命。为wei4民）

###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479

二句先见《九地》篇。此虽重出，然词同而意实不同。承上言不可以怒愠而轻用水火，惟当审详其理；果合于社稷之利，则可以兴师致战而动；不合于社稷之利，则师不可兴，战不可致而止也。

《尉繚子》曰：“兵起非可忿也，见胜则兴，不胜则止。”即此义。

（先见xian4（破读）。重chong2出：再次出现）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sup>480</sup>

此又解上君将不可任怒愠以兴师致战之意。喜，见于面者也。悦，得于心者也。夫怒愠可以复喜悦，则亦轻矣；然是怒愠，乃一己之私也，逞之以用水火，则谋无素定，仓卒而合，其杀伤必多，未有不亡国而死军者；一或亡死，而决不可以复生存。

则其所系为什大，君将乌得不深致其戒哉？

（见xian4（破读）：显现。夫fu2。素定：预先确定。仓卒cu4：突然；卒与猝同）

### 安国全军之道

**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sup>481</sup>

（一本“故“后有”曰“字，详之）

此又通承上而结言之。慎，谨戒也。警，省惧也。明哲之主，惟能慎，则不以怒兴师，故国可安而无危亡之患。良能之将，惟能警，则不以愠致战，故军可全而无死丧之忧。“道”字正指慎警，即上“非利不动”三句也。

愚按水火之害，酷烈惨毒，古之圣帝明王，安肯用之以漂荡焚灼，俾生民靡有孑遗哉？故论者以孙子火攻为下策，诚非未见。盖必不战而屈人之兵斯为善之善也。

但春秋战国以来，诡诈相高，用之者多矣。陆逊火其营；黄盖火其舟；江迺以鸡数百，连以长绳，系火于足，以烧羌众；田单以牛数千，束刃于角，系火于尾，以焚骑劫；后周时段韶，火弩攻破柏谷；后蜀汉时孔明，用火烧服南蛮；此皆以火而取胜者也。韩信决壅囊以斩龙且；曹公引沂泗以灌吕布；陈将军昭逵，因暴雨水涨，放木筏冲突陈实应栅，而得以成功；唐太宗堰洛水上流使浅，诱刘黑闥半渡而遂以破灭；此皆因水而取胜者也。

故世之将，于孙子之法，固不可不知，但不宜专恃之以为胜人术耳。观其篇终有慎警之戒，则微意可识矣，此所以为深于兵也。

## 孙子音注

（子遗jie2 yi2：残存者。死丧sang4。適you1。龙且ju1。栅shan1：水中栅栏）

## 用间第十三

（间jian4，篇内皆同。<sup>83</sup>）

间，罅隙也，谓乘敌人之罅隙，而入之以探其情也（即今之细作，俗名尖哨），又离间敌人，开启衅疑，致彼之败，成我之胜，故谓之间。用之之道，尤须微密，故次于《火攻》为第十三篇。

通篇作十三节看，自“兴师”至“七十万家”，是言必有劳民伤财之害；自“相守”至“主也”，是甚言日久不能用间之非；自“故明君”至“先知也”，是言君子用间成功；自“先知”至“情者也”，是言知情由于用间；自“故用间”至“宝也”，是举间之名而称其贵；自“因间”至“反报也”，是随间之名而释其义；“故三军”四句，是承上言间之当重；“非圣智”三句，是又明用间之不易；“妙哉”二句，是赞其至妙当用；“间事未”二句，是戒其漏泄当刑；“凡军之”至“厚也”，则详言用间之法，全在厚反间；“昔殷之”至“大功”，则引言上智之人，可以成大功；末则承上吃紧言以终一篇意也。

盖行兵之道，其措胜也贵在先知，若欲先知敌情，非乘间而探之不可，是以当用也。然自古皆有，用之实难；盖因人之忠邪难辨也，才之能否难定也，言之虚实难察也，事之有无难凭也；初意用之，本欲其报我而间彼，一不当焉，则或饵敌之贿，而私为之输情行诡者有之；或受我之托，未能得真，无以反命，而怀惧不归者有之；苟非圣智仁义微妙，鲜不失

<sup>83</sup> 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2 016：间（一）jian1 间不容发，中间；（二）jian4 中间儿，间道，间谍，间断，间或，间接，间距，间隙，间续，间阻，间作，挑拨离间。其它如：间jian4<sub>名</sub>：间道，有间（意：间隙、嫌隙、距离、机会、片刻）；间jian4<sub>动</sub>：间隔、间月（义：经历），间（字义：离间、参与、侦察、交杂）；间jian1<sub>副</sub>：间蒙；间jian1<sub>量</sub>：二三间房屋；间jian1<sub>名</sub>：期间，年间。在此篇内，所有“间”字读作jian4在其下方有“\_”（下横线）标示（在标题和注音内则无此标识）；所有“间”字读作jian1在其下方则无“\_”（下横线）标示，除非特别标明。

之偏听误投，而至于败矣。故必自《始计》至《火攻》，使其习熟，方可明言。

且中间篇篇皆有用间之意，特又列之于终，以为总括，若究其所以然，则实非言语文字之能传，要在巧者之自悟也。孙子虽精，安得而详及之欤？

（吃紧：切中要害）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sup>486</sup>

（费fei4。操caol）

此先言师之一兴，必伤财劳民，以默寓间之当用意。十万千里，皆大约言之。春秋时列侯相吞，各据大国，故非十万不能为敌，非千里无以深入也。日费千金，亦是总约百姓公家费奉之数。而言师既十万，非千金不足用也。内，国中也。外，军前也。骚动者，或飞挽，或披执，无一息之宁也。怠，疲也。“怠于道路”，乃转输之人也。事，农事。“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盖古者八家同井，内抽一夫从军，凡车乘、牛马、刍粮之类，皆七十万家给之；故十万出征，有七十万家不得安息也。

所费若是之多，而百姓若是之苦如此，或问《兵法》“重地则掠”，今怠于道路而转输，何也？愚则以为掠敌者，谓践敌境，则当掠以备其乏，非谓专馆谷于敌也。又有碛鹵之地，无粮可因，得不饷乎？抑且所谓转输者，器用亦在其中，切不可泥于掠敌之说，而止以粮食言。

（奉fen4：薪金，“奉”古同“俸”。飞挽披执：运送粮草，披坚执锐。一息：稍歇。转输：运输。车乘sheng4：兵车。碛鹵qi4 lu3：含盐碱多沙石的地方。馆谷guan3 gu3：驻军就食。泥ni4：拘执）

**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sup>488</sup>

(将jiang4, 篇内皆同。一本“非主之佐“作”非仁之佐“, 详之)

此承上言持久求胜，而反吝小昧情，是君将皆失也。“相守数年”，时之久也。“以争一日之胜”，非真胜也；言劳民伤财，旷日持久，冀得一日之胜，庶可保民而利主也。故于此时，正宜悬爵禄以待人，出百金以赏士，使之尽力探敌情告我，以收其全功，亦不为过。乃爱惜爵禄百金，不能厚间，以知敌情，是徒知吝小费，而更不念数年之费，何其广也。夫不知情之虚实，则不能取胜。将见骚动不得操事者，无穷极矣。故自其忍心害物，则为不仁之至也；自其不善统兵，则非军人之将也；自其不能辅国，则非人主之佐也；自其不能克敌，则非制胜之主也。

其昧于用间，而贻祸之深远如此，勤勤言者，叹惜之耳。汉高以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其所为，不问出入，平多用金纵反间于楚，是“不爱百金”之效。项王使人有功当封，刻印刳忽不能予，是“爱爵禄”之失。得失昭然，成败顿异，君将宜法之戒之。

(乃[连]: 可是，然而。其[连]: 如果。更ge ng4。夫fu2。印刳wan2: 印信)

**明君贤将动而胜人 明君贤将成功出于众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490

此言惟明君贤将能用间以成功。明君，智足以烛几者也；贤将，才足以立事者也。所以不动则已，举动之间，皆有以胜人，而成就之功业，超出于群众者，正以其不吝爵赏，先能知敌情故也。

如周韦孝宽镇玉壁，遣间谍入齐，皆为尽力，亦有齐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之动静，皆先知之。又李逵都督义州弘农等，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故敌中动静，必先知之是也。

○或曰：“‘成功’点断作句，‘出于众’，兼上‘胜’与‘成功’言。”又曰：“主不妄动，动必胜人；将不苟功，功必出众。两分讲可也。”恐皆不妥。

(烛几：明机)

先知者必取于人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  
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sup>491</sup>

(一本“人”后有”而“字，”情“后无”者“字，皆非)

此明上君将先知敌情，必由于用间，以为起下之端。鬼神无形与声；取者，祷祀卜筮也。事，行过之事；象，比类也。度，天之度数；验，推求也。三者皆不可以知敌情者，盖鬼神溺于虚无，事务涉于已往，度数拘于形迹，故皆不可。惟取诸彼我之人而善用之，然后得间之报，可以知敌之动静虚实之情也。

鬼神、事、度何益哉？夫由前观之，不用间者为不仁；由此观之，能用间者为先知，则间之当用亦明矣。

○或曰：“度，数也。夫长短、广狭、远近、大小即可验之，人之情伪，度不能知也。”大略义与前同。又曰：“‘人’后有‘而’字，连‘知敌’作一句读。”详之。

(夫fu2)

用间有五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sup>493</sup>

此五间之名也，释义见后。旧本“因间”作“乡间”，故下文之“乡间”可得而使。今从之。

五间莫知其道 神纪人君之宝

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sup>493</sup>

此赞五间之妙。俱起者，循环而用也；道，即用间几微之道；敌人莫测，则妙如神明之纪事，洞烛几先，至幽至灵而不爽，可以先知敌情以取胜，诚为君所贵重之宝也。

盖间谍多岐，则能参伍其术，错综其言，敌又不能测度，则惟吾所行而莫之御，师出必胜，人君安得而不宝之。故荀卿曰：“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sup>84</sup>”正此理也。

○或曰：“俱起者，因五人而同时俱遣也。莫知者，不止于敌，谓凡他人皆不测也。”或曰：“敌因五间，既无遁情，而又不知情泄形露之道，是谓神妙之纪纲，人君之重宝也。”此以神纪与宝平看，微与前说不同。又曰：“纪，理也。言敌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觉皆未妥。详之。

（几微：机微、细微。几先：机先、事机的先兆。记事：记叙事实。参cen1伍：参插。错综：交错综合。测度du4（今音））

### 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sup>494</sup>

此至“反报也”，释五间名之义。因敌国乡邑之人，能知敌中之事者，厚抚之以为吾用，使通报其真情，故曰“因间”。

如晋祖逖镇雍州，令诸坞感恩密报，而知胡之异图；韦孝宽镇玉壁以金帛诱其遥通，而知齐之动静；之类。

愚谓若未得受贿阴通之人，虽所俘获者亦藏机而佯用之。如武穆之误认为张斌，或诡词而偶纵之；如岑彭之潜兵渡沔水；皆似“因乡人而用之”意。

（佯：诈）

### 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sup>495</sup>

敌之官人不同，有宠璧而奸贪者；有亲近而嫉妒者；亦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用者；有因丧败欲展己能者；有翻覆变诈，常特二心者；有戮辱之子，与受罚之家，中藏怨恨者。此皆可潜通问遣，厚赐金帛，因而用之，使报彼国之情及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乖其指引也，故曰“内间”。

<sup>84</sup> 《荀子·议兵》：“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注云：“谓使间谍观敌，欲潜隐深入之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

## 孙子音注

如越王之赂大宰蠃，吴王之纳伍子胥，楚王之纳伯州犁，晋侯之纳苗贲皇，秦人之随士会，王翦之贿赵郭开，曹操之用谋臣许攸，世充之啖建德诸将，皆是也。

（宠嬖chong3 bi4：得宠。丧sang4败。戮lu4辱：受刑被辱。潜通：私通。问遣：询问遣用。赐kuang4：赏赐。齧pi3。啖dan4：以利诱惑他人）

### 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sup>496</sup>

敌有间来我，探我事情，我索得之，遂重赂厚礼，示怯示弱，告以伪词，或佯为不知，待之疏慢，诳以虚事，使之归报，则反为我利，故曰“反间”。

如赵奢善食秦间，陈平佯惊楚使，又田单之反间乐毅，应侯之反间廉颇，皆是也。

### 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者也。<sup>497</sup>

死间，是至敌必遭杀者也。故为上者不忍其死之无辜，必以所获敌人，或叛亡军士，或有罪当刑戮者为之。假贷其死，加以赏赐，厚于抚养，使之不疑，然后用之为诳事者，谓诈立事迹，佯为漏泄，令吾间知之，而私传于敌以为间，敌必从而信之，反吾所行，与所告者不同，则敌必败而间必死矣，故曰“死间”。

或又曰：“所遣之事，本是虚诳，已令吾间知之，及其既行，却又佯传泄于敌人之间，吾间至彼被擒，闻知泄漏，心什畏惧，必直告以所遣之因，敌遂以为实事而杀之，或并杀其贤能之人，腹心之将。如赵宋曹大尉，尝贷人死，使伪为僧，吞蜡丸入西夏，至则为其所囚，僧以丸告，即下之开读，乃遗彼谋臣约期内应书也，西夏主怒诛其臣，并杀间僧是也。”此说亦有理。大抵死间之事非一端，彼我本欲攻取，巧遣间先行约和，及敌罢其守备，不虞兵至，遂乘隙袭破之，其间使必然被杀。邴生见烹于田横，唐俭受诛于突厥，事亦相类。

又若我本欲求战，乃遣间给以将遁，及敌信其所言，来掩我军，遂分兵奋击之，其间使难于保全。五代梁帝用高季昌假遁之奇，遣马景坚诱岐人来攻而取胜，义亦相近。



他如本有粮也，而诳言粮尽，如武穆阴纵李成之谋；本欲趋也，而诡为增垒，如赵奢善遣秦将之间；本欲攻其要城，而诳作潜往他处，如岑彭申令击山都，而缓其所获归告，遂潜兵渡沔；本虑寡弱欲还，而诳为强盛形状，如道济夜唱筹量沙，而魏斩妄报降者，遂潜军而返；凡此四者，虽非专用死间，要亦“为诳事于外”之义也，故并录之，

○又一说，“传于敌间，谓以诳事传之于敌以为间也。盖明言使之以欺诳敌人，则士无敢往者，故惟为之于外，使知而传之也。”亦通。

（贷：饶恕。诳事：虚假情况。酈li4。给dai4：欺骗。量liang2：用量器计算容积或长度。降xiang2者。）

### 生间者，反报也。<sup>500</sup>

生间，谓出使于敌，通和无受害者，须择内明外愚，形劣气壮，骄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之士为之，庶可身则公行，心乃私覘，伪通好于敌之亲贵，察其动静计策，往来通报，不被杀害也，故曰“生间”。

如华元登子反之床，要其退去三十里，而反告宋君；娄敬知匈奴之强，具以示弱为诈，而反告汉高；是也。

然生间之事亦多，或以欲退，告敌以战，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来日请相见。”臾骝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秦果夜遁；或已欲战，告敌以退，若吕延攻乞伏干归大败之，干归乃遣间称东奔成纪，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视高而色动，必有奸计。”延不从，遂为所败。此虽生间，其虚实之情，亦在善兵者察之也，故併录。

○或曰：“生间当用多智慧，有才口，尚义气者为之。至于僧道技艺之人，亦可。”

（通和：互相往来和好。鄙事：鄙俗琐细之事。公行：全然行动。私覘chan1：私自侦察。要yao1其：胁迫他。行人：使者的通称。智慧hui4）

###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sup>502</sup>

## 孙子音注

（旧本“三军之”三个字作衍文。又一本“事“作”士“，”莫亲“前复有一“亲”字。有一本“密”作“审”。学者详之）

此承上总是言间使不可不重。三军之事，三军中所行事务也。虽其众皆当亲抚，独于间者以腹心相委，则其交好，莫有最亲于此者也。虽其余皆当赏赐，独于间者欲效忠于我，则其犒劳，莫有最厚于此者也。虽其事皆当秘密，独于间者恐泄必害，成则其隐藏，莫有最密于此者也。故主帅宜超格以待之而后，否则安能得其心，使之用命而成功哉？

如赵元昊<sup>85</sup>有将，号野利王、天都王，凡所取胜皆其计策；种世衡方城青涧，欲谋去之；偶见僧王嵩<sup>86</sup>坚朴，乃先加官厚赐以结其心；然后草遗野利王书，内数句隐词，如常有私约，而劝其速行意，膏蜡以置衲衣间密缝之，告嵩非滨死不得泄，如泄之当以负恩不能成事为言；嵩感其恩，果甘受极苦允行；元昊堕计，复遣人诈为野利王使探之；世衡知计成，愈厚待其使；因骂元昊而致嘱无迟，野利遂遇害；世衡更为文祭于境上，词连天都王，亦与相结，书之于版，伺虏至佯弃之；元昊知而并罪天都王死。此若非世衡之亲厚王嵩，谁为行计而去此二将，以致元昊无助求和也。又世衡忽怒杖一番落，僚属诸莫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果为元昊亲信，出入岁余，得彼中机事归告，众方知其为间，此见世衡之密也。<sup>87</sup>或曰：“莫亲者，谓受词指纵在卧内也。”

（犒kào4劳。方城：筑城。坚朴：坚定质朴。允行：准予施行。将jiāng4。昊hào4。种chōng2：姓氏。嵩sōng1。番落：少数民族）

非圣智不能用间 非仁义不能使间 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sup>504</sup>

---

<sup>85</sup> 赵元昊：西夏开国皇帝。

<sup>86</sup> 王嵩：北宋时期紫金寺的僧人。其一生最大功绩便是执行北宋大将种世衡的反间计，除去了宋朝边境大患——西夏的大将野利王和天都王。

<sup>87</sup> 参考：<https://baike.baidu.com/item/法嵩/9995612>。

此又明用间之不易。用者，谋之于始，而未发于彼之时也。使者，已发于此，而行之于彼之时也。得者，间言彼之情，而我听之审也。圣则无所不通，智则无所不知，然后能以事权间敌；非此则无以张情布形，与驾词构事，极于深巧，而出人意料，故不能行用也。仁则主于恩施，义则主于果断，然后能使间之尽力以探敌；非此则爵赏无以结其心，裁制无以决其惑，彼此猜疑，携贰反覆，故不能役使也。微则察之精，妙则见之敏，然后能得间使之实情；非此则粗疏燥妄忽于听闻，故不能有得也。

盖间虽我之所使，亦有贪敌货财，而反为彼用，或不得彼之实情，而但将虚词赴我约者，是以当渊微精妙以察其虚实，不宜遽然信之也。然则“用间”、“使间”、“听间”，岂可易哉？

“用间”，如张良知秦将之可啖，陈平知楚王之可疑是也。“使间”，如汉高与陈平以黄金，遣酈生以说齐是也。“不得间实”，如秦将信间言，不得赵奢后发先至之实；楚王听使言，不得陈平离间范增之实；是也。

愚谓间须圣智微妙固矣，若仁义之道，乃王者之所以怀诸侯而服万国者也，何以施之于间？要之，孙子十二篇中，止有始计言“仁”字，并无“仁义”兼言者，此独揭之，盖亦假借诡譎之词耳。圣贤全体之仁义，乌足以知之？宋儒谓假仁义使权谋，不益信夫！

○或曰：“非圣智则无以辨人之贤愚邪正，故不能用间也。”此说“用”字觉与“使”字同。或曰：“仁结其心，义激其节，非此则人不用命，故难使间也。”此以“义”字作激励说。或曰：“间者必性识微妙，斯能得所间之事实，非此不能也。”此以“微妙”作间使身上说。

（事权：军事上的权宜处理。将jiāng4。啖dàn4：拿利益引诱人。酈lì4。说shuì4齐。夫fū2。假借：凭借、借助。用命：效忠）

**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507

此赞间之至妙，用之贵广也。“微哉”“微哉”，乃重言间事微而又微，极其深奥，无一显示意。夫知彼之机，制我之胜，皆资于间，故无所不用，而后先知之道可尽也。

大抵主将与间，不可相疑；将疑间，必有覆舟之祸；间疑将，亦有噬脐之凶。故秦使张仪去国相魏，数年不疑，反遣阴厚；汉使陈平捐金离楚，恣其所用，不问出入；皆知此义者。是以间之微妙，真“若击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入深潭，无其迹；离娄俛首，不见其形；师旷倾耳，不闻其音也。<sup>88</sup>”孰得而窥之乎？

（夫fu2。将jiang4。间jian4。重chong2言。噬脐shi4 qi2：后悔莫及。隼sun3：鸟类一科，亦称鹞。离娄lou2：纠缠。俛fu3首：恭顺。师旷：先秦著名音乐大师）

### **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508

（新本“间与“作”闻与“，虽通，恐非孙子旨）

此承上勉将当戒严于间，通后皆言用间之法。间，间使也。告者，告于我，即先闻之人也。夫间事贵密，然所以使之密者，非严刑不可也。苟行间之事，谋定未发而先闻，则必间者之泄矣，故当杀之，而并杀闻而告者。

盖恐其复传于众，须杀之以灭其口也。于此可以观间之重矣。故曰：“削其藁，焚其草，钳其口，结其舌也。”

如秦间赵王不用廉颇，乃以白起为将，令军中有泄武安君者斩。此是已发尚不容泄，况未发乎？故间当首诛，闻而来告者，亦难免诱间之罪，必并杀之，斯人知戒密也。

（戒严；严密防备措施。将jiang4。夫fu2。斯[连]：那么）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510

（索suo3。舍she4，下同，注皆同）

<sup>88</sup> 语出：李荃《太白阴经·人谋下·行人篇》第二十三。

守将，防御之将。左右，任事之辈。谒者，典宾客之官。门者，主阖钥之吏。舍人，守舍宇之人。言凡欲击军、攻城、杀人，必当先审知此等人之姓名为谁何，故令吾间必索知之，然后可因机设谋，潜入以行间，慎不可临事而求也。

如宋华元夜入楚军，登子之床以告宋病，与之结盟而军退。若非先知，何能自通？故杜元凯注引此文，谓“元能用之也”。

○或曰：“非但知其姓名，凡贤愚巧拙皆当探知庶可，量材而以吾人应焉。”此云姓名，特举其概耳。如汉王遣韩信、曹参、灌婴击魏，曰：“大将柏直，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冯敬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将项它，不能当曹参。”之类。详之。

（阖hun1：门。凯kai3。量liang4材）

### 必索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sup>511</sup>

（新本“敌”后有“人之”二字，“来”前无“之”字；又一本“敌间”作“敌人”，“导”作“道”，“用”作“使”，皆非）

导，引也。舍，居止也。言我欲用间间人，则人亦用间间我。且敌中之人与事，皆一一求知于吾间，诚有难者，又必搜索敌使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以诱其心，导而舍之以安其所；则淹留既久，论事必多，不惟能察敌之情，亦可虚其词说，诈其形势，使之归报，此之谓反间，可得而用者，犹为我之间。

盖全资于利与舍也。否则，心不动，身不久，安得而用之乎？

○或曰：“舍音舍，‘导而舍之’，是导之以伪言伪事，而纵放遣去之使归报也，如赵奢善食秦间而方遣之类。”

愚则以下文所言四间，皆因反间而知，若非久留其人，极论其事，则何以悉知？故决当以“舍”为“馆舍居止”，而置“舍去”之义于后可也。

（淹留：羁留）

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sup>513</sup>

“是”字，指反间。“因是而知之”三句，俱承上文言，因反间之受贿止舍，而知敌国之人与虚诳之事，谋我之情也。故凡乡人之贪利熟于事者，官人之有隙怀怨，或奸贪携贰者，皆可诱而使之为吾间也；死间为诳事于外者，能切中敌人之私，可使告之致其信，则计无不行也；生间往来其间者，能深知敌人之情，可使如期以归报，则消息易通也。

○或曰：“‘因是而知之’谓敌之间以利导之，尚可用为我反间，因是而知四者之间，亦可以厚利使之也。此见使间非利不可，故上文有‘相守数年’，至‘非胜之主也’之说”。

（切中zhong4：恰到好处。易yi4通）

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sup>514</sup>

此又结上文之意而申之。五间之事，为主者必宜知之，不知不可以用也。然知之之道，非他，间所能得，必于反间，反间得而其余四间，可因以使。故反间不可不啖以厚利而使归心于我也。

大抵遣我之间以间人，不若因人之间以为间。何也？上智之人常少，不才之人常多。慷慨之事常难，苟免之事常易。间者至敌，有良金美女在其前后，有刀锯鼎镬在其左右，畏死贪荣，贰心交并，则将尽吐隐讳以告人者有之。纵有过人口才，不至降伏，日受敌人巧伺钩致，言语既多，不无隙露形迹。是以之间人，而反以之报人也。用间为难，其在此乎！孙子深知其故，所以勤勤示人以反间当重也。

（啖dan4：以利诱惑他人。常少shao3。常易yi4。降xiang2伏）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sup>515</sup>

（挚zhi4）

此至末，引古以明间虽当用，尤必上智方可成功动众也。殷者，汤有天下，初号为商，后盘庚改为殷，故亦曰殷。伊挚，即伊尹也。夏者，禹有天下之号，传至桀之时也。周者，武王有天下之号。吕牙，即姜尚太公望也，从其封，故曰吕。在殷者，谓纣之时也。言求之古昔，殷汤之兴，非即能兴也；因伊尹五就于桀而不见用，则在夏而已得夏之情，故能相汤放桀以兴殷。周武之兴，亦非即能兴也；因太公初居朝歌而为狂夫，则在殷而已得殷之情，故能相武王伐纣以兴周。

否则汤何以悉夏之恶，而武何以审殷之罪耶？

○附夏商周世家：

夏姓姒氏，其先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舜举禹为司空，治水有功，后受舜禅有天下，号曰夏，都安邑，传至桀，共一十七王，合四百三十二年，为汤所灭。

商乃黄帝之后，其先帝妃简狄，见玄鸟堕卵而吞之，遂生契；为舜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十一代孙天乙，是为成汤；举用伊尹为相，伐夏救民，遂放桀南巢，有天下，号曰商，都于亳；仲丁迁囿河，廩甲迁相，祖乙迁耿，盘庚复迁徙于亳，至纣共传三十王，合六百二十八年，为周所灭。

周姓姬氏，黄帝之后，其先帝妃有郟氏女姜源，为帝誉元妃，见大人迹履之，感而有娠，生子名弃；舜举为后稷，教民稼穡，封于郟，以主姜源之祀；其子不窋失其官守，而窜于西戎之间；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郟之谷焉；至太王迁于岐山，文王又迁于丰，武王克商有天下，号曰周，迁都于镐，至幽王为犬戎所弑；子平王宜臼，迁都王城，宋之河南府是也，敬王又迁故周，宋之洛阳县是也，传至赧王，共三十七王，合八百六十七年，为秦所灭。

○愚意伊吕圣人之耦，岂为人间哉？但据其往来之迹，有似于间，故孙子特引之，不过明五间之用，非如伊吕之才智者不可用之意，盖重间之词耳。其实伊尹之五就，欲行其道非作汤之反间。武王伐纣受命于天，亦非太公以阴诡告之。今

孙子忽有此说者，必春秋游说之士，计窃圣人以自盖，故假为无根之说也。殊不知以圣人而待反间，则失之太厚；以反间而待圣人，则失之太薄。一言两失，其为不知甚矣。所以然者，良由学其所学，而不知有圣人之大道也。若郑有贤复以伊不在夏，不能成汤之美；吕不在殷，不能成武之德。非为间于夏殷而何？惟处之有道，而卒归于正，则亦无害于圣人也。如此说，是必欲指伊吕真为间，以侏离而释侏离，其失愈远，呜呼！知德者鲜，诂不益信矣夫。

○或问：“伊吕不为间则吾既得闻命矣，然终于归汤武而放桀伐纣者，何也？”愚应之曰：“伊吕为天下之心无穷也。就桀而桀不能用，则不得不归汤；居殷而殷不能用，则不得不归武。故其顺天应人，以奠商周之鼎者，非有私于汤武也；势与心违，不获已也。若桀纣不用，而遂忘情于天下，又何以谓之圣人。”此尚论者，先当谅其心，慎勿泥于其迹，而以伯州犁之奔楚，苗贲皇之适晋，狐庸之在吴，士会之在秦者，例视之也。虽然，殷周之兴，亦自汤之三使往聘，武之尊为尚父致之；否则，伊吕将耕夫于畎亩，钓叟于渭滨，以终其身而已。恶肯苟就哉？此又其出处之正，所以为圣人也。然则忘君事仇，枉道求合者，纵有所成，亦藐乎！其卑，胡可同年而语。

（五就：五次就职。狂夫：放荡不羁的人。相xiang4汤相xiang4武。妣si4：姓氏。颞顛zhuān1 xū1。鯨gun3。司空sil kong1：周朝官名。卵luan3。契xie4。窟zhu2。亳bo2。訾ku4。镐hao4。白jiu4。耦ou3：同“偶”，偶像也。自盖：自吹自擂。游说shui4。“不知甚“同”不智甚”。惟处chu3。为wei4天下。闻命：接受命令或教导。夫fu2。尚论：向上追论。例视：一同看待。三使往聘：三次派人去礼聘。恶wu1与乌同。出处chu1 chu4：出仕及退隐。事仇：侍奉仇敌）

### 明君贤将以上智为间 明君贤将必成大功 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522

（新本“以上“前无“能”字，非）

言明君贤将有知人之哲，故能得上智之人以为间；得夫上智，则敌之情可尽知，而不为利舍之所诱，故必成非常之大功于天下。



此见非上智不可以成功，纵成亦卑小者耳。

○呜呼！孙子以上智为间固矣，然上智者不可以易得，下而如貌虽陋而心实智，身虽小而胆实大，言语虽迟滞，而识见则敏速，形体虽萎靡，而膂力则刚强者，亦皆可用之人。此在主将能知而择之，驾驭而厚待之，蓄于平时，庶得用于临事也。故观于《始计》篇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sup>523</sup>

此为用兵之要诀，三军依此间报而确立行动之所在。

**孙子卷六终**



## 附录一 重排修正版简述

### 一、《音注武经七书》简介

明陈汝忠《刻音注武经七书序》：“兹见钟吴何先生亲录武经一部，阙误批校之，难识者音之，句读用圈以断之，篇章作注以明之，义理凝聚处所，必引古以证之，乡会可出题目，则逐节以标之，分截有法，照应有情，脉络贯通，至为详尽，其诸说各异批，复附圈外备考，允称全美。”

《刻武经七书凡例》：

先校者何？盖因两京十三省书坊世家，新旧刻板甚多，不惟字有差讹增损不同，而句亦有多添阙失，篇亦有先后紊乱者，甚非国初颁布之意，后学何自适从。以故数十年来，遍构各处印行本，不揣鄙陋，酌其义理通顺者，定为正文于前，余不可从者，仍分注于下，以备恭考。庶今天下书同文，不至愈失其真也。

次音者何？各书中俱有难认之字，或字虽同而呼不同，间亦有之。虑初学不便于读也，故取五音篇韵，韵学统宗群集，逐一考索，详其义意，可直音者直音之，当反切者反切之，有二三呼者，定于一呼之，则字不差读，而义亦可渐明矣。每节不厌重出者，省翻阅也。

加之点者何？盖凡理之不明，多由于句读之未正。七家之书，幸存于百八十余家之中，乃兵法之至玄微者，一若混猜连读，或罔读破句，则句且糊涂，又安望其识通篇全章大旨乎。故详加体认，用圈代点俾初学开卷即可诵，而不苦于疑似难决也。

僭为注者何？慨七书世称武士之经，用兵之诀，而义意渊深，实谈之不易。故曰：“如珠走盘，罕能摸执”，止有刘寅首创《直解》，盛行虽久，又详于《孙吴》而略于后五书，大率捕风捉影，依样葫芦，独孙子《十三篇》，尚有《十一家集注》，并张贲、郑友贤、郑希山、杨魁、赵虚舟所作，

或为篇章之释，或为分节之讲，或为字句之注，或为事类之引，观其议论纷纭，似为详矣，然近理者固有，中间犹未免矛盾舛错之病，何所归一，而探其蕴奥也。且《吴子》后六书，人多忽略不注，甚为缺典，故法妄以鄙见，参诸说而全注之，历二十余年，旁搜博采，寒暑不辞，稿凡五易，纸及千张，各书首俱有源委总论，篇章有大旨，每节有断语，逐字逐句，务求明显，理正者录于先，间亦引古为证，使人易晓，浮诞不经者，并录于后以资考。仍仿《朱子集注》之体，用一圈隔之，足称全备，但太为分别，不自惜其流于僭也。若有不妥未全之义，惟祈高明弗哂而笔教焉。

标其题者何？遵嘉靖十七年题奉钦依，以后乡会武举试士，题目俱在七书中出，盖文士以五经为经，武士当以七书为经故也。况两京京卫武学，蓟镇各边武学，与寄学武生岁考，应袭比试皆用之，故凡可出之题，不拘大小，悉标于每节之上，以便开览，然非特应试行文，亦可以知作者精神血脉之所在也。

七书次序，原定于宋国子司业朱服，先《孙吴》而后《韬略》，未知何义，或谓因《孙吴》比五书精粹耳，况系洪武三十年颁赐，故止仍旧，不敢妄为更易。

浙杭 何有功 对正  
古燕 葛以礼 誊录

## 二、汉语的书面语以及口语的简介

汉语，即汉民族共同语，其他名称有国文、国语、华文、华语等。汉语包含书面语以及口语两部分。古代书面汉语称为文言文，现代书面汉语一般指现代标准汉语。不论古代现代，书面语方言众多，某些方言的口语之间差异较大，而书面语则相对统一。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文言文)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语与今语的区别。现代标准汉语的口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东北官话为辅助逐渐形成的。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却又不等同于北京话。汉语的标准语

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sup>89</sup>

### 三、《孙子音注》注音问题

不言而喻，明版《孙子音注》的书面语是文言文，它的注音是明代的白话（一种方言口语）。今人在读该书时看到这些注音，不少的看起来和今天的普通话读音有矛盾，往往会有疑问：“现在这个字在这里是不是应该读特殊读音？”目前的共识是，无论传统还是现实，今人读古书用的应该是今音，而不是古音。因此，在此修正版里，编写组将其古注音更新为今注音。<sup>90</sup>

### 四、现代汉字读音的判断

今日应如何读《孙子音注》还牵涉到三个问题：一、汉字的文白异读（文读音——一般指读书音，和白读音——一般指口语音，的差异）<sup>91</sup>，二、现在只有部分汉字的读音被统一规范，三、海峡两岸发音差异问题。

因编写组不能设定或断然采用任何一种标准，所以决定修定版里字词的注音是以“在线汉辞网”内的《汉语词典》和《在线新华字典》里的普通话拼音为主。也因此，所以我们的注音不一定是对的。另外，要做到对每个应注音和注释的字词在每一页上都做标识和注释也是困难的，因此疏漏和错误必然存在。对于这些瑕疵，还请读者见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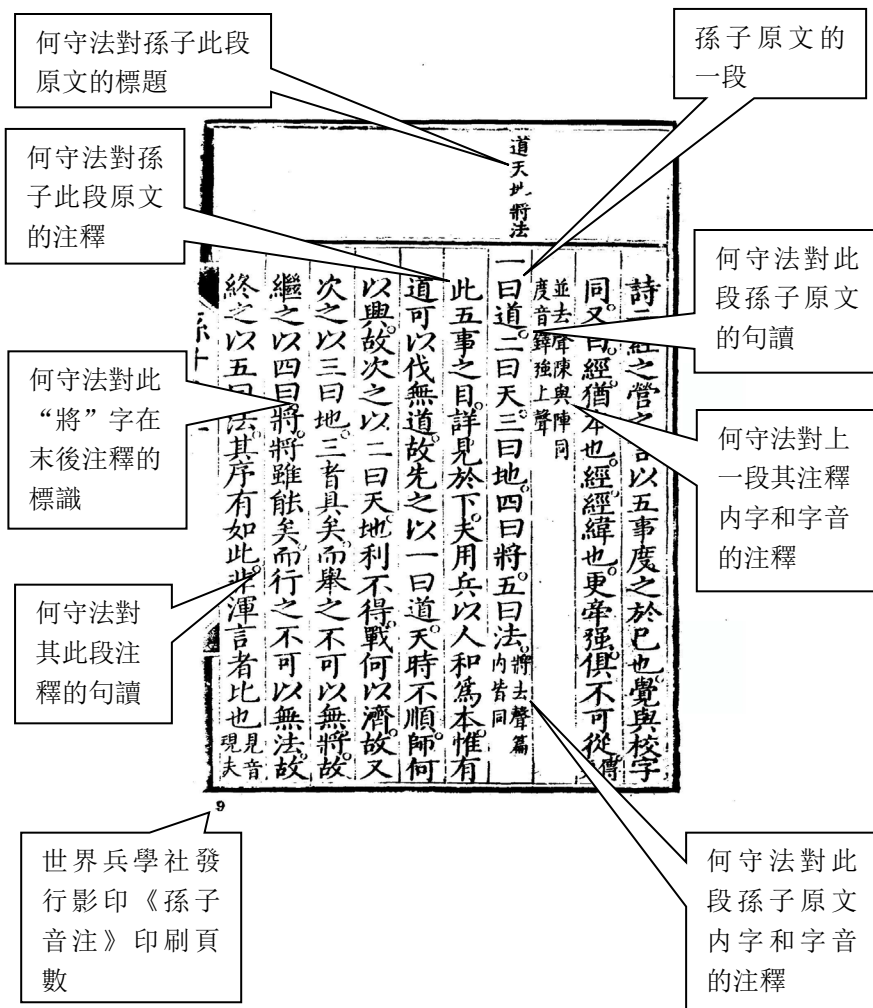
---

<sup>89</sup> 此段文意摘取自[汉辞网“汉语简介”](#)。

<sup>90</sup> 此段文意摘取自[古书的文字读音问题](#)。

<sup>91</sup> 参考：[异读字《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2 016](#)

五、 原版印刷凡例



本书原文的一般编排格式是原注者将《孙子兵法》十三篇再细分为六卷（每卷有一、二、三篇不等）。再将每篇的文字按文意分隔成句、段和节的组织（每段包含一句或数句文字，每节包含一段或数段文字），然后一一的对每一段里的字句作进一步的校正和解释。原注者在每一篇分段校正和解释之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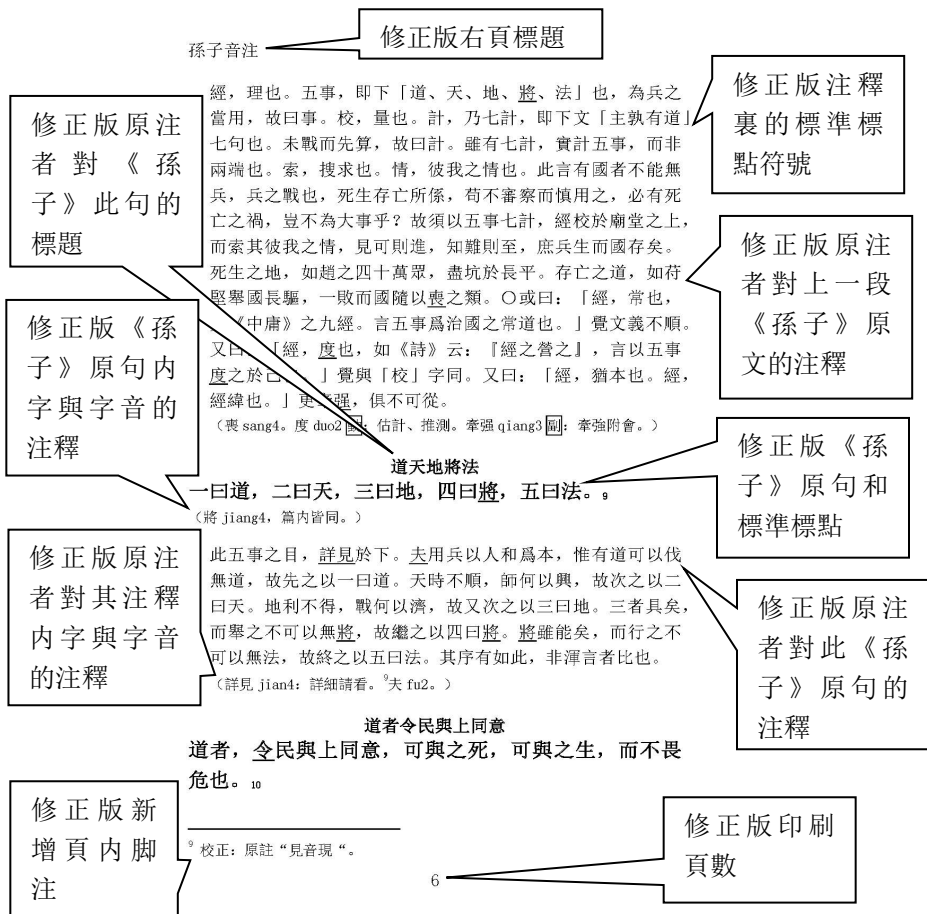
有一摘要，用来叙述此篇的大意，与其它各篇的前后因后果关系和他如何将此篇《孙子》原文分成数节（叙述每一节的起始句和终结句）去方便读者了解该篇文句的起承转合关系。

原注者为每一段《孙子》原文加入句读（句号和读号同为“。”号，标点在某字的右下方）。如果这段文字里的某些字词和其它版本有差异或该字的发音和意义需要澄清，原注者会在该字的一角（左右、上下四角之一）用与句号一般大小的符号“。”做标识（词则不做标识），并在此段原文用之下，用一小号文字加以说明。

分行后，原注者对该段《孙子》原文字句做注释。先做字句的解释，再选择地加入历史事例的正反引证，他人或其它著作里的解释，最后或用“○”符号分隔他不以为然的或意义不明的其它见解和提醒读者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段解释里的一些用字的音意如需做说明，他会用与句号一般大小的符号“。”加在该字的一角上做标识（如此字出现多次，而且音意皆同，则或皆不做标识），让后在此段注释文字下，用一小号文字加以说明。

原注者的注音是采用同音字，反切法和平上去入四声的形式。原注者只用句号（小圆圈“。”）作句读，标在孙子原文和原注者注释文字之间或句末的右下方，没有再使用其它句读符号如读号（“、”或更小的圆圈“。”等）再对句子间或句子内做间隔。

## 六、重排修正版印刷凡例



在修正版里，为方便阅读，编写组依照文意将原版内的句读符号，在同一位置，代以适当的现代中文标点符号。

字和字音的注释部分，改用普通话拼音和在线现代中文字典和词典上的说明作标准和将古注音该为今注音；换行后，用小号文字和括号，写在每段的《孙子》原文和原注者对该段文字注释之后。每段文字里被注释的字的下方则用下划线“\_”标识。为拼音音调输入方便起见，在此今注音中，符号标调字词采用



数字标调：用1、2、3、4、5，分别代替《汉语拼音方案》中声调阴平（ˉ），阳平（ˊ），上声（ˇ），去声（ˋ），轻声（不标调）这几个标调符号。

### 七、新旧版编排差异表列

事项	明版	重排修正版
字体	繁体	繁体、简体
文字排列	直排	横排
标点	句读（句号和读号皆为小圈“。”）	该用横排常用中文标点符号。繁体：中华民国教育部标准；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音韵	一般用直音（同音字），反切和平上去入四声的注音形式。	普通话汉语拼音。
修改部分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编者按个人对原书文句的了解将原有的句读改以适当的现代标点符号。</li> <li>2. 古注音改为今注音。</li> <li>3. 增加难用字和词的标识、注音和解释。</li> <li>4. 加入遗漏的标点和标识（少数）。</li> <li>5. 改正错别字（极少数）。</li> </ol>

重编此书是依照编者家传的古本明版《武经七书·孙子》，而不是依照缩小了的影印《中国兵学大系·孙子音注》印刷书，因前者的句读清晰可辨。此外，为便宜阅读，编写组将过长的原注者对《孙子》原句的注释依其主要部分加以再分段，但仍保留用作分隔备考的“○”符号。



## 附录二 我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sup>92</sup> 李浴日<sup>93</sup>

民三十六年夏，我重游西子湖，在杭州市旧书摊上，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同时也在浙江图书馆把四库全书中的《孙子提要》抄录下来，这总算不负此行了。

### 孙子提要

臣等谨案孙子一卷，周孙武撰，考史记孙子列传载：武之书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乃载：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故张守节正义以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两卷。杜牧亦谓：武书本数十万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史记称十三篇，在汉志之前，不得以后来所益者为本书。牧之言，固未可以为据也。此书注本极伙，隋书经籍志所载，自曹操外，有王凌、张子尚、费谡、孟氏、沈友诸家。唐志益以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孙鎬诸家。马端临经籍考，又有纪燮、梅尧臣、王皙、何氏诸家。欧阳修谓兵以不穷为奇，且其说者之多，其言至为有理。然至今传者寥寥。应武举者所诵习，惟坊刻讲章。鄙俚浅陋，无一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著之于录。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叶适以其人不见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然史记载闾阖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则确为武所自著，非后人嫁名于武也。乾隆年月日恭校上总纂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sup>92</sup> 李浴日：[《孙子兵法总检讨·我的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世界兵学社，1956，pp. 6-14。

<sup>93</sup> 李浴日（1908-4 — 1955-8），广东雷州人，字春清。李浴日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现代中国文人从事军事学研究的先驱者，中国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主要倡建者，孙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他与浙江蒋百里、云南杨杰同为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他在军事学研究诸多领域，相当部分至今仍未有人超越，影响相当深远。（来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李浴日>）参考资料：李浴日纪念基金会网站[www.leeyuri.org](http://www.leeyuri.org)。

## 附录

这真是一篇有价值的提要，尤其断定十三篇为孙武所自着，非后人所杜撰，更足以粉碎一些怀疑派的见解。在未说到本题之前，特先录于此，聊作本文之开场白。

本文所指的明版孙子兵法，系明代解元钟吴何守法先生校音点注，出版于万历三十二年，全书共分六册，字体清秀，完整无缺，忆前在中央研究院举行之古物展览会上见有一本宋版孙子，今又得一部明版孙子，真算一饱眼福了。又，我曾购到商务印书馆影印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的“宋本武经七书”（内有孙子）但该书却无注解。

这一部明版孙子兵法<sup>94</sup>原为何守法著“武经七书”中之一种，全书共六册，系参照十一家集注，及张贵、郑友贤、郑希山、杨魁、赵虚舟等注解——“参诸说而全注之，并益以‘鄙见’——旁搜博采，寒暑不辞，稿凡五易，纸及千张”（连其它兵书六种），古人著书，其认真可见。

这一部书的注解确有独到之处，在这里未能尽举，仅将其“孙子十三篇源委”及各篇“大旨”原文录之于下，以供关心孙子者参考。

### 孙子十三篇源委

按吴越春秋云：“吴王登台，向南风而笑，有顷而叹，群臣莫晓其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王召孙子

---

<sup>94</sup> 本文作者将此书以《孙子音注》之名辑入《中国兵学大系》（<http://leeeyuri.org/DaxiT.html>）第二册中。此注释书每节除原注者之注释外，多包含对历代兵家注释之比较和名将战例之诠释。因是文言文，战例的诠释比较精简，但可比对在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中相关事例的白话文注释。

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和善，此孙子兵法所由始也。”史记云：“孙子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此兵法凡十三篇所由名也。”然汉艺文志又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亦云：“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粹。”然则孙子之书，岂果前之篇数烦多，而今十三篇，乃魏武注之而删定欤，俱未可知。但美之者，如郑厚则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当尽心，其辞约而缙，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也。”五代张昭则曰：“战国诸侯言攻战之术，其间以权谋而辅仁义，先智诈而后和平，惟孙子十三篇而已。”宋儒戴少望亦曰：“孙武十三篇，兵家之说备矣。”据此三说，后国子司业朱服，校定七书，以孙子为首者，或有见于此。其刺之者，如高氏子略则曰：“兵流于毒，始于孙武，其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或亦曰：“孙武以此干吴王而止于疆霸，魏武所得于武子，至为精详，然终不能吞吴兼蜀。”据此二说，后遂讲武子，虽伐楚入郢，亦有三失者本此。或又曰：“孙武事吴，功显赫若此，而左氏不载，必本无是人，乃战国辩士，作为是书，妄向标指，未可知也。”据此说，则不惟疑十三篇非原书，并孙子亦疑其无斯人矣。谨皆存之俟考，愚今无暇究十三篇之先后，孙子之有无，姑据其所作评之，其书先计而后战，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智，信，仁，勇，严，与太公之言膺合，至于战守攻围之法，山泽水陆之军，批亢捣虚之术，料敌用间之方，靡不毕具，是以战国以来，用兵者，从之则胜，违之则败，虽一时名帅，莫能出其范围。故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言注之者二十余家，今据集注与直解所列，仅见汉有曹操，唐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有张预、梅尧臣、王皙、何氏共十一家，并郑友贤遗书，其张贵注，刘寅谓止记大略，余俱亡之矣。近又有郑灵本义，杨魁讲意，赵本学注。但诸说虽存，矛盾者多，第恐犹不足以

## 附录

发扬孙子之旨，俾学者知归缩变通也。遂不揣鄙浅，妄以蠡测之见，折衷诸说，僭为注释于下，以请益于四方高明云。

### 孙子十三篇大旨

#### 始计第一

此篇凡五节：

- (1) <sup>95</sup>首“兵者”至“察也”，是一头；
- (2) 次至“不胜”，言君与大将经校于庙堂之上，而胜负可决；
- (3) 又次至“去之”，言大将选用裨将，而授之以计；
- (4) 又次至于“先传也”，言因利制权之妙；
- (5) 末则总结前文，多算胜，少算不胜，以见计为要也。

夫兵贵万全，不宜浪战，君将用兵之初，能先知彼我情状，计定而后战，则战无不胜矣。若临机制变，在于将之自裁，安可踰度乎？故以〈始计〉为第一篇。<sup>96</sup>

#### 作战第二

庙堂之上，计算胜负已定，然后可战，故以战为第二，所谓作者，鼓之舞之也。盖战为危事，久暴于外，必有钝兵挫锐，屈力殫货之害，而欲速胜以免害，非鼓舞士卒，使之乐于进战不能也。然作之之道有三：激之怒而气奋也；诱之以利，使贪得而勇往也；赏赉表异之，使之显荣而愿致其身也。再细玩之，篇名虽曰〈作战〉，而所载乃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者，何也？亦以行师必先备乎此，而后可作而用之耳。通篇凡五节：

---

<sup>95</sup> 节、段号系附加。

<sup>96</sup> 浪战：轻率作战；制变：应变；自裁：自作决定；踰度：遥测。

- (1) 首至“举矣”，言兵之兴，人众费广；
- (2) 次至“足也”，反覆言速则利，久则害，惟善者能因粮而足用；
- (3) 又次至“十石”，言因粮之利；
- (4) 又次至“益强”，言作之之法；
- (5) 末“故（兵）贵”一段，则总结之，又警将之任重也。

或曰：作，制也，造也，谓庙算已定，即计程论费，制造战事也。孙子因昔之好兵者，往往日久费广，以致民穷祸起，故于始计之后，即陈其所费，勉其速胜，以为万世之法。惜汉武、隋炀，复不悟而犯之，此则专主制造战事说。盖以作士之气，在深入不得已之际，非出师之初也，岂知战以气为先，盛则胜，衰则败，何分于先后哉！必以作气速战而胜说为正。<sup>97</sup>

### 谋攻第三

谋，亦计也。攻，击也。或曰：合阵为战，围城曰攻。夫观上二篇庙算已定，战气已鼓，虽为可攻，而攻之以威力，则未免决胜于锋镝之间，纵能歼敌，安保己之无伤。故不若先定其谋，持重万全而后攻之，使敌人之自服，此〈谋攻〉所以次〈作战〉而为第三也。然在作战也，欲拙速而取胜，不欲巧久而钝兵，此则欲全争于天下，不欲破人之军国，孙子不得已之情见矣。惜乎！生事喜功之人，犹驱无辜以强战，而卒致两败俱伤，独何心乎？通篇凡七节：

- (1) 首至“善者也”，言谋胜而全之为善，战胜为次；
- (2) 次至“灾也”，言不待谋成而忿攻之失；
- (3) 又次至“法也”，言谋攻不久而全争之法；
- (4) 又次至“擒也”，言用谋众寡之用；
- (5) 又次至“必弱”，言将谋周隙之异；
- (6) 又次至“引胜”，言君不知政事，而乱其谋之患；
- (7) 又次至于末，言五者为知胜之谋，而引古语结之。

---

<sup>97</sup> 賚：送；自服：自然心服。

## 附录

有次序，有肯綮，非泛常作也，学者当熟玩之。<sup>98</sup>

### 军形第四

军形者，彼我两军攻守之形，虽因情而著，实谋为隐显者也，谋深则形隐，而人不可知，谋浅则形显，而人皆可见。故次于〈谋攻〉为第四，大抵此篇主于先能自治，秘之莫测，然后徐察敌形而巧乘之，斯为用兵之妙，非示诈形误敌者比也。诈形乃形势后之事，放至〈虚实〉篇方发之，世有不先务本而专事诈者，岂孙子意哉？细玩之，当分七节看：

- (1) “昔之”至“不可为”，首言立先胜之本以待敌；
- (2) 次至“全胜也”，引上攻守之善以明其效；
- (3) 又次至“聪耳”，言胜于有形者不为善；
- (4) 又次至“败也”，详言胜于无形者为善；（详解：善攻守者，虽能自保全胜，然胜之理，隐与无形。众人不知而我先见之，方为至善）
- (5) 又次至“之政”，言称善用者由道法；
- (6) 又次至“生胜”，言上古营阵之法；
- (7) 末铢铢积水，总是喻攻守之形。

然一篇虽以〈军形〉名，而议论反覆，有如风生，中间不露一形字，至末方点出，何其妙欤！学者最宜深味。

### 兵势第五

上篇言形，此篇言势。盖微露其端，而使人莫测者，形也。奋出疾击，而使人莫御者，势也。兵形已成，犹必任势<sup>99</sup>，然后可以致胜，故次于〈军形〉为第五。当作五节看：

---

<sup>98</sup> 合阵：两军交锋；熟玩：认真钻研；风生：形容气氛活跃；味：体味。

<sup>99</sup> 任势：利用各种有利的情势或战况发展的趋势。



- (1) 自“凡治众”至“实是也”，是引起奇正之义；
- (2) 次至“孰能穷之哉？”是喻言奇正无穷；
- (3) “激水”至“发机”，是明兵势之妙；
- (4) “纷纷”至“待之”，是明势之有本；
- (5) “故善战”至末，则言善战必资于势以结之。

大抵此篇所谓势者，即营阵奇正之法，奇辅正而行，出之不先不后，适合其宜为贵，篇中投卵转石发机激水之喻，至明且尽矣。李卫公六花阵，正得于此；世人不善读《孙子》，每恨不及阵法<sup>100</sup>，殊不知上篇度量数称胜，及此篇所言，皆阵之要旨。诚能以孔明八阵图参而推演之<sup>101</sup>，则古人秘于千百世之上者，悉可得矣。

## 虚实第六

---

<sup>100</sup> 阵法：中国古代作战是非常讲究阵法即作战队形的，称之为“布阵”。在春秋时代，大部分战争还是处于堂堂之战的方式。双方军队开向战场或攻方向守方驻防地点推进，两军布阵，然后，冲锋陷阵，进行决战。基本上一场战争在几天内就结束了。这种作战方式一直被持续到拿破仑和美国南北战争时代。布阵就是军队作战时的部署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要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发展出对自己有利的形势来击败对方。阵法就是布阵的方式，亦称为阵形。

<sup>101</sup> 本书〈总论〉说：“《隋书·经籍志》载有：《孙子八阵图》一卷。”虽然《孙子八阵图》是失传了，但目前学者多认为《孙子八阵图》和孔明《八阵图》是不同、不相联系的。现代人们所说的“八阵”（亦称八卦阵）阵法，是唐朝或宋朝的人以孔明《八阵图》来想像的。战国时期的《孙臆兵法·八阵》：“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诲阵有锋，诲阵有后，皆待令而动。”但此处仅提八阵之名，未提八阵内容为何。《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十阵》：“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阵，有锥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此皆有所利。”因为十阵里最后两种火阵跟水阵实际上并非阵形，只能算是一种作战方式而已。假若春秋时代孙子的“八阵”阵法一度存在，推测也应只是类似〈十阵〉所叙述的简单阵形而已，与五行八卦为基础的孔明“八阵”无关。此外，史书上也没有记载任何战例，叙述八卦阵是有效的阵法。

## 附录

〈形篇〉言攻守，〈势篇〉言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生，故此篇次于〈势〉为第六。然是虚实也，彼我皆有之，我虚则守，我实则攻，敌虚则攻，敌实则备。是以为将者，须识彼我虚实，不识虚实而用兵，则当备而反攻，当攻而反守，欲其不败难矣。篇中虽语句杂出，立意烦多，而沉潜玩之，节节俱有次序血脉，已于每节下提明，故不复总分。然约而言之，不过教人变敌之实而为虚，变己之虚而为实，以施攻守焉耳。观唐太宗曰：“诸家兵书，无出《孙子》，《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吁！太宗诚知兵之深哉。<sup>102</sup>

### 军争第七

兵道贵实而恶虚，既知彼我虚实之情，然后可用军以争，故次于〈虚实〉为第七。所谓争者，谓两军相对，凡便利之事，无不欲先人而得之，非止于争地利已也。大抵篇中自军争之法以上，多言争胜，盖利于我，则我胜，利于彼，则彼胜，安得不争乎？争胜争利，其争一也。再细玩之：

- (1) 自“凡用兵”至“军争”是头；
- (2) 次至“计者也”，是释争之所以难；
- (3) 又次“军争为利”二句，总言不知迂直有害；
- (4) “举军”四句，即明上众争为危；
- (5) 自“是故”至“二至”，是申则不及；
- (6) “是故军无”三句，是甲辎重捐；
- (7) “故不知诸侯”至“地利”，又是言争利之要以起下文；
- (8) “故兵”至“争之法也”，是言军争之法；
- (9) “军政”至“耳目也”，是言用众之法；
- (10) “三军”至“变（者）也”，是言四治之法；

---

<sup>102</sup> 沉潜：集中精神。

(11) 末“故用”一段，是言用兵之法；见有此四法，方可以得利也。

故善用兵者，欲与敌争，能先以身处敌地，为敌人料我之计，而诈形以应之，复逆料其所不料者，而轻速以出之，此所以可转迂为直，变患为利，然必争而得之，此其为难。后详揭四者之法，殆争之本也；本不务而徒强争，岂全胜之道哉？

## 九变第八

九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也。常之反为变，凡兵有常法，有变法。如上篇军争之法，是道其常也，此篇皆以不必争为言，则变矣，学者当兼通之。若但知守常而一于争，不能临时应变，知其中又有不可争之处，谓之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矣。故孙子历举〈九变〉以次于〈军争〉为第八，观篇末复拳拳以思虑备防为戒，以必死忿速为贱，真用兵之龟鉴哉！或曰：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甚非。

103

## 行军第九

行军者，谓军行出境，其次舍须择便利也。欲便利，必知变斯可以能之。故次于〈九变〉而为第九。然名虽止于〈行军〉，而篇首以“处军相敌”并言者，盖以所居之处，有水、泽、山、陆之不同，所经之路，亦有坑塹险阻之不一，偶与敌遇敌又有动静进退之迹，阵蔽疑似之形，治乱虚实之说，此皆当明于驱避，精于察识者。若在己之军，处之不得其法，在敌之情，相之不得其真，必有败衄之祸。孙子所以详析言之。上言处军，下言相敌，而终之以令文齐武，可谓周备无遗矣。但或又疑〈行军〉当在〈作战〉之后，越六篇而方及之何耶？殊不知形势、虚实、争、变者，乃兵家之计，而处军相敌，则兵家之常式也；必有其计，然后可同其式；列之于九，则不惟有缓急之分，亦有先后

---

<sup>103</sup> 拳拳：诚恳貌；忿速：忿怒急躁；龟鉴：对照习的榜样或引以为戒的教训。

## 附录

之序。故读者能即此求之，则十三篇之编目，皆可知其有微意存焉也。

104

### 地形第十

地形者，山川险易之形也。凡行军，必使军士伺其伏兵，将乃先自视地之形，知其险易，因而图之，然后可以立胜，故次于〈行军〉为第十。细玩通篇之义，作五段看：

- (1) 自“地形有通”至“察也”，言地形，及因地制宜者六；
- (2) 自“故兵有走者”至“察也”，言兵名，及将自致败者六，皆举其目于前，而释于后也；
- (3) 自“夫地形者”至“国之宝也”，言地虽兵之助，将尤贵知之以料敌，知否而胜败殊，进退而咸当保利也；
- (4) “视卒”至“不可用也”，又承言将为国之宝，当得抚用士卒之法；
- (5) “知吾卒”至末，则总言敌与吾卒与地形，皆须知其可击否，见不能全知者，止可半胜，惟知者不迷不穷，故复引古语以结之也。

夫上篇“处军相敌”，已兼地形矣；此复出之者，因上篇之形，乃军行在途所经之地，尚有未尽，此篇论战场之形势，安营布阵之所也。吴起地机，正见于此，盖虽有智勇之将，精强之卒，若阵之不得其地，犹走良骥猛虎于藩淖中，不惟难逞其技，立见其危。是以，将宜熟之于平日，而慎之于临事，不可妄驱士卒于非地耳。大略文意，多同于前〈九变〉〈行军〉诸篇，学者详读自见。<sup>105</sup>

### 九地第十一

<sup>104</sup> 处军：对阵；次舍：止息之所；败衄：被打败；微意：隐藏、精深之意。

<sup>105</sup> 咸：都、全；吴起地基：吴子曰：“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士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

九地者，用兵之地势有九也。上篇言地形，乃地理自然之形，可以安营布阵者，以宽狭险易言之。此篇言九地，因师之侵伐所至，而势有九等之别，以浅深轻重言之。上篇但举其常，此篇特指其变，故篇内有云：“九地之变，屈伸之利。”此〈地形〉〈九地〉，所以分为二也。然虽有其地，非将裁处之，未必得利，故次于〈地形〉之下而为第十一。细玩之，通篇作十二节看：

- (1) 自“用兵之法”至“有死地”，是先举九地之名；
- (2) 自“诸侯自战”至“为死地”，是释九地名之义；
- (3) 自“是故散地”至“死地则战”，是著处九地之法；
- (4) 自“古之所谓善”至“不戒也”，是善将能乱人而已不乱，夺爱惟在于速；
- (5) 自“凡为客”至“不可测”，是言为客深入之三策；
- (6) 自“投之无所往”至“不得已也”，是错陈极论兵在危地，必同心相救；
- (7) 自“将军之事”至“察也”，是言士之同心听命，其机又在将之能颠倒；
- (8) 自“凡为客”至“不活”，是重举处九地之变法；自“凡为客”至“死地也”，又是以九地之变，重申为客之道；
- (9) “故兵之情”一节，是重申兵士深入之情；
- (10) “是故不知”至“王之兵也”，是重举〈军争〉篇文，见知之斯可深入，不知者非霸王之兵；
- (11) 自“夫霸”至“其国可隳”，是又明霸王兵之什强；
- (12) 自“施无法”至末，则皆是申将军用众之事，攻敌之妙，以终上九地之变三句也。

然其所处之法，虽有九者不同，大要皆本于人情，将能深达人情，馭之以术，发之以机，则人可用而地不困，此孙子作书之旨也。但义意虽精，辞觉重复，姑依本文解之，读者融会而不拘泥焉，斯善学孙矣。虽然，静幽正治，尤将之本也，自非内有静幽之智，外有正治之才，天分迈常者，安能颠倒百万之众，如弄婴儿于股掌之上，变化

## 附录

莫测，运用无方，假至败以为功，保生全于万死哉！噫！用兵如此篇，诚可谓神妙之极矣。或曰：九地者，欲战之地有九也。或曰：胜敌之地有九也；或曰：用兵之利害有九也。<sup>106</sup>

### 火攻第十二

火攻者，火攻敌也，伤人害物，莫此为什！其原起于鲁桓公焚邾娄之咸丘，后世遂有之。但兵为国之大事，用之已出于不得已，至于火攻，宁非犹不得已者乎？仁人君子必不忍为，而孙子乃以之次于〈九地〉者何，盖欲使速于战胜，非火不可，而使奸细潜行于敌以用火，亦非先知九地之形不能也，故次于〈九地〉为第十二。通篇作八节看：

- (1) 自“火攻有五”至“火队”，是言大约有此五者；
- (2) 自“行火”至“日也”，是言用火之机；
- (3) “火发”四句，是言察变以攻人；
- (4) “凡军”二句，是言数守以自备；
- (5) “故以火佐攻”四句，又是因火而言及于水；
- (6) “夫战胜”五句，是总言胜则当修其功，惟明良能之；
- (7) “非利不动”至“复生”，则反复极言主将之当慎警；
- (8) “故明主”至末，方可以安国全军也。

抑论水火无情，其机难制，人徒知可以攻敌，而不知少有不当，焚溺之祸，反在于己，要不可专恃之为利者。观孙子于前篇，虽深入死地，而其变化婉转，绝无危辞，独于此篇重以慎警为戒，譬之医之用毒，切切为病者叮咛，无亦虑其惨酷欤？第为战中一事，不得不言及之，此所以列于最后，见非常法也。用兵者盍深思之哉！<sup>107</sup>

### 用间第十三

---

<sup>106</sup> 极论：透彻地论述；颠倒：如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

<sup>107</sup> 危辞：恐吓之言论。

间，罅隙也，谓乘敌人之罅隙，而入之以探其情也。即今之细作，俗名尖哨；又离间敌人，开启衅疑，致彼之败，成我之胜，故谓之间。用之之道，尤须微密，故次于〈火攻〉为第十三篇。通篇作十三节看：

- (1) 自“兴师”至“七十万家”，是言必有劳民伤财之害；
- (2) 自“相守”至“主也”，是甚言日久不能用间之非；
- (3) 自“故明君”至“先知也”，是言君子用间成功；
- (4) 自“先知”至“情者也”，是言知情由于用间；
- (5) 自“故用间”至“宝也”，是举间之名而称其贵；
- (6) 自“因间”至“反报也”，是随间之名而释其义；
- (7) “故三军”四句，是承上言间之当重；
- (8) “非圣智”三句，是又明用间之不易；
- (9) “妙哉”二句，是赞其至妙当用；
- (10) “间事未”二句，是戒其漏泄当刑；
- (11) “凡军之”至“厚也”，则详言用间之法，全在厚反间；
- (12) “昔殷之”至“大功”，则引言上智之人，可以成大功；
- (13) 末则承上吃紧言以终一篇意也。

盖行兵之道，其措胜也贵在先知，若欲先知敌情，非乘间而探之不可，是以当用也。然自古皆有，用之实难，盖因人之忠邪难辨也，才之能否难定也，言之虚实难察也，事之有无难凭也。初意用之，本欲其报我而间彼，一不当焉，则或饵敌之贿，而私为之输情行诡者有之。或受我之托，未能得真，无以反命，而怀惧不归者有之。苟非圣智仁义微妙，鲜不失之偏听误投，而至于败矣。故必自〈始计〉至〈火攻〉，使其习熟，方可明言，且中间篇篇皆有用间之意，特又列之于终，以为总括，若究其所以然，则实非言语文字之能传，要在巧者之自悟也，孙子虽精，安得而详及之欤？<sup>108</sup>

<sup>108</sup> 微密：精微周密；吃紧：重要的；微妙：细心掌握。





### 附录三 读五经七书法<sup>109</sup>明 何守法

读武经七书，要活泼泼地，如珠走盘中，无一定之理。

读武经七书，要下手从实做工夫，若以口诵过，亦济甚事。

读武经七书，要将古名将行过事迹，体贴分晓何人用此而胜，何人不用此而败，庶有益。

读武经七书，不可易言之，若易言之，则为赵括之谈兵矣。

读武经七书，要知变，但知常而不知变，犹刻舟求剑，何益于事。

读武经七书，先要识得虚实，后要会用奇正，若不识虚实，虽能用奇正，亦难以制胜。

读武经七书，要知韩信背水陈，如何取胜，到得高祖背水陈，如何却败了，每事如此较量，方有得。

读武经七书，未读时，一计不通，晓读了后，又只如此，便是不曾读。

读武经七书，要体认彼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两句，就当仔细思量，我若无备，敌来必乘我，敌若有备，我如何去攻他。故书云：“惟事事乃有其备，有备无患。”

读武经七书，要知非异端诬民惑众之言，是勘定祸乱之道，有国者不可不讲，为将者，不可不学。

读武经七书，要知得甚是孙吴权诈之兵，甚是桓文节制之兵，甚是汤武仁义之兵，将此三者心融意会，方可为将。

---

<sup>109</sup> 摘自明版《音注武经七书》。

## 附录

读武经七书，要知多方以误之之法，我误则彼胜，彼误则我胜，古人为人所误者甚多，此处不可不着意。

读武经七书，系许多大事，今人却轻易看过，便要料敌制胜，到得临陈，却又不能理会。

读武经七书，全要知道，天，地，将，法之“道”字，能知虽汤武亦不难。孙子惟以“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言。故今人因看得轻易，岂知“道”字，语大不可载，语小不可破。

读武经七书，才晓些皮毛，便说道知兵，只是自欺。

读武经七书，要晓八陈六花陈如何用，知得根本，方可学别箇陈法，如此则方亦胜，圆亦胜，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矣。



# 美国世界兵学社

## 出版丛书

孙子兵法新研究2018新版      李浴日原著李仁雄主编

政略政术      李浴日著

柯远芬将军文选第一卷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抗日国军将领及学者军事文选  
第一卷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抗日国军将领及学者军事文选  
第二卷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民国孙子兵法研究文选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民国中国兵学研究文选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反攻复国政治文选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反攻复国军事文选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孙子音注 重排修正版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电子书可从 [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http://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 网页免费下载。

## 孫子音注

何守法曰：“诸说虽存，矛盾者多，第恐犹不足以发扬孙子之旨意，俾学者知归缩变通也，遂不揣鄙浅，妄以蠡测之见，折衷诸说，僭为注释于下，以请教于四方高明云。”

## 孙子兵法

北宋郑厚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当尽心，其辞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也。”五代张昭曰：“战国诸侯言攻战之术，其间以权谋而辅仁义，先智诈所而后和平，惟孙子《十三篇》而已。”宋儒戴少望曰：“孙武《十三篇》，兵家之说备矣。”

World Military Society Publisher

Website:

[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http://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

ISBN 979-888895288-7



9 798888 952887